

第一章 月夜深谈

就算倾尽所有的语言，也描述不出石青漩箫音所赋予的感觉和想象空间的万一。

今趟奏曲比之在王通大宅或蝙蝠洞府又截然不同，若说以前是超凡入圣的箫艺不范，今次则是发自心灵无限深处的陈诉，尤其当徐子陵知晓她以无奈和血恨写成的身世后。

石青漩婉转凄迷的箫音完全不受任何已知乐曲或陈腔滥调所区限，而是近乎本能的联结乎天地间所有感人肺腑的仙音妙韵，鬼斧神工的把你领进她哀迷的音乐世界去。也使聆听者踏足到平常可望不可即，又或不敢踏足的心灵禁地内。

变幻丰富的箫音，从她置身的窗台像一朵朵鲜花般绽放开来，神妙地把小楼分间内外的隔阂澈底粉碎。高亢昂扬处，仿如在九天之外，隐隐传来；低洄处，则若沉潜渊海，深不可触。箫音像命运般紧缠徐子陵的心神，每个音符都深烙在他的内在某一处所。音与音间的衔接有如天成，绝无丝毫瑕疵。

在她箫音的对比下，所有言语都变得空泛乏力。摄人魂魄的乐声令深藏的情愫应召而出，教人难以排抑。徐子陵呆望著她持箫独奏，像拥有了窗外所有夕阳的动人美景，心中涌起绵绵不断的怜惜和爱慕，不由也感叹己身的迷惘和孤寂，翱翔於某一失落的荒原内。在广壤无边、神秘迂的音乐净土里，徐子陵的想象被引领得无限地延展，一时似如跨越了生命和死亡的局限，一时又若永远也不能从感情的迷宫脱身而出。

由傅君绰的死亡到素素的辞世，人生就似一个没完没了的噩梦。一幅接一幅的回忆浮现脑际。他的情绪和箫音似高手过招般密切契合，并肩前进，勇闯心灵无限深处。感人的旋律节节冒出，剔透得犹如荷叶上滴滴晶莹的露珠，接著天地暗黑下来，最后的一抹斜阳消没在窗外地平远处箫音像终止了。又似可永远继续下去。

石青漩缓缓把玉箫搁在怀里，神色平静，就像刚才的箫曲与她没有半点关系。

中秋后的月色透过林木缝隙洒在窗台上，把她向外的一面染得皎洁灿烂，向著徐子陵的一边却没在暗黑里，强调了她优美的轮廓和体态，四方的窗框和娇柔的动人女体对比强烈，形成一幅像与温柔的月色融浑为一的绝美图画。

哀幽感人的箫音仍在脑际萦绕来去，心中填满令他低回不已的奇异情绪，情不自禁的赞叹道：“青漩此曲，我这一生休想忘记！”他心中正想著她的名字，不自觉下冲口而出。

石青漩轻垂螭首，轻轻道：“算你还有点良心吧！人家尚是首次全心全意为另一个人献技，虽然听的并不止是你一个人，但我的心只是想给你听。”

徐子陵微感错愕，旋即想到堡内定有其他人，自然会听到从小楼飘扬箫音，那会是另一番滋味。

石青漩朝他瞧来，漫不经意的道：“解晖和解家诸人，一直央奴家为他们吹奏一曲，但青旋一直不肯答应，今日因利乘便，既完成奴家对你的承诺，亦还了他们的心愿，这是否一举两善备呢？你不会介意吧？”她的声线柔雅

温纯，说话间的呼吸声彷彿如微波拂荡，甜美的声音本身便带有强烈的音乐感，何况在如此温馨的月夜，徐子陵那还会计较是否一人独一一早仙曲，且他更非心胸狭窄之徒，脱口而出道：“你的歌声必定同样动听。”石青璇失笑道：“原来徐子陵是这么贪心的，得陇后更望蜀，来！坐到人家对面好吗？我想仔细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人。”徐子陵长身而起，洒然笑道：“你是否想以牙还牙，不份给我得窥绝世容色，所以也要看看我。不过请勿看得那么仔细，我这人缺点处处，留心点就可瞧出来。”说时移往窗台，石青璇仰首，香唇轻启的道：“你用错词语哩！”

该是以眼还眼。那么目不转睛的盯著人家，令人从未试过这般不自然的，差点要从窗台跳下去，就那么一直走回幽林小谷。”

徐子陵卓立窗台旁，只要移前少许就可触碰到她的芳体，俯首下视，像揉合了光明和黑暗的玉容更是清丽得不可方物，明亮的眼睛在修长弯曲的眉毛下顾盼生妍，丹唇开合时，两个可人的梨窝天然地现在颊边，长秀洁美的脖颈更是线条诱人，雪肤外露。

在这么近的距离听她说话，似是她正对自己吹气耳语，又像遥不可测的远方拂来轻纱般温柔的阵阵清风，徐子陵首次涌起把一位女性拥入怀中，轻吻她香唇的冲动，一时间竟呆了。

石青璇出其不意的探出纤手，在他肚子推一下，带点不耐烦的道：“快脱掉鞋子，呆头鸟！”

徐子陵心中一荡，回醒过来，笨拙的脱靴，然后盘膝坐在窗台的另一边，背脊挨在窗框时，叹道：“原来是这么舒服的。”

明月挂在林梢高处虚茫的夜空间，又大又圆，大自然是那么神秘浩瀚，这一切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在甚么时候终结，又或无始无终？石青璇天仙般温柔素净的声音传入他耳内道：“我欢喜夜晚，总不愿睡觉，带著日夜交替那抹黄昏的哀愁，然后进入恒深的寂静，可以是灿烂的星空，也可以是凄风苦雨的暗夜，又或像今晚月照当头，引人驰思的美景，那感觉多美。 - 徐子陵收回仰观明月的目光，朝她瞧去，只见她正凝望夜空，月色洒在她脸上，心中剧颤道：“你真美！”

石青璇平静地迎向他的目光，深深的注视他，浅叹道：“这是你第二趟对人家说这轻薄话儿哩！”

虽被她指为轻薄，但她的语调神态却没丝毫批判怪责的意味，反令徐子陵感到当日在蝙蝠洞冲口而出的赞美，她正谨记在芳心深处。

但他却不知该如何回答。

石青璇垂下俏脸，盯著横放腿上的玉箫，以微仅可闻的语音道：“我很害怕！”

徐子陵愕然道：“害怕甚么？”

石青璇仰脸横他一眼微嗔道：“当然是害怕自己，难道害怕你吗？傻瓜！”徐子陵虽非像侯希白般对男女间事身经百战，终是敏锐善感的儿郎，怎也听出石青璇对自己大有情意。

心中一热，差点就想凑过去试探的痛吻一口。不过只要想起这美女的风格独特，行事不可测度，若然自己的感觉竟是一场误会可就尴尬和难过得要命！忙压抑这诱人的冲动，目光灼灼的道：“自己有甚么好害怕的？”

石青璇甜甜浅笑，玉颊的小酒窝更深更迷人，有点俏皮的道：“请恕青璇卖个小关子，先问子陵兄一个问题，若肯给我从实招来，说不定青璇肯把

这秘密告诉你。”

徐子陵享受著她醉人的风情，同时心中生出警惕，石青璇的机灵刁钻，以前早领教过，表面则不动声色，淡然道：“石小姐请赐教！”

石青璇瞧他好半晌后，看似随意的道：“你是否因师妃暄而动心呢？”

徐子陵措手不及的失声道：“甚么？”

石青璇美目精芒闪闪，秀眉轻蹙的道：“只看你诈作听不清楚来拖延时间，青璇已知道答案，子陵兄不用说啦！”

徐子陵老脸通红，苦笑道：“石小姐实不该提出这个问题，因鸟我从不把师小姐与人世间的男女之情联想在一起，所以才听得慌了手脚。嘿！你为何想知道？”

石青璇淡淡道：“师妃暄就像当年我的娘，愈是不食人间烟火，高不可攀，愈令那些自命不凡之辈趋之若鹜，以能得到她的青睐为至高荣耀。正因有娘的前车为鉴，所以师妃暄在这方面份外小心，但不代表她比娘能更有自制力。”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坦然道：“若说不动心就是矫情作伪，但却未必与男女之情有关。”

在来川的栈道上，途中见到从对崖倾泻而下的一道飞瀑，我也曾驻足观赏，心迷神醉。那只是对美好事物的欣赏，不须妄求拥有，就像天上的明月，亦不可能独自去拥有。”石青璇微笑道：“你这么费力解释，究竟是想向人家表明心迹，还是想知道我害怕自己的秘密呢？”

徐子陵给她咄咄逼人的辞锋弄得手忙脚乱的招架道：“嘿！我只是以事论事。唉！”

小姐究竟想我怎样作答？”

石青璇“噗嗤”娇笑道：“你是否对师妃暄情有独钟，人家根本不会介怀，青璇早立下决心，要终老小谷，长伴娘的坟茔，此外再无所求。”

徐子陵像给冷水兜头浇下般，警醒过来，苦笑道：“多谢小姐提醒，我差点忘了。”

石青璇垂首轻叹道：“众生之苦，皆因有情；情海无崖，苦海亦无边。子陵兄以为然否？”

徐子陵茫然摇头道：“我不晓得，更不想知道。小姐请谨记我只会留川七日，把“天君”席应诱杀一事，是否应该及早开始作准备的工夫呢？”

寇仲随卜天志来到船尾处，在他举手指示前，早瞧到在晨光中的帆影，皱眉道：“这是谁的船？”

经过一天一夜的全速航行，一侧是南方的荒山，另一侧是茫茫大海。

海洋向东方伸展，宜至海天溶为一色。

卜天志摇头道：“离开长江出海后个把时辰，这艘船就吊在我们船后，当时因来往船多，众兄弟都没有留意，现在当然非常碍眼。”

寇仲道：“会否因大家都是采同样的航道？”卜天志道：“原本我也是这么想，於是吩咐将船驶离陆岸，岂知对方不但亦变方向跟来，还借一种奇特的航术，借改向纳风来加速，追近了很多。”

寇仲望往左方的陆地，在晨雾中仅馀下模糊的轮廓，点头道：“这么看此船定是冲著我们而来，志叔有没有办法甩掉它？”

卜天志沉声道：“若我们这艘是巨鲲号，我有办法令对方只有吃风的份儿。可是我们现在坐的是专走内河的中型帆船，比起对方的海船自是大为吃

亏；在稳定、纳风和长途航行上都要差上几筹。且对方船上必有善於海航的高手在主持，依目前的速度，可在五个时辰内追上我们。”

寇仲苦思道：“究竟是谁呢？一艘船对一艘船，他们为何能如此自信。”

要知寇仲已成天下著名的高手，若没有点斤两，那个敢来掳他的虎须；反过来说，寇仲的实力，就算未见过他的人亦可大致猜估出来，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敢来的当然自问有足够的实力能收拾寇仲。

天志道：“照我看，这艘巨舰多多少少和李子通有点关系，只有他那方才知我们有船在长江附近，而紧守在长江出海处会有很大机会截击我们。”

寇仲一震道：志叔所言甚是，他们本要在出海口处突袭我们，当时可能还不止一艘战舰，只不过想不到我们竟不北上返回东海，而是驶往南方，登时阵脚大乱，拟好的计划全派不上用场，只馀下这由高手主持的巨舟才勉强跟得上我们。唔！

这艘船的式样有点古怪，不似中土见惯的船，与扬州城外泊的南洋船亦有分别，会否是契丹窟哥那混蛋的船。”

天志愕然道：“这么远少帅竟能看得清楚吗？”

寇仲正功聚双目，点头道：“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不知如何形容出来给你听。”

卜天志提议道：“可否形容一下船的形状？”

寇仲暗忖若可看到窟哥在船上走来走去就不用多费唇舌，可惜船上的人只是些会走动的小点，只好勉力而为道：“这艘家伙底尖上阔，首昂尾耸，甲板上三重楼，帆桅却只有三道，照比例该比我们的帆大一倍。”

卜天志苦笑道：“每艘船的结构都大致上像少帅刚才形容的样儿，要破浪行舟，就要如此。唉！有没有别的特徵？”

寇仲忽地一震道：“我看到他们的旗帜啦！上面写的确非汉字，有点儿像道士写的符咒，三个字有两个里面嵌上圆圈，是否契丹文呢？”

卜天志晒道：“契丹人那有这么巨型的海船，噢！我知道哩！”寇仲朝他瞧去，道：“是谁的船？”卜天志脸呈凝重神色，一瞬不瞬盯着来舟，沉声道：“若我所料无误，这该是高丽来的楼船飞舰。”

寇仲失声道：“甚么？”

午后时分，徐子陵匆匆离城，往东疾行三十多里，在一座小的上见到师妃暄。

师妃暄欣然道：“妃暄先代大石寺众位大师感谢徐兄肯仗义出手。”

徐子陵道：“师小姐是否胸有成竹？”

师妃暄谦虚答道：“只是有个粗略的计划，其中尚有点风险，所以须与徐子陵斟酌一下。”

徐子陵肃然道：“小姐请说。”

师妃暄讶然道：“为何只隔一天，徐兄对妃暄的态度神情，都像多出几重隔膜，客气见外得令人不安？”

徐子陵心中暗叹，昨夜可说是他真正对一位心仪的女性动真情，岂知却碰了整鼻子灰，俗语有云见过鬼怕黑，现在对著能令他动心的另一绝世佳人，岂敢不步步为营，翼翼小心，免致再行差踏错。

歉然道：“我只是怕冒犯小姐，请小姐见谅。”

师妃暄深深瞧他一眼后，道：“现在除我和青旋小姐外，包括解晖在内，都以为你离开成都赶返东方，故此假若你摇身变成岳山，谁都不会怀疑到你

身上去。”

徐子陵道：“第一步该是让人知道岳山大驾来了，此事说难不难，但亦非是容易，年青一辈的没多少人知道岳山的存在。而且我前脚刚走，岳山后脚便来，不嫌太巧合吗？”

师妃暄微笑道：“妃暄开始有点明白你和寇仲凭甚么能纵横天下啦！事实上这正是第一道难题，岳山的晚年虽在幽林小谷渡过，但他数十年来从未 - 离谷半步，加上他成名后从未到过成都，可以说是无人认识。幸好你这假岳山曾在洛阳现身，被尚才女追寻的事这里亦略有所闻，所以可由妃暄做点工夫，使成都的武林晓得是岳山法驾光临。”徐子陵忽然道：“小姐是否信任我徐子陵？”

师妃暄错愕道：“这个当然！徐兄是否另有提议？”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道：“正是如此！我们分手后，师小姐请勿为我做任何事，更不要理我，我自有方法把“天君”席应引出来，将他除掉。”

师妃暄秀眸亮起奇异的亮芒，柔声道：“席应绝非易与之辈，若他真练成『灭情道』的『紫气天罗』，功力可能更在安隆之上，徐兄仍有把握吗？”

徐子陵从容笑道：“若我死了，烦小姐告知寇仲，顺便告诉他最好返乡间开间糕饼店算啦！这将是小弟的遗言。”哈哈一笑，飘然去了。

师妃暄直至他的背影消失在的坡林木之间，才幽幽轻叹，朝相反方向离开

第二章 换日大法

白天时，风不断从陆地吹向海洋，到夜色来临，风又反方向从海洋吹往陆地去。

但在这一刻，风向却是变化不定。

高丽来的楼船战舰追至里半许处，干住接近。

卜天志神色凝重道：“只要我们能捱到今晚，我有信心可把他们甩掉。”

寇仲讶道：“志叔这么说该另有道理。我还以为这两晚月色这么好，白昼和黑夜分别不大。”

卜天志充满信心道：“只看风势的变化，我敢肯定天气很快变坏，那时海洋就变为暗无星月的世界，波急浪高中，不沉船已很了不起，更遑论追踪敌人。”

寇仲难以置信的望向头顶上的万里晴空，又俯视海上呈条状的波涛无声无息透著安祥味儿的你追我逐，浪冠上只有一层细碎的白浪花，道：“希望志叔所料无误，嘿！我们不会翻船吧？”

想起那趟和徐子陵触礁的意外，犹有馀悸。

卜天志道：“当风势转强时，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调整航向，保著风从船尾吹来。若让风从两舷吹来，帆会给吹得打转甚至翻船，那时我们这艘较小的船，会占上转动灵活的便宜，非像现在般被人追得透不过气来。”

寇仲望往越过中天，正朝西方陆地缓缓下降的太阳，笑道：“志叔有多少成把握拖到天气变坏的时候。”卜天志一震道：“半成把握都没有。”

寇仲愕然瞧去。

表面上楼船战舰似是直线追来，其实却不断拐弯，就像要把所有海风全部捕捉无遗；每个微妙的方向变化，都令船速骤增，神乎其技处，令人叹为观止。

敌舰终进入一里不到充满威胁性的危险范围内，而他们的反击武器诸如弩箭机、投石机等仍在舱底处封尘。

徐子陵把霸刀和岳山的遗卷，一股脑儿埋在挖空的泥洞里，填平泥土作个记认后，整个人轻松起来。

对这把染满血腥的凶物，他有种强烈的排斥和抗拒，他更不愿像扯线木偶般依从师妃暄和石青璇的安排。

他要凭自己的方式和办法去诛除“天君”席应，然后他再不会为任何原因留下来。

徐子陵并不怨怪石青璇的无情，只怪自己的不自量力和愚蠢，还以为这多才多艺的美女垂青於他。

她以真面目为他奏箫吹曲不过是酬谢他的拔刀相助，说到底他只是误会一场。

想想也觉好笑。

但无论甫抵成都的初遇，又或昨晚月夜中的小楼上，他均体味到前所未有的感觉。

情海无涯，苦海无边！

就算男女之情是人生乐事，但锺情於师妃暄又或石青璇的人大概都不会有甚么好结果，欧阳希夷、王通等便是好的例子。

徐子陵暗下决心，以后再不会对师妃暄或石青璇有任何妄念。

想到这里，更有解脱出来的感觉；就像从泥泽中拔出深陷的足子，回复一贯的潇洒豁达，脑筋再度活跃运作。

由昨夜与石青璇告别，回到客栈后彻夜不眠的把岳山遗卷看足至少三遍，刚才又再看一遍，凭其过人的记忆将遗卷的内容记得滚瓜烂熟。

卷内除对岳山生平特别深刻的人事的叙述外，主要是晚年对霸刀刀法的反思和尚未练成的*换日大法*的反覆推敲，其中充满令人读之心酸的无奈和伤情。虽志在千里，却时不我予，奈何！

专走偏锋，狠辣无伦的四十九式霸刀，完全不对徐子陵的胃口，可是“换日大法”却深深的打动他，到后来成了在他脑海滚动的奇异功法。

据岳山所言，这套奇异的功法是他以霸刀的奥秘向一个天竺苦行僧交换回来，本有个天竺名称，岳山改称其为换日大法。

假设岳山能练成，他将脱胎换骨、洗筋易髓的重生过来，不但伤势尽愈，且能在短时期内功力尽复。

可惜直至身死，岳山仍是一无所成，致含恨而终！

透过遗卷，徐子陵首次接触到石青璇的生母碧秀心，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见岳山，很多时会助他推敲研究奇异的换日大法，而岳山则把她部份的看法记录在遗卷里。

总言之，换日大法可分为“六合成就修行”，循序渐进的通过修炼“气、脉、轮”，而把生命的潜力发挥出来，与天地合一，夺天地之造化，秘不可测。

其中最吸引岳山的是“破而后立，败而后成”两句口诀，可惜他虽既

破且败，始终一无所得。此中玄妙，连智慧过人的碧秀心亦百思不得其解。

徐子陵却在看第一遍时已隐隐掌握到其关键，皆因他有除寇仲和跋锋寒外再没有人尝试过的来自和氏璧的奇妙经验。

他尚要好好思索。

想到这里，心中一动，迳自离去。

在寇仲的锐目下，敌舰上的情景清晰可见，连在望台的窟哥充满仇恨的表情都给他收入眼帘内。窟哥身旁站著身穿像蝴蝶般宽袍大服，头顶高冠的高丽武士，其中尚有一个是女的。

卜天志注意的却是对方布在船头极具威慑力的两台投石机。

唯一可庆幸的是天气在逐渐变坏，本是平静的海面尽化为白沫翻腾飞溅的浪涛，咆哮巨浪似从四方八面袭来，双方的掌舵者均有点束手缚脚，只能办到顺风而航，再不能照自己的心意决定船向。

西面的陆岸早隐没在浓云中，四周的浪涛尽是碧绿海水涌起的白沫，海风吹来有种冰寒彻骨，咸重气湿、充满险峻意味的感觉。

“轰”！

比他们的帆船大上至少一倍的楼船巨舰船首左边的投石机弹出一块重逾百斤的巨石，宜射上两船间虚空高处，再滚翻不休地朝他们投来。

不巧是石头弹离机体的一刻，刚好一股巨浪涌来，令船身倾侧，拥有强大破坏力的石头登时失去准绳，歪歪斜斜的落在帆船右舷侧三丈外的远处，惹得寇仲方面人人高声欢呼庆幸。

卜天志和寇仲则是脸脸相觑，知道己船已在敌人投石机的投射范围内，只要给对方其中一颗石弹砸中，在这危险的海域上，包保帆船立即报销，全无逃生机会。

“轰”！

巨石从另一投石机冲天而上，这次只差丈许砸中他们船尾，今趟再没有引起欢呼声。

最糟是不能以拐弯作躲闪，皆因两船均倚赖以船尾迎风来保持平衡，遂变成直线的追逐，问题只在对方的巨石何时箍中他们船身。

天色逐渐暗沉。

寇仲大叫道：“可否施放烟雾？”

天志迎风回应道：“放出的烟雾会立即消散，兼且我们在风势的下方，无论撒灰放烟，都只会兜头吹回来。”

说话间，敌舰又迫近数丈，离他们不过二十丈许的近距离。

敌船甲板上的武士全部弯弓搭上火箭，再接近些时，只要百箭齐发，顺风射来，后果更不堪想像。对方的箭手均是两人一组，不用说没持弓箭的人是负责点燃包在箭头的油布，教人更是担心。

寇仲大喝道：“降帆！”

卜天志坚决摇头道：“船会立即翻沉，必须另想办法。”

寇仲蓦地戟指喝道：“窟哥小儿！够胆便靠近一点，看我寇仲把你的鸟头割下来。”

窟哥的大笑声传来道：“寇仲小贼你这话是否多馀？难道竟看不出我们正要和你亲热亲热。”

另一把带著高丽口音的男声悠然传来道：“久闻寇兄刀法盖世，高丽金正宗正想讨教。”

寇仲和卜天志同时色变，两人均不知金正宗在高丽武林是何身份地位，但只听他说话虽没像窟哥般叱喝高呼，便穿风透浪般平和地传入他们耳中，立知此人已臻宗师级的大家境界。

寇仲哈哈笑道：“请问金兄擅长的是甚么兵器？”

敌船上窟哥旁那位文质彬彬，身形如参天古松，俊拔不群的中年男子微笑答道：“甚么兵器都没有分别，若要用刀亦无不可。”

寇仲只有对天志苦笑道：“原来真是遇上硬手。我想闯往对方船上来个捣乱，现在看来此计已不成功，唯有再来另一计。”

卜天志愕然道：“甚么计？”

寇仲微笑道：“就是鲁妙子教下的艇雷。”

斜阳西照下，徐子陵重临大石寺的罗汉堂。

堂内仍保持昨晚离去时遍地残砾木碎的模样，完好的罗汉像不足三百尊，但对徐子陵已异常足够。

看过岳山的遗卷后，他对这些罗汉有另一番更深入的看法，也开始有点明白不死印法中关于“印”的意义。

岳山曾引碧秀心对佛家手印的解释。

碧秀心指出手印“外则通宇宙，内则贯五脏六腑，奇经八脉”。

只是区区三句话，已无限地扩阔徐子陵对手印的认识。

以往他与人对敌时，自然而然会为发挥体内真气而结合出各式各样的手印，当时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到得详阅岳山遗卷，始知有所谓“身、口、意”三密秘修法。手印正是“身印”中最重要的一环。

手印从小指往拇指数是“地、水、火、空、风”五大，右手为“慧”，左手为“定”。

通过双手十指与内外的贯连为经，修炼体内的“气、脉、轮”为纬，进行“六部成就修行”，便是“换日大法”的精义。“日”指的是大日如来，换日就是与大日如来互换之意，暗含即身成佛的深义。

徐子陵当然没有成仙成佛的意图，只是对这天竺传来的秘法很有兴趣，最妙是能天衣无缝的切合他自身修习武道的途径。

岳山惯用霸刀，学习手印自是困难得似隔山观牛，况且要改变自身内功路子的习惯岂是容易。但在这方面徐子陵是驾轻就熟，优而为之。

换日大法中的“气、脉、轮”指的是五气、三脉、七轮，乃天竺的内功修炼系统，与中原武林的奇经八脉异曲同工，亦迥然有别。

五气是命根、上行、平、遍行和下行五气，指的是内气外气行经三脉七轮的途径。

三脉是中、左、右三脉，中脉由海底至头顶，以脊髓连接，等若中土的督脉。

左、右二脉均起自睾丸宫，与中脉平行，贯通七轮。

七轮等若中土的窍穴，由上而下是顶轮、眉间轮、喉轮、心轮、脐轮、生殖轮和海底轮，最后的海底轮即中土的会阴穴。

这些复杂玄奥的修行方法，徐子陵一看便明，现在只馀实践的问题。

这罗汉堂内的塑像既是依古天竺圣僧鸠摩罗什的画像卷设计，自该与*换日大法*有微妙的契合。

徐子陵负手缓步来到其中一尊罗汉之旁，用心打量，此像共有六手，两手向左右伸展，合掌顶上；另两手握拳交叉胸口处；馀下的一对手置於眉

眼间，使大拇指触到眉心。脸相现出冥想的状态。

若在以前，他只会当这是一种佛像的造型，现在当然知道是透过不同的手印，贯通眉间轮、心轮和顶轮的三气。最精采是清楚明白点出不同手印和不同窍轮的关系。

近三百尊罗汉，因其中有十多个是多手罗汉，印结达四百种之多，无一相同，对徐子陵来说，就像贫穷大半生的人，来到一个任他予取予携的宝库，那种兴奋狂喜的感觉，实在怎都说不清楚。

忽然间，换日大法沦为一种入门的基本功夫，又或开放某一佛门秘窍的锁匙，这些罗汉才是真正的宝藏。

石青璇的表明心迹，师妃暄似有还无的情意，全变得微不足道和无关重要。

不自觉地他把两掌竖合，掌心微虚，如莲花之开放，接著两掌仰上相并，状如掬水，忽又化为两手反合十指相绞，变化出种种不同的手印。

万念归一。

虚无缥缈，恍惚渺冥之际，内外的分隔彻底崩溃下来，虚极静笃中，身内法轮逐一转动，长生诀、和氏璧和换日大法藉著不同手印融合为一，入我我入，人天合一。

船上的快艇载著寇仲一起掉进波涛汹涌的怒海里，眼看要翻侧，立在船尾的寇仲猛一运劲，船首立时高高翘起，且回复平衡，从浪谷的底部冲上浪峰，再改变方向横掠开去，就像在浪顶飞驰般迎著敌舰斜斜滑过去。

敌我两方的人见此奇景，均为之目瞪口呆。

这“艇雷”事实连鲁妙子做梦时都未曾想过，纯是寇仲在无计可施下想出来的解困之法，初时尚没有信心，只自恃曾在巨浪击岸的沙滩摸熟海浪的特性，妙想天开而来的反击方法。

此时发觉真能利用小艇破浪滑行，登时勇气剧增，后脚运劲，船首立时改变方向，从浪坑外档滑回来，迅逾奔马的滑到浪谷底部，又再冲上浪峰，斜斜迎向顺风而来的楼船巨舰，循浪锋疾翔，朝其右舷似箭矢般射去。

窟哥等这才清醒过来，明白到寇仲的不良居心。

若给寇仲注满真劲的快艇借浪势硬撞一记，那岂非乖乖的不得了。

不知谁人大喝一句寇仲听不懂怕该是高丽话的命令，面向寇仲那边的箭手齐声发喊，同时射出搭在弓上的劲箭。

寇仲哈哈大笑，道：“你们一定忘了这是包上火油布的箭哩！”

竟不闪干躲，就凭著护体真气，任由箭矢射在艇上身上，眉头都不皱半下。

卜天志那方人人看得为他抹汗，见他夷然无损，才爆起震天采声。

眼看尚差两丈就可狠狠猛撞在敌船船首左舷处，敌舰传来盖过所有风浪声的大喝，那金正宗竟天神般从天而降，手持长矛，似要直接攻击寇仲，实则暗探右足，务要在艇头撞中己舰前，改变来艇疾射的方向。

寇仲大笑道：“太迟啦！”

脚下再加把劲，快艇倏再增速，他却离艇弹起，朝凌空掠至的金正宗迎去。？

第三章 怒海之战

“当”！

火星迸射，发出连风浪声都盖不过的金铁交鸣声。

金正宗虽然万般不情愿，可是寇仲无论在时间、角度的拿捏，均有种浑然天成、无懈可击的气势，且险奇至极点，令他连消带打的矛招完全派不上用场，还硬生生似要把他迫得翻回楼船上。

最令金正宗措手不及处，是常寇仲掣出井中月，气势突地攀升土顶峰之际，他竟奇迹般在空中疾降三尺，不但使他矛招落空，还要仓皇迴矛格刀，致先机尽失，更干用说阻截对方撞来的“艇雷”。

寇仲借势急堕，足尖刚好点在船尾处，但他已无力再加一把劲，只是车轮般借力横飞开去，腾空横过海面，往己船投去。

金正宗虽被他在刹那间改向的独门招数所惑，弄得狼狈非常，可是此人在仓卒变招下的反击，仍是非同小可，在窄小的战斗距离小矛锋忽左忽右，亦令寇仲应付得相当吃力，如非寇仲挟著主动之势，又因空中交手只能是一招了事的局面，斗下去他亦没有多大胜算。

他握刀的手臂由五指开始宜至肩井位置，所有脉穴酸麻难过，到脚点艇尾时才运气把对方侵体的矛劲化掉，由此可知对方的功力如何深厚雄浑。

“轰”！

快艇借著浪势和寇仲附加的螺旋劲，无情地撞进敌舰船舷右首离海面五、六尺许处，木屑激溅。

那边的口天志射出长索，笔直延伸五丈，抵达两船中间的位置，正好迎接飞溜回来的寇仲。

“哗啦！”

劲箭般锐利的豪雨，在酝酿积蓄的乌云中狂射下来，立时海暗天昏，黑暗和茫茫风雨把人舟完全笼罩。

寇仲本仍怕对方射出火箭，现在当然放下心事，正要伸手抓著卜天志射来的绳头，忽然后方风雨中有千百道精光挟著漫天风雨横空杀至。

在刹那间寇仲已晓得躲无可躲，连忙一个翻身，探足点在本可令他返回安全地点的索头，改变方向，弹往高空，避过对方凌厉无匹的一击。

这时长索给他脚尖点成波浪形，使追击而来的金正宗扑个空，但他却不慌不忙，千百矛化作一矛，疾点在像灵蛇般缩回去的索尖处，竟就借那么)点力，腾身斜上，往上空的寇仲继续进击。

两边的人无不看得目瞪口呆，忘了能令舟船翻覆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但觉这一场浪峰上的拚斗，奇险诡异，均泛起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寇仲哈哈笑道：“金兄真勇！”

说话间手中井中月一刀劈出，正中溯腹刺来的长矛。

刀矛交接处，在暗黑的海上进出耀眼欲花的芒光，像烟花般好看，又充盈劲力的强烈感觉。

“呛”！

两人有若触电。

寇仲往上弹起，金芷宗却竟仍能借力横移，投往己方楼船，同时脱手射出长矛，疾取仍往上升的寇仲。

寇仲心中叫糟，知道这甩手一矛决定了自己暂不能重返卜天志那方的

命运。

要知两船均在狂风中高速航行，如若他借矛刀交击之力，投往天志长索二度射出的方向，很有机会可再次抓到索头。但金正宗甩手投来的这一矛却不能不挡，就是这么稍一耽搁，船距拉远，使他绝无可能再追上那条救命长索。

当机立断下，寇仲大喝道：“志叔先走，寇仲稍后来会。”

刀如电闪，狠狠把可恨的长矛击落往浪涛里，自己则借力斜射，投往正迅速接近，满布敌人的楼船去。

金正宗比他早一步回到甲板上，大量海水正从被快艇破开的裂缝处涌进船舱来，艇头仍深嵌在右舷首处，破坏了船身良好的平衡力，无助地在波谷间颠簸抛掷。

首先迎上寇仲的是窟哥的双斧，但寇仲怎会笨得和他硬拚，随手一刀把他劈得掉往甲板去，同时借力横移，避开十多个杀来的高丽男女高手。

假若其中一、两人有那金正宗的七、八成功力，他绝捱不得多久。

他被迫到此一游时，早打定主意，大肆捣乱一番后立即跳入怒海逃生，纵使要游十天十夜才能返回陆地，也胜过在这船上被人乱刀分尸。

脚踏实地，他来到舵室上的望台处。

四、五名高丽武士蜂拥而来，寇仲看也不看，井中月刀光闪处，敌人纷纷连人带兵器的给他劈得左倾右跌，溃不成军。

船身倾侧，似要翻沉当儿，忽又回复平衡。

寇仲乘势滚倒望台上，撞破围栏，从另一边翻落楼台旁的甲板通道去，好避过在风雨中四方八面赶来的敌人。此时海面 and 船上，尽处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天地填满大浪滚来振耳欲聋的嘶响，敌人的呼喊在大海的狂涛中显得有神没气的，每个人都只能无助地等待下一个浪头的侵袭。

寇仲正要投入海中时，剑气罩面迫来。

凭感觉寇仲已知来者是劲敌金正宗，此人表面儒雅斯文，岂知打起来比任何人更要悍勇，连忙人随刀走，连劈两刀，每刀均有无穷无尽的后著变化。

“铮锵”！

这才能脱出剑网，往后错开。

寇仲大笑道：“金兄果然没有吹牛皮，用甚么兵器都那么了得。”

金正宗一声不吭，长剑洒出数十朵剑花，脚步忽左忽右，狂攻而来。

寇仲且战且退，发觉金正宗的剑招又与矛法大不相同，充满柔韧的味儿，心中微凛，知道对方怕自己遁入大海，故务要把他缠死。

此时双方只能凭夜眼在暴雨中勉强看到对手身形，其他变化则纯凭感觉猜度。楼船的倾颓更是厉害，船上处处传来物件翻倒和断折的声音，夹杂著惊呼惨叫，混乱得像末日的来临。

其他人都不知到那里去了，只剩下他两人在生死决战。“蓬”！

巨浪撞到船舷处，海水照头照脸往两人涌来，大自然无情的巨力，以两人马步之稳，亦立不住足，侧撞舱壁处。

寇仲开始明白为何只有金正宗一人来找他的晦气，乘机椽壁而上，重登舵室上的看台处，入目的情景，使他也不由愕然。

海浪把船和人都征服了。

像一堵堵墙壁般的巨浪从四方八面以排山倒海之势袭来，由於船舱入

水，楼船的望台之下，浪水直接倾泻在甲板土。

船上的人像玩偶般给掀倒地上，甩到一旁，浪头有高有低，千变万化，甚或浪上起浪，在暗无星月的狂风暴雨中，把原本坚固威严的楼船摧残得体无完肤。

寇仲侧头避过一个不知从那里飞来的木桶后，金正宗又持剑杀来。

寇仲此时无心恋战，虚晃一招，往船头方向的甲板跃下去。

金正宗如影附形的追来，剑锋直取他背心，活像寇仲成了他的杀父死仇。

寇仲落地后滚倒地上，皆因船往左倾，兼之巨浪打来，立足不稳。

整艘楼船像腾云驾雾般宜陷往两个巨浪间的谷底，然后上下八方全是海水，寇仲身不由己的打著转时，海水迅速往四方泻退，忽然间楼船又回到海面上，暴雨倾盘洒下，那种晕头转向，不辨东西的感觉，实难以形喻万一。

“砰”！

寇仲最后撞在船栏处。

此时人人顾著小命，谁都没闲情去理会谁是敌人，谁为夥伴。

暗黑中，金正宗在近船楼处弹起来，死心不息的找寻寇仲的踪影。

“喀喇”激响，呼叫声中帆桅连著破烂不堪的风帆受到致命伤般在狂风中断折，照著金正宗的方向倒下去。

寇仲跳起来大叫道：“小心啦！”

一个倒翻，往咆哮的怒海投去，心叫“诸君珍重”。

徐子陵倏地醒来。

用*醒*来形容实在不大妥贴，因为他一直没有入睡。

那是无法形容，与以前练《长生诀》气功有别的一种精神状态，浑体舒泰，静中见动，时间像完全停止推移。

他之所以“醒”过来，是因为罗汉堂外传来扫地的沙沙杂响。

心中大懔。

外面究竟是何方神圣？如是“天君”席应，该不会这么好心肠”如是回来打扫的和尚，怎都不应放著满堂碎屑不理，只管扫堂外的落叶。就算他是懵然不知罗汉堂内的灾情，扫地亦该由殿堂内门开始，不会这么懂得“拣选地方”。

种种疑问，以电光石火的速度闪过他澄明空澈的脑海。

微睁双目。

徐子陵立时大吃一惊，原来天已大白。

那即是说他在罗汉堂坐足整整一个夜晚，在感觉上却只是弹甲的光景，令他难以相信。

徐子陵缓缓长身而起，来到前晚被安隆撞破的墙洞处，朝外瞧去，只见太阳快升到佛塔顶处，漫天阳光下，一位佝偻背脊的灰袍老僧正背著他专心一志的在打扫庭园。

徐子陵微微一笑道：“大师早安！”

老僧背脊猛地挺宜，立时变得雄伟挺拔，再没有丝毫龙钟老态，却不转过身来，不温不火，慢条斯理的：“时候不早啦！施主勿怪老袖惊扰。”

徐子陵早知他非是普通和尚，极可能是针对席应而来的佛门高人，若确是如此，则大有可能属“四大圣僧”那个级数，否则便和送死无异。

徐子陵不好意思的道：“小子定是阻碍了大师去清理罗汉堂，大师勿要

怪我才好。嘿！

不如里面由我负责吧！”

灰衣和尚缓缓转身，欣然道：“施主有这心意就成！打扫佛堂，乃老衲的职责，怎可假他人之手。”

徐子陵定睛一看，只见这老僧须眉俱白，脸相庄严中透出祥和之气，鼻梁比一般人至少长上寸许，清奇独特。双目半开半闭，眼神内敛，使他直觉感到对方乃极有道行的高人。

微一耸肩，徐子陵洒然道：“大师既如此坚持，那就有劳大师，小子再不敢打扰。”

转身欲去时，耳鼓忽地传来“哄”的一声，就在此一刹那，徐子陵脑际一片空白，除此声外再无他物，更奇怪的是整条脊椎督脉像随著喝音振动起来似的，极为受用，感觉怪异无伦。

徐子陵一震止步，叹道：“大师这招真厉害，究竟是甚么功法，恐怕比之祝玉妍的天魔音亦毫不逊色。”

和尚没有直接答他，淡淡道：“这是佛家力能降魔伏妖的真言咒，关键处是我手结的大金刚轮印，通过特别的音符真言，能振动施主体内相应的气脉，产生不可思议的效力。”

徐子陵仍没有回头，道：“大师忽然对小子施以真言符咒，有甚么作用？”

和尚慈祥答道：“因为施主乃大智大慧的人。”

徐子陵从容笑道：“如大师所指的是小子与佛有缘，那就错哩！小子虽对佛门心存敬意，却从没有入门或修行之心。”

和尚柔声道：“只要悟得清净，就是修行，岂有入门出门之分。即世便是出世，入门便是出门，平常心正是佛心。”

徐子陵讶然转身道：“大师如何称呼？”

和尚合什道：“真言。”

徐子陵动容道：“原来是真言大师，难怪精通真言咒法，大师说话暗含禅机，是否想点化我这顽石？”

真言大师微笑道：“施主非但不是顽石，还与佛有缘，与其言有缘。今早老衲早来此打扫，见施主在罗汉佛间闭目禅坐，两手天然结出种种印结，最后归於施无畏印，令老衲有悟於心，老衲尚未多谢施主。”

徐子陵愕然道：“若非得大师相告，我真不知双手曾做过这些动作，施无畏印是怎样的呢？”

真言大师缓缓结迦趺坐，脸上露出悲天悯人的庄严法相，左手掌打开，手心向上，手背搁在膝盖处。

徐子陵不由学他般盘膝坐下，点头道：“大师说得不错，这确是我醒来时摆出的手势，只是不晓得有个这么好听的名字。嘿！施无畏印。”

真言大师微笑道：“别人是以手印触发内心，施主却是从内心触发出手印，这不是慧根是甚么？”

徐子陵暗忖若给寇仲听到就糟糕透顶，会给他一口咬实自己会去出家当和尚。苦笑道：“这与慧根大概没甚么关系，该类似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皆因我入静前曾习罗汉佛的诸般印结，打坐时不自觉的摆出来吧！”

真言大师哑然失笑道：“施主不肯承认作罢好了。但施主怎都不能否认对我佛家的手印感兴趣，佛家有三密之说，施主肯听吗？”

徐子陵不解道：“大师乃世外高人，为何会对我这俗人很有兴趣的样子？不怕我是为非作歹，甚至是破坏堂内佛塑的恶徒吗？”

真言大师不答反问道：“施主可知何为坐禅？何为禅定？”

徐子陵皱眉道：“这么深奥的问题，有劳大师指点。”

真言大师点头称许，肃容道：“一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外不著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徐子陵思索片刻，恍然道：“大师是否因刚才曾观察小子坐禅入定，而认为我与佛有缘，遂加点化。唉！我其实只是想练成某种功法，好去把席应诱出来诛杀，此外再无他意。”

真言大师双目射出深邃不可测窥充满智慧的异芒，道：“像施主这么坦白真诚，全无贪慎痴念的人，纵在空门之中亦属罕有。百多年来，老衲曾先后游历中外名寺古刹五千六百五十二所，最后把所有印结归纳在“九字真言手印”内，今见施主有缘，竟有不吐不快的俗念尘心，确为异数。”

徐子陵肃然起敬道：“原来大师竟有百岁高龄，呃！小子失敬啦！大师这九字真言手印必是非同小可，何不传与佛门中人。唉！小子是否多管闲事呢？有大师坐镇，“天君”席应岂敢胡作非为？”

真言大师摇头道：“老袖於尘世已时日无多，再难寻得能受得起九字真言手印的有缘人，此九字真言用之於佛则为佛，用之於武则为武。老衲一心侍佛，生平从未与人过招动手，施主明白吗？”

徐子陵微笑道：“当然明白，只要大师真言出口，即使穷凶极恶之徒，亦要凶念全消，哈！是否这样呢？”

真言露出一丝充满童真的笑意，祥和地道：“当然不是这样。更何况若对象是席应这类魔功深厚的高手，心志坚刚如不可动摇的岩石，甚么真言都派不上用场，就更需施主来护法。”

徐子陵疑惑地道：“九字真言手印既可用之於修行，何故又有受得起受不起的问题？”

真言大师道：“九字真言似简实繁，受不起的人会因挈而不舍致舍本逐末，终生难有所成。坦白说，在看到施主今晨结印禅定之前，老衲从未想过九字真言手印可直接用在武功之上，现在却是尘心大动，若施主拒绝，老衲今晚撒手西归时，极可能因而功亏一篑。”

徐子陵苦笑道：“大师请说，小子洗耳恭聆。”

第四章 九字真言

寇仲筋疲力尽的爬上沙滩，再支持不住，伏倒沙上。

在怒海中游了整夜，才捱到这里，无论他的呼吸如何高明，只能助他开始时从水底避过浪涛最狂暴的打击，而不能一个时辰继一个时辰无休止的支持下去，否则他将变成不必用口鼻呼吸的怪物。

在相对平静的海底潜游十多里后，他终到达内呼吸的时间极限，那也正是他体内真气的极限，仓皇冒出海面时，才惊觉真元接近油尽灯枯的劣境，而离岸尚有三、四里之遥。

那是寇仲一生人最痛苦的时刻之一。

暴雨虽停止下来，但仍是馀波未了，寇仲在浪涛中纯凭仅馀的体力挣扎游往陆岸，饱尝到身不由主在海浪中被抛掷冲卷的折磨。若非他心志坚毅，定支持不住，尸沉大海。

来到岸上，他第一个念头竟是不忘他日要警告徐子陵，千万别要自恃有内呼吸的工夫，而在大海中潜游。

他全身如被毒蚁咬噬，肌肤寸寸欲裂，此时即管来个普通高手，也可取他性命。

乌云在半个时辰前散去，秋阳从晴朗的天空洒在他背上，还照射在他差点在海上弃掉的井中月上。

他感觉到怀内以防水油布包裹著的面具、秘本等物仍然存在，但几可肯定海水该深透入油布内，纸质的东西势会被浸坏。

可怜他尚未看过李秀宁托商秀殉转交给他的“情书”，若说没丝毫悔意，就是诬骗自己。

唉！

虽记起老跋的警告，真元枯竭时最忌任得劳累把自己征服，偏是连举手的力量也欠奉，遑论爬起来练功修行。

差点昏睡时，忽地锣鼓声喧，喊杀声自远而近。

寇仲骇然仰首瞧去，耀目眩眼的阳光下，一群提著斧头铁锄，衣饰怪异的人正声势汹汹的朝他杀至。

寇仲苦笑一下，把脸孔再埋进沙里去。

真言大师宝相庄严，脸泛圣光的悠然道：“佛家三密，是为身、口、意，实践与思维并重。身等於口，口等於意，意等於身，名虽分三，实为一如。”

徐子陵恍然道：“大师果是佛门高人，只寥寥几句话，就把堂内五百尊罗汉像背后的深义解释得一清二楚。”

真言大师大笑三声，欣然道：“老袖走遍天下，到今天才找到个像施主般一点便明的有缘人。施主可知以往当老袖说与别人知晓时，对方虽似听得头头是道，但却均非真的明白知道，更不用说用之於修行。往往得其身而失其口，取其意而弃其身。”

徐子陵愕然道：“大师怎知我不是口说明白，实则与其他人无异？”

真言大师目光落到他双手处，微笑道：“适才老袖说出三密之秘时，施主十指干住微微晃动，可知密言入耳，意有所感，若非还不知真言奥义，说不定会喝几声给老袖听听。”

徐子陵尴尬解释道：“自昨晚至今，我的手有点像不听指挥的样子，哈！”

真言大师道：“人的肉身乃渡世的宝筏，内中蕴含天地之秘，我的九字真言手印，正是通过三密，通过人体而与宇宙沟通，达致天人合一之境，明心见性，即身成佛。那与出家在家并无半点关系，无论身体是否在袈裟之内，人就是人，不会变成其他东西。”

徐子陵拍腿叫绝道：“大师这番话使小子茅塞顿开。不知是否性格使然，小子对空门教条重重，清规森严的生活方式提不起丝毫兴趣。总想若佛要相信他的人始能得证正果，那佛祖就太过霸道哩！”

真言大师哑然失笑道：“施主想法独特，使老衲茅塞顿开才对。九字真言就是，嘿！不如就是“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这样施主会较易记牢。”

徐子陵失声道：“甚么？九字真言竟就是大师现在随便想出来的九个字吗？”

“砰”！

不知是谁先一棍打在寇仲头上，奇怪的虽是剧痛难当，但顶心的天灵穴却像回复生机，吸入一丝不知从哪里得来的外气，钻走於枯乾的经脉间。

“当”！

锄头照背锄下，正中井中月的刀鞘，偷袭者虎口震裂，倒坐往后，累得三个夥伴陪他一起跌得东倒西歪。

众人骇然退开。

寇仲辛苦地撑起半身，环目一扫，只见把他重重包围的有男有女，拿的都是本该用作农耕的原始武器，身上衣服色彩斑斓，在布麻等质料上加披羊皮褂子，女的都穿著像个桶子般长短不一的长裙，有些短不过膝，有些则长可曳地。无论穿裤或裙，皆扎有绑腿，既为保暖，亦能防毒虫恶蚊。女的又头缠结构复杂的彩帕，配以各种流苏状的垂缴，色彩夺目。

寇仲很不明白为何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仍有闲情去想及这么多枝枝节节的事，也觉好笑，大喝道：“谁人懂说汉语。”

这批农民土著显非恶人，见他棍锄不入，大生怯意，你眼望我眼的，最后有个怯生生的少女从人堆间走出来，生硬地道：“你不是海贼吗？”

寇仲心中好笑，暗忖自己纵是海贼，在这样的情况下亦绝不肯承认。忙道：“我不但非是海贼，还是海贼的敌人。看！我就是因和海贼搏斗，才弄成这个样子的，哈！”

那少女退回族人中，叽哩咕噜的向围拢过来的人说了大串话，连寇仲都不明白为何她可把自己简简单单的两句话，竟可加油添醋的翻译成长篇大论。

少女虽不算美貌，却长得精灵清秀。她的羊褂更颇为别致，没有半颗钮扣，只从背上伸出条带子在胸前交叉，然后绕回背后从下端把羊皮系紧，尾端自然垂下，活像尾巴，活泼可爱。

寇仲又把脸埋在沙内，耳中响起少女充满渴望的声音道：“你肯助我们打海贼吗？”

寇仲呻吟道：“只要你们肯让我好好睡一觉，就算要去打天皇老子都可以。”

真言大师若无其事道：“不要小看这九个字，乃来自东晋葛洪著的道家宝典《抱朴子》内卷的登涉篇，原文曰：『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常当视之，无所不辟。』”徐子陵更是一脸茫然，大愕道：“我不解的非是指九字真言的出处来历，而是奇怪大师竟是临时想出来的，且大师乃佛门中人，为何却借用道家的典籍？”

真言大师凝视他好半晌后，柔声道：“老衲正要借此来向施主说明真言重神不重形，窍妙处乃三密的运用，佛道最后还不是一家。”

徐子陵心中涌出敬意，点首道：“小子受教啦！”

真言大师忽然喝了声“临”，两手高举过头，紧扣如花蕾，无名指斜起，指头贴合。

徐子陵剧震道：“厉害！”

真言大师放下双手，欣然道：“你察觉到甚么呢？”

徐子陵道：“小子感到大师变成崇山峻岭，任谁都不能动摇大师分毫。”

真言大师道：“这正是不动根本印，手印虽千门万类，不动却是其中九种基本法式之一，所以今天老衲说的虽只是九种手印，事实上等若把所有手印一并传你，看。”

倏地升起，却仍保持盘膝而坐的禅修姿态，双手却作出连串印结，变化无方，忽然大喝道：“兵！”使人知道他示范完不动根本印的百多种印变后，再展示另一基本手印。

徐子陵应咒顶轮一热，弹起来时，真言大师一个翻腾落往远方，道：“这是大金刚轮印，能为人驱魔治病，至於如何用於降魔卫道，就要靠施主自己啦！”

徐子陵看他双手不住变化出无穷无尽的手印，开始明白为何真言大师到今天仍找不到可传法的人。而事实上其中奥妙处，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明白就是明白，不明白怎么解说出来也没有用。

接著真言大师把其他各种基本印法逐一展现，依次是外狮子印、内狮子印、外缚印、内缚印、智拳印、日轮印和宝瓶印。

每种基本手印均有上百种不同印变，在徐子陵目不转睛，如痴如醉中，展示出超过千种以上的手印。

如非徐子陵有早在罗汉堂参悟的经验，定会看得晕头转向，不知其所以然。

此刻却是心领神会，两手不自觉地随地结出不同印式。

连太阳西下，时光转移，亦茫然不觉。

寇仲扎醒过来，一时间茫然不知身在何处，四周尽是沸腾的呼喊声，夹杂著牛羊的嘶叫。

他猛地坐起，才知睡在一所简陋窄小的茅寮的土坑上，闪动的火把光从窗外映进来，隐见把他抬回来的农民们正拖男带女，逃难似的朝某一方向争先恐后的奔去。

“砰”！

木门推开，那土生少女抢进来，一脸惶然道：“还不快走，海贼真的来哩！”

寇仲愕然以对，暗忖自己不是对付海贼的大英雄吗？为何却叫自己和他们一起逃命？此时他清醒了点，道：“不用怕，万事有我顶著，我的刀子在那里？”

少女一指墙上，道：“你未死过吗？快走！”再不理寇仲，迳自溜掉。

寇仲望往墙上，井中月果然安静地挂在该处，暗赞村民的纯朴老实，在这年代，纵使不起眼且破旧如此刀，也可卖个好价钱。

人声远去，外面不闻半点声息。

寇仲伸个懒腰，发觉功力不但回复过来，且尤胜从前，心中奇怪，暗忖难道耗尽真元后，复元时会精进些许？事实若真的如此，那就等若多了一种练功的法门。

心中惦著村民的安危，跳下土坑，取下井中月，走到门外，整条由百多间泥屋茅房组成的村落静如鬼域，可知村民对避难习练有素，连鸡犬都不留下来。

蓦感有异，朝东北瞧去，只见数里外火光烛天，浓烟蔽日，隐有呼喊声传至。

寇仲心中剧震，谁人如此凶残，竟公然放火焚烧附近另一条村落。

顿时杀机大起，拍拍背上的井中月，全速赶去。

化身为疤脸大侠的徐子陵，走在成都南市的大街上，朝郑石如留下给他联络的地址寻去。

他虽未真的练过岳山遗卷上的“换日大法”，但却有脱胎换骨的感觉。

他的武功可说是在这几年间东凑西拼夹杂而成的产品。而每在临危时顿悟般创出新招，过后往往忘掉大半。好处是教人无法捉摸，坏处则是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功法。

真言大师传他的*九字真言手印*，就像一个大海般把所有川汉河溪的水流容纳为一，让他把以前所有领悟回来的心得，化为圆满而又创意无穷的体系。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当他辞别真言大师，步出大石寺门的一刻，他已身兼佛道两家至高无上的心法，奠定他日后在中原除寇仲外再无人可以比拟的大宗师地位。徐子陵此刻的心情仿如一切重新开始，因石青旋和师妃暄而来的失意已成为遥不可及的阵年旧事，只能占据现时他思域中极小的一部份。

他和寇仲的性格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两人都不爱被人管束，更不愿在别人安排下行事。

所以尽管他答应石青旋和师妃暄把席应诱出来诛除，却只肯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更不愿得到任何助力。

坦白说，当时他亦生出少许想伤害师妃暄和石青旋的男女之间微妙心态。

但这一切均成过去。

真言大师是另一个鲁妙子，令他爬上一座更高的山峰，看到以前未见过的事物和境界。

徐子陵悠然止步，隔街观望郑石如寄住的大宅，表面看只像户富贵人家，但户主既然招呼像郑石如此类武林名人，当然本身多是会家子，至少也和江湖中人有密切的来往。

正想办法如何潜进去探察情况之际，一行五、六人从敞开的大门走出来，沿街北行，其中一个赫然是郑石如。

徐子陵心中叫好。

他始终不相信郑石如和阴癸派只是他解释的那种关系，现在正是证明郑石如是否说谎的好机会。

无论如何，他要透过郑石如这最佳人选把岳山来到成都的事散播出去。

正如师妃暄所猜的，席应如此公然欺压大石寺的和尚，绝不会像表面那么简单，而是想把死敌“天刀”宋缺诱离家南，加以对付。

而徐子陵更有他自家的想法。

若席应真是那么有种，大可直接向宋缺下战书，那么宋缺无论路途如何遥远，必前来应约。

可知席应并不敢和宋缺公平决战，换言之其中定有阴谋诡计。

四川乃解晖地头，席应凭甚么如此有把握？其中一个可能是席应有阴癸派在背后撑他的腰，所以郑石如和信信才会远道来此。

假设他的推想与事实相符，说不定他今晚便可和席应碰头。

徐子陵闪进横巷里，当他从另一道小巷走出来时，已化疤脸大侠为“霸刀”岳山，大步迎往朝他走来包括郑石如在内的那群人。

第五章 海贼阴谋

寇仲不但失去时间的观念，更不知身处何地，亦不知这一带住的是那一族的人，只知踏著夜色，朝火头浓烟冒起的方向全速奔去。

初时他还以为只有几里路，当奔过一片草原河溪，登上一座小山时，始知起火处足有十里之遥。而他竟听到呼喊声，可知他感到功力增进一事并非一厢情愿的错觉。

一阵喊杀声又隐隐随风送进耳鼓内，寇仲脑海中浮起当隋朝败军撤退时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惨酷情景，心中杀机更盛，掠下的坡，经过大片田野，走上一条穿林过溪的羊肠小道。

前方树林的另一边忽然传来女子的惨呼和多人发出的一阵狞笑。

怒火“轰”的一声直冲上寇仲的发尖，涮的掣出井中月，掠入树林去，心神回复澄明清澈，不染半丝杂念。

火把光从树林另一边透过来，人影绰绰。

尚未出林，两个手持火把，身穿黑色劲装的大汉沿路入林，其中一人还笑道：“这两个僚娘相当不错，希望在那边再找到几个类似的货色就够众兄弟快活快活哩！”

另一人刚“哈”的一声，寇仲旋风般在两人未及反应前，从两人间穿过，一刻不停的掠往林外。

两人连惨呼亦来不及发出前，咽喉已被割破，颓然堕地，立毙当场。

林外是大片草原，树丛处处，草原的北端，正是烟火冒起的地方。

两条赤裸的女尸俯卧在一处草丛旁，二十多名黑衣大汉，提著亮晃晃的长刀，意犹未尽的陆续沿路油然走来。

寇仲大喝道：“给本人纳命来！”

刹那间扑入摔不及防的大汉群内，挥刀猛劈。

首当其冲的大汉举刀欲架时，井中月闪电劈中对方面门，应刀倒地。

众汉骇然大惊，也被激起凶性，群起反攻，寇仲怒啸一声，以泄出对不能及时救回无辜弱女的愤怒，手中宝刀毫不容情，闪过前方攻来的两把利刀，反手一刀，再次告捷。

那人明明感到自己成功挡格，偏偏寇仲的刀锋却似能游走於空隙之间，眼睁睁给这可怕敌人溯刀而入，没入胸膛，就像心甘情愿将胸口送上去喂刀似的。

寇仲连杀四人后，真气贯刀，沉腰坐马，以右脚为中心运刀旋飞一匝，攻来的四刀全被砸飞，围攻者不但虎口破裂，还狂喷鲜血，往后抛跌，硬是给他以刚劲震毙。

寇仲杀得兴起，刀势疾转，鬼魅般在众汉中穿插，所到处人人应刀溅血倒跌，手下竟无一合之将。

当只剩下一个活人时，寇仲一刀劈掉他手上兵器，探手抓著他胸口，把他整个人离地提起，劲气侵脉，痛得那人面容扭曲，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流斤。

寇仲冷喝道：“想活命就有问有答，否则我把你的卵蛋*出来，明白吗？”

那人痛苦的点头。

寇仲双目神光闪闪，沉声问道：“你们那条线上的人，坦白告诉你，我对你们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现在只是试探你的真诚。”

那人呻吟道：“大爷饶命，我们是海沙帮的人。”

寇仲哈哈笑道：“你是不想保留你的卵蛋哩！让我先帮你脱裤子，我只割你的卵蛋，绝不割其他地方。”

那人骇然道：“大爷饶命，我确是海沙帮的人。”

寇仲冶笑道：“还要骗我，你知老子是谁吗？“美人鱼”游秋雁是我亲过嘴的老相好；“胖刺客”尤贵和“闯将”凌志高都给我踢过屁股，海沙帮由上至下都认识我，你还敢乱说一通。最后机会啦！本大爷再没时间浪费在你的卵蛋上。”

那人脸上再没半点人色，颤声道：“小人说啦！是林爷派我们来的。”

寇仲喝道：“林爷是哪个混蛋？”

那人忙道：“是林士宏大爷！”

寇仲心中一震，终于明白海贼是甚么一回事。

郑石如见到徐子陵扮的岳山，脸色微变，停下脚步，其他人愕然瞧他之际，徐子陵拦在路心，冷然道：“郑石如留下，其他人给老夫滚。”

那几个人同时现出怒容，正要发作，郑石如连忙制止道：“各位请给点面子小弟，嘿！”

这是小弟的长辈，各位先行一步，小弟稍后会到散花楼与诸位赔罪。”

那几个公子装扮的武林世家子弟，半信半疑的看了徐子陵几眼，才在郑石如的催促下快快迳自离去。

郑石如施礼道：“不知前辈法驾光临，请恕石如怠慢之罪。”

徐子陵从鼻孔喷出一声闷哼，沉声道：“随我来！”

郑石如无奈地一耸肩膀，跟在他身后，来到一道无人的横巷里。

徐子陵怕他认得自己的背影，转过身来，淡然道：“小子你在阴癸派究竟是何级数职份，所授何色。”

郑石如仅有的疑心尽去，叹道：“不瞒前辈，严格来说，石如并非阴癸派的弟子。”

原来阴癸派极重尊卑之分，派内以“天、地、人”分为三个级别，所传武功亦截然不同，天白、地黑、人黄，是为白、黑、黄三色。只有获授白中的弟子始有机会进窥天魔秘技，在阴癸派内除祝玉妍的亲传弟子，就只有像边不负、闻采亭等元老级高手才获此殊荣。

人数规定不可超过九个人，九正天数之极。像艳尼恶僧等在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只是“地系”的级别。

这些都是从岳山的遗卷瞧回来的，说来自是似模似样。

徐子陵冷笑道：“废话！如你是外人，祝玉妍怎会信任你？”

郑石如苦笑道：“其中一言难尽，不过前辈若要我代为传话，绝无问题。”

徐子陵点头道：“小子倒相当机伶，你怎知我要你代为传话。”

郑石如从容道：“前辈今次重出江湖，不用说都是冲著宋缺和席应两人而来，前辈此刻突然现身成都，当是收到有关席应的风声，晚辈有说错吗？”

徐子陵道：“席应在那里？”

郑石如皱眉道：“前辈该比晚辈更清楚席应的性格，他是绝不会把行踪透露予任何人知道的。”

徐子陵胸有成竹的笑道：“边不负怕是唯一的例外吧？”

从岳山的遗卷，他晓得席应曾有一段时间与边不负往来甚密，一起在青楼花丛中胡天胡帝，狼狈为奸，故有此言。

郑石如一呆道：“这个我不太清楚，前辈可知我乃郑汉堂的儿子。”

徐子陵心叫糟糕，岳山总不能把所有曾和他接触过的人尽书於卷内，可是听郑石如的口气，他过世的老爹显然和真岳山有些瓜葛，只好硬著头皮道：“汉堂仍在生吗？”

郑石如黯然道：“家父在十年前去世，前辈当然明白他老人家为何难得善终。”

徐子陵记起香玉山父亲香贵的遭遇，只因无意从阴癸派某一长老的酒后闲聊中晓得些许阴癸派的事，就差点给害死，心中一动道：“汉堂定是想退出啦！对吗？”

郑石如颓然道：“正是如此，否则爹怎会死得那么不明不白！不瞒前辈说，现在小侄只是虚与委蛇，静候时机。这番心底的想法，小侄尚是首趟向人透露，皆因前辈当年曾帮过爹的大忙，小侄实不忍眼看前辈中计饮恨成都，望岳老体谅！”

徐子陵虽终于试探出郑石如真正身份，却是心中叫苦，若郑石如坚持不为他传话，他难道四处大叫大嚷“岳山来了”，又或在墙头街角写下这四字真言？寇仲藉野草树木的掩护，从靠海的一面潜往烈焰冲天的俚僚村庄去。

海边泊有三艘两桅船，照估计这批由林士宏手下扮成的海贼，以每艘船载百人计，人数该在三百至四百之间。

寇仲虽相当有自信，却非是不自量力的人，如若正面交锋，加上对方必有高手带领，逃命或没有问题，但绝对不能讨得甚么大便宜。只有采取以暗算明，且打且逃的方式，始是上策，所以行动非常小心。

林士宏这一招显然是嫁祸东吴，一石二鸟之计。既可抢掠南粤沿海民族的粮食牛羊马匹等战略品，又可破坏沈法兴和附近俚僚各族的关系，说不定还可惹得宋阔和沈法兴正面冲突，因为海沙帮为沈法兴爪牙之事，已是天下皆知。

大祸临头的俚村比寇仲睡了一大觉那条村子要大土一倍，此时全村数百所房子大部份变成灰烬，仍在焚烧的是村子周密的山林，火势猎猎作响。

寇仲完全没法了解行凶者的心态，怎能眼睁睁做出这类令人发指的罪行。

当地进入村庄的范围，立感情况有异，在一所仍算完整的土屋后探头外望，只见村心空地正有两批各为数达百多二百的武装大汉在互相对峙。

一边是林士宏假扮海贼的黑衣劲装大汉，领头者正是在刺杀“青蛟”任少名时有一面之缘，林士宏的国师崔纪秀，他身后高高矮矮站著十多个一看便知是高手的人物，其他手下则扇形散在僚村的北端位置。

地上遍布俚僚村人被害者的尸体，情况令人惨不忍睹。崔纪秀等必是来得非常突然，致使可怜的无辜村民来不及避祸。

另一方人数较少，只在百许间，穿的都是俚僚色彩鲜艳的武服，最惹

人注目是带头的竟是位窈窕纤细，秀发垂肩的美丽僚女，披在身上的赫然是虎皮，使她在柔弱中透出凛凛英气。

俚僚武士人人露出悲愤神色，大战一触即发。

寇仲顿然轻松起来，暗忖崔纪秀这叫上得山多终遇虎，被俚僚测到行踪，赶来作出反击。

同时心中奇怪。

崔纪秀说什么的也是林士宏的国师，怎会这么纡尊降贵的来扮奸淫掳掠的小海贼？长笑传来，只听崔纪秀笑罢从容道：“竟是『虎衣红粉』欧阳倩大小姐芳驾光临，区区幸何如之。”

寇仲心想欧阳倩这名字为何如此耳熟，旋即记起她是不知陈长林还是卜天志提过的三大俚帅之一，其他两人分别是王仲宣和陈智佛。想不到会在这里凑巧碰上，对方又长得这么标致。

欧阳倩显是刚抵此地，目光缓缓巡视生灵涂炭的灾场，秀目射出悲愤的神色，一字一字的缓缓道：“给我报上名来？”

字正腔圆，丝毫没有像先前俚僚少女的土音。

寇仲回刀入鞘，大笑声中离开躲藏处，往人堆走去，代崔纪秀答道：“本人崔纪秀，在林士宏座下居国师要职，今趟到这里杀人放火，除因天生凶残成性外，更为要嫁祸沈法兴。

哈！崔兄！小弟这番代答有说错吗？”

全场数百对眼睛全集中到他身上去，崔纪秀见是寇仲，脸上立时血色尽退，眼露惊惶。

徐子陵心念电转，忙扮作胸有成竹的样子道：“席应的手段，怎瞒得过老夫，自听到席应这狗贼的消息，老夫知道别有内情，贤侄不用为老夫担忧，究竟贤侄是否晓得席应落脚的地点？”

郑石如关心的道：“岳老万勿等闲视之。他们要对付的不单是宋缺，还有你老人家。如非祝玉妍不愿亲自下手杀死女儿的亲爹，那天岳老怎能这么容易脱身。事后他们曾搜遍洛阳，只是找不著岳老吧！”

徐子陵心想岳山根本不存在，当然没法子找到。

双目厉芒电闪，沉声道：“当日初遇时，贤侄的说话隐有招揽之意，究竟是甚么意思？”经过多年来遇尽各色各样骗人的技俩，他已学乖。

郑石如低声道：“岳老出现得太突然，宜至祝玉妍证实岳老的身份，小侄才肯相信，但已找不到岳老。”

徐子陵漫不经意道：“阴癸派一向不许外人参与他们的秘密，为何你能知道这么多事？”

郑石如叹道：“换了我是岳老，也会有同样的疑惑。问题是我虽非阴癸派弟子，却非是外人，十年来我一直对家父的横死丝毫不露怀疑，又故意装出迷恋祝玉妍的徒弟白清儿的样子，兼之他们要借助小侄在政治经济的才能，为他们管治襄阳这重要的城寨，所以能得祝玉妍重用。”

徐子陵终于开始相信郑石如，沉吟道：“贤侄今次到成都，所为何事？”

郑石如苦笑道：“此事一言难尽，简单的说，就是我终于找到心头爱，又因父仇无望得报，故生出退隐江湖之心，恰巧遇上席应的事。岳老最好立即远避他方，将来再设法找席应算账。我会如实把岳老现身此处的事报上去，说的当然是另一番话。”

徐子陵摇头道：“贤侄放心，老夫若没有把握，绝不会涉险来此，贤侄

甚么都不用理，只须告诉他们今晚三更时份我会在大石寺等待席应便成。”

郑石如大吃一惊道：“岳老万不可如此，阴癸派四大元老高手刻下全在成都，尚有祝玉妍的得意弟子棺棺，岳老绝难讨好。”

徐子陵大感头痛，郑石如的话无论对徐子陵或岳山都是忠告，只恨他无论要冒多大的险都要把席应从隐藏处诱出来，顶多到时在暗处监视，看看可否远吊著席应，先找出他藏身的处所，再想办法对符。

探手抓著郑石如肩头，凑近他加强语气道：“老夫自有分寸，贤侄你至紧要把老夫的话如实告诉边不负，否则必将误事。”

郑石如目光掠过他的手掌，剧震道：“岳老果然练成“换日大法”，难怪如此有自信。”

徐子陵循他目光瞧去，亦吓得心中一震，他一向苍白修长的手，像脱胎换骨，剔筋洗髓般变得晶莹通透，明润似玉，正挥散著某种超乎尘俗的光泽。

郑石如低声道：“但岳老必须小心，据说席应集西域诸家大成，创出名为“紫气天罗”的霸道魔功，祝玉妍试招后亦要赞不绝口，推许为石之轩“不死印”外魔门最精采的自创功法。”

徐子陵大力一拍他肩头，道：“快去依计行事，千万勿要误事。”

郑石如欲语还休，见他神情坚决，劝说无从，无奈轻叹后，才举步维艰的继续。

第六章 试碰运气

崔纪秀见到寇仲，立知形势不妙，暗忖先下手为强，大喝道：“弟兄们上！”又抖手射出烟花火箭，在夜空爆响，成一朵光花。

一触即发的恶战，终由这句话全面展开。

对峙的双方齐声发喊，像卷过大地的洪流，在浓烟火头的掩映下，搏击冲突，一时喊杀震天，情况惨烈。

寇仲的猎物是崔纪秀，若能生擒此人，将可得到有关林士宏最珍贵的情报。他和徐子陵曾推测林士宏极可能是阴癸派的人，说不定可从崔纪秀身上得到答案。

岂知崔纪秀狡猾无比，指挥身旁高手全力对付寇仲，自己却往后退开。

寇仲闪电掠前时，敌方最强的十多名好手，把他截个正著。

当先两人身法极快，左边那人用的是长枪，幻起十多道枪芒，威势十足的往他照脸刺来，另一人则提刀疾劈，带起呼啸刀风，斜削寇仲颈侧，不但功力深厚，且刀法歹毒。

同一时间敌舰泊岸的一边呐喊震天，只听声音便知崔纪秀方面尚有一批援军埋伏该处，见到火箭讯号冲杀入村。

欧阳倩那边亦不弱，数百名埋伏好的俚僚武士纷纷在村子另一边现身。

加入激烈的战斗去。

寇仲掣出背上井中月，涌出阵阵森寒杀气，看似随便的桃开长枪，又“当”的一声架著敌刀，一个旋身，间不容发的闪到两人中间，接著拔身而

起，刚好见到崔纪秀在二十多名手下保护中，且战且退，却非是退往海岸的方向。

截击寇仲的敌人先是大吃一惊，接著又喜出望外。

惊的是寇仲身法精妙绝伦，竟能快到今人在一瞬间无法捉摸，闪身使他们落在有力难施的位置；喜的却是寇仲宜拔丈许，变成最容易和最明确的攻击对象，落下时那还会有命。

登时刀枪并举，人人蓄势迎候。

寇仲心中则矛盾得要命。

他上拔时留有馀力，凭其迅速换气改向的本领，几可肯定可追上开溜的崔纪秀，但却让下方这十多名敌人最强横的高手可放手对付欧阳倩的俚僚武士。那时他或能擒下崔纪秀，但欧阳倩说不定会输掉这一仗。确是鱼与熊掌难以得兼。

寇仲大喝一声，作出决定，镗开崔纪秀对他的诱惑，往下落去。

“嗖”！他身下其中一名敌人抖手发出十多粒铁弹子，以满天花雨的手法往他撒去，用心阴损至极。

寇仲那会放在心中，体内真气互换，硬是横移半丈，不但避过暗器，还一个翻身，长刀往其中一个强敌当头砍下去。

那人也是了得，虽事起突然，仍是临危不乱，仰腰坐步左右手两斧上迎，亦是杀气腾腾，威猛异常。

寇仲哈哈大笑，螺旋劲发，连续两刀，全力重劈对方左右大斧。

那人这一生都未尝过螺旋劲的独特滋味，不但虎口扭裂，经脉翻腾，还当场喷血，咕咚一声天旋地转，跌坐地下。

这两刀立时震慑著其他敌人，本来如虹的气势，顿时云散烟消。

寇仲著地后，大声道：“崔纪秀逃啦！你们都是替死鬼！”

这两句话含劲喝出，传遍整个战场。

正围攻寇仲的十多名敌方高手，人人露出疑惑神色，攻势顿挫。

寇仲见机不可失，井中月幻起一蓬刀芒，往其中一敌罩去，冷喝道：“谁能挡我‘少帅’寇仲三刀，我寇仲饶他一命。”

众敌乍闻寇仲之名，无不色变。

首当寇仲锋芒的敌人更是心胆俱寒，只觉全身在刀气中如入冰窖，肌肤刺痛欲裂，双目难睁，最糟是进退不得，无处可避，无路可逃，迫得只好挥剑格挡。

“当”！

强横无伦的刀气透剑而入，此人就那么连人带剑，给寇仲劈得横飞开去，竟活生生给震得七孔喷血，气绝毙命。

寇仲因他们令人发指的暴行，心中当然没有丝毫歉意，还杀机盈胸，刀化长虹，卷向敌人。

此时战场的形势已因寇仲的心理战术，变成一面倒的局面。崔军既见崔纪秀走得无影无踪，又闻寇仲之名而丧胆，人人无心恋战，四散逃命。

寇仲再杀两人后，才发觉本是声势汹汹的敌人已逃得一乾二净，心叫好险，假若这十多人同心合力，不顾生死的联手与他拚命，他纵能取胜，恐怕怎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环目一扫，局面全落在俚僚美女欧阳倩的控制干，心念一转，腾身而起，朝崔纪秀溜走的方向追去。

由岳山变为疤脸大侠的徐子陵，远吊在“河南狂士*郑石如”身后，沿著若不夜天的南市大街缓步而行。

街上行人虽远及不上中秋那晚的热闹，仍是非常挤拥，大部分看来该是从别处前来凑兴的人，还意犹未尽。

徐子陵此际心中另有盘算。

只要能知道郑石如向谁作报告，再一重一重的跟踪下去，说不定不到三更便可找到“天君”席应，免去陷身敌众我寡的劣局。如若一个对一个也奈何不到席应，只好怨自己技低运滞。否则不要说碰上棺棺或甚么元老级高手，只要加多个边不负，他就吃不完兜著走。

别的本领他不敢自夸，但对潜踪匿迹，追蹊暗随偷窥之道，却蛮有信心。至少以安隆这级数的魔门宗主，亦著他的道儿。

想到这里，连步子都轻快起来。

前方的郑石如消失不见，徐子陵忙加快脚步，“散花楼”三字赫然出现上方门匾处，往门内瞧去，只见花树掩映中，辉煌灯火里，郑石如在迎宾的大汉殷勤招待下，正步上一座富丽堂皇，门面非常讲究的建筑物的登堂石阶。登时记起郑石如曾向他提起过这所成都最著名的青楼，还说与长安的士林苑齐名，并称於世。

把门的壮汉都上上下下打量他，使他更是浑身不自在。

散花楼显是生意兴隆，一辆华丽的马车接踵而来，迫得徐子陵忙避到*旁让路，同时心中叫苦。

每趟到青楼去，从未试过有甚么好事发生，坏的却层出不穷。更大问题是跟进去恐也不会有作用，郑石如理当是来会他的朋友，自己这么摸进去，总不会那么巧给迎到他的邻房去。不过这样半途而废又心有不甘，横竖没甚么地方好去，就试试这一回的青楼运吧！想起寇仲，猛一咬牙，踏入院门。

把门的其中一名大汉伸手拦著，神态却是客气有礼，问道：“请问大爷有没有预订厢房？”

徐子陵愕然道：“没订厢房就不能来吗？”

另一大汉歉然道：“大爷见谅，佳节前后贵客最多，这几天所有厢房均被预订一空，客官可试试街西的另一间醉香窝，那处的姑娘相当不错。”

徐子陵大感尴尬，心想今趟的青楼运比之往更是不如，在门口已倒足霉头。

此时迎郑石如入楼的大汉回转头来，见到徐子陵，竟堆起满脸笑容作老朋友状亲切嚷道：“这位大爷不是侯公子的朋友吗？中秋晚小人曾见到大爷和侯公子被采棋小姐围看来打鼓跳舞呢！”

侯希白可能是在青楼最有地位的人，另两人立即变得无比热情，其中之一还抱怨道：“大爷该早说是侯公子的朋友嘛！侯公子连订十天的厢房，到现在尚未见人来。我们的清秀姑娘盼得心儿都焦枯哩！”

另一人道：“侯公子是否稍后才来？”

徐子陵啼笑皆非，只好硬著头皮道：“是的！他快来了。”

接待郑石如的汉子道：“小人杨基，大爷高姓大名。”

徐子陵记起侯希白提过的*刀疤客*弓辰春，顺口答道：“在下姓弓，名辰春。”连自己都觉得这名字怪不顺耳的。

杨基似乎没有他的感觉，欣然道：“弓爷请随小人来。”

既来之则安之，青楼运道也可以杏极泰来的，自我安慰一番后，徐子

陵随他举步。

假设崔纪秀是孤身一人逃走，那追上他的机会将微乎其微，幸好从沿途枝叶折断、路上足印等痕迹推断，最后随他离开的至少有十五至二十人。

寇仲一口气赶近两里路，到达一道小溪时，所有一路藉之追寻至此的线索完全失去。这是合乎情理的。

崔纪秀等初时是慌不择路，务求迅速离开险地，至抵达一个安全的距离时，为避过敌人的追蹊，自须动脑筋消除痕迹。

寇仲功聚双目，仔细观察。

小溪在疏落有致的树木间潺潺流过，由南而北，不问可知敌人改为涉水而行，所以对岸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问题是对方究竟是走往溪左还是溪右。

这好比跋锋寒教下追踪之法后的一次考验，能成功追到崔纪秀，他可算是满师了。

仔细察看入水前的足印，大部份清晰而明显地均有朝左的现象。这是人的本能反应，如果领头者下水后往左行，后面的跟随者自然往左望又或改鸟往左走，好紧跟在领路者之后。

寇仲欣然一笑，对自己的推断大感满意，正要往左追去，忽感有些儿不对劲，凝神沉思，接著心中一震，暗叫好险。

再研究岸旁遗痕，只见所有足印都落在岸旁泥地上，不但清楚，脚步还重得过了头，像怕别人看不见脚印的样子。

寇仲试著走上两步，只能留下几个浅得很多的足印。

至此那还不知是崔纪秀这坏鬼书生故布疑阵的狡计，立改朝右行，沿岸疾追。

杨基把徐子陵这“刀疤客”弓辰春在大堂处交给知客后，还落力的叮嘱说徐子陵是侯希白的好朋友，累得徐子陵在不好意思下，也要学寇仲般充阔，随手打赏。

身为知客的半老徐娘文姑领徐子陵穿过一道花径，抵达散花楼著名的主建筑物，那是一座三层高的木构楼房，规模宏大，雕梁画栋，非常讲究。

拾级登上三楼时，徐子陵装作随口问道：“郑石如兄不是刚来吗？是否文姑招呼他呢？”

文姑娘娇笑道：“弓爷原来亦是郑狂士的朋友，虽非奴家带引，但陈公子和白公子他们订的是风景最佳的东厢甲房，只和侯公子的东丙隔一间房，弓爷要不要先去打个招呼，到侯公子来时奴家才来唤弓爷。”

徐子陵暗呼够运，稍感“不虚此行”，随便找个理由推掉文姑的好意。

文姑笑道：“难怪弓爷能成为侯公子的知交。侯公子是从来不和其他公子哥儿打交道的，但对这里的姑娘却好得没有话说，又为她们作曲谱词，只要侯公子大驾在，谁不争看来侍侯他，这三天盼得她们苦透哩。”

徐子陵吓了一跳，加重语气道：“我不知侯兄会否爽约，在他来到前千万勿告诉别人，免致令侯兄的红颜知己白欢喜一场。”

文姑推开房门，花香扑面而来，只见对门的窗台摆满香桂花，宽广的厢房内左右靠墙处梅花闲竹的排满以杞梓木造的套几和太师椅，不但精雕细作，部件衔接得紧密无缝，有若独木雕成，椅背几面还嵌以大理石，线条清晰圆润，典雅秀丽，难怪能与上林苑并称当世，只是摆设的家具便见讲究。

墙上角落处均有字昼摆设作装饰，没有半丝俗气。

徐子陵来到放有一张古筝窗台旁的长几处，望往窗外，在月色灯火中，

城景尽收眼底，只见神祠佛寺、道里亭馆、间间巷市、楼观馆室、圃榭池沼，在高楼外纵横交错，心中不由浮起若有美妓对窗弹唱时，那旖旎动人、醉生梦死的青楼美景。

楼内楼外隐约传来丝竹弦乐之音，不但不觉喧闹，还似更添散花楼的深远宁和。

文姑来到他身后，低声道：“清秀小姐今晚虽难分身，但既是侯公子的朋友，奴家怎都有办法安排她来为弓爷唱上一曲，其他时间就教秋红侍侯弓爷吧！”

徐子陵暗中唤娘，忙道：“文姑不须知此周章，在下只为见侯兄才来此，一切待他来后再作安排，现在只需给在下美酒鲜果便成。”

文姑奇怪地瞪他两眼，才答应著退出房外，顺手为他掩上房门。

徐子陵松一口气，同时功聚双耳，窃听郑石如那边的动静。

寇仲沿溪追近里许，才再在溪岸找到敌踪，不但可肯定先前的推测正确，更多了几分追上敌人的把握。

崔纪秀溯溪北行这么远的距离，目的当然是针对他寇仲而设，纵使寇仲追对方向，在追出如此远的距离仍寻不到敌人上岸的痕迹，自然会怀疑自己是否作出错误的抉择。不过敌人涉水而行，速度当然远比不上走陆路，所以寇仲更有把握追上敌人。

在月色的洒照下，崔纪秀等人士岸时洒落的水珠在石面和树叶上闪闪生辉，幸好今夜没有雨雾，否则将失去这唯一的跟踪线索，皆因敌人纵跃上岸时，只以石头这些不会留下痕迹的物体落脚。

寇仲在找到三处敌人穿林而过弄折的树枝后，来到一片草原上，不远处山的起伏，地势荒凉。

他把功力精神全集中到鼻子处，立即嗅到残留在长草处衣服汗水一类的气味，心中大喜，暗忖猎狗追捕目标时常如自己现在的情况。更奇怪是残留的气味里隐带一丝香气，不由浮起崔纪秀带点娘儿味的外型，心想这坏鬼书生定有例如把衣服薰香一类的习惯。

心中叫好时，他脚下毫不停留的横过草原，来到一座小的的山脚下。

坡上竟出现两组微仅可察的脚印，往相反的方向延伸开去。

这处的沙泥质地松软，又无硬石可供踏脚借力，故敌人要采取分散逃走之计，这样崔纪秀只有一半机会被寇仲追上。

寇仲心中好笑，毫不犹豫的循香气追去，绕过山坡，登上另一山的时，隐见登的山路，虽因少人践踏致杂草滋蔓，但道路仍清晰可辨。

传入寇仲鼻内的气味更浓了，敌人显在不久前经此路登的。

寇仲脚步不停的直奔上山，到可望见山另一边的情况时，只见山下远远有条废弃的无人荒村，十多间破屋藏在林木之内。

就在此时，一声急促的惨呼从荒村处传来，惊碎了月夜的宁洽。

寇仲为之愕然，忙全速赶去。

第七章 神秘高人

由於两房之间还隔著另一间厢房，里面同样是闹哄哄的挤满风流客，要在这么多猜拳斗酒莺声燕语、丝竹琴弦声中寻找郑石如的声音，确非易事。

不过奇怪得很，在这充斥各类声音，由复杂多重的空间组成的声响天地中，当郑石如的声音响起，而徐子的专注力正集中搜索他的尊声时，其他声音立时模糊起来，而这狂士的话声顿然份外清晰，感觉奇特。

郑石如似在答别人的询问道：“那位老人家确是从别处远道来的，待会在下尚要出外打个转，回来再陪诸位喝酒听歌。”

立时有把女子的声音不依道：“郑公子今天第一趟来探望我们，我们怎都不会让你找藉口开溜的。”

其他男女一齐起哄，闹个不亦乐乎。

最后郑石如投降，答应听过所有姑娘各唱一曲后，始会离开，且必须於办事后赶回来。

门开。

徐子陵吓了一跳，知自己顾彼失此，竟听不到有人接近厢房的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俏婢送来美酒鲜果。

徐子陵充内行的出手打赏，待俏婢走后，在近窗的椅子坐下，举起婢子为他斟满的美酒，轻喝一口，心想今次的青楼之行并没有出岔子，不知是否和没有召姑娘陪伴有关。这个想法仍在脑海盘旋的当儿，足音趋近，到门外略一停步，然后敲门声响，娇美的女声响起道：“清秀特来拜会，向弓爷请安。”

徐子陵大吃一惊，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跳将起来，为她驭门。

门外俏生生站著个漂亮动人的女郎，傲气十足又不失风流文雅，由轮廓至身体的曲线，无不优美迷人，如丝细眉下一对明眸透出渴望的神色，但当然不是为徐子陵这“刀疤客”弓辰春所引发的。

她头扎彩布中冠，穿的衣服更是非常别致，宽大的罗袖从袖口卷齐到肘部，露出温柔而富弹性的小臂，长衫短裙，上衣无领，对襟不系扣，露出纹理丰富，色彩红艳的胸兜，衣边裙脚套有彩色布料的捆边，腰围花布造的长带子，使她纤腰看来更是不盈一握，再披上无袖坎肩，益显绰约多姿，该属蜀地某一少数民族的美女。

徐子陵开门时，她微露错愕神色，才挟著香风进入厢房，神色自若的把纤手挽上徐子的臂弯，娇笑道：“弓爷是否第一次上青楼呢？”

徐子陵给她拉得打个转，往左旁靠窗的太师椅走去，苦笑道：“大概可算是第一趟吧！”

姑娘是怎样看出来的？”

清秀把他“按”进椅子去，又温柔地为他添酒，微笑道：“惯到青楼的人都知道来这里是让奴家们好好侍候，但弓爷却像掉转过来似的。”

徐子陵疤脸下俊脸一热，清秀半边香躯半挨半坐的靠贴他腿侧，把美酒送到他唇边，在他拒之不及下喂他喝了一口，娇笑道：“弓爷勿要全责文姑，有关希白的事谁都不敢瞒奴家的。”

徐子陵对这飞来艳福大感吃不消，苦笑道：“侯兄来时见到我们这样子不太好吧？”

清秀发出银铃般的娇笑，风情万种的道：“奴家又不是希白的发妻，有甚么好顾忌呢？唔！弓爷的身体很年轻。”

徐子陵愕然道：“此话怎说。”

清秀凑到他耳旁柔声道：“不同年纪的人有不同的气味，弓爷看来虽年近四十，但气味却像年轻的小伙子，健康清香和充满生气，教奴家不想离开你。”

徐子陵心中微凛，暗忖假若自己扮岳山，这破绽岂非更明显？刚才他和郑石如在横巷说话时，一直运功收敛毛孔，否则恐怕已给郑石如这老江湖识破。

随口答道：“或者因为弓某人每天练武的关系吧！”

清秀仔细打量他的脸容，摇头道：“该与练武无关。奴家每天都接触到江湖中人，其中不少且是巴蜀或各地来的武林名家，可是从没有人有像弓爷身体的气味，弓爷自己当然察觉不得，但奴家嗅得一清二楚，初时还以为弓爷薰过香料，啊！奴家知道哩！是婴孩的气味！”

徐子陵虽为之啼笑皆非，亦想到身体的气味可能与《长生诀》有关，道佛两家的养生功均能令人返老还童，了空是最现成的好例子。

忽然记起郑石如，忙侧耳倾听。

清秀缓缓站起来，来到放置古筝的长几处面窗坐下；举起纤手拨桃筝弦，发出流水淙淙般的连申脆响，垂首轻轻道：“希白今晚是否会来？”

寇仲掠进村口，立时头皮发麻。

首先入目是一对脚挂在其中一屋的窗外，其他部份则垂进屋内去。

另一人则仰躺路上，死不闭眼，脸上残留著临死前的恐慌。最奇怪此人身上不见任何明显伤痕，只是口鼻渗出些许血丝，手上仍紧握刀子。

瞧两人的黑衣劲服，该是崔纪秀的手下无疑。

尸身前方有脚印往西方延展开去，旁边则是凌乱的足印痕。

寇仲脑海中重组刚发生的情况，应是崔纪秀等一行七八人，逃进村内时被人追上，崔纪秀等回身应战，却给来人一举杀掉二人，这来人还故意任被打怕了的崔纪秀等人有时间逃走，过程古怪至极点。

寇仲迅速移前，十多步外再发现一条尸身，竟仰躺在一间茅屋顶处，上身陷进快要坍塌的茅草内，情景诡异可怖。

连寇仲这么胆大包天，都寒气直冒，循著其中一组足印追去，转进村旁一片被废弃的荒田去，再见两具伏尸，都是全无表面伤痕，寇仲欲作较详细的检视时，东南方半里许处，传来一下激烈的金铁交鸣声。

寇仲无暇再理这些人因何丧命，全速赶往声音传来之处。

徐子陵把心神从郑石如那边暂收回来，不忍骗这大胆热情的美女，对他来说无论是大家闺秀又或青楼姑娘，都应受到尊重。遂坦然道：“照我看侯兄今晚是不会来的。”只是那不知是上截还是下截的《不死印卷》，便够侯希白头痛，那还有闲心闲情到这里寻风弄月。

“叮叮咚咚”！

清秀弹出一段箏音，每个音符迅快的跳跃，就似在最深黑的荒原燃起一枝接一枝的火把，在奇诡难明的寂寞中隐见潺潺流动的生机和希望。

箏音倏止。

清秀幽幽叹道：“这是希白谱的箏曲，离开成都这么久啦！回来后总不见人家，告诉他，清秀挂得他很苦哩！”

言罢黯然离开。

徐子陵在她掩上房门后，心头仍像被块重石压著。清秀对侯希白的懂

憬最终只会变为失望，不过有梦想和追求总比没有好。

以前在扬州一切都简单得多，就只是如何脱离言老大的魔爪去追求一种能为自己作主的生活方式。现在表面似乎得到了，但肩上的担子却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过去”本身已是最沉重的包袱。想起师妃暄，又想起石青璇，她们同样令他感到困惑。

忍不住举杯一饮而尽。

足音再起，房门“砰”一声打开，一团彩云挟著香风卷进房来，现出一位千娇百媚的美人儿。

徐子陵定睛一看，立感大大不妙。

寇仲从脚开始，仰首望往崔纪秀再无半点生机的脸容，脊椎间寒浸浸的。

崔纪秀的长剑断作两截，弃在草地上，人却给挂在树丫处，像先前的手下般，浑身不见伤痕。

寇仲虽不清楚崔纪秀有多高明，但他的身法该可臻高手之列，否则也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逃到这里来，且至少比手下挡格得对方一招。

寇仲目睹眼前的事实，才深切体会甚么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此人下手的时间更似含深意，就是在他即将追上敌人的一刻，先一步把四散的敌人逐一干掉，其狠辣迅速，寇仲自问办不到。

崔纪秀的佩剑是被这可怕的高手以利器硬生劈断，利器虽及体而止，但发出的无形气劲却宜侵敌体，震断崔纪秀的心脉。如此武功，确是骇人听闻。

寇仲摇摇头，暗呼厉害，这才离去。

来人正是川帮大当家范卓的美丽女儿范采琪，身上的彩服劲装益发衬得她像开屏的孔雀，脚踏小蛮靴，那晚的腰鼓被马刀代替，来到头皮发麻的徐子陵前方，一手叉腰，青春焕发的俏脸却是笑容可掬，美眸在长而翘起的睫毛下晶晶闪闪的，道：“原来是前晚丧父，今晚便来散花楼鬼混的姓弓家伙，侯希白那言而无信的骗徒滚到哪里去了？”

徐子陵才记起侯希白当晚为脱身计，许下到川帮总坛拜会她的诺言。不用说是老侯爽约。得不到另半截《不死卷》，侯希白恐怕连自己的名字都忘掉，那有闲情去敷衍这刁蛮女。

至此他深切体会到处处留情的烦恼，在侯希白或会甘之如饴，不过现在却要由他来承受。只好苦笑道：“小弟也在找他，范小姐请见谅。”

范采琪娇哼道：“你不是约他来这里风流吗？到此刻仍要说谎。”

徐子陵心悬郑石如那边的情况，只是苦无跋锋寒一心二用之术，叹道：“上趟小弟不是说谎，而是圆谎，范大小姐请明察。”

范采琪竟“噗哧”娇笑，退后几步在他对面的椅子坐下，手肘枕在扶手处，托起香腮，笑意盈盈的道：“你这人外貌虽吓人，但声音和说话都很好听，人家便将就点把你暂收为俘虏。除非侯小子自动现身，又或你把他交出来，否则不准你到任何地方去。”

趁她说话之际，徐子陵的注意力集中到郑石如那边去，刚好一曲唱罢，郑石如似要离开。徐子陵忙长身而起，尚未开口说话，范采琪掣出弯圆的马刀，割颈而来，威势十足，灵巧狠辣。

徐子陵一眼瞧出她刀法高明，自己在不能伤她的大前提下，想把她甩掉将大费周章。总不能边打边去追踪郑石如，此时甚至不能传出任何打斗的

声音。忙举手表示投降，坐回椅里。

范采琪的刀锋在他鼻尖前寸许处示威的划过，始退坐回先前的椅子上，得意洋洋道：“原来你的手脚这么差劲，乖乖的给我坐著。否则我就在你另一边的粗脸弄出另一道的疤痕来，奴家可不是说笑的。”

听著郑石如的足音逐渐远去，徐子陵只好大叹倒霉，原先还以为青楼运转，现在才知青楼霉运依然故我。

为今之计，只有待郑石如远去后，设法脱身，再作打算。

无奈的呆瞪著她。

范采琪忽又秀眉轻蹙，颠道：“瞪著人家干吗？我是生出来给你横看竖看的吗？”

徐子陵长身而起，油然道：“大小姐请恕弓某失陪。”

范采琪瞪大美目，正要动手，有人在门外嚷道：“侯公子信到。”

范采琪听得侯公子之名，立把徐子陵忘得一乾二净，雀跃道：“信在那里。*徐子陵暗忖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就那么和送信来的文姑擦身而过，扬长去也。

寇仲来到被烧成颓垣败瓦的村庄，战事早成过去，泊岸的三艘“贼船”亦已远遁，欧阳倩的僚属武士正在收拾残局。

他为免应酬，绕路回到小村，找到那间小茅屋，迳自爬上土坑躺下来。

避难的俚族村民仍未回来，他乐得一个人清清静静，但心中却思潮起伏。

究竟是谁杀死崔纪秀那批人？这没有露面的高手，手底之硬实可与祝玉妍比拟，最奇怪他似乎在向寇仲示威似的，抢先一步干掉崔纪秀等人，对寇仲则像不含敌意。

真想想不到会在这种荒僻的地方遇上如此怪异的事。

在南方，“天刀”宋缺之外谁人高明若此。

想著想著，寇仲酣然入睡。

刚踏出散花楼的外院，横里有人闪出来，一把扯著徐子陵笑道：“子陵兄你好！”

徐子陵苦笑道：“拜侯兄所赐，并不太好。你见到郑石如吗？”

侯希白歉然道：“他像怕被人跟踪似的，走得非常匆忙。来！此处太碍眼，若给那刁蛮女缠上，将更不妙。”

徐子陵随地往南转进一道小巷，再跃上瓦顶，逢屋过屋，片刻后来道一宏伟建筑物的瓦脊处，在明月斜照下，四周院墙内的林木均在地上拖出长长的影子。徐子陵奇道：“这不像一般人家，乌灯黑火的。”

侯希白露出古怪的神色，低声道：“连我都不知为何会带子陵兄到这里来。这是李家祠，自少我便爱在晚上到此处想事情，从没带任何人来过，或者是因我把你当作员正的朋友吧！”

徐子陵早把郑石如的事抛开，笑道：“你不用研究那半截的“干死印卷”吗？为何摸往散花楼去？”

侯希白坐到瓦脊处，又招呼徐子陵坐下，环目一扫李家祠外延伸往四面八方至城墙而止的点点灯火，苦笑道：“我正因差点想破脑袋，才到散花楼去嗅嗅女儿家的香气，希望得到些灵思。唉，小弟现在头痛得要命，所有句子只得下半截，似通非通，似明非明，但那确是石师的手笔。”

徐子陵沉吟道：“照残卷来看，令师的不死印法，是否以佛门的无上功

法，把补天和花间两种极端的心法统一起来呢？”

侯希白佩服道：“子陵兄非常高明，这猜测虽不中亦不远矣。假若补天和花间的心法是两个轮子，那佛门的心法就是把轮子连起的轮轴，如此车子才能移动。”

徐子陵皱眉道：“你不是说过花间和补天两派武功各走极端吗？以轮子作比喻似乎不太妥当，因为轮子无论在结构和性能上都没有任何分别。”

侯希白肃容道：“这是石师在卷内打的比喻，轮子本同，但因位置有异，可变成截然相反的东西。像生和死表面虽似相反，其实都由生命而来，只因一为始，一为终，才变成相反的事物。花间派专论生机，补天派则讲死气。但若能死中藏生，生中含死，两派便可统一，而关键处正是石师从佛家参详出来的法印。”

徐子陵听得头都大起来，开始有点明白碧秀心为何看得缩减寿元。抛开这问题不理道：“看来小弟都帮不上忙，侯兄也不可太勉强自己，我尚有事去办。”侯希白断然道：“当然该和郑石如有关。我是难辞责任，若子陵兄不让我帮手，我的心会很不舒服。”

徐子陵忙道：“侯兄有这心意已足够啦！侯兄还是...”侯希白截断他含笑道：“子陵兄如果推辞，就太不够朋友。徐子陵可以义无反顾的助侯希白夺取印卷，侯希白难道见你有事也袖手旁观吗？”

徐子陵苦笑道：“我想除掉“天君”席应，侯兄是否认为有可能呢？”

侯希白失声道：“甚么？”

第八章 与虎谋皮

徐子陵续道：“这事极可能有阴癸派的人参与，所以我绝不会与席应正面交锋，侯兄可以放心。”

侯希白苦笑道：“我怎会放心，席应一向排名在安隆之上，这次重返中原，摆明魔功大成，不惧宋缺，赶走大石寺的和尚更等若向宋缺公开溺战。

子陵你虽然非常高明，但坦白说比之安隆仍差一两筹，更不用说是去硬碰“天君”席应。”

徐子陵微笑道：“多谢侯兄关心，我自有分寸。侯兄若能比杨虚彦更快领悟出不死印法，便是帮我一个大忙。”

侯希白像听不到地说的话般，沉吟道：“席应和祝玉妍的关系一直非常疏远，为何阴癸派敢冒开罪宋缺之险，站在席应的一方？子陵是否弄错呢？”

徐子陵从没想过这问题，只觉魔门中人自然都是一个鼻孔出气，此时得侯希白提醒，心中一动道：“我们先来一个假设：如果林士宏是阴癸派的人，林士宏在现今的局势下，最高明的战略会是怎样？”

侯希白一震道：“当然是平定南方，攻占大江南北的城市，那时就算北方被其他势力统一，也可望形成南北对峙，各占半壁江山之局。”

徐子陵叹道：“现在我敢十有九成的肯定林士宏是阴癸派的人，若能透过席应诱杀宋缺，林士宏将可把魔爪伸往岭南，夺得宋家的财富资源后，更

可迅速扩展，趁人人只顾北上之际，在南方巩固势力。这正是阴癸派和席应合作的原因。否则何须如此劳师动众，派四大长老到这里来？”

侯希白点头道：“子陵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如若四大长老中有边不负在，说不定我们可找安隆帮手。”

徐子陵失声道：“安隆？”

侯希白道：“他两人因多年宿怨而势不两立，边不负创的“魔心连环”，名字正是针对安隆的“天心莲环”而改。若安隆不是顾忌祝玉妍，早就宰掉边不负。所以只要是对付边不负，安隆会忘掉其他一切事。哈！我只是顺口说说，子陵不要认真。”徐子陵道：“我不想找任何人帮手。”

侯希白正容再次截断他道：“就算席应自动送上门来，子陵怕亦没本事杀死他，所以我今次是义不容辞。子陵先告诉我，有甚么奇谋妙计可诱他现身呢？”

徐子陵心中犹豫，岳山的身份乃他的秘密，这样透露给侯希白知晓似乎不太妥当。但看他盛意拳拳的热心样子，又有点不忍断然拒绝，只好道：“我本想从郑石如身上追查阴癸派长老的行踪，但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一，不如我们约个时间明天碰头，交换消息，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如何？”

侯希白皱眉道：“郑石如和阴癸派是甚么关系？”

徐子陵低声道：“郑石如和阴癸派有纠缠不清的关系，详情请恕我不便说出来。”

侯希白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不再追问。说出见面时间地点后，疑惑的道：“子陵像要赶往某处的模样，是否有约会？”

徐子陵想起一事，不答反问道：“有没有尤鸟倦的消息。”

侯希白道：“这问题除我之外，恐怕没那个人能给你答案。他比你早些入城，前后该不超过两个时辰。本来我也不知是他，但因我一直在监视安隆，才猜到是他“倒行逆施”尤鸟倦。”

徐子陵心中恍然，难怪侯希白对安隆方面的事了如指掌，原来他一直在监视安隆的动静，幸好如此才救回曹应龙一命。问道：“尤鸟倦会在甚么地方？”心中同时想到若尤鸟倦不是内伤未愈，又站在安隆、杨虚彦的一方，侯希白怕未必能分到半截《不死印卷》。

侯希白道：“尤鸟倦藏身之处，包保连安隆都不晓得。不过他和安隆定会再碰头，子陵说不定可从安隆处找到他。”

顿了顿笑道：“是否须小弟引路？”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怎敢劳烦侯兄？只要侯兄告诉我何处可寻到安隆，我已不胜感激。”

侯希白苦笑道：“我不明白为何你总是拒绝我的帮忙？安隆刻下该躲在城北金马坊的别院静养，这是安隆的秘巢之一，我是因跟踪朱媚，始知有此处所。”

接著详细说出别院的位置地点。

徐子陵这才去了。

徐子陵穿上长袍，戴上岳山的面具，肯定没有破绽后，从瓦顶跃下，昂首阔步的朝安隆那幢四合院的外门走去，扣响门环。

这长袍是石青漩给他的岳山遗物。既可掩饰他和岳山身型的差异处，又因此乃岳山的招牌装束，更易使像安隆这类认识岳山的人入信。

从岳山的遗卷中，曾论述邪道八大高手的交往，除与祝玉妍和席应有

特别深刻的恩怨外，其他人顶多只是数面之绿，说过的话加起来也没多少句。

这情况对他假冒岳山当然有利无害。事实上岳山生前是个非常孤独寂寞的人，不爱说话。

“伊唉”！

院门拉开少许，一名老态龙钟的瘦矮老苍头眯眼讶道：“大爷找谁？”

徐子陵冷哼一声，探掌朝他脸门推去。

老头立时双目猛睁，骇然退后时，徐子陵跨过门槛，还顺手掩门，低喝道：“老夫岳山，安隆躲在甚么地方。”

矮老头闻岳山之名色变，尚未有机会开腔说话时，安隆的声音从东厢的方向传来道：“果然是老岳，有请！”

矮老头垂手退往一旁，徐子陵眼尾都不瞧他的昂然朝东厢跨步走去，笑道：“安胖子是否奇怪岳某人能寻到这里来呢？”

安隆不温不火的声音在东厢内应道：“这有甚么好奇怪的，假设你没死掉，当然会到成都来趁热闹；而到得成都来怎会不找我安胖子，这裏尚有你的一位老朋友，他刚告诉我，你曾助石青漩对付他哩！”

徐子陵心叫好险，在岳山的遗卷上，提到安隆时都称他为安胖子，但他仍不敢肯定昔日岳山是否以这名称唤安隆，现在则知敲对了。

东厢漆黑一片，当徐子陵进入厢厅，两对锐利的目光同时落在他脸上。

徐子陵若无其事的道：“这么巧！是甚么风把尤兄也吹到这里来呢？”
* 暗黑的厅堂内，除安隆外另一人赫然是“倒行逆施”尤鸟倦。

尤鸟倦怪笑道：“岳刀霸的声音为甚么变得这般沙哑难听，是否练“换日大法”时出了岔子，你的霸刀又到甚么地方去哩？那天我还不信是你，若非安胖子说你一直暗恋碧秀心，我怎都不会明白。”

徐子陵从容不迫的在两人对面靠窗的椅子大马金刀般坐下，冷然道：“老尤你是否对当日岳某人令你负伤一事仍念念不忘？照看你却没有甚么长进。还是祝妖妇高明，那天在洛阳只一眼便瞧出我弃刀不用，是因练成“换日大法”，至於我的声线为何改变，这问题最好由宋缺回答。”

安隆和尤鸟倦感同愕然。

前者皱眉道：“得老岳你亲口证实，我才敢相信传言，可是祝后她怎肯放过你呢？”

徐子陵仰天长笑道：“她没把握杀我，当然要放过我。难道她突发善心吗？终有一天我要教她深深后悔。”

徐子陵巧妙地借祝玉妍来证实岳山的身份。假若祝玉妍也认为他是岳山，外人有甚么好怀疑的。

尤鸟倦乃阴癸派死敌，闻言后神态大见缓和，点头不语。

安隆道：“我这几天一直恭候大驾，自闻知岳兄重现江湖，便知岳兄会因席应而赶来巴蜀，故早在各处城门留下暗记，现终盼到岳兄哩！”

徐子陵心叫好险，他本想好一大套说辞，以解释他为何能寻到这里来，幸好没说出来，照这么看，真岳山和安隆的关系相当密切。

尤鸟倦沉声道：“岳兄准备怎样对付席应？”

徐子陵不答反问道：“两位老兄可知祝妖妇和席应结成联盟？”

安隆和尤鸟倦同时一震。

尤鸟倦摇头道：“这是不可能的，席应和祝妖婆就像水和火，怎都混不起来。”

徐子陵冷笑道：“那只是以前的事，现时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遂衍生另一番局面，别忘尚有边不负在穿针引线。”

此时他说话的方式，均模仿岳山遗笔的遣辞用字。自信没有十足也有七、八成，除非是与岳山有深交的人，否则该觉似模似样。

安隆一呆道：“甚么目标？”双目涌起对边不负深刻的恨意。

徐子陵淡淡道：“当然是宋缺，难道还有别的人吗？”

安隆半信半疑的道：“祝后和宋缺一向河水不犯井水，怎会忽然为席应干这后果严重的事？”

徐子陵见尤鸟倦嘴角露出一丝阴恻恻的笑意，心中一动道：“老尤不要装蒜啦！不要告诉我你竟不知林士宏的出身来历。”

尤鸟倦狠狠道：“祝妖婆的诡计可瞒过任何人，却绝瞒不过我尤鸟倦。”

转向安隆道：“若我没有猜错，林士宏该是“云雨双修”辟守玄的得意弟子，我曾和林士宏交过手，自信不会看走眼。现在得岳兄点出来，更可肯定。”

徐子陵大感此行不虚，至少从魔门中人口里，证实林士宏的身份。

亦心叫侥幸，皆因尚是首次听到阴癸派有这么一号人物，若乱吹牛皮，必然露出马脚。

安隆露出震惊神色，好一会才向徐子陵道：“老岳你来找我安胖子，对我有甚么好处？”

徐子陵微笑道：“边不负是你的，席应是我的，如何？”

尤鸟倦沉声道：““霸刀”岳山从来都是单人匹马，为何今次却要找帮手？”

徐子陵缓缓道：“合则力强，分则力弱。安胖子乃石之轩的好兄弟，自然是阴妖妇的眼中刺，老尤则因圣帝舍利和祝妖妇结下解不开的深仇。不过就算你们不肯直接参与，岳某人绝不会怪责你们，只须把席应藏身处透露给岳某人就成。”

尤鸟倦颓然叹道：“问题不在我身上，而是安隆新近因事开罪了石之轩，自顾不暇，所以没有闲心去理会别的事情。”

只听他口气，便知尤鸟倦亦是来央安隆出手助他对付阴癸派的人，却被拒绝。

徐子陵当然不能告诉安隆在大石寺出手的乃师妃暄而非是石之轩，还要装作惊奇的追问详情。

安隆当然不会把经过说出来，皱眉道：“老尤不要夸大，事后我回想当时的情况，该是杯弓蛇影，不过那暗袭者的身手确是非常高明。我不想卷入此事的理由，皆因我现在和解晖关系恶劣，一个不好惹得祝后亲身来对付我，走得和尚走不了寺，多年辛苦经营会尽付东流，你们……”尤鸟倦不耐烦地截断他道：“缩起头来捱打岂是办法？现在有岳霸加入我们，更增胜算。谁不知岳山一言九鼎，从来不做背信弃诺的事？”

安隆大为意动，沉吟道：“我当然信得过老岳，但你尤鸟倦却从来不是守信诺讲义气的人，教我怎敢信你？”

尤鸟倦哑然失笑道：“原来如此。不过我好像从未骗过你安大爷，假若我立下魔门咒誓又如何？”

安隆摇头道：“仍未足够。”

徐子陵和尤鸟倦为之愕然以对。

安隆双目射出锐利的神色，迎上徐子陵的目光，一字一字缓缓道：“除非老岳你能证明你的“换日大法”，能胜过席应的“紫气天罗”，此事才有得商量。”

徐子陵心下恍然。

事实上安隆早公然开罪棺棺，与阴癸派的火拼已是离弦之箭，势在必发，偏是摆出要自善其身的幌子，只是要尤乌倦保证和他并肩作战到底，形成皇帝不急，急煞太监的情势。

而徐子陵这假岳山则是送上门来的好帮手，所以他才留下只有真岳山才明白的暗号，希望岳山会寻上门来。

此际梦想成员，安隆自然想进一步弄清楚重出江湖的岳山的利用价值有多大？安隆确是老奸巨猾！

徐子陵冷笑道：“我就坐在这里，接你老哥两招天心莲环看看吧！”

尤乌倦愕然道：“老岳你是说笑吧？即使换过是祝妖妇和石之轩，也不敢坐著来接安隆的天心连环。”

徐子陵则是有苦自己知，凭他领悟回来的罗汉手印，加上真言大师传的“九字真言手印”，至少有七、八成把握接得安隆的天心莲环。但如换了是正式动手，莲环配上莲步，他说不定会暴露出真正的身份，所以此险不能不田目。

心中发毛，脸上却露出充满自信的傲气，从容道：“不如此，怎显得岳某人的换日大法，绝不逊色於石之轩的不死印或祝妖妇的天魔功？”

他心知肚明安隆前晚因真元损耗，自下更非性命相搏，顶多只会发出一个起、两个止的天心莲环。凭他真气的疗伤奇效，纵使被创也可装作若无其事，然后迅速复原。

安隆亦露出难以相信的神色，半信半疑的道：“岳兄肯定要坐着来接吗？”

徐子陵仰天笑道：“来吧！岳某人何时有说过的话不算数呢？”

安隆从椅上弹起，喝道：“那么岳兄小心啦！”

脚踏奇步，肥手合拢如莲，刹那间推出三朵莲劲，分别袭向徐子陵左右肩井穴和面门。

热气漫空。

第九章 天君席应

这三朵莲劲连环发放，最怪异处是先发者缓，后发者速。当攻及徐子陵三处要穴时，恰好不分先后的同一时间印袭到他身上去。这么连催动劲气亦快慢由心，确达出神入化之境，令人为之叹服。

在莲劲尚未及体之前，炙热狠辣、凝聚精炼的真气早袭体而至，天罗地网般把徐子陵笼罩在内，其凌厉处，远超徐子陵的估计。

若给如此灼热和充满毁灭性的劲气侵体而入，所造成的破坏可以想见。

徐子陵此时悔之不及，在生与此的关口前，岳山遗卷上的换日大法，

真言大师的九字真言手印，至乎侯希白所说的生中藏死，死内含生的不死印法，这三种与佛门无上心法有关的印契，与出自前代圣僧鸠摩罗什的五百罗汉像，以电光石火的速度闪过脑际，浑成一体。

在呼吸之间，徐子陵两手结出连串印契，始於不动根本印、接著是大金刚轮印、内外狮子印、外缚内缚印、智拳、日轮、宝瓶。

每结一印，心中暗念真言，精神全集中其上，心息相依，意与神会，体内源自《长生诀》与和氏璧的先天真气随著印契於奇经八脉和三脉七轮中作不同方式集结，形成朵朵像盛开鲜花般的真气。

最后以不动金刚印作结，那亦是换日大法内的脱胎换骨，移日换月后凝固所得的总印契。

万念俱空。

徐子陵在无人无我的灵空里，像旁观者般感到自己无限地扩展，此时三朵莲劲同时印在他左右肩井和眉间轮处。

安隆和尤鸟倦骇然失色，那有人蠢得会不挡不格的硬受莲劲的？徐子陵脸往后仰，左右肩迅速耸摇。

先是脸上一阵火辣，连忙仰脸，接著莲劲被眉间轮生出的反击劲气，由立体变作扁平，再滑浪般沿脸门生起的气罩滑卸过去。

“蓬！蓬！”

另两朵莲劲被卸去大半后，仍馀灼热的劲气侵穴入脉，那种灼痛难当的感觉，令徐子陵差点惨叫。但当然不可如此窝囊，只好口吐真言，一字一字快速喝道：“练日大法！”

不动金刚印倏地转为内缚、外缚两印。

体内脉道真气交战，早严阵以待的真气对入侵的莲劲迎头痛击，把莲劲侵上内脏前破得一乾二净，但两边肩井的位置已是灼痛得麻木起来。

安隆和尤鸟倦看得目瞪口呆。

能把莲劲卸开，尤鸟倦自问可以办到，但必须靠掌劲或拳劲一类的功法，在及体之前施行，如此以脸门去迎挡，实匪夷所思。

而硬受莲劲，更是惊世骇俗的修为。

由於他们不知徐子陵的夏脸藏在假脸下，见他“脸不改容”的就捱过三朵莲劲，心中的惊骇，更不在话下。

事实上徐子陵是痛得脸青唇白，若安隆再来一朵莲劲，保证立毙当场。

安隆和尤鸟倦脸脸相睽后，前者颓然退后，坐回椅内，长叹道：“换日大法果是不同凡响。昔年岳兄曾和我提及大法修练上的难题，说无法明白天竺手印的真正作用，现在显已得其真谛，小弟由衷佩服。”

尤鸟倦眼中闪动著羡慕兼妒忌的光芒，接口叹道：“岳霸弃刀不用，功力却大胜从前，难怪连我都吃了大亏，安隆你今趟无话可说吧？”

安隆苦笑道：“还有甚么好说呢？”

语气中充满苦涩的味道。

徐子陵直至此刻才能开口说话，不用假装声音已是沙哑难听，深吸一口气，强忍著从逐渐复原的两边肩井穴传来的锥骨痛楚，缓缓道：“席应在那里？”

初更时份。

安隆掀起马车的布帘，指著对街灯火辉煌的散花楼，向徐子陵和尤鸟倦道：“这是成都的散花楼，边不负这家伙在今晚前曾来过两趟，都是指名

找花嫁姑娘，今晚他订下厢房，我们进去和他打个招呼如何？”

尤鸟倦皱眉道：“席应是否和他一道呢？”

安隆道：“上两次边不负都是一人来胡混，还留宿至天明。虽说席应以前最爱和边贼一起去胡天胡帝，可是在这宋缺随时会到巴蜀的时刻，席应怎敢去荒唐？”

尤鸟倦摇头道：“安胖子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紫气天罗霸道至极点，一个不好，会反噬其主。功法愈高愈需调和，就像我杀人后，总要到赌场调剂一下才成，不信可问老岳，谁比他更清楚“天君”席应？”

安隆邪笑道：“不是要找个相公来玩玩吧？”

尤鸟倦闻言淫笑不语。

徐子陵听得汗毛倒竖，又不得不强充在行，当然更怕说错话露出马脚，沉声道：“进去打个转不是甚么都清楚吗？”

安隆淡然道：“若只得边不负一人，老岳你打算怎办？”

徐子陵心中大骂，安隆这一招阴毒之极，假设他真是岳山，如此公然助他对付边不负，等若正式向阴癸派宣战。而能否干掉席应仍是未知之数，对冥岳山自是有害无利，只会泥足深陷，以后不得不站在安隆的一方。

不过对假岳山徐子陵来说，则是有利无害。当然他不可爽快答应，因为这绝非城府深沉的真岳山作风，冷哼道：“到时再随机应变，在你安胖子的天心莲环下，他的魔心连环只是个笑话，我和尤鸟儿保证不让其他人插手其中。”

尤鸟倦不悦道：“我最不欢喜被人唤作尤鸟儿，只有祝妖婆会这么叫我的。”

徐子陵怎知岳山遗卷士写的尤鸟儿，竟是创自祝玉妍，只好闭口。

安隆双目闪动残酷凶毒的邪芒，伸舌舐唇，像尝到边不负的鲜血般，缓缓道：“好！两位老哥给小弟押阵，二十多年的账，就在今晚来个总结算。”

接著向驱车策的老仆喝道：“到散花楼去！”

安隆第一个步下马车，文姑亲率两婢来迎，安老板前安老板后的奉承得无微不至。

安隆漫不经意地介绍过两人后，拉著文姑到一旁交头接耳一番，文姑领路前行，安隆则退到两人身旁，苦笑道：“席应真的来了！”

尤鸟倦立时色变。

他的满肚子坏水，尤过於安隆，只一心想拖岳山落水对付阴癸派，从没想过真的要席应作正面冲突。在邪道八大高手中，首推的当然是祝玉妍和石之轩，接著轮到“魔师”赵德言和“天君”席应，都是绝不好惹穷凶极恶的邪人。

刚才尤鸟倦虽强调席应会出现的可能性，但纯粹是为诬徐子陵这假岳山上钓入局。岂知误扛误撞下真的要碰上席应，刻下无法中途退出，惟有暗叹倒霉。

徐子陵亦不知该兴奋还是害怕，只看安隆的笑容和尤鸟倦的怯色，便知“天君”席应的威势。

而席应明知现时成都高手云集，仍公然的和边不负到青楼鬼混，可知他是有恃无恐，连解晖、师妃暄等亦不放在眼内。

自己会否是灯蛾扑火，不自量力？徐子陵硬著头皮道：“他在那间厢房？”

安隆道：“西厢二楼北端的丁房，我们则是隔两间的乙房，头房是川帮的范卓和巴盟的“猴王”奉振，丙房是几个成都著名家族的世家子弟，今晚真是热闹。”

尤鸟倦低声问道：“范卓和奉振知否另一端的是边不负和席应？”

安隆叹道：“你当我是他们肚里的蛔虫吗？”

安隆?徐子陵却心中暗骂，安隆根本早打定主意对付边不负，所以才能预订只隔一间的厢房，否则即管文姑卖他的面子临急的安排厢房，也不会这么巧只隔一间。

此时三人随文姑登上二楼，徐子陵把心一横道：“岳某人过去先和两位老朋友打个招呼。”

安隆和尤鸟倦都是魔门出身，自少过著刀头舐血的日子，事到临头，自然而然抛开一切顾虑，暗忖若能以雷霆万钧的方式一举击毙两人，实是非常理想。

安隆点头道：“最好诱他们到园内动手，那么旁人就很难有藉口干预，我们会为你押阵的。”

要知像散花楼这样名闻全国的青楼，如非由像“枪霸”范卓或“猴王”奉振那类武林大豪经营，亦必由他们照拂。假设徐子陵不顾及在厢房内陪侍姑娘的安危，就那么在房内动手，范卓和奉振等绝不会袖手旁观，更会因而结下梁子。事后徐子陵和尤鸟倦当然拍拍屁股溜之大吉，只苦了在巴蜀落地生根的安隆，平白多添两个分别领导川帮和巴盟的劲敌。倘再加上解晖，安隆还怎在巴蜀过活。

尤鸟倦乃老江湖，凑近安隆道：“你可否先和奉振等招呼一声，他们该不会对席应和边不负有甚好感的。”

安隆苦笑道：“只恨他们对我亦没有甚么好感。”

文姑刚推开房门，笑脸迎人的道：“三位大老板请进。”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越过文姑，朝北厢房大步走去。

文姑为之愕然时，给安隆搂挽著腰肢，拥进厢房内。

徐子陵功聚双耳，立把西厢四房的声息尽收耳内，认得的只有边不负的淫笑声，说不紧张就是假的。

前晚他拒绝师妃暄的帮忙，断然决定单枪匹马的去收拾席应，实有点意气用事。不过想起跋锋寒挑战曲曲做的豪情壮气，又心中释然。如不将自己放在那种九死一生的环境，如何能作出武道上的突破。

徐子陵在北房门立定，尚未敲门，一把柔和悦耳，低沉动听的男声从房内传出道：“是那一位朋友来哩？”

房内倏地静至落针可闻，显得邻房更是喧闹热烈。

徐子陵心中一凛。

他一路走来，肯定没有发出任何声息，但仍给这该是席应的人生出感应，只此当可知席应的武功是如何高明。

正要推门，房门自动张开，迎接他的是一对邪芒闪烁的凌厉眼神。

席应一身青衣，作文士打扮，硕长高瘦，表面看去一派文质彬彬，举止文雅，白哲清瘦的脸上挂著微笑，丝毫不因“岳山”的出现而动容。不知情的人会把当作一个文弱的中年书生，但只要看清楚他浓密的眉毛下那对份外引人注目的眼睛，便可发觉内中透出邪恶和残酷的凌厉光芒，眸珠更带一圈紫芒，诡异可怕。

边不负坐在另一旁，两人各拥一女坐在腿上，正调笑戏玩。

徐子陵目光扫过边不负，再回到席应脸上去，负手冷笑道：“席应你还未死吗？”

两女初时还以为席边两人员的有朋友来访，脸上笑意盈盈，到看清楚“岳山”的尊容和阴冷的神色，听他充满挑战意味的说话，始知不安，吓得噤若寒蝉，花容失色。

霎时邻房喧闹声止，显是发觉这边的异样的情况，安隆的厢房当然不发出声音，接著连奉振和范卓两人都停止交谈。整个西厢立时弥漫著不寻常的气氛。

霎时席应从容笑道：“老岳你不是约小弟三更才见面的吗？这么来扰小弟的兴头，是否连多活两个时辰都感到不耐烦？”

霎时徐子陵油然踏进房内，笔直走到席应左旁的大窗前，迎著拂来充满秋意的晚风，凝望下方遍植花草的宽敞林园，微笑道：“岳某人非是不耐烦，而是想得你太苦。自四十年前陇西一别，一直没机会和席兄叙旧，今番重逢，只盼席兄的紫气天罗不会令岳某人失望，否则岳某人的换日大法就是白练哩！”

边不负摇头笑道：“岳老儿你纵使练就换日大法，仍是死性不改，只爱大言不渐。谁都知道换日大法乃天竺旁门左道的小玩意，或能治好你的伤势，但因与你一向走的路子迥然有异，只会令你功力大幅减退。若非掌门师姊看破此点，怎容你生离洛阳。”

席应好整以暇的轻拍腿上女郎丰臀，示意她离开，才伸展筋骨的笑道：“念在岳山你一片苦心，今晚让我送你上路，好去和妻儿会面。”

徐子陵仰望夜空，心中涌起感同身受全为岳山而来的义愤，仅馀的一点畏怯消失得无影无踪。

岳山论年纪比席应大上十多年，成名时席应尚是刚出道。席应因本门和岳山的一些小怨，登门溺战，仅以一招之差落败，含恨下竟趁岳山不在以凶残手段尽杀其家人，由此种下深仇。

深吸一口气，徐子陵缓缓道：“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让岳某人看看练至紫瞳火睛的天罗魔功，究竟能否保住你两人的小命。”

席应和边不负尚未有机会反唇相稽，南端厢房传来沉雄的声音道：“不才川帮范卓，请问那边说话的是否岳霸主岳山和“天君”席应贤兄？”

另一声音接下去道：“另一位朋友如奉振没有猜错，该是边不负边兄吧！大驾光临成都，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也好让我们稍尽地主之谊。”

范卓奉振，均是在巴蜀武林八面威风响当当的名字，但对席应和边不负这种名震天下的魔门高手，在巴蜀除解晖外，谁都不被放在心上，只是互视一笑，露出不屑神色。

徐子陵答道：“两位猜得不错，恕岳山无礼，今晚乃料理私人恩怨，两位请置身事外，岳某人会非常感激。”

席应冷哂道：“岳老头你何时变得这么客气有礼哩！”

范卓的声音冷笑道：“岳霸主请放心，巴蜀武林这点耐性仍是有的。”

安隆的声音响起道：“席兄边兄你们好，小弟安隆衷心问安。”

边不负脸容不改的哈哈笑道：“原来安隆大哥也来趁热闹，想亲眼目睹一代刀霸岳老儿的悲惨下场。我还以为你缩在你那肥壳里，一声不吭的做其缩头乌龟呢。”

尤乌倦既缓且慢、阴声细气的招牌声音回应道：“边兄是死性不改才真，岳兄今次重出江湖，怎会毫无分寸把握，谁是大言不惭，动手便知。

哈！边兄不但可怜，更是可笑。”

席应双目紫芒大盛，边不负却首次露出凝重神色，推开怀中吓得浑身抖颤的俏女郎，向席应打个眼色。

席应微一点头，往只隔一几一椅，面向窗外的岳山瞧去，淡淡道：“岳兄要在甚么地方动手？”

徐子陵仰天长笑，穿窗而出，落在散花楼西园一片青草地上，从容道：“席兄请！”

第十章 重振声威

“天君”席应跃到草地上，徐子陵才知席应身段极高，比他尚要高出寸许，且气势迫人，两腿撑地，颇有山亭岳峙的威猛雄姿，再无丝毫文弱书生之状。

他站的神姿非常奇特，就算稳立如山之际，也好像会随时飘移往某一位置。

在岳山的遗卷中，曾详细论及席应的魔门奇技紫气天罗，否则徐子陵不会知道当此魔功大成时，会有紫瞳火睛的现象。

紫气指的非是真气的颜色，而是施功时皮肤的色素，故以紫气称之。紫气天罗最厉害处，就是当行功最盛时，发功者能在敌人置身之四方像织布般布下层层气网，缚得对手像落网的鱼儿般，难逃一死。

假若席应真能练至随意布网的大成境界，那他将是近三百年来首位练成紫气天罗的人。

岳山虽在遗卷内虚拟出种种攻破紫气天罗的方法，但连他自己都没信心可以成功；何况他与席应交手时，席应的紫气天罗尚未成气候。

他在打量席应，席应亦在仔细观察他，绕著他行行停停，无限地增添其威胁性和压力。

徐子陵根本不怕席应在背后出手，凭他灵敏的感觉，会立生感应，作出反击。

西厢四房向著这面的窗均人影绰绰，不肯错过这场江湖上顶尖高手的生死决战。

绕了两个圈后，席应傲然在岳山对面立定，嘴角逸出一丝不屑的笑意，双目紫芒大盛，语气却出奇的平和，摇头叹道：“自席某紫气天罗大成后，能被我认为对手者，实屈指可数。但纵使席某知道岳兄仍在人世，岳兄尚未够资格列身其中。不过有像岳兄这样的人物送上门来给席某试招，席某还是非常感激。”

徐子陵从他眼露紫气，更可肯定他的内功与祝玉妍的天魔大法同源而异。天魔功运行时，会生出空间凹陷的现象。但席应的紫气天罗正好相反，以席应为中心产生出膨胀波动的气劲，就像空间在不断扩展似的。

事实上席应那两个圈子绕得极有学问，一方面在试探对方的虚实破绽，另一方则挑引他出手，岂知徐子陵虽没手捏印契，实质体内真气已结成大金轮印，稳如泰山，虽不攻不守，却是不露丝毫破绽。

徐子陵闻言哑然笑道：“席兄你的狂妄自大，仍是依然故我，你接过这一招才再表示感激吧！”

在楼上众人期待下，徐子陵缓缓举手，五指先是箕张，再缓缓拢指合拳，霎时生出气凝河岳般的狂扬。

如此功夫，不要说见所未见，连听都未听过。

席应首次露出凝重的神色。

只有他才明白对手每一下动作都是针对他紫氦天罗而发的奇招。

他刚才大言不惭的直指岳山没资格作他的对手，非因狂妄自大，而是要故意激一向性格暴戾的岳山出手，那就会掉中他的陷阱。

紫气天罗或者可用一个以气织成的蜘蛛网去比拟，任何猎物撞到网上，愈挣扎愈缠得紧，诡异邪恶至极点。

假若对手率先抢攻，席应会诱对方放手狂攻，然后再吐出丝劲，以柔制刚，宜至对方缚手缚脚，有力难施时，才一举毙敌。

怎知这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岳山有若看破他居心般，来一招似攻非攻，似守非守，看来毫无作用的奇招，反令他完全失去预算，一时不知该如何应付，只好静待其变。

徐子陵嘴角逸出一丝笑意，忽然大喝一声：“著！”

拳头合拢。

真气如流水般经过体内脉穴的千川百河，汇成洪流，虽没有出拳作势，但庞大凌厉的劲气竟透拳而去，重重击在席应无形有实的天罗气网最强大的一点上，准确得敦席应大吃一惊。

楼上各人无不瞧得目瞪口呆，谁都猜不到徐子陵可如此运劲发功，整个人就若投石机般把真气形成的万斤巨石发出去。

“蓬”！

劲气交击。

席应浑身剧震，横移一步。

徐子陵只是上身微晃，并非因功力胜过席应，而是在於集中和分散，拳劲与网劲的分别，故占尽上风。

席应终於色变，知道让徐子陵这么发招下去，最后他只会陷进一面倒的挨打局面。

厉啸一声，席应脚踩奇步，脸泛紫气，飘移不定的几个假身后，抢往徐子陵左侧，左手疾劈，看似平平无奇，可是楼上众人无不感到他的掌劲之凌厉大有三军辟易，无可抗御之势，不论谁人首当其锋，只有暂且退避一途。

更令人震骇的事发生在徐子陵身上，只见他竟闭上眼睛，应掌横移侧身，若能先知先觉般二掌竖合，十指作出精奥无伦的动作，鲜花绽放般丝毫不让的先一步迎上席应惊天动地的劈掌。

就在天君席应避拳横移的刹那，徐子陵清楚把握到席应整个天罗气网的移动和重心的移转，遂索性闭上眼睛，不为其步法所惑，硬拚他这凌厉无匹的招数。

“轰”！

席应闷哼一声，往后飞退，一副惟恐徐子陵趁势追击的神态。

徐子陵仍只是上身往后一晃，便回复稳如泰山的姿势，同时心中大定。

刚才他用的是*九字真言手印*中内缚和外缚两印，先把席应的劲气照单全收，透指卸解发散，再狠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射刺在席应罩体而来的天罗气网上，即使以席应的高明，也只有立刻撤走的唯一选择。

席应退后寻丈方停止下来，双目凶光闪闪，冷然道：“这算是甚么鬼门道？”

徐子陵微笑道：“紫气天罗不外如是。假设席应你技止於此，那明年今日此刻就是你的忌辰。”

大喝一声，隔空一拳击出。

楼上人人鸦雀无声，皆因宜至此时，仍无法分清楚那一方占到上风。

席应见徐子陵出拳强攻，不惊反喜，两手高举，如大鹏展翅，十指伸张，再迅速合抱，盘在胸前，同时探步趋前，迎往徐子陵大有无坚不摧之势的拳风，招数怪异非常。

徐子陵长笑道：“你中计啦！”

猛又收拳，拳化为掌，掌化为施无畏印。

劲气以螺旋的方式往掌心回收，形成一个类似天魔功的空间凹陷。

这招是向棺棺偷师学来的，那晚在大石寺，棺棺凭一个天魔劲场，不但令杨虚彦不敢进犯，更乘势追击安隆，杀得他惶惶逃命。但若非在栈道时，姐姐透过他的经脉向尤乌倦施功，他亦不能把握其中的奥妙。

现在凭旋劲造成的真劲力场，虽然比之天魔大法的千变万化，邪诡精奇要逊上几筹，却是恰到好处的对症下药，刚好克制席应的全力一击。

席应正施展紫气天罗，利用两手织出以千百计游丝交错组成的天罗气网，再往对方“撤”过去。这张无形的网不单可抵御敌手的拳风掌劲，且收发由心，可随时改变形状。当他两手盘抱聚劲时，天罗收束为车轮般大小的气劲，打横往徐子陵割去，正期待可割破他的拳劲，予徐子陵重重一击，蓦地天罗气劲变得虚不著力，最令他大吃一惊的是气轮竟不能保持原状，被对方掌印生出的强大旋转吸劲，扯得由椭圆变为长条形，往对方掌心倾泻过去。

席应魂飞魄散下，连忙收功，比上次退得更为狼狈。

徐子陵暗呼好险，假若席应不是误会他在施展天魔功，仍是原式不变的和硬拚一掌，凭他现在比自己至少胜上一筹的魔功，而自己又不能像棺棺般随心所欲的吸劲借劲，多少要吃个大亏。

幸好席应非常合作，不进返退，那还肯错过良机，长笑一声，如影附形的往席应追杀过去。

旁观的人都看得不明所以，但谁都可瞧出席应是无功而退，失去主动。

“蓬”！

席应终是魔门宗师，退出丈许远近后回掠过来，侧击徐子陵，双方各以精奥手法硬拚一招。

两人倏地分开，再成对峙之局。

观者仍有呼吸困难的紧张情况，皆因两人衣袂拂扬，均是全力摧发劲气，准备下一次石破天惊的攻势。

席应厉喝道：“岳兄刚才用的恐非换日大法吧？”

徐子陵冷笑道：“究竟是何功何法，请恕岳某人不便透露，请问席兄现在尚有多少成胜算？”

上面的安隆大笑道：“老席你不用破例说真话啊！”

尤鸟倦则发出一声嘲弄的怪笑。

这样的战果，实大出他两人料外。

徐子陵则心叫侥幸，若非刚才凭模拟出来的天魔力场冒险成功，自下会是另一番局面。

席应不怒反笑，两掌穿花蝴蝶般幻起漫空掌影，随著前踏的步法，铺天盖地的往徐子陵攻去，游丝劲气，笼罩方圆两丈的空间，威霸至极点。他全身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肤隐透紫气，更使人感到他天罗魔功的诡异神奇。

虽是在对方惊涛骇浪的全力进攻下，手结不动金刚印的徐子陵心神逼透灵动若井中水月，丝毫不为敌手所动。

就在数缕游丝劲气袭体的一刻，他迅速横移，朝虚空运续劈出三掌，击出一拳。

无论席应想象力如何丰富，也从未想过徐子陵会以这种手法应付他的紫气天罗。

天罗劲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游丝真气可以 绕的方式从任何角度袭向敌人，徐子陵的三掌看似劈在全无关系的虚空处，实际上却把他三股游丝劲切断，最后那拳则重轰在他掌势最强处，封死他所有后著。

席应发觉再无法了解眼前这“老朋友”的造诣深浅，以前岳山从来没有这类充满创意，天马行空般的即兴招数。

* 蓬 * !

螺旋劲发，由慢而快的宜钻进席应经脉去，这一著更是大出席应意料之外，登时被徐子陵破开因催发天罗劲气而难以集中防守的掌劲，五脏立受重伤。

在众人一瞬不瞬的瞪目注视下，席应踉跄跌退，威风尽失。

徐子陵暗叫好险，他已把压箱本领，浑身解数全搬出来对付席应，欺的是对方只知岳山而不知有他徐子陵。

先是“真言手印”，接著是模拟的“天魔大法”、“奕剑术”，到最后寸以看门口的《长生诀》与和氏璧螺旋奇劲一招克敌，若席应仍能像适才般化解，就轮到 he 捱揍。

此际当然是另一回事，精神大振下，徐子陵全面抢攻，一时拳劲掌风弥漫全场，失去先机的席应落在下风守势，不但无法展开天罗气网，还要千方百计保著小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被动的抵挡徐子陵似拙实巧，不著痕迹、充满先知先觉霸气的狂攻猛击。

观者无不动容。

劲气交击之声响个不绝，更添此战风云险恶的形势，两道人影此进彼退，鏖战不休，人人都有看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近身搏斗下，两人是以快打快，见招拆招，在这样的情况下，席应更是吃亏。

问题在徐子陵的招数根本是毫无章法，举手投足，均是随手拈来，针对形势的创作，兼且真气变化多端，打得席应发挥不出紫气天罗五成的威力，无法扳转败局。

“轰”！

两人四掌交击，各自退后，凌厉的眼神却彼此紧锁不放。

边不负还以为席应抢回主动，大喝一声“好”。

徐子陵已从容笑道：“换日大法滋味如何呢？”

席应胸口忽地剧烈起伏，狠狠道：“你不……”徐子陵怎容他说出“你不是岳山”整句话，手结大日轮印，惊人的气劲排空切去，及时截断席应吐至唇边的下半句话。

席应厉吼一声，拚死力抗。

“砰”！

人影倏分。

徐子陵挺立原地，稳如山岳。

席应却像喝醉酒般满脸赤红，往后跌退打转，眼力高明者都瞧出他致命之伤，是给徐子陵重踢在小腹的一脚。

“砰”！

另一下响音从上传来，边不负破窗而出，就这样往院墙方向落荒逃去，安隆和尤鸟倦怎肯放过他，穿窗疾射而出，往他投去。

徐子陵一对虎目仍还叮在席应身上，丝毫不敢放松，立刻运气疗治自己体内说轻不轻的伤势。

这近乎没可能的事，终在千辛万苦干完成。

风声骤响，两道人影跃落国内，把席应所有逃路封死，显是怕他仍有力徐子陵没有转身，淡淡道：“奉盟主有何指教。”

奉振来到他旁，微笑道：“岳老客气！小弟只想知道岳老是否仍会在成都盘桓两天，若是如此，可否赏脸让小弟和范兄略尽地主之谊。”

徐子陵淡淡道：“两位好意岳某人心领啦！只是本人一向不善应酬，且另有要事，请恕失陪。”

言罢逾墙而去。

第十一章 三峡之游

天明时份，避难的村民陆续回来，见到村庄安然无恙，均是兴高采烈。

那俚族小姑娘透窗看到寇仲好梦正酣，也干扰他，任他留驻梦乡。

寇仲本醒转过来，乐得在茅屋内清静自在，正思索昨夜杀死崔纪秀等人的高手是何方神圣之际，屋外一阵骚乱。

寇仲吓了一跳，提刀冲出，只见众人又开始逃亡，大惑不解，那小姑娘一脸惶恐的边随村民撤往山区，边嚷道：“贼船又来哩！”摸不著头脑之际，村民逃得一个不剩。

寇仲暗忖难道是崔纪秀的援军来犯，照理欧阳倩的俚僚战士*仍在邻村，绝不会让林士宏的贼兵得逞，顺步往沙滩方向走去。

穿过一片树林，大海在前方漫天阳光下无限扩展，果然见有一艘船沿岸巡弋。

寇仲定神一看，怪叫一声，宜扑往沙滩去，同时发出长啸声。

赫然是天志的改装战船。

当寇仲跃上甲板时，卜天志拥他一个结实，其他人团团围著两人，欢声雷动。

寇仲大笑道：“你们没事吧？”

众人齐声应道：“没事。”

天志抓著他肩头，呵呵笑道：“虽明知那些高丽人奈何不了少帅，仍敦我们担心足两天两夜。”

寇仲笑道：“这叫天助我也，若非那场来得及时的风暴，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现在金正宗那艘楼船至少变成半死的鹿，愿海神爷爷保佑他们。”

各人纵声狂笑，气氛炽烈。

寇仲振臂高呼道：“弟兄们！我们立即开赴岭南。”

众人轰然应诺。

徐子陵醒转过来，原来早日上三竿。经过整整四个时辰的调息，因席应而来的内伤已不翼而飞，心中一阵感触。

自离开扬州开始亡命天涯的日子，他和寇仲从两个籍籍无名的小子，到合力刺杀任少名，崭露头角，至乎现在独力在决斗中使名列邪道八大高手之一的“天君”席应饮恨断魂，其中的离奇曲折，多采多姿，恐怕十天十夜都说不完，更难以尽述。

昨夜在席应的压力下，他把所有功法融汇贯通，尤其最后的近身搏斗，起始的时候，交替使出李靖传的血战十式、屠叔谋的截脉手法、真言手印、又自创奇招，到战至酣畅时，所有招数融浑为一，意到手到，那种畅快愉快的感觉，动人至极。这无比顽强的对手，令他在武道的修行上，跨出重要的*大步。

忽然记起侯希白的约会，忙脱下岳山的面具，收起长袍，摇身变成“疤脸客”弓辰春，离开藏身的人家后院，往约定在下莲池街的酒楼寻去。

来成都过中秋的商旅游人，大多仍未离去，所以城内特别兴旺。若说洛阳是汉胡杂处的城郡，成都就是汉人和众多巴蜀各少数民族交易往来的中心，充满不同民族的风情和特色，为成都平添活泼的生机和气氛。

藏在疤脸下的徐子陵吸引力显然大幅下降，不过由於高昂挺拔的优美身型，间中也会惹来几个媚眼儿。

但徐子陵的心神只放在立即离境的思量上，赴过侯希白的约会后，他决定立即离川，然后让这几天发生的事成为日渐遥远的过去。

石青璇的似有情却无情，对他做成很大的伤害。当有压力和威胁时，他可以抛开不去想她，可是像现在心闲无事的当儿，难免触景生情，甚至怕自己会按捺不住再去寻她，可怜兮兮的看看是否会有转机。

石青璇不像师妃暄般自开始打正旗号不涉足男女之情，而今他最动心一刻，就是初抵成都时在灯下的惊鸿一瞥，那惊艳的感觉，至今仍萦绕心头。

他不想再被男女之情困扰，唯一方法就是尽快远离。

成都内有多条街道均是以河湖桥梁来命名，像他这刻走的下莲池街，还有适才途经的王家塘街、青石桥街、拱背桥街、王带桥街等等，到得街上市，会知道不久后就会跨过那同名的桥子，是很有趣的感觉。

目的地在望时，侯希白的声音从一道小巷传来道：“弓兄这边来！”

徐子陵循声入巷，见侯希白春风满脸样子，讶道：“侯兄是否在不死印法方面有突破呢？”

侯希白亲热地挽著他臂弯，往小巷另一端走过去道：“可以这么说，昨晚小弟见到妃暄，倾谈整个时辰，获益良多，心情当然不会差到那里去。”

徐子陵暗忖原来如此，看来师妃暄确对他相当不错，微笑道：“那夏要

恭喜侯兄，我们不是约好在楼内见面吗？”

侯希白眉头大皱道：“小弟给范采琪那刁蛮女缠得差点没命，绝不能在公众地方露面，子陵可知席应死了？”

徐子陵装模作样的失声道：“甚么？”

侯希白长长吁出一口气道：“这可能是近年来武林最轰动的大事，重出江湖的“霸刀”岳山，昨夜在安隆和尤鸟倦的押阵下，破去席应的紫气天罗，当场击毙席应，据目击者所言岳山的换日大法当得上神乎其技这形容，不用动刀子便收拾了不可一世的席应。子陵再不用为席应伤脑筋啦！”

以徐子陵的淡泊，亦听得心中自豪，表面当然装模作样，不露痕迹，还反覆询问，最后乘机道：“小弟在成都诸事已了，想立即离开，异日有缘，再和侯兄喝酒谈天。”

侯希白愕然道：“子陵为何急著要走的样子，也不差这么一天半日吧？难得无事一身轻，不如让小弟带路往西郊的淙花溪一游，留下片美丽的回忆再走不遂。”

徐子陵摇头道：“我急著要走是因约了寇仲”侯希白截断他潇洒然笑道：“既然子陵坚持，那小弟就送你一程，你入川经由盘山栈道，离川何不改由三峡，小弟自会安排一切。”

徐子陵为之心动，大自然的美景比之甚么其他东西对他更具吸引力，当然点头答应。

黄昏时份，帆船遇到一阵长风，速度倍增，横渡南海。

卜天志来到挺立船首的寇仲旁道：“右边远处的陆岸是合浦郡，左边的大岛就是珠崖郡，也是南海派的大本营。”

寇仲欣然道：“难怪有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又说耳闻不如目见，无论先前你们怎样去形容岭南的风光景色，都及不上现在的一目了然。

嘿！那种高达五丈的树叫甚么树？形状很古怪。”

天志答道：“那是椰树，是珠崖特产，四季常绿，且周身是宝，树干可用来建屋，果实肉丰汁多，果壳更可供制作各种器皿，甚或抗御海风。”

寇仲远眺过去，只见椰树密密麻麻的排满岛岸，树影婆娑，一片浓绿，迎风沙沙作响，与海涛拍岸的音韵互相应和，在黄昏的光线下几疑是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靠岸处十多艘渔舟正扬帆回航，只看重甸甸入水颇深的船身，便知是满载而归。

荡漾清澈的海水中隐见千姿万状，色彩缤纷的珊瑚礁，寇仲暗忖若非急著赶路，潜下去寻幽探胜必有无穷乐趣。

有感而发轻叹道：“看来仍是陵少比我聪明，天地间那么多好地方，怎都游历不完，这么辛苦去打天下干吗？”

卜天志以过来人的资格笑道：“有时志叔也会像你般生出倦怠之心，但转眼又忘得一乾二净。人是需要玩乐和休息的，少帅太累啦！”

寇仲尴尬道：“我只是随口说说！南海派我只记得一个晃公错，掌门的好像是个年青有为的人，叫甚么呢？”

卜天志道：“是梅洵，今年该是二十七、八岁的年纪，擅使金枪，乃岭南新一代最著名的高手，排名仅次于宋师道，但武功却绝不下於宋师道，只因宋缺威名太盛，连带宋师道也给看高一线。”

寇仲好奇的问道：“南海派和宋家因何交恶？”

卜天志道：“这叫一山难藏两虎，南海派对沿海的郡城尚有点影响力，深入点便是宋家的天下，你说南海派怎肯服气。”

寇仲大感兴趣道：“以宋缺的不可一世，为何不寻上珠崖，打到晃老头跪地求饶，那不是甚么都解决了吗？”

天志哑然失笑道：“少帅说这些话时，只像个天真的大孩子。击败晃公错，对宋缺或非困难，可是却会与南海派成为势不两立的死敌，於双方均无好处，所以还是和平相处上算点。”

寇仲道：“今晚我在那里上岸？”

天志道：“两个时辰后，我们会驶进钦江，少帅可在遵化登岸，北行抵郁水，渡水后就是郁林郡，宋家山城就在郁林城西郊处，我已预备好详细的路线图，少帅可毫无困难寻到宋三小姐的。”

寇仲失笑道：“连志叔也来耍我哩！”

徐子陵独坐客栈饭堂一角喝茶休息时，侯希白轻轻松松的回来，坐下欣然道：“幸不辱命，近日因下游形势紧张，客船商旅均不愿去，还好小弟尚有点面子，找上最吃得开的乌江帮，现在只有他们经营的客运船不受政治形势的影响，晚膳后小弟送子陵登船。”

徐子陵沉吟道：“是否因萧铣和朱桀交战正烈？”

侯希白叹道：“大概是如此吧！你该比我更清楚，三天前双方在巴东附近的江上打过一场硬仗，朱桀的水师全军覆没，萧铣方面亦损失颇重。”

徐子陵暗忖萧铣方面的战船很可能由云玉真指挥的，想起这个女人，心中一阵烦厌，且自认对她完全不能理解。她以前的诸般行为，究竟会给她带来甚么好处。

侯希白续道：“朱桀和萧铣都有派人到巴蜀来作说客，希望至少能令巴蜀三大势力保持中立，只是李阔现时声势如日中天，说甚么恐怕终是徒劳无功。”

徐子陵苦笑道：“朱桀的说客该是朱媚吧，比起师妃暄就像太阳和萤火的分别，她可以有怎样的结果？”

侯希白唤来夥计，点好酒菜后，犹豫片刻，才道：“现在形势明显，能与李阔争天下的，论实力有王世充、窦建德和刘武周三方面，论人却只有一个。”

徐子陵愕然道：“此话怎说？”

侯希白道：“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妃暄分析出来的。李阔之所以能争得今天的有利形势，全因有李世民在主持大局，他便像天上的明月，天下群雄只是陪衬的点点星光。王世充、窦建德和刘武周三方自下实力虽足可与他抗衡，但最后会因政治和军事比不上李世民而败阵。窦建德和刘武周还好一点，前者有刘黑闳，后者有宋金刚，均是智勇双全的猛将。王世充则有名将而不懂重用，该败亡得最快最速。”

徐子陵点头道：“这个我明白，但论人只有一个指的是何人？”

侯希白定神瞧他半晌后，沉声道：“妃暄指的除了你的好兄弟寇仲尚有何人？”

徐子陵苦笑道：“师妃暄是否过份看得起那小子？”

侯希白摇头道：“妃暄是不会随便抬举任何人的，李世民兼政治军事两方面的长处於一身，豁达大度，又深懂用人之道，古今罕有，而唯一能与他争锋的人，就是寇仲。假如子陵不是无意争天下，改而全力匡助寇仲，李世

民恐怕亦要饮恨收场。”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侯兄莫要高捧我们，我两个只是适逢其会吧！照现时的形势看，根本不能也不可以有甚么作为。”

侯希白笑道：“坦白说，当时我也是以类似的说话回应妃暄对寇仲的高度评价，她却笑而不语，显是深信自己的看法。”

徐子陵思索片刻，道：“可否问侯兄一个私人的问题？”

侯希白洒然道：“子陵请直言，我真是把你视作知己的。”

徐子陵迎上他的目光，缓缓道：“你身为花间派的传人，令师究竟对你有甚么期望，总不会只为酣歌妙舞、闺阁情思、樽前花下而生活吧？”

侯希白失笑道：“子陵莫要笑我。因我确实对这种生活方式非常响慕沉迷，不过我追求的非是事物表面的美态，而是其神韵气质，才能表里一致，相得益彰。子陵这番说话，暗示对小弟用心的怀疑，以我的性格，一向都不会作出解释，但子陵问到自是例外。唉！我也不知怎么说才好。”

徐子陵淡淡道：“若是难以启齿，不说也罢。”

侯希白苦笑道：“石师对我唯一的期望，该是统一魔门的两派六道，今《天魔策》六卷重归於一，你说在如今的情况下，是否没有可能呢？”

徐子陵疑惑的道：“侯兄和曹应龙均说《天魔策》只得六卷，但师妃暄却说《天魔策》有十卷之数，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侯希白道：“《天魔策》本有十卷，但现今遗传的只馀六卷，就是如此。”酒菜来了。

两人互敬一杯，徐子陵不解道：“侯兄既是魔门传人，为何却和其他魔门中人有这么大的分别，至少跟杨虚彦是不同的两种人。”

侯希白抓起一个馒头，递给徐子陵道：“怕是与先天和后天均有点关系。我虽是率性而为的人，但因对诸般技艺如画道等的爱好，使我对权力富贵没有甚么野心。事实上这亦是花间派的传统，追求自我完善，绝不随波逐流。”

徐子陵不解道：“那花间派为何会被视为邪魔外道？”

侯希白嘴角露出一丝无奈的笑意，平静地答：“首先是花间派的武功源自《天魔策》，此乃不争的事实，谁都没有话说。其次是因花间派的心法讲求入情后再出情，始能以超然的心态把握情的真义，对很多人来说这正是不折不扣的邪异行为。”

徐子陵点头道：“这确是很难令人接受。若侯兄摆明车马当其无情公子，旁人反没得话说。”

侯希白叹道：“敝派这心法微妙非常，难得子陵一听便明。石师之所以千方百计创出于死印法，正是要突破花间心法，否则将因碧秀心而永不能进窥魔宗至道，只得其偏，不得其全。”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侯兄无法将师妃暄绘於扇上，是否亦因能入不能出呢？”

侯希白一震道：“终给子陵看破，敝派是要徜徉群花之间，得逍遥自在之旨，有情而无情。一旦著情，会为情所蔽，为心魔所乘。所以不死印卷虽只得半截，对我却是关系重大。”

徐子陵微笑道：“时间该差不多啦！让小弟敬侯兄一杯。”

第十二章 有缘相遇

抵达码头时，早有男女老幼数十人等候登船，徐子陵仍是*疤脸客*弓辰春的模样身份，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侯希白知他不喜张扬，道：“小弟就送子陵至此为止，子陵只须向船上乌江帮的人报上名字，便不用理会其他，小弟已给足船费，一切均安排妥当。”

徐子陵顺口问道：“乌江帮为何这么大面子？”

侯希白道：“乌江帮的沙老大经营三峡客货运送生意足有十多年的历史，信誉昭著，因其与巴陵帮一向关系良好，又为萧铣负责在巴蜀买粮后付运等事宜，所以很吃得开。子陵可以放心。”

徐子陵道：“原来如此，难怪这么大的一条船，只有那么二、三十个乘客，该是以运货为主，载客只是兼营吧？”

侯希白笑道：“但真正赚钱的却是客运生意，船资看情势随时调整，由於舱房只有十五间，想弄个床铺不是有钱便办得到，我是找上沙老大说话，才为子陵办妥此事的。”

徐子陵拍拍他肩头道：“多谢侯兄的安排，小弟要起行哩！”

侯希白依依不舍地道：“若非小弟要竟地潜修，钻研不死印卷上的心法，定要陪子陵畅游三峡，子陵珍重。”

徐子陵和他握手为别，朝码头走去，乘客刚开始登船，徐子陵排在队尾，回头时侯希白已不见踪影。

自离开扬州，他尚是首次乘搭这种远程的客运船，感觉新鲜有趣。最不明白的是为何要在晚上启航，颇有点逃难的感觉。在掩映的风灯下，江水黑压压一片，只闻江水拍打船身和岸堤的声音。码头和城市被一片树林阻隔，灯火透林隐隐传来，像另外一个世界。

除乌江帮的客货帆船外，江水上游处还泊有数十艘大小风帆，此时都是乌灯黑火，偌大的码头只他们登船处活动频繁，另有数十名大汉不住把放在棚帐下的货物，送往船上。

负责点算客人土船的四名劲装大汉倒相当客气有礼，还帮客人把沉重的行李抬上船。

排在徐子陵前面的是一家三口的小家庭，男的似是个读书人，女的秀丽端庄，夫妻都是二十来岁的年纪，带著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他们见到徐子陵的疤脸，显然有点戒心，甚至禁止小孩回头来瞧他。

其他客人大多是商旅打扮，三五成群，只有五、六个该是江湖中人。

到徐子陵登船报上名字时，乌江帮的大汉更是有礼，还大叫道：“头儿！弓爷来啦！”

前面那媳妇儿抵不住好奇的回头瞥他一眼，徐子陵点头微笑，竟吓得她慌忙垂首，匆匆走上甲板。

徐子陵混惯江湖，立时想到这一家三口定是惹上麻烦，否则不会像现下这副惊弓之鸟的样子，不由暗暗留上心。

抵达甲板，一名五短身材的壮汉迎接道：“弓爷你老人家好，小人林朗，乃乌江帮梅花堂香主，沙老大吩咐下来，对弓爷的招待绝不可怠慢，请这边

来。”

徐子陵很想告诉他不用特别礼待自己。但知道说出来亦不会起作用。像侯希白这种名闻全国的高手名人，地方帮会自然是出尽方法巴结，大卖人情。将来有事时，侯希白当要为他们出头撑腰。

这艘船结实宽大，船舱分中下三层，徐子陵竟是独占一个舱房，出乎他意料之外。

林朗说过一番好话后，这才离开。

徐子陵来到舱窗处，往外望去，货棚内的货物已全被搬到船上，心中一阵感触。

巴蜀确是个很有特色风味的地方，但他却只想著尽快离开，好把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事忘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石青漩，一个曾今他在某些刹那动真情的女子。

席应终给自己一手宰掉，她或师妃暄会怎样想呢？船身一震，启碇开航。

蹄声轰鸣。

十多骑旋风般穿过树林，往码头赶来，高呼停船。

乌江帮的人显然不清楚他们是甚么路数，撑杆齐出，加速离岸，顺水往下游宜放，初时仍见那批骑士沿岸疾追，转眼已把他们抛在远方。

徐子陵十多天没有好好睡过，往床上一倒，立时酣然入梦乡。

在晨光之中，四周奇峰林立，险岭嵯峨，如经斧削，层岩叠石上翠色浓重，景观层出不穷。

寇仲虽看得叹为观止，亦知自己迷失在往郁林郡的路途，否则凭昨晚急赶整夜路后，不会一条官道的影子都找不到。

在这山重水复的崇山峻岭间，想找人间路也难以办到。

他本沿郁水北岸走往西方，岂知山川挡路，想绕路继续前行，兜兜转下就来到这前不见村，后不见人的地方。

寇仲一气下索性望其中一座高峰攀上去，此峰巍峨耸立群山之上，走到一半已是云雾缭绕，怪石奇树间溪流交错，到抵达峰顶时，朝西瞧去，只见十多里下有个村寨，隐现在林木覆盖的的峦之间，屋寨大门有迂石径连接，梯田层层叠叠，水光莹然。际此秋冬时节，林叶金黄片片，在山环水抱间，颇有遗世独立，不知人间何世的味儿。

寇仲瞧得悠然神往，心想若非身有要事，能在此盘桓十天半月，必是非常写意。

同时想起宋玉致，那还迟疑，忙朝村寨赶去。

风帆顺流东行，只一夜时间，驶经眉山、键为、泸川三郡，徐子陵吃过船上的早膳，来到船头迎风卓立，欣赏沿江美景。

这段河道水深流急，怒潮澎湃，两边悬崖对峙，险峻峭拔，帆舟随著滔滔水流，宜有一泻千里之势。

徐子陵看得心旷神怡，深感不虚此行，更感谢侯希白这个好的提议，暗忖若有寇仲在旁，谈谈笑笑，当会更是畅美。

不由又想起师妃暄曾陪侯希白游三峡，一时百般滋味在心头。

正思忖时，林朗来到他旁，道：“正午时份，我们会经过巴郡，由巴郡到巴东那段水路更是险要，如若顺风，明天黄昏可抵郑郡，逗留一晚，那里寺庙众多，弓爷若有兴趣，可到城内走走。”

徐子陵问道：“甚么时候才可入峡？”

林朗答道：“过白帝城后个许时辰就是峡口，我们看惯的可没甚么，若弓爷是初次游峡，那种山峰夹江耸峙的险峻形势，确可令弓爷叹为观止的。”

徐子陵极具别方，长江就像一条浩森的玉带，宜延至群峰的尽处。点头道：“未入峡景色已这么壮观，入峡后当然是更有看头。”

林朗似是随意的问道：“昨晚追著来要我们停船的人，弓爷是否认识？”

徐子陵心知肚明这才是他来找自己说话的目的，摇头道：“该与我没有关系，林香主知否他们是何方神圣？”

林朗疑惑地道：“小人就是弄不清楚他们的身份，才顺口问弓爷一声。

这么看可能是与船上其他客人有关，弓爷不必放在心上。”

再聊两句后，林朗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徐子陵心中却浮现起那对年轻夫妇和小孩子。

假若那批骑士锲而不舍的乘船衔尾穷追，那在郑郡逗留的一晚将会有事发生。

想到这里，细碎的足音从后奔来。

徐子陵回头一看，见是那小孩子蹦蹦跳跳的走过来，忙一手把他拖著，皱眉道：“小孩子怎可在船上乱闯？”

小孩生得唇红齿白，眉清目秀，非常精乖，撒娇道：“伯伯抱抱，杰儿要看。”

徐子陵环目一扫，出奇地见不到他的爹娘，想起小陵仲，心中涌起无限怜惜，一把将他抱起，柔声道：“看到吗？”

小杰黑白分明，不染半点成人浑浊之气的大眼睛闪闪生辉，好奇地顾盼。

徐子陵一阵感触，只有小孩子对事物的好奇和联想力，才能以赤子之心，全情全意投进*看东西*这行动去。自己虽看得出神，但心内却是思潮起伏，想著成人世界充满烦扰的得失，远及不上小杰纯真的专注和用心。

轻微的足音传来。

徐子陵心中微凛，这是一个有武功的女子的足音。

果然是那秀丽的小媳妇来到身后，责道：“杰儿！你怎么不听话，烦扰这位大叔哩！”

徐子陵把不依的小杰放回甲板去，转身和小媳妇打照面，她微溷地把小杰抱起，垂首避开他的目光，低声道：“不好意思，劣儿烦著大叔哩！”

徐子陵微笑道：“没关系！”

在娘亲怀抱里远去的小杰，仍笑嘻嘻的向他挥手，就在此刻，徐子陵下定决心，若小杰和他的父母有甚么麻烦，绝不会袖手旁观。

寇仲愈接近那村寨，愈感到这地方风景迷人，清幽奇绝。

一道河流从西北流来，蜿蜒穿过村寨中心，往东南流去。一组组以四至六间木瓦搭成的长屋聚而成寨，散布在河岸两旁。坐落水边或斜坡的，底下都会以木柱作基，撑起屋台，形成吊脚的样子，很有特色。

寨子小的也有十多户人家，大的更由上百户组成，或藏林树之中，或建於山崖高处，小径纵横交错。

尚未入村，犬吠传来。

一群俚僚妇女十多人围坐村口，一边闲聊，一边刺绣，见有陌生人来，

均露出戒备神色。

钟声响起。

寇仲有过上一趟的经验，不敢冒失入村，停下步来，高叫道：“有没有人懂汉语，我只是途经问路吧！”

迎接他的是近十头大小恶犬，奔到离他丈许处伏首作势狂吠，幸好没直扑过来。

不知是否村内的男人到外头打猎，村口处只多出一群老人和小孩，人人像瞧怪物般对他指指点点，显然没有人听得懂他的话。

寇仲暗忖纵入村都不会有甚么结果，还会惹起不必要的误会，看来只好靠自己“天生对地理的敏锐直觉”去寻路一法。

转身欲去时，后方一把动听女音响起道：“寇仲！你到这里来干甚么？”

寇仲剧震转身，不能置信的瞧著出现在村口一身劲装、英风凛凛的宋玉致，这几天来今他朝思暮想的美人儿。

徐子陵返回舱房时，小杰的爹正和林朗在说话，后者则不住摇头。

徐子陵顺口问道：“甚么事？”

小杰的爹警戒地瞥他一眼，显然不欢喜他多事插口。

林朗道：“弓爷你来评评理，这艘船说好是到九江去的，走甚么路线泊那几个码头，都早定下，怎可随便更改。这位韩泽南先生总不明白。”

韩泽南苦恼道：“在下非是不明白，只是求林大哥行个方便，让我们在巴邵下船而已！”

林朗不悦道：“还要我说多少遍，巴都是长江联的地头，我们乌江帮最近和他们有些争执，这么忽然泊岸，会有麻烦的。”

徐子陵心知肚明是甚么一回事，也知林朗这老江湖在玩甚么手段。昨夜那群骑士一看便知非是善男信女，如若他们追上来后发觉乌江帮中途放人，说不定不肯罢休。如若韩泽南夫妻二人在巴东郡泊岸之后才离开，林朗便可推个一乾二净。这是江湖规矩，谁都没得说话。

徐子陵道：“让我来劝劝韩兄好了。”

林朗恭敬道：“弓爷果然是明白人。”说罢迳自离开。

韩泽南颓然若失。

徐子陵微笑道：“韩兄可否借一步说话？”

韩泽南怒瞪他一眼，冷然道：“有甚么好说的。”

就那么走回舱房去。

第十三章 名刻刀石

寇仲随在宋玉致身后，来到河旁一方大石处，宋玉致背著他止步道：“你来做甚么？”

寇仲压下心中波动的情绪，柔声道：“当然是为了我的宋三小姐，我是专程来道歉赔罪的。”

宋玉致摇头叹道：“寇仲怎会是如此拖泥带水，纠缠不清的入口。当日

在洛阳大家说好一刀两断，便是一刀两断，以后各不相干。小心玉致会看不起你哩！”

寇仲苦笑道：“玉致切勿误会，我今趟绝不是央你重修旧好！”

宋玉致嗤之以鼻道：“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谁曾和你好过，有甚么旧好可以修的？”

寇仲现出本性，笑道：“那次在荥阳沈落雁的宅外小巷中，我们不是好过吗？”

宋玉致气得杏眼圆睁，大怒道：“你试试再多说一遍！”

寇仲想起在扬州做小混混的日子，若有人叫你多说一遍，而你真的再说一遍，就是大战的开始，忙摇手道：“致致息怒，请恕我胡言乱语，嘿！言归正传，我只是想来见你一面，再无其他痴心妄想。”

宋玉致美目一瞬不瞬的凝视他，没有说话，似在观察他说话的诚意。

寇仲对她是愈看愈爱，轻轻道：“致致消瘦了？”

宋玉致不悦道：“那与你寇少帅无关，坦白点说出来吧！为何要不辞劳苦的赶到岭南来？”

寇仲叹道：“坐下再说好吗？在这能尽洗尘俗的桃源胜地中，难道我们仍不可好好地聊一会吗？就算你不当我是……嘿！总可以当是个相识一场的朋友吧？”

宋玉致呆瞪他半晌后，点头道：“好吧！”迳自在岸沿坐下，一对小蛮靴在水流上轻柔地摇晃。

寇仲小心翼翼和她并肩而坐，隔著尺许的“遥距”，自言自语的道：“坦白说，我本从没打算到岭南来，皆因清楚致致没有转弯的性情。可是不知如何，在中秋月满当头的一刻，忽然心中涌起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趁兵败身死前，见致致一面，向你说出心底里的真话。”

他的语气中透出一种毫无掩饰的真诚，宋玉致听得芳心颤动，黛眉轻蹙道：“不要骗我，你寇少帅新近才大展神威，先后挫败宇文化及和李子通，夺得彭城、梁都、东海等二十多个城池，更破去曹应龙、萧铣和朱桀三方的联军，竟开口闭口都像随时落败身亡的样子，是否要博取人家的同情呢？”

寇仲缓缓道：“我现在的些微成就，便像天上的彩虹般，虽是美丽目，但既不实在，更是转眼即消。李小子已收得关中，又有以慈航静斋为首的白道武林全力支持，人心归向，我落败只是早晚间事，不来见致致一面，我寇仲会死不目瞑。”

宋玉致闭上美目，一字一字道：“既是如此，你为何不退出这争天下的漩涡，像你的好兄弟徐子陵般啸做山林，岂非亦可不负平生吗？”

寇仲摇头叹道：“若我可这样，早便金盘洗手，大丈夫马革裹尸，死也要死得像点样子，要我向李小子俯首认输，是绝不可能的，就算战到最后*兵一卒，我也要和他李家周旋到底。”

宋玉致沉吟片晌，蚁首低垂的轻轻道：“既是如此，你来找人家干吗？”

寇仲剧震失声道：“致致！”

宋玉致长身而起，俯首看他，眼中射出复杂浓烈的情绪，柔声道：“假如争天下和玉致两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一，寇少帅会怎样决定？*寇仲颓然苦笑，道：“致致该知我是泥足深陷，致致怎忍心迫我作出这么残忍的选择？”

宋玉致露出个鲜花盛开般灿烂却凄艳的笑容，平静地道：“残忍的是你

而非我。玉致避返南方，正是要把你忘记，为何你仍要来见甚么最后的一面呢？这是何苦来由？”

寇仲自责道：“是我不好，还以为这么做可讨致致的欢心，让致致留下一片美好的回忆，到此刻我才知道致致对我用情之深。”

宋玉致愕然道：“谁对你用情深哩？”

寇仲糊涂起来，抓头道：“致致若不爱我，为何要避情南方力求忘记我？”

宋玉致侧起俏脸用神思忖片晌，点头道：“我曾想过这个问题，最后得出个结论，你想听吗？”

寇仲叹道：“不用说出来小弟已可猜到不会是甚么动听的话。罢了！说吧！哀莫大於心死。”

宋玉致大慎道：“你这么善用策略，今次这一招是否叫扮作可怜虫呢？”

寇仲苦笑道：“情场如战场，总要有些战略部署才行，不过现在看来却毫不奏效，够坦白吧？”

宋玉致曲膝重坐石上，忍俊不住娇笑道：“差点给你气死。”

寇仲打蛇随棍上道：“可以轻轻亲致致左右脸蛋各一下吗？”

宋玉致立时霞生玉颊，滇怒道：“你当我宋玉致是甚么人？”

寇仲慌忙岔开道：“致致尚未说出对我们爱恨交缠的关系的看法哩！”

宋玉致垂首把爱恨交缠低声念两遍后，柔声道：“我的结论是之所以和你纠缠不清，有三分是怜才，三分是朋友，其余四分才牵涉到男女之情，但在这四分中却是恨多爱少，人家也说得够坦白吧？”

寇仲拍腿笑道：“只要有一分是男女之爱，我寇仲已欢欣若狂哩！”

宋玉致没好气道：“亏你说得出口。”

寇仲肃容道：“致致信也好，不信亦好，我今次专诚来访，真是情不自禁，渴想见致致一面，我们何不抛开一切，从头开始，无忧无虑地玩他娘...嘿！不是！只是相敬如宾的相处三天，然后我就要与陵少赶往关中寻宝，至於以后如何，就只有尽人事听天命。”

宋玉致色变道：“李家正张开天罗地网在关中等你，你两人仍要去送死？”

寇仲大讶道：“还说恨多爱少？致致原来这么关心我。”

宋玉致俏脸微红，滇道：“从没见过人的脸皮比你更厚，你和徐子陵都是玉致的朋友，难道眼白白瞧著你们去死都不哼半句？”

寇仲回复本色，笑嘻嘻道：“李小子愈准备充足，严阵以待，关中之行愈是有趣，我寇仲从少就是不甘寂寞的人，李小子肯陪我玩，我感激他才对。”

宋玉致美目深注的瞧他片刻后，垂首道：“难怪爹说你是天性桀骜不驯的人哩！”

寇仲愕然道：“你爹见过我吗？”

宋玉致淡淡道：“知否为何会在这里遇到人家吗？”

寇仲茫然摇头。

宋玉致缓缓道：“我是要找附近的俚僚兄弟帮手，好及早把你截著，不让你到我家山城去。”

寇仲一头雾水，奇道：“我到你家的山城去会有甚么问题？”

宋玉致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垂首道：“爹要杀你！”

寇仲失声道：“甚么？”

徐子陵进入舱厅，七、八名旅客占了两张圆桌的其中之一在高谈阔论，闹哄哄一片。

有人想和徐子陵打招呼，可是见他神态冷漠，那副疤痕面容又令人知他非是善男信女，忙把说话吞回肚子去。

徐子陵背著他们在另一张桌子坐下，面对窗子，听到众人说的都是有关做生意赚钱的事，那有闲心聆听，心神转到韩泽南一家三口去。

假设追兵在半途中追上他们，事情反易办得多，他可直接出手把追兵击退。如果抵郑郡后他们离船逃亡，他会很难帮忙，总不能长期暗蹑在他们身后，既不实际更不可行。

唯一方法是在抵郑郡前和韩泽南开心见诚的好好交谈，看能否把他说服。

他绝非好管闲事的人，但小杰儿却合他想起小陵仲，怎可让无辜的小孩子任由恶人鱼肉。

想到这里，暗骂自己愚蠢，要知道韩泽南的麻烦，明查不来自可暗探。

正要起身回房，忽然有人来到他与身旁，豪气的把一坛酒放在桌上，笑道：“五湖四海皆兄弟，老哥有没有兴趣陪我喝杯水酒呢？”

宋玉致淡淡道：“早前爹曾离城外十日，前天才回来，返城后把智叔、鲁叔和我召到他的“搁刀听雨堂”说话，指你会在三日内来山城。”

寇仲吁出一口凉气道：“原来是他老人家亲自出手杀崔纪秀，难怪像表演似的，爽脆俐落。”

宋玉致愕然道：“你见过爹？”

寇仲解释一番后，问道：“我和你爹今日无冤，往日无仇，他为何和我过不去，他难道不知道若干掉我，他的宝贝女儿以后会不认他作爹吗？”

宋玉致两边晶莹如玉的粉颊各飞起一朵娇艳欲滴的红云，大溟道：“爹若宰掉你这小子，人家都不知多么感激他才真。”

寇仲故作谦卑模样的道：“三小姐请开导寇小子，既然三小姐乐见寇小子被宰掉，为何却又要来警告寇小子，著我逃命？”

宋玉致神情微怔，接著连耳根都红起来，垂下眷首，软弱地为自己解围道：“你是人家朋友嘛！”

寇仲缓缓探手，往她脸蛋抚去。

宋玉致娇躯颤抖，娇吟道：“寇仲啊！不……”寇仲的大手抚上她娇羞热得教人魂销的脸蛋，指尖轻轻拂扫她圆润的耳珠，凑前情深如海的道：“我们不要再自己骗自己而吃苦下去，好吗？噢！”

演似的，爽脆俐落。”

宋玉致愕然道：“你见过爹？”

寇仲解释一番后，问道：“我和你爹今日无冤，往日无仇，他为何和我过不去，他难道不知道若干掉我，他的宝贝女儿以后会不认他作爹吗？”

宋玉致两边晶莹如玉的粉颊各飞起一朵娇艳欲滴的红云，大溟道：“爹若宰掉你这小子，人家都不知多么感激他才真。”

寇仲故作谦卑模样的道：“三小姐请开导寇小子，既然三小姐乐见寇小子被宰掉，为何却又要来警告寇小子，著我逃命？”

宋玉致神情微怔，接著连耳根都红起来，垂下眷首，软弱地为自己解围道：“你是人家朋友嘛！”

寇仲缓缓探手，往她脸蛋抚去。

宋玉致娇躯颤抖，娇吟道：“寇仲啊！不……”寇仲的大手抚上她娇羞热得教人魂销的脸蛋，指尖轻轻拂扫她圆润的耳珠，凑前情深如海的道：“我们不要再自己骗自己而吃苦下去，好吗？噢！”

宋玉致一震道：“人家不是跟你说笑的，爹把你的名字刻在磨剑堂内的磨刀石上，那代表你是他下一个对手。”

寇仲从地上弹起：“致致是他的宝贝女儿，却不及我这未来女婿更明白他老人家的心意，他是想看看我对他女儿的诚意，更要秤秤我寇仲的斤量。”

宋玉致没空计较他以未来女婿自居，失声道：“你根本不明白爹这个人，凡给他刻名在磨刀石上的人，最终也会变成他刀下游魂，那可不是说笑的。唉！最多人家陪你三天，但三天后你必须有那么远逃那么远，以后都不准再来。”

寇仲摇头叹道：“若我就那么落荒而逃，将永远失去得到致致的资格。

知否因何我比致致更明白你爹呢。皆因我们都是同一类的人。”

宋玉致大慎道：“你又故态复萌。”

寇仲微笑道：“我是为超过三天之期而奋斗，致致该欣赏我的勇不畏死才是。拥有致致一分的爱后，我忽然恢复生机，充满信心去和李小子争一日的短长。生命从未曾试过如此美好，致致可否再提供一些奖励？”

第一章 通天姥姥

徐子陵别转头来，朝那惊扰他思潮的不速之客瞧去，来人年纪在三十五、六间，个子高瘦，脸庞尖窄，只下颌留有一撮山羊须，看上去那张脸就像马和羊的混合体。走起路时似力图把本是弓背哈腰的体型弄得挺胸突肚，一副装腔作势的样子，更活像个四处秦混的江湖骗子。身上衣著光鲜，无论用料手工，均是贵价货。

不过徐子陵却一眼看穿此君非像他表面的浮薄简单。他的眼神沉著而机敏，像不断在找寻别人的弱点似的，露在衣服外的皮肤泛起一种奇异的光泽，那是长期修练内家真气的现象；两手修长整洁，纵使在夸张的动作中，仍予人有力和敏捷的感觉，其左手更缺尾指，像给人齐指斩掉的模样。

他毫不客气的坐在徐子陵身旁，又为徐子陵斟酒，自我介绍道：“小姓雷，人人都唤我作雷九指，唤得我连爹娘改的本来名字都忘掉啦！老哥高姓大名。”

另一台的旅客都停止说话，看热闹般留意徐子陵的反应，并听他们的对答。

徐子陵淡然道：“谁人令你从十指变成九指呢？”

雷九指双目神光一闪，旋又敛去，继续以夸张的手势和表情道：“那是为玩艺未精时付出的代价。”又凑近过去压低声音道：“老哥有没有兴趣发一笔大财？”

徐子陵冷然道：“没兴趣！”

雷九指露出个看透一切的了解神色，挨回座椅，举杯道：“好汉子！雷九指敬老哥一杯！”

徐子陵暗忖不愧是出来混的，深懂见风驶帆之道。下逐客令道：“雷兄如果来找本人只是说这些话，可以请便。”

雷九指哈哈笑道：“且容小弟再说两句。”又凑过来低声道：“老哥必以为我是个在江湖混饭吃的人，对吗？”

徐子陵皱眉道：“那你是甚么人呢？”

雷九指肃容道：“我是个赌遍大江南北，精研各种赌术的人。”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那和江湖混混有何区别？”

雷九指放下酒杯，做然道：“当然大有分别，且听小弟详细道来。”

徐子陵心叫上当，但悔之已晚。

另一台的人由於听不清楚他们的说话，早回复前况，继续谈天说地。

徐子陵叹道：“我对赌博全无兴趣，雷兄另找别人去说吧。”

雷九指笑道：“虽小道亦必有可观焉！老哥只因不了解，才不感兴趣。

事实上赌博能流传千古，不但千门万类，且博大精深。只要懂其一二，可终生受用无穷。”

徐子陵哂道：“说到底还不是输或赢两个字吗？我若对发财没有兴趣，学来干吗？兼且我和你素不相识，为何雷兄忽然要来便宜我？”

雷九指双目放光道：“老哥果然是明白人，此处人多耳杂，可否换另一个地方说话？”

徐子陵自他过来兜搭，一直摸不清他的门路，此时心中一动，问道：“昨晚起航前那批来截船的汉子，与雷兄有甚么纠纷和梁子？”

雷九指愕然瞧他，现出个要重新估量他的神色，沉声道：“老哥确是高明，联想力更是非常丰富。我雷九指若仍左遮右瞒，老哥定会看不起小弟。

没错！昨晚那帮人确是冲著我而来的，乃川南赌坊的人。”

徐子陵心中叫好，想不到无意中解决韩氏夫妇的难题，剩下的就是如何让韩泽南晓得那批人非是他的仇家，只是一场误会。

长身而起道：“到我的房再说吧！”

雷九指大感意外，想不到对方拆穿自己后，反变得友善，一时呆了起来。

宋玉致大发娇嗔道：“你再和人家说这种轻薄话，我以后都不理你。”

寇仲笑道：“致致中计哩！我只是爱看你现在这动人的模样，才故意说轻薄话儿。嘿！

言归正传，你家山城在那个方向。”

宋玉致给气得杏眼圆瞪，翘手胸前，摇头道：“休想我告诉你。”

寇仲移前低声下气的道：“凡事都应从大处想，试想想假若我因你爹把我的名字刻在磨刀石上，就吓得屁滚尿流的落荒逃走，异日再要提亲，以你爹的英雄了得，怎会要这种窝囊女婿。信我吧！你爹只是想试试我的胆色，我可以保证登上山城时，他老人家会大开中门来欢迎我。”

宋玉致差点要捂耳朵，叹道：“你的吹牛话比你的轻薄话更难听。”

寇仲傲然道：“这正是我寇仲对三小姐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令三小姐接触到以前从未梦想过的东西。”

宋玉致几乎要伸手把他喉咙捏断，跺足道：“鬼才梦想这些东西，你或者是个一流的刀手，却是第九流的说客，快给我滚，以后都不想见到你。”

寇仲慌忙赔笑道：“是我不好！致致真正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宋玉致愕然道：“甚么真正的心意？”

寇仲凑到她耳旁，把音量压至低无可低的道：“你是怕你爹杀我，才装作无情要我滚吧！对吗？”

宋玉致忍不住“噗啄”苦笑，道：“真拿你没法。你这人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自知之明，脸皮又厚，说话更不知所云。唉！算我怕你，寇少帅真要到山城送死吗？”

寇仲信心十足道：“事情还不够明白吗？你爹若要杀我，那晚便可动手。”

宋玉致道：“这只因你不明白他而已！爹的行为从来都出入意表，难以猜度的。不妨一并告诉你，爹曾问过我愿否嫁给你，我为表示决心，已在历代祖宗前立下誓言，绝不会嫁给你，所以爹根本不会视你为未来女婿。”

寇仲像给人当胸重击一拳般，跌退三步，脸上血色尽褪，失声道：“甚么？”

徐子陵领雷九指朝舱房走去，当经过韩泽南夫妇的舱房时，故意扬声道：“雷兄因何事与川南赌坊的人结怨，令他们昨晚要不惜一切的来截船呢？”

雷九指瞥他一眼，射出奇异的神色，却没有答他。

徐子陵心中暗赞，知他不愧是在江湖混饭吃的人，从自己提高音量看破端倪。不过既达到目的，再不计较其他。

同时功聚双耳，立即听到那女的对韩泽南道：“相公！你听到吗？”韩泽南以“唔”的一声作回应。

徐子陵推开房门，道：“雷兄请坐。”

雷九指毫不客气地在靠窗的两张椅子之一坐下，提著的小酒壶顺手放在几上，待徐子陵在另一边坐下后，脊骨一挺，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轩昂而有气度，语调从浮夸改为沉稳，叹道：“真看不出老哥原来是这么热心肠的人。适才我见你关注韩氏夫妇的事尚以为你另有目的，甚或见色起心，现在才知你真的在为他们好。”

徐子陵愈来愈感到此人大不简单，非是一般江湖混混，淡淡道：“雷兄既知韩氏夫妇误把川南赌坊的人当作仇家追兵，为何不点醒他们？是否另有居心？”

雷九指从容道：“我这样贸贸然去和他们说，人家肯相信吗？”

徐子陵点头道：“好吧！撇开那方面不谈，雷兄因何看上弓某人？”

雷九指别头往他瞧来，道：“原来是弓兄，弓兄理该在江湖上大大有名，可是小弟却从未听过。不过只看乌江帮的人对弓兄特别礼遇恭敬，便知弓兄是有头有脸的人，此事非常奇怪。”

徐子陵不悦的冷哼道：“雷兄可知查根究底乃江湖大忌，雷兄请小心言行。”

雷九指的瘦脸竟露出欣然之色，道：“弓兄万勿见怪，刚才我是用言语试探，再从弓兄的反应来肯定小弟的看法，弓兄请恕小弟言语不敬之罪。”

徐子陵皱眉道：“你要试探甚么？”雷九指肃容道：“我想看看弓兄是否确是侠义中人？若弓兄是邪道人物，刚才的话已可为小弟召来杀身之祸，凭弓兄的武功，收拾我该只是举手之劳。”

徐子陵想不到他竟能单凭观测看破自己的武功深浅，大为惶然，沉声

道：“雷兄一是清楚道出来意，一是请便，勿要再浪费弓某人的时间。”

雷九指微笑道：“此事说来话长，首先要问弓兄一事，就是弓兄肯否替天行道，同时又可发一笔大财？”

徐子陵淡然道：“雷兄怕要另觅人选，皆因弓某有要事在身，故难以相助。”

又不解道：“雷兄若要躲避追兵，大可跳江逃走，那追兵将会断去跟踪的线索，际此天下纷乱的时刻，谁人有本事可遍天下的去搜寻你？”

雷九指避而不答道：“弓兄既无意援手，小弟只好自己想办法。请恕失陪！”宋玉致凄然道：“你忘了玉致吧！以你寇仲的条件，天下美女谁不为你倾倒，若你真是对玉致好，以后请勿踏入岭南半步。”

寇仲终于退定立稳，大口的连喘几口气，摇头叹道：“宋玉致你对我太无情啦！”无意识地挥手道别，往后飞退，瞬那间没进林内。

宋玉致紧咬樱唇，俏脸煞白，猛地樱唇张开，吐出一口鲜血，往后倒斤。

横里人影闪出，在她堕地前拦腰抱起，再往寇仲退走的方向掠去。

寇仲一口气在荒野中奔出二十馀里，心中仍是填满愤懑伤痛的情绪。

在爱情土地是彻底的失败。先是李秀宁，后有宋玉致。

来时他充满希望，但现在所有憧憬和幻想均被宋玉致几句说话摧毁。

忽然他发觉自己在官道上走著，路上尚有其他车马行人，这时他甚么都不去想，只想找个有酒卖的地方大醉一场，醒后再作打算。

对宋玉致他是完全绝望。

糊里糊涂的来到城郡入口处，赫然竟就是郁林郡，缴税入城后迳自在大街找到间酒铺，遂入内买醉。

这酒铺非常别致，呈长形的空间是内外两进合成，中间以一个露天的天井相连，天井中央有个椭圆形的鱼池，四周摆满盆栽。

换在平时，寇仲必细意观赏，此刻则只朝尽端处走去，在靠角的桌子坐干，夥计热情的来招呼道：“这位大爷定是从外地来的，我们见龙斋的酒和菜在郁林都是首屈一指的，大爷真有眼光。”

寇仲环目一扫，见店内只疏疏落落的有六、七台客人，那会信他的吹嘘，更没兴趣说话，道：“不要菜只要酒，还要最烈的酒。”

夥计倒是机伶，二话不说的去了。

寇仲想起宋玉致的绝情，心中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楚，呼吸困难，差点要大哭一场，偏是哭不出半滴眼泪，始知自己对宋玉致用情之深，大大出乎料外。

旋又安慰自己，这一切都会变成过去，就像那趟为李秀宁喝得酩酊大醉那样，当他酒醒后，会尽力把宋玉致忘记，这亦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

他并不了解宋玉致，且是首次发觉没法揣摩她内心的真正想法。这出身豪门大阔的天之骄女明明是欢喜自己的，纵使以前有甚么恩怨过节，见到他寇仲像朝圣似的於百忙之中，不畏万水千山的遥远路途来找她，也该抛开过往不愉快的事来迎接他吧！岂知却是如此结局。

酒来了。

寇仲忽感有异，抬头瞧去，提酒来的赫然是“银龙”宋鲁，吓得连忙起立。

宋鲁亲切地搭著他肩头，慈和的道：“坐下再说。”

“咯！咯！咯！”

徐子陵正在研究新近习得的“真言手印”，闻敲门声道：“进来！”

来的是林朗，带些紧张的道：“点子追来了！”

徐子陵立即对川南赌坊的人重新估计，皆因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追及他们，道：“林香主打算怎办？”

林朗愤然道：“一切依足江湖规矩办事，这是我们乌江帮的船，若对方要在船上拿人，即是不给我们乌江帮的面子，那我们以后如何在江湖立足？抵九江后，我们当然不会再管别人的闲事。”

徐子陵心中暗赞，难怪侯希白说乌江帮信誉昭著，同时对林朗好感大增，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方敢衔尾追来，自然有实力和把握可吃定乌江帮的人。

微笑道：“知否对方是甚么人？”林朗摇头道：“没有任何可供辨识的旗帜，照看该有百多人。真奇怪，在大江干买卖的帮会同道，大多和我喝过酒套过交情，就算没甚么关系的，至少也曾点头打招呼。但这批人却脸生得很，不知是甚么来路？”

徐子陵道：“我刚听到消息，追兵有可能是川南赌坊的人。”

林朗色变道：“消息从何而来？”

徐子陵道：“是从船上的客人处听回来的。”

林朗忧心忡忡的道：“若真是川南赌坊的人，会非常棘手。川南赌坊是成都最有规模的赌场，连解晖都卖他们的账，难怪如此横行霸道，不把我们放在眼内。”

徐子陵好整以暇的问道：“甚么人有这么大的面子？”林朗道：“川南赌坊的大老板是“金算盘”霍青桥，乃巴蜀有数的高手，声名仅次于解晖、范卓、奉振等一方霸主之下。其子霍纪童出名横行霸道，好勇斗狠，他霍家还兼营青楼生意，真不明白那韩泽南因何要惹上这种人？”

徐子陵试探道：“林香主会否因对方是川南赌坊的人而改变态度？”

林朗叹道：“那要看看他们有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我们乌江帮亦不是那么好惹的，老大和解堡主一向都有交情，川南赌坊的人也要讲规矩道理的。”

徐子陵微笑道：“有林香主这番话我就成啦！如若对方只是恃强凌弱，横蛮无理，由我把整件事揽到身上。”

林朗愕然道：“弓爷犯不到这么做吧！若弓爷有事，教我们沙老大怎向侯公子交待？”

徐子陵知林朗因对方是川南赌坊的人而生怯意，怕把事情闹大。遂道：“林香主不用担心，我弓辰春在江湖混了这么多年，甚么恶人未见过，到时我会见机而行，绝不会留给对方任何口实。”

林朗见他这么明白事理，欣然道：“弓爷义薄云天，确是我乌江帮的朋友。”

徐子陵长身而起，淡然道：“让我看看川南赌坊的人是否三头六臂吧！”

第二章 内有隐衷

寇仲瞧著宋鲁把酒注进杯子，道：“鲁叔怎知我在这里？”

宋鲁举杯相碰，两方一饮而尽后，笑道：“郁林是我宋家的地头，有甚么风吹草动，都瞒不过我们；更何况我是专诚在此恭候大驾，只不过给你先遇土玉致吧！”

寇仲烈酒入喉，钻入愁肠，感触丛生，苦笑道：“鲁叔既见过玉致，当知我为何要到这里喝酒，她刻下是否在城中？”

宋鲁友善地伸手拍拍他的宽肩，慈和地笑道：“小仲你勿要怪她。她是为一个难以*齿的原因，才硬起心肠拒绝你，我也是最近始知道。”

寇仲叹道：“她已告诉我，宋阔主把我的名字刻在磨刀石上。唉！是否具有此事呢？”

宋鲁点头道：“此事的确不假，我曾亲口问过大兄，他却笑而不语，令人莫测高深，不过我指她拒绝你的事，却与此无关。”

寇仲苦恼道：“那究竟是为甚么？”

宋鲁为他的杯子添满酒，徐徐道：“她不想因你而使我家直接卷入争霸天下的纷争中。”

寇仲失声道：“甚么？”宋鲁肃容道：“在我们宋家内，对天下的形势有两种看法，一系认为此乃振兴宋家的最佳时机，此系可称为主战派，以宋智为首，力主以岭南为基地，再向长江扩展，建立一个以南人为主的皇朝，至不济也可和北人平分春色。”

寇仲点头道：“另一系当然是主和派，只要宋家能稳保岭南，由於有重洋高山偏阻之险，无论谁人得天下，都只能采羁縻的政策，山高皇帝远，宋家等若划地为主。只有别人要买你们的账，只不知此派以何人为主？”

宋鲁道：“就是师道和玉致，而我则认为两种策略均属可行。但师道和玉致却不忍岭南唯我们马首是瞻的俚民，为我们的荣枯抛头颅洒热血。”

寇仲明白过来，亦产生新的疑问，道：“那阔主他老人家究竟倾向那一派的主张？”

宋鲁道：“他从来没表示过立场。”

寇仲一呆道：“怎会是这样的？”

宋鲁无奈的道：“大兄的行事从来都是令人难解的。一方面任由宋智招募兵员，进行种种训练和做战争的准备功夫；另一方面又指时机未至，要宋智按兵不动。现你该明白为何智兄对你和玉致的事那么热心，而玉致明明对你情深似海，却仍要摆出对你无情的样儿，致纠缠不清。”

寇仲整个人像给解除毒咒般哈哈一笑，举酒道：“来！敬鲁叔一杯。”

宋鲁欣然和他对饮。

接著轮到眼内回复神采的寇仲为他添酒，且笑道：“我现在快乐得想对酒高歌一曲，原来致致心内是喜欢我的。这事不难解决，若我真能得天下，便来迎娶致致，不幸战败身亡，此事自然作废。我根本不用你们一兵一卒，只需你们物资上援助我就成。”

宋鲁道：“此事关系重大，必须大兄点头才行。问题是他既把你的名字刻在磨刀石上，照惯例你已成为他目标对手，让你去见他实吉凶难料，所以玉致才要阻止你去见他，智兄也为此事烦恼。”

寇仲问道：“致致在那里呢？我想先见她一面。”

宋鲁拂须道：“她已返回山城，我亦是收到山城的飞鸽快讯，才知你和她碰过头。”

寇仲举杯喝个一滴不剩，虎目闪闪生光道：“我们立即到山城去，一刻我都甘愿再等哩！”

风帆不住追近，船头处高局矮矮的站立十多人。徐子陵目力远胜林朗，见到其中两人呆女的，年纪大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的婆婆，年青的则身段丰满迷人，均是穿上色彩缤纷的苗服装束，由於相距仍达里馀，故看不清楚容貌。

徐子陵奇道：“竟有个老婆婆在船上，不知是谁？”

林朗色变道：“弓爷的眼力真了得，这婆子是否一头白发，手执拂尘？”

徐子陵功聚双目，点头道：“确像拿著柄似拂尘的东西，这位老人家是谁？”

林朗剧震道：“干会吧？通天姥姥夏妙莹一向不问江湖的事，霍纪童虽是她的谊子，亦该请不动她。”

徐子陵心想夏妙莹三字非常耳熟，旋记起曾听翟娇提起过她，说她有通灵神术，能与地府阴曹内的死者对话。还说要四川找她，看看翟让死后的情况，会否投胎诸如此类。怎想到忽然会於这里和她碰头，且在这样情况难明的环境当中。

又问道：“她旁边尚有个苗女，长得相当美貌。”

林朗倒抽一口凉气道：“那定是巴盟的“美姬”丝娜，她是夏妙莹的得意弟子，更是合一派的继承人，听说夏妙莹将於短期内把派主之位让她。”

接著脸有难色的道：“合一派和巴盟都是我们乌江帮惹不起的大帮大派，这趟恐怕连我们沙老大都罩不住。”

徐子陵待要说话，夏妙莹中气十足的喝过来道：“果然是你弓辰春，我还以为你死了哩！”只听她声音传越这么远的距离仍字字清晰，可知她的内功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

徐子陵感到整块脸烧得火辣一片。尤其在林朗愕然瞧来的灼灼目光下更感尴尬。自己摆出见义勇为的样子，岂知事情竟是直冲“自己”而来，幸好有弓辰春的脸皮遮羞，否则真要找洞钻进去躲避。

只好对林朗苦笑道：“林香主把船驶近岸边，我上岸和她们把事情解决吧！你不用理我。”

林朗讶道：“弓爷分明不认识夏妙莹，为何她却像和弓爷是老相识的样子。”

徐子陵知他起疑，无奈道：“此事一言难尽，情况紧迫，林香主请把船驶近陆岸吧。”

林朗低声道：“弓爷有多少成把握应付对方？”

徐子陵凝神观察已迫至五十丈内的“敌人”，摇头道：“很难说，若他们一起出手，胜败难料，但脱身该没有问题。”

林朗一震道：“通天姥姥乃一派之主，绝不会和其他人联手群攻，弓爷既有此自信，便待他们过来时在手底下见个真章，请恕我们不能插手，弓爷见谅。”

徐子陵感激道：“林香主非常够朋友。此事无论如何发展，我弓辰春绝不会把贵帮牵涉在内。”

就在此时，雷九指的声音在两人身后响起道：“弓兄若不嫌弃，小弟愿与弓兄共同进退。”

徐子陵和林朗愕然以对，完全不明白为何雷九指蠢得要淌这浑水。

宋家山城位於郁水河流交汇处，三面临水，雄山耸峙，石城就由山腰起依随山势磊阿而筑，顺山蜿蜒，主建筑物群雄踞山岭开拓出来的大片平地上，形势险峻，有一夫当关的气概，君临附近山野平原，与郁林郡遥相对望，象徵著对整个岭南区的安危的主宰力量。

沿郁河还建设了数十座大货仓和以百计的大小码头，寇仲随宋鲁乘舟渡河时，码头上泊满大小船舶，河道上交通往来不绝，那种繁荣兴盛的气势，教他大感壮观。

寇仲叹道：“群山萦绕，郁水环流，崎岖险阻，纵使我有数万精兵，恐亦难有用武之地。”

宋鲁拈须微笑道：“这山城耗用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仍要历三代百多年时间，才建成现在这般规模。城内长期储备超过一年的粮食，又有泉水，清甜可口，泡茶更是一绝。”

寇仲目光落在盘山而上，可容五马并驰的斜道，笑道：“那我定要多喝两口哩！”

宋鲁道：“山城的建设，主要贪其奇险难下，但若没有郁林郡的富足，那山城只徒具雄奇之表，现在则可相辅相乘，且兼水陆交通之利，可通达全国。”

小舟泊岸，早有十多名宋家派出的青衣劲装汉子牵马迎接，人人精神抖擞，虎背熊腰，无一不是强悍的好手，对寇仲均执礼甚恭，露出崇慕尊敬的神色。

两人飞身上马，在众宋家好手前后护拥下，离开码头区，往山上驰去。

置身登城山道，每当驰至山崖险要处，似若临虚悬空，下方河水滚流，奇境无穷。

寇仲看得心旷神怡，想起即将可安慰玉人，忍不住一声长啸，夹马催行。

众人应啸加鞭，十多骑旋风般跑尽山道，敞开的城门降下吊桥，久违的“地剑”宋智出迎道：“阙主有命，请少帅立即到磨刀堂见他。”

在乌江帮的风帆减慢速度下，敌船迅速追近，徐子陵再无暇去问雷九指因何要“见义勇为”，只沉声警告道：“雷兄万勿插手，弓某人自有方法应付。”

风声骤响，人影连闪，七个人从敌船腾空而起，往他们投过来，三人连忙后移，让出船头的空间。

只看敌人登船的身法速度，高下立判。

* 通天姥姥 * 夏妙莹最是从容，只斜上丈许，忽然改向增速，一马当先的横过那两丈多的空间，首先踏足船头的甲板处。若有人以她跃起的角度和快慢试图拦截，必因她的蓦然改向而估计错误。一派之主，果是不同凡响。

她令徐子陵想起阴癸派的“银发艳魅”坦梅，两人均是一头白发，却保存著徐娘风韵。

分别在坦梅仍有艳色，而夏妙莹则予人乾枯阴冷的印象，鼻头起节，无论头、颈、手、腰、脚都挂上以宝石、美玉、珍珠等造成的各类饰物，在空中掠来时叮当作响，但珠光宝气和孔雀般的彩服却掩不住她双目射出的阴鸷狠毒的异芒。加上她长得要弯曲起来的尖利指甲，活像从灵柩中带著所有陪葬品复活过来的女僵尸。

“美姬”丝娜却是个漂亮动人的年青苗女，一头又长又亮的黑发，出奇地没有戴上帽饰或扎以彩带，纵使像现在般跃过来动手拚命，仍是巧笑倩兮，似是满腔热情，每时每刻都在尽情享受人生的模样。她的颧骨颇高，若非有个同样高挺的鼻梁，配搭得宜，定会非常碍眼，现在只是使她看来傲气十足，但又风情万种。她和乃师夏妙莹穿的同是褶裙，但她的裙子及膝而止，露出曲线极美的绑腿和一对牛皮长靴，整个人散发著含蓄的桃逗意味。

不过她显示出来的功力只略逊於夏妙莹，紧随其后落在船头处，踏地后不晃半下。

徐子陵从她在右肩斜伸出来的剑鞘移往第三个到达的年青男子身上，此君该就是成都的小恶霸霍纪童，劲装上披上华丽锦袍，腰挂长刀，体型健硕，皮肤黝黑，称不上英俊却有股强悍的男性魅力，最不讨人欢喜是一副傲慢的神态，彷彿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内，目空一切。

得三人以夏妙莹为首品字形立定船头时，其他四人才先后赶至，两个是苗人，另两个汉人该是霍纪童的手下。

林朗首先拱手为礼，向三人以江湖礼数招呼，说过开场白后道：“姥姥仙驾既临，我……”夏妙莹眼角都不朝他瞧来，只狠狠盯紧徐子陵，挥手截断他的话道：“少说闲话。”

然后阴恻恻道：“弓辰春你的胆子真大，龟缩这么多年后，竟敢大摇大摆的到散花楼作乐，是否欺我夏妙莹老得忘掉你以前的所作所为，不再和你计较。”

瞧见她眼神内怨毒愤懑的神色，徐子陵宜觉感到她和弓辰春间非是一般仇恨那么简单，而是有男女纠缠不清的恩怨夹缠在内，心叫倒霉；更知道只要自己一开腔，会立即露出马脚，但又不能干说话，只好叹一口气，摇头苦笑。

“美姬”丝娜杏目圆瞪，娇叱道：“大师姊因你始乱终弃，至含郁而死，你弓辰春万死不足以辞其咎。”

徐子陵心叫侥幸，更是好笑，初时还以为“自己”和夏妙莹有瓜葛，原来是和她的大弟子，苦笑道：“内中情况异常复杂，诸位可否听我解释。”

霍纪童双目凶光闪烁，怒喝道：“只看你闻死讯而毫无悲戚之情，立知你弓辰春是个无情无义，狼心狗肺之徒。”

雷九指在徐子陵身后阴阳怪气的笑道：“霍纪童你能好到那里去，成都给你既奸且弃的女子数不胜数，阿大别说阿二啦！”夏纪莹等的目光首次从徐子陵处移开，落在又变为弓腰哈背的雷九指身土。

霍纪童“咧”的一声，拔出腰刀，排众而出，厉喝道：“你是谁？”

徐子陵知道难以善罢，唯一方法是令对方知难而退，但最大问题是绝不可露出“岳山”击败席应时的武功，倏地移前，冷哼道：“你若能挡我三招，弓某愿束手就擒，任凭处置，但若挡不了，你们须立即退走，并要答应永不再来烦我，霍纪童你有资格作主吗？”

霍纪童怒喝道：“废话！”同时抢前运刀疾劈。

刀风呼呼，林朗慌忙退后。

船上乌江帮的人除掌舵者外，大部分集中在看台处瞧热闹，其他旅客亦从船舱拥出，挤在舱门内外观战，韩泽甫是其中之一。

徐子陵从容一笑，颇准对方刀势，右手探出，似爪似掌，到迎上对方刀锋时才撮指成刀，“蓬”！气劲与刀劲硬拚一记，霍纪童有若触电，连人带

刀给徐子陵劈得倒退六、七步。

观者无不动容。

事实上徐子陵只用了小半力道，若全力施为，恐怕霍纪童要当场喷血。

夏妙莹大喝道：“纪童退下！”

“美姬”丝娜闪电移前，防止徐子陵乘胜追击，娇叱道：“假如你能在三招内令我落败，我们立即掉头走。”

霍纪童悻悻然的退回夏妙莹身旁，虽不服气，但因全身血气翻腾，欲战无力。

徐子陵服力何等高明，心知肚明丝娜功力远胜霍纪童。不过若能如此退敌，实非常理想，把心一横道：“一言为定，若弓某人三招内不能赢你，就束手就擒，绝不食言。”

夏妙莹方面立时响起嘲弄讥笑的声音，认为他不自量力。

乌江帮和众旅客亦嗡嗡声起，在心理上，他们都是站在同舟的徐子陵那一方，自然为他不智的决定担心和惋惜。

要知“美姬”丝娜乃巴盟四大首领之一，名震巴蜀，胜她已不容易，何况是要三招内击败她。

假若徐子陵现在是“岳山”而非“弓辰春”，当然是另一回事。

丝娜娇笑道：“弓辰春你确是傲气可嘉。”

“铮”！

宝剑离鞘。

徐子陵微笑道：“且慢！”

夏妙莹厉喝道：“是否想反悔哩！”

第三章 宋家山城

宋家山城外外观和内在会给人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若前者令人想起攻守杀伐，那后者只会使人联想到宁逸和平。

城内分布著数百房舍，以十多条井然有序，青石铺成的大道连接起来，最有特色处是依山势层层上升，每登一层，分别以石阶和斜坡接通，方便住民车马上落。

道旁遍植树木花草，又引进山上泉水灌成溪流，在园林居所中穿插，形成小桥流水，池塘亭台等无穷美景，空间宽敞舒适，极具江南园林的景致，置身其中，便像在一个山上的大花园内。

主要的建筑群结集在最高第九层周围约达两里的大坪台上，楼阁峥嵘，建筑典雅，以木石构成，由檐檐至花窗，缕工装饰一丝不苟，营造出一种充满南方文化气息的雄浑气派，更使人感受到宋阙在南方举足轻重的地位。

寇仲随宋鲁和宋智两人，在亭台楼阁、花木林园中穿插，来到位於山城尽端磨刀堂入口的院门外。

宋智止步道：“我两人应否陪少帅一起进去见大兄呢？”

宋鲁叹一口气道：“听你这么说，大兄应该是指定要单独会见小仲。”

宋智点头苦笑。

寇仲一怔道：“鲁叔和智叔是否怕阔主拿我来试刀？”

宋智忧心忡忡的道：“试你的刀法是必然的事。问题是他会不会下手杀你。照惯例给他把名字刻在磨刀石的人，最终都会命丧於他刀下。”

寇仲不解道：“他为何忽然要杀我，杀我对他老人家有甚么好处？”

宋智道：“大兄从来行事敦人难以测度，前一阵子他暗下离开山城，回来后就把你的名字刻在磨刀石上。我习多次试探，他都不肯透露半点口风，所以此事只能赌你的运气，若少帅立即离城，我们绝不会怪你。”

寇仲哈哈一笑，道：“我寇仲岂是临阵退缩的人，我更有把握可活著出来找两位喝酒呢。”

言罢洒然跨进院门。

徐子陵淡然笑道：“姥姥请勿误会，我只是看看可否找人借刀子一用。”

众人大为惊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纵使是同一个铁匠打制出来的刀子，亦在轻重钝快上有分别。故习武者对随身兵器非常重视，因为没有经过一段长时间去掌握兵器的特性，会受拖累而发挥不出本身在招数和功夫的最高境界。

像徐子陵刻下要在三招内击败 *美姬* 丝娜，能否发挥兵器的特性更有关键性的影响，而他这么临时临急去借一把不称手的兵器，最大的可能是尚未把握清楚兵器特性，早过三招之数。

林朗解下佩刀，递给徐子陵道：“弓爷看看这把是否合用。”

霍纪童冷哼一声，显是不满林朗此举。

徐子陵接过长刀，缓缓拔出刀子，左鞘右刀，双目射出凌厉的电芒，遥罩夏妙莹身旁的霍纪童，沉声道：“无论事情如何发展，我和你们的事与乌江帮绝没有任何关系。假若我弓辰春落败遭擒，当然没资格说话。但如果弓某人侥幸取胜，而霍纪童你却在事后寻乌江帮的麻烦，我弓辰春於此立下誓言，不论事情大小，必取尔之命。”

当他拔刀出鞘的一刻，一股灼热的刀气顿时以长刀为中心散发，像暗涌般往敌方袭去，配合他豪情逼人，坚决肯定的说话，实具有无比的威吓力量。

首当其冲的“美姬”丝娜，想也未曾想过竟有人能利用拔刀的气势，发出这么强大奇异的气劲，登时身不由主的后退一步，摆开剑式，对抗对方无形有实的庞大刀气。

夏妙莹亦为之色变。

霍纪童早给他的眼神瞧得心生寒意，为刀气潮涌而至，竟不得中退后两步，一时间连反驳的话都不敢说出来。

其他人均觉得徐子陵这番话合情合理，皆因“美姬”丝娜身为四川合一派的继承人，又属巴盟四大领袖之一，若连她亦要在三招之内落败，那四川可能只“武林判官”解晖一人有本领保护霍纪童的小命，其他人都不行。

而霍纪童如此不顾江湖规矩，恃强在事后找乌江帮的人泄愤，以解晖一向公正的作风，是绝不会插手去管的。

徐子陵知道已把霍纪童镇慑，目光转到“美姬”丝娜身上，刀锋遥指。

奇异的事发生了。

滚滚翻腾的灼热刀气，忽然消敛无踪，代之而起是阴寒肃森的寒气。

夏妙莹终骇然一震，厉喝道：“娜儿退下！”探手拔出拂尘。

此时所有人均知道“弓辰春”武功之强，远超乎夏妙莹想像之外，使她对丝娜硬拚三招的能力，完全失去信心。

丝娜性格倔强，那肯一招未过便认输，咬牙叫道：“师傅放心！”

长剑幻出重重剑影，反客为主，猛然出击，铺天盖地往徐子陵洒去，也是威势十足。

以人奕剑，以剑奕敌。

徐子陵每下动作，每句说话，都依从奕剑术的法旨，终迫得丝娜主动出击，省去不少功夫。

如果她一直保持守势，因三招之数而落败的可能是他。

事实上他是合法的取巧。

当拔刀时，他借势施出《长生诀》灼热劲气，忽又转为寇仲那一套《长生诀》法，化热为寒。故虽一招未出，实际上早已出手。若丝娜在气势对峙上落败，那他在气机牵引下全力出手，只一刀就可把胜利摘取到手。

丝娜早被他的刀气迫退一步，刚站稳阵脚，岂知对方竟能化热为寒，登时方寸大乱，如再不反攻，只有后退一途，确是有苦自己知。在气势对峙上，她完全败下阵来。心中更清楚明白绝非徐子陵对手，只是希望能借剑法捱过三招。

高手相争，若志气被夺，信心受创，功力自然大打折扣，而丝娜正掉进徐子陵这精心布下的陷阱中。

无论才智武功，两人间的差距实在太远。

夏妙莹拂尘扬起，紧追在丝娜背后，意图加入战圈，但已遂了一步。

徐子陵后退半步，右手刀子在空气中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举重若轻的一刀劈在空处。

丝娜的剑气像被他一下子吸个半滴不剩，只余有形无实的虚招姿势，还生出要往他的刀子冲过去受死的样子，魂飞魄散下，那还顾得三招不三招之数，忙撤剑后退。

夏妙莹跟她一进一退，擦身而过，拂尘挟著呼啸的真劲，往徐子陵拂去。

徐子陵则心叫侥幸，他借刀子施出模拟得有三、四成近似的“天魔大法”，兵不血刃的把这充满异族风情的美丽苗女惊退，此时见拂尘扫至，想也中想的使出李靖“血战十式”中的“兵无常势”，窥准夏妙莹最强一点那“遁去的一”扫去。

“噗”！臭妙莹的尘拂给他看似随意的一刀扫个正著，所有精妙变化后著同时给封死，一股沛然莫寸抗御的刀气透拂而来，闷哼一声，虽是心中不服气至极点，仍是毫无办法的硬被劈退。

徐子陵刀势变化，从“兵无常势”转为第十式“君临天下”的起手势，攻守兼备，遥制对手。

以夏妙莹之能，也感到在此下风情况再度出击，必是自招其辱的结局，一时间竟再往后退，打消反攻的念头。

双方回复初时对峙的形势。

徐子陵当然不会迫人太甚，抱拳道：“此战作和论，弓某人根本没有把握在三招内胜过丝娜当家，只是利用潜隐多年悟出来的小玩意兵行险著，是否仍要打下去，姥姥一言可决。”

这番话可说给足对方面子。

夏妙莹与丝娜交换一个眼色，猛一跺足道：“败就是败，不用你来为我们说好话，我们走。”

进门后是一道横越池塘花圃的曲廊，沿廊前行，左转右曲，放眼四方，绿荫遍园，步移景异，意境奇特。

曲廊尽端是座六角石亭，恰是池塘的中心点，被石桥连接往环绕庭院一匝的回廊处。

石桥直指另一进口，隐见其中是另一个空间，古树参天，茂密硕壮，生气勃勃。

寇仲穿过石亭，过桥登廊，通过第二重的院门，眼前豁然开阔，尽头处是一座宏伟五开间的木构建筑，一株高达十数丈的槐树在庭院中心气象万千的参天高撑，像罗伞般把建筑物和庭院遮盖，在阳光照耀下绿荫遍地，与主建筑浑成一体，互相衬托成参差巍峨之状，构成一幅充满诗意的画面。

寇仲大感畅快，绕槐树一圈缓行欣赏个够后，才缓步登上有牌匾刻上“磨刀堂”三字的建筑物的白石台阶。

磨刀堂偌大的空间里，一人背门立在堂心，身上不见任何兵器，体型像标枪般挺直，身披青蓝色垂地长袍，屹然雄伟如山，乌黑的头发在头顶上以红中绕扎成髻，两手负后，未见五官轮廓已自有股不可一世，睥睨天下的气概。

两边墙上，各挂有十多把造型各异的宝刀，向门的另一端靠墙处放有*方像石笋般形状，黝黑光润，高及人身的巨石，为磨刀堂本已奇特的气氛，添加另一种难以形容的意味。

以寇仲这么不守常规和胆大包天的人，面对这被誉为天下策一刀手的超卓人物，亦有点战战兢兢，老老实实向他的背脊施礼道：“后辈寇仲，拜见阁主！”

一把柔和好听的声音回道：“你来迟啦！”

寇仲愕然道：“我来迟了？”

宋缺旋风般转过身来，冷然道：“你来迟至少一年。”

寇仲终面对著威震天下，出道后从未遇过的对手“天刀”宋缺，他心上人的父亲。

雷九指追在他身后进入舱房，徐子陵不悦道：“你跟来作甚么？”

雷九指关上房门，隔断其他人的目光，走近徐子陵背后低声道：“当然是有要事商量。”

徐子陵冷哼道：“我和你以前没有任何关系，以后也不会有。识相的就给我滚出去，否则莫怪弓某人客气。”

雷九指笑道：“弓兄勿要唬我，你这人外冷内热，更非恃强凌弱之徒，只要你肯听我几句话，保证会对小弟改观过来。”

徐子陵转身面向他，点头道：“你先答我，刚才你为何要强出头？”

雷九指双目精芒闪闪，沉声道：“因为你戴著我恩师亲制的面具。”

徐子陵皱眉道：“雷兄确是眼力高明，不知你所说的恩师高姓大名？”

雷九指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颓然道：“我虽视鲁妙子大师为师，他却从不肯承认我是他的徒弟。但我雷九指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全拜他所赐。”

徐子陵毫不动容地诘诘道：“你甚么时候看破我戴面具的。”

雷九指答道：“我只是猜出来的。我一对耳朵受过特别的锻练，不但能听到盅内骰子转动时声音上的微妙差别，更可在远距离窃听别人的说话。

当我发觉你竟不知夏妙莹是冲著你来峙，便猜到你非是真正的弓辰春，而事实上你比弓辰春要高明百倍。所以我故意走到你背后，留心观察颈肤和面肤的分别，始肯定你是戴上面具。亦只有出自鲁师妙手的脸具，才能如此全无破绽。”

徐子陵在靠窗的椅子坐下，淡然道：“鲁先生既从不认你为徒，那你跟鲁先生究竟是甚么关系？”

雷九指在另一张椅子坐下，露出缅怀的神色，缓缓道：“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我当时只有十五岁，在关中一所赌场当跑腿，有一天鲁妙子来赌钱，以无可比拟的赌术狠狠赢了一笔钱。他离开时我追在他身后，恳求他把赢钱的手法教我，唉！当时我还以为他只是个手法比人高明的赌徒。”

徐子陵可以想像鲁妙子的反应，微笑道：“他怎么说？”

雷九指抚脸道：“他赏我一记耳光，然后大笑道：急功近利，想以骗人伎俩一朝致富的人，永远成千了赌林高手，我既打过你，就传你两字诀法吧！”

徐子陵此时至少信了雷九指七、八成。皆因这正是傲气十足的鲁妙子的说话风格，兴趣盎然问道：“是那两个字。”

雷九指叹道：“就是“戒贪”两字。”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鲁先生真绝。你还有甚么话可说？”

雷九指道：“我当时哑口无言，鲁师却续道：“凭我的赌术，可轻易把这样一个赌场赢过来。但我只赢五十雨便离场，这就是戒贪。只有能完全控制自己贪嗜痴的人，才有资格去赢别人的钱，所以我绝非胡诌。””徐子陵在脑海中勾画出鲁妙子当时说话的表情神态，想起天人远隔，心中一阵痛楚。

鲁妙子的死亡当时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悲伤，但在事后每当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孺慕思念反与日俱增。

对素素他却是不敢去想，因为那是太沉重和痛苦！

雷九指的声音传入耳内道：“当我以为鲁师会舍我而去时，忽然他又走过来摸摸我的头，喃喃自语的道：“你这小子有副很不错的头骨，眼也生得精灵，横竖我正需要一个助手，你就跟我一段时间吧。”事情就是那么开始的。那是我一生人最快乐的时光，他从不教我任何东西，却不阻我在旁偷看偷学。可惜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他老人家好吗？”

徐子陵沉声道：“鲁先生早已仙去。”

雷九指长躯剧震，泪水泊泊流下。

第四章 天刀宋缺

那是张没有半点瑕疵的英俊脸庞，浓中见清的双眉下嵌有一对像宝石般闪亮生辉，神采飞扬的眼睛，宽广的额头显示出超越常人的智慧，沉静中隐带一股能打动任何人的忧郁表情，但又使人感到那感情深还得难以捉摸。

宋缺两鬓添霜，却没有丝毫衰老之态，反给他增添高门大阀的贵族气派，儒者学人的风度。又令人望而生畏，高不可攀。配合他那均匀优美的身型和渊亭岳峙的体态，确有不可一世顶尖高手的醉人风范。

他比寇仲尚要高寸许，给他目光扫过，寇仲生出甚么都瞒不过他的不安感觉。

宋缺仰首望往屋梁，淡然自若道：“自晋愍帝被匈奴刘曜俘虏，西晋覆亡，天下陷於四分五裂之局，自此胡人肆虐，至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天下重归一统，其间二百七十馀年，邪人当道，乱我汉室正统。隋室立国虽仅三十八年，到杨广为宇文化及弑於扬州而止，时间虽促，却开启了盛世的契发式谁能再於此时一统天下，均可大有作为。”

目光再落在寇仲脸上，冷哼道：“少帅可知杨坚因何能得天下？”

寇仲沉吟道：“该是时来运到吧？”

宋缺仰天长笑，道：“说得好，当时幼帝继位，杨坚大权在握，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杨坚者也。杨坚自辅政开始至篡位建立隋朝，首尾只是区区十个月，成事之速，古今未见。”

又微笑道：“少帅可知杨坚因何能这么快成不朽之大业？”

寇仲心中庆幸曾熟读鲁妙子的史卷，道：“敌手无能，北周君威未立，杨坚遂可乘时挟势而起，这只是小子一偏之见，请阙主指点。”

宋缺点头道：“少帅所言甚是，只是漏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汉统重兴。”

说罢露出思索的神情，举步负手，踱步而行，经过寇仲左侧，到寇仲身后五步许处挺立不动，目光射出深刻的感情，凝注在庭院的槐树处，油然道：“北魏之所以能统一北方，皆因鲜卑胡人勇武善战，汉人根本不是对手。但自胡人乱我中土，我大汉的有志之士，在生死存亡的威胁下，均知不自强便难以自保，转而崇尚武风，一洗汉武帝以来尊儒修文的颓态。

到北周末年，军中将领都以汉人为主，杨坚便是世代掌握兵权的大将，可知杨坚之所以能登上皇座，实是汉人势力复起的必然成果。”

寇仲叹道：“阙主看得真透彻，我倒从没这么深入的去想这问题，难怪现时中土豪雄辈出，兴旺热闹。”

宋缺沉声道：“但能被我看入眼内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渊次子世民，另一个就是你寇仲。”

寇仲老脸一红，有点尴尬的道：“阙主过奖啦！”

目光不由落到像神位般供奉在堂端的磨刀石上，从十多个刻在石上的名字搜索，赫然发觉自己的名字给雕写在石上最高处，不由暗觉惊心。

宋缺声音转柔，轻轻道：“自汉朝败亡，天下不断出现南北对峙之局，究其因由，皆因有长江天险。少帅可知关中李家已与巴蜀诸雄达成协议，假若李家能攻陷洛阳，以解暉为首的巴蜀就会归降李家，那时南方将因李家得巴蜀而无长江之险可守，只要有足够舟船战舰，李家大军将顺流西下，到时谁可力抗？”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他最害怕的事，终於发生。

师妃暄比之千军万马更厉害，兵不血刃的就替李世民取下半壁江山。

没有多少人比他更清楚王世充的虚实，纵有坚固若洛阳的大城，亦远非李世民的对手。

宋缺叹道：“假若一年前你寇仲能有今天的声势威望，我宋缺定会全力助你，更会通过解暉令巴蜀站在你的一方。可惜目下形势已改，除非你在磨刀石前立誓退出这场争天下的纷争，否则你今天体想能活著离开磨刀堂。

李世民虽有胡人血统，追源溯流，宋缺仍可视他为汉人，就让他来收

拾这四分五裂的烂摊子吧！不过若非他李家现在与突厥划清界线，宋某人亦绝不会作此决定。”

寇仲听得头皮发麻，至此才明白自己的名字为何会给刻在磨刀石上，而宋玉致则要千方百计阻止自己来见他，确是他始料所不及。

*种荒谬绝伦的感觉涌上心头，寇仲仰天大笑道：“既是如此，寇仲乐于领教阁主的天刀秘技，请！”

徐子陵待雷九指情绪回复过来后，除下面具，道：“我徐子陵直到雷兄真情流露，才敢相信雷兄的话。”

雷九指用神看他，压低声音道：“小心驶得万年船，徐兄弟这种态度是对的。唉！我早该猜到你是徐子陵，子陵是否另有一副岳山的面具？”

徐子陵点头应是。

雷九指接著询问徐子陵与鲁妙子相通的情况，然后惋惜的道：“凭子陵能博杀“天君”席应的惊人实力，若能助我，事情当可水到渠成，但我当然知道子陵有更重要的事在身，只好自己设法解决。”

徐子陵道：“雷兄何碍说出来研究一下。”

雷九指沉吟片晌，道：“我正与巴陵帮的香贵斗法，而霍家父子，表面上与香家没有关系，事实上却是巴陵帮在巴蜀的负责人，专营妓院和赌场。”

香贵正是香玉山的老爹，徐子陵闻言后大感兴趣，问道：“难怪雷兄见霍纪童追来，误以为他们是来寻你晦气，可否说得再详细一点？”

雷九指道：“此事说来话长，江湖士一直盛传巴陵帮不但为死鬼杨广在中土和域外搜索美女，又暗中从事贩卖女子的可耻勾当。但始终没有人能抓得甚么确实证据，但却给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中，碰到他们在云南大理一带从事这种活动。”

徐子陵皱眉道：“这该是以前的事吧？”

雷九指嗤之以鼻道：“这么有厚利可图的事，他香家怎肯放弃。照我看连肃铣都给蒙在鼓里，而变成他香家自己的生意。如此即使将来萧铣兵败，他香家仍可享尽荣华富贵，嫖赌两业，自古以来均从未衰败过。”

徐子陵心忖在公在私，他和寇仲绝不能让香玉山再这么丧尽天良的干坏事，且又可富贵安享不尽，道：“他们贩卖人口的事怎能保得这么密呢？”

雷九指道：“他们有两种保密的手段，首先就是不让人知道那些赌场或青楼是属於他们旗下的”其次就是专在偏远的地方，以威逼利诱的手段，贱价买入稚龄女子，再集中训练，以供应各地青楼淫媒。以前有隋廷的腐败官僚为他们掩饰，现在则是天下大乱，谁都没闲情去理他们。”

徐子陵道：“雷兄有甚么计划对付他们？”

雷九指露出充满信心的笑容，道：“我要把香贵迫出来和我大赌一场。”

宋缺又从寇仲身旁缓步经过，微笑道：“少帅无论瞻色武功，均有资格作我宋缺的对手。不过却有个极大破绽，注定你必死无疑。”

瞧著宋缺雄拔如松柏山岳般的背影往磨刀石走去，寇仲苦笑道：“阁主说得好，我寇仲怎能对心上人的亲爹起杀机呢？”

宋缺倏地立定，厉喝道：“如此你不如自尽算了！若不能舍刀之外，再无他物，你就算多练一百年刀法，也不能臻刀法之致极。”

寇仲哂道：“世土岂有致极可言，若有极限，岂非代表某种停滞不前。”

宋缺旋风般转过身来，闪亮得像深黑夜空最明亮星光的眼神异芒大作，利箭般迎上寇仲目光，完美无瑕的容颜却仍如不波止水，冷然道：“这只是

无知者之言，每个人在某一时间，都自有其极限，就像全力跃高者，不论其如何用力，只能到达某一高度。但如若身负重物，其跃至极限高度当会扛个折扣，其他都是废话。”

寇仲愕然道：“我刚才说的是另一种情况，是从大体上去思考，不过对阎主来说恐怕只是废话。”

宋缺做然道：“确是废话。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神凝始可意到，意到手随，才可言法，再从有法人无法之境，始懂用刀。”

寇仲露出思索的神色，沉吟道：“神和意有甚么分别？”

宋缺往墙上探手一按，“铮”的一声，其中一把刀像活过来般发出吟音，竟从鞘子内跳出来，和给人手握刀柄拔出来全无分别，看得寇仲心中直冒寒气。

宋缺再隔空虚抓，厚背大刀若如给一条无形的绳索牵扯般，落入他往横宜伸的左手掌握中。

奇变突至。

寇仲感到就在厚背大刀落入宋缺掌握的一刻，宋缺的人和刀合成一个不可分割、浑融为一的整体，那完全是一种强烈且深刻的感觉，微妙难言。

宋缺双目同时神光电射，罩定寇仲，令寇仲感到身体里外，没有任何部份可瞒得过这位被誉为天下第一用刀高手的观察，被看通看透，有如赤身裸体，暴露在寒风冷雪之中。

就在宋缺掌刀的刹那，一堵如铜墙铁壁、无形却有实的刀气，以宋缺为中心向寇仲迫来，令他必须运气抵抗，更要迫自己涌起斗志，否则必然心胆俱寒，不战而溃。

如此武功，非是目睹身受，人家说出来都不敢信是真实的。

宋缺的神情仍是好整以暇，漫不经心的淡然道：“神是心神，意是身意，每出一刀，全身随之，神意合一，就像这一刀。”

说罢跨前一步，庞大的气势像从地上地下钻出涌起的狂扬，随他肯定而有力的步伐，挟带冰寒彻骨的刀气，往寇仲卷来。

“锵”！寇仲适时掣出井中月，只见宋缺的厚背刀破空而至，妙象纷呈，在两丈许的空间内不住变化，每一个变化都是那么清楚明白，宛如把心意用刀写出来那样。最要命是每个变化，都令寇仲拟好的对付方法变成败著，生出前功尽废的颓丧感觉。

用刀至此，已臻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的至境。

刀势变化，步法亦随之生变，寇仲甚至没法捉摸他最后会从那个角度攻来。

面对如此可怕的强敌，寇仲反生出强大的斗志，一对虎目迸射出前所未有的精芒，眨也不眨地注视对手。到敌刀离他只三尺许，刀气狂涌而至时，他才冷喝一声，往前抢出，井中月疾迎而去，大有不成功便成仁，壮士一去兮干复还之势。

“当”！两刀交击。

寇仲闷哼一声，连人带刀给宋缺的厚背刀扫得踉跄跌退三步，但亦封死宋缺的后著变化。

眼看脸上失去红润之色的寇仲，宋缺刀锋遥指这年轻的对手，并没有乘势追击，仰天长笑道：“少帅果然了得，心神竟能不露丝毫破绽，看破这一刀只有冒死硬拚，始有保命机会，换过一般俗手，必因看不破其中诸多变

化，而采取守势或试图躲避，那就会招来立即败亡的结局。现在你当知道甚么是身意吧！”

寇仲脸色复常，点头道：“我根本看不破阎主的刀势变化，但当我把自己置身於死地的一刻，我的手竟似知道如何保住小命的样子，这大概就是身意吧！”

宋缺微笑道：“身意就是过往所有刻苦锻练和实战经验的总成果，心止而神欲行，超乎思想之外，但若只能偶一为之，仍未足称大家，只有每招每式，均神意交融，刀法才可随心所欲。看！这是第二刀。”

寇仲心叫救命，直到此刻，他体内翻腾的血气，酸麻不堪的手臂才勉强回复过来，心知肚明无论内功刀法，均逊於对方不止一筹。而从刚才宋缺那一刀推之，他可肯定宋缺确有杀他之心，故出手全不留馀地，挡不过就要应刀身亡，连宋缺自己都改变不到这必然的结局。

幸好他心志坚毅，绝不会因自问及不土对方而失去斗志，冷哼一声，主动出击。

宋缺踏前一步，发出“噗”的一声，整座磨刀堂竟像摇晃一下，随其步法，一刀横削而出，没有半点花巧变化，但却破掉寇仲所有刀法变化。

寇仲感到宋缺这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刀，大巧若拙，能化腐朽为神奇，除去挡格一途，再无他法，主动立即沦为被动。

“铮”！寇仲又给劈退另三步。

宋缺刀锋触地，油然道：“少帅可看出本人这一刀的玄虚？”

寇仲暗中调息，点头道：“千变万化，隐含在一个变化之中，那微妙处怎都说不出来。”

宋缺叹道：“孺子可教也，可惜却要送命宋某人刀下。”

寇仲哈哈一笑，井中月迅疾劈出，登时风雷并发，刀势既威猛无伦，其中又隐有轻灵飘逸的味道，令人觉得他能把这两种极端相反的感觉揉合为一，本身便是个教人难以相信的奇迹。

宋缺大喝一声“好”，锐目亮起异采，英俊无匹的脸庞却不含丝毫喜怒哀乐，手中厚背刀往前急挑，变化九次，正中寇仲的井中刀刀锋处。

以寇仲对自己刀法的信心，也要心服口服，这一刀乃他出道以来的颠峰之作，本以为怎都可抢得些许先机，岂知宋缺看似随便的一个反击，就像奕剑术般把主动全掌握在手上，使他所有后著没半寸施展的馀地。

宋缺的气势更不住澎湃增强，令他压力大增，有如手足被缚，用不出平时一半的功夫。

“呛”！两人乍分倏合。

转眼双刀交击十多干。

若有人在旁观战，宋缺每一刀均似是简单朴拙，但身在局中的寇仲却知道对方刀起刀落间，实蕴藏千变万化，教人无法掌握其来踪去迹，只能见招拆招，甚么“以人奕剑，以剑奕敌”之术在这种情况下是提也休提，更遑论找寻对方那“遁去的一”。

挡到宋缺忽轻忽重，快慢由心，可从任何角度攻来的第二十七刀后，寇仲的内气已接近油尽灯枯，不及补充的绝境。在宋缺无可抗衡、惊天地鬼神的刀法下，他就像在惊涛骇浪，暴雨狂风的大海中挣扎求存，只恨这一刻他已筋疲力尽，面临没顶之祸。

寇仲趁尚有少许馀力，蓦地一个旋身，井中月猛扫对手长刀。

“当！”这一著妙至毫颠，就在旋身之时，寇仲借螺旋之力神迹般逸出宋缺刀风锋锐所笼罩的范围，然后再投往宋缺刀势最盛处，以宋缺之能，亦被迫要硬架他一刀。一出一入，刀法仿如天马行空，勾留无迹。

交战至今，他尚是首次争取回少许主动。

“当！当！当！”

就趁刹那间的时间，寇仲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向宋缺劈出连绵不断，中间没有任何隙缝破绽的三刀。

他自忖必死，所以这三刀全不留后势，登时生出强大无匹的凶厉之势，充满一往无还的气魄。

宋缺长笑道：“痛快！痛快！从未试过这么痛快。”

就那么刀势翻飞的连接他三刀。

三刀过后，寇仲无已为继，此时到宋缺一刀扫来，把他连人带刀劈得往后抛跌，就那么滚出门外，坐倒庭院之中。

“哗！”寇仲终忍不住，喷出漫天鲜血。

自盼必死时，宋缺的声音传出来道：“太阳下山时，我们才再续此未了之缘吧！”

第五章 屡败屡战

雷九指眼睛明亮起来，沉声道：“不瞒子陵兄，老哥这十多年来，可说赌遍全国大小赌城，人称的“北雷南香”，北雷就是我雷九指，南香当然是香贵，即使没有贩卖人口的事，我早晚都要和香贵在赌桌上决胜负。”

徐子陵不解道：“你就算能在赌桌上胜过他，与他贩卖人口的事有何关系？”

雷九指道：“香贵在两年前宣布金盘洗手，再不理江湖的事，也装模作样把人所共知的旗下多间赌场妓院结束，其实却是掩人耳目，让有心者失去侦查他的线索。现在谁都不知道香贵阳居何处，但若我能把他引出来，说不定可从他身上追出线索来。以他这么大的一盘生意，定有可堆成小山般的帐簿名册等物，记载所有交收往来，只要公诸天下，香贵的罪恶皇朝将顿时崩溃，为人唾弃。”

徐子陵仍是一头雾水，问道：“他既金盘洗手，怎肯食言出来和雷兄决胜赌桌之上？”

雷九指道：“他的金盘洗手只是个幌子，事实上香家内野心最大的人是香贵的幼子香玉山，据闻最近他已离开萧铄，转而全力拓展家族生意。原因则众说纷纭，其中一说是他开罪了一些没人敢惹的敌手，所以要隐匿行踪。

哈！若连萧铄都护不住他，今回闯的祸定是非同小可。”

徐子陵道：“此事容后再说，雷兄先说有甚方法可把香贵父子引出来？”

雷九指思索半晌，才道：“当我赢到香贵沉不住气时，他惟有出来与我大赌一场。”

徐子陵沉吟道：“你怎知那所赌场是他香家开设的呢？”雷九指微笑道：“赌场自有赌场的诸多禁忌、布局和手法，只要我入场打个转，便可晓得是出自何家何派所主持设计，休想瞒过我。现在我正一家一家的在香贵的赌场狠赢下去，而每次我都以不同的容貌打扮出现，该已惹起香贵的注意，所以才误以为霍纪童来找我算账。香玉山不知是否为应付你们，近年在各地重金礼聘多全局手，以增强实力，亦令我的处境非常危险。”

徐子陵道：“既是如此，你的计划怎行得通？香贵根本不须和雷兄在赌桌上见高下，只要派出高手用武力把你解决，说不定还可追回你以前所赢的钱财。”

雷九指胸有成竹道：“当然不会那么简单。目下是他旗下的赌场给我搞得风声鹤唳、惶惶不可终日。是他著紧要把争情解决，而非我紧张他会否出来和我大赌一场。只要他公开向我下决战书，自然须依足江湖规矩办事。

但在这情况发生前，我要分外小心保命之道，因此才有早先邀你合作的提议。”

徐子陵苦笑道：“在公在私，我和寇仲都要管这件事，待见过寇仲，我们再商量行事的细节吧？”

雷九指大喜道：“有子陵和少帅相助，香家势必难逃此劫，待我把多年来领悟回来的赌术，向子陵详细解说。”

徐子陵愕然道：“又不是我出手去赌，教晓我有甚么用？”

雷九指露出个带点狡猾意味的微笑道：“你已成为我的副手，怎能对赌术一窍不通？”寇仲从深沉的坐息醒转过来，太阳早降至目光不及的院墙下，一群鸟儿在槐树茂密的叶荫中追逐嬉闹，吱吱喳喳吵个不停。

他却是浑身舒泰。

继大海馀生后，他是第二度用尽体内真气，而今趟只短短两个时辰多一点就完全回复过来，真气更趋精纯澎湃，证明他先前的推论是正确的。就是当真气耗尽，再恢复时会有更奇异的增长。

对一般人来说，这种情况罕有发生，一般的情况都是当具气无以为继时，只落得例如在激战中力尽而亡，少有人能像他那么迅快复元。

上次在大海是因以内呼吸在海水里潜泳，致耗尽真气。今趟却因宋缺惊天动地，无有休止的刀法，使他劲竭神疲，使真气在散而复生下快速增长。

以往就算对著强如棺棺的对手，他怎都有回气的间隙，但宋缺的天刀却好比怒海的巨浪，使他连一线调息的时间都难以争取。遇上这样的敌手，只能和他比拚谁的气脉更悠长，现在他显然远远及不上宋缺。

这是没有可能的，他寇仲始终年轻力壮，习的又是《长生诀》加上和氏璧两大玄之又玄，奇上加奇的先天真气，纵使火候及不上宋缺，不会在对方仍是充盈有馀时，他却先倒了下来。

其中定另有关键。

想到这里，脑际灵光一闪。

宋缺的声音传来道：“少帅请进，今次若你能挡过八十刀，宋某人可让你再想一晚。

“寇仲心中唤娘，适才一战只不过三十来刀，就劈得他滚出磨刀堂，现在再来八十刀，他可能连滚出堂外的侥幸亦欠奉。但形势至此，还有甚么好说的，弹起身来，昂然走进像张口鲸吞的磨刀堂去。

昏黑的大堂内，宋缺挺身做立，右手抓著刀鞘，左手正缓缓把长刀拔

出鞘子。

寇仲功聚双目，定神瞧去，见刀体薄如绸缎，像羽毛般轻柔灵巧，还透出篮晶晶的莹芒，锋快至非是目睹，定不敢相信世间竟会有此筑宝。

寇仲的心登时凉了半载，他早先所想种种应付宋缺的方法，均以他的厚背刀为假想目标，岂知他竟换过另一把截然不同的宝刃，可推想会是另一种不同路子的刀法，使他拟定的对策完全落空，派不上用场。

宋缺的目光在刀身来回巡迳，柔声道：“此刀名水仙，本人曾就此刀的特性，创出“天刀八诀”，每诀十刀，共八十刀。刀下无情，少帅小心啦！”

“锵”！寇仲掣出井中月，立时黄芒大盛，喜怒不露诸形色的淡淡道：“这八诀有甚么好听的名字，阙主可否说来让在下开开耳界。”

宋缺的目光离开水仙宝刃，朝他瞧去，却哑然失笑道：“甚么开开耳界，不过你的不守成规，正是你的长处。我“天刀”宋缺自出道以来，从没有人敢与我刀锋相对，丝毫不让的硬拚三十多刀，代价只是一口鲜血，所以我才破例让你歇息后再战，非是我改变主意，肯饶你一命。”

寇仲哈哈笑道：““天刀”宋缺也凭多废话。我几时想过阙主会刀下留情？阙主偏要这么说，是否因杀我之心不够坚定，所以须先把话说满呢？”宋缺微一错愕，然后点头道：“你这番话不无道理。如说玉致对我杀你的决心没有丝毫影响的话，自是骗你。少帅可否再考虑宋某人劝你退出这场争天下的纷争的提议？”

寇仲失笑道：“阙主仍摸不清我寇仲是那一类人吗？”

宋缺审视他好半晌后，讶道：“你若身死此地，还争甚么天下。所谓好死不如恶活，你就算不怕死，这么死去却是毫无意义。”

寇仲洒然耸肩道：“都怪阙主你不好，自订八十刀之约，不怕告诉你，小子根本不相信阙主能在八十刀内宰掉我。再有一晚的思索，说不定明天我可扬长而去哩！”

宋缺把刀鞘随意抛开，左手扬刀，仰天笑道：“好！自古英雄出少年，“天刀八诀”第一式名为“天风环佩”，意境是有天仙在云端乘风来去，虽不能看到，却有环佩铿锵的仙乐清音。”

寇仲叹道：“果不愧天刀的起首一式，只听听便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奇招。阙主看刀！”

有过前车之鉴，他再不敢让宋缺主攻。

当然面对如此可怕的大敌，他也不敢贸然进击，当下提刀迫去，双目紧盯宋缺。

庞大的刀气，立时朝宋缺涌去，寒气漫堂。

宋缺双目闪过讶色，点头称许道：“难怪少帅口出狂言，原来不但功力尽复，且尤有精进，确是非常难得。”

寇仲倏地抢前，挥刀猛扫，化作黄芒，疾取宋缺胸口，凌厉如电闪。

宋缺不动如山的瞧著井中月尚差尺许就往胸肋扫至时，才略往后移，手中水仙薄刃化作千百道蓝汪汪的刀芒，把寇仲连人带刀笼罩其中，刀法精妙绝伦，令人难以相信。

寇仲心知不妙，更知迅快飘忽至此的刀法根本是无法捉摸，无从掌握。

刀风呼啸声在四面八方响起，寇仲猛一咬牙，在这生死悬於一线的危急时刻，纯凭直觉去揣测宋缺杀气所在，於杀气最盛处，化繁为简，身随刀走，一刀劈去。

“叮”！一声清响后，蓝芒与黄芒不断交击。寇仲连挡宋缺接踵而来，有若鸟飞鱼游，无迹可寻的连续九刀，杀得他汗流浹背，差点弃刀逃亡。

两人倏地分开。

寇仲横刀而立，暗自调息，一时说不出话来。

宋缺从容不迫的抚刀笑道：“少帅现在明白甚么是刀意吗？”寇仲苦笑：“想不明白也不行，原来感觉是这么重要。不过若我没有猜错，阙主并非真的想杀我，否则一出手就是道甚么娘的“天刀八诀”，恐怕我只能在地府中去领悟甚么叫刀意。”

宋缺长叹道：“你这么想可是错了。只因你不知道我是如何寂寞，难得有你这么一个好对手，才不肯轻易让你迅快归天。”

寇仲调息完毕，信心大幅增强，微笑道：“小心愈来愈难杀我，第二诀又是甚么名堂？”

宋缺欣然道：“愈难杀愈好，第二诀名为“潇湘水云”，虽是十刀，却如霞雾缭绕，隐见水光云影，流转不尽，意态无穷，看刀！”

寇仲忙喝道：“且慢！”

宋缺淡然道：“若我发觉少帅是在拖延时间，少帅将会非常后悔。”

寇仲哂道：“我寇仲从不会为这种事后悔，更没兴趣拖延时间，只因阙主的一诀十刀之数而想起一套名“血战十式”的凌厉刀法。阙主若能只守不攻，任我施展刀法，保证会是非常痛快畅美的享受。”

宋缺大笑道：“我还以为你会说刎颈自尽。不过这“血战十式”确能使本人闻之心动，即管使来看看。假若名不符实，休怪本人没有看下去的耐性。”

寇仲暗忖最紧要你肯受落，嘿然笑道：“阙主小心啦！”

立时提刀作势，弓起腰背，上身微俯向前，井中月遥指宋缺，双目厉芒电射，鹰隼般一瞬不瞬的紧盯对手，作势欲扑。那种迫人的气势，换作一般高手，怕要立即不战自溃，弃械逃生。

宋缺持刀做立，点头道：“果然有点对垒战场，浴血苦战的味儿。”

寇仲沉声喝道：“这一式正是“两军对垒”。”

话犹未已，井中月化作黄芒，直向丈半外的宋缺射去。由於不用顾忌宋缺会以攻对攻，所以去势份外凌厉，大有一往无回之势。

宋缺目射奇光，寇仲这一刀最厉害处非是刀法，而是刀意。从他提刀作势，至扑前狂攻，所有动作均浑成一个无可分割的整体，虽是右手运刀，但这一刀却包含全身全灵的力量，教人不敢小看。

而最令宋缺又好气又好笑的，是寇仲分明看准自己这把水仙宝刃利攻不利守，遂故意以言语谁得自己只守不攻，眼睁睁的吃亏。

“当”！宋缺错往一侧，左手水仙刃往上斜挑，正中寇仲刀锋。

寇仲手中刀芒大盛，冷喝道：“锋芒毕露！”千万点刀光，像无数逐花的浪蝶般变招洒往宋缺，气势如虹。

宋缺喝一声“好”后，单手抱刀，喳喳的连闪三步，竟在刀光中穿插自如，最后才运刀斜削，劈在井中月离刀把三寸许处。

寇仲下一招“轻骑突出”竟使不下去，改为第四式“探囊取物”，疾挑宋缺腰腹。

宋缺哂道：“少帅技穷啦！咦！”

只见寇仲挑来此刀，其“刀意”正随速度和角度不住变化，所以虽是表面看来简单直接的一刀，落在宋缺这大行家眼内，却知因其无法捉摸的特

性，如若被动的等待，必然挡格不住。纵是能勉强守过此招，接续而来的攻势将会令高明如宋缺也要落在下风，其后要扳平将非是容易。

在寇仲眼中，见到宋缺神情略一犹豫，心知肚明宋缺终於中计。

由上次交手到目下此刻，不理他如何努力争取，却从未曾抢占得上风，又或夺得主动的形势，可以说是给宋缺牵紧鼻子来走。

苦无办法下络给他心生一计，就是先以有形的“血战十式”，诱使宋缺生出轻敌之心，再以刚从宋缺偷学过来的“刀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迫宋缺改守为攻，那在心理上宋缺已像输了一著，气势自然因此心态而有所削减。

眼前宋缺临阵迟疑的情况，正是中计的如山铁证。

宋缺冷笑一声，左手水仙刃立时化为仿如水光云影的刀光，层层叠叠的迎往寇仲的井中月。终於放弃只挡不攻。

寇仲大笑道：“我都说没可能只守不攻的哩！”

倏地横移，运刀劈在空虚。

他终於首次看破宋缺的刀法，施展奕剑之术。

宋缺生性高傲，寇仲这句话比劈中他一刀更令他难受，登时杀气剧盛。

岂知寇仲忽然退往他刀势最弱的位置，劈出的一刀更如天马行空般妙至毫巅，若他原式不变，等若把水仙刃送上去给他砍劈的样儿。

而且寇仲的身法忽然变得奇诡难测，就像水中的鱼儿，纵使一动不动，但只要你搞动附近的水流，他随时可迅速窜退溜动。那种静中带有强烈游移干定的特性，以他自问能洞穿所有变化的眼力亦大感头痛。

刹那间宋缺已知刚才的略一犹豫，已给这天才横逸的小子抢占得主动和上风。

他的“潇湘水云”再使不下去，不怒反笑的吟道：“石上流泉！”

似水流不断的刀式，蓦地化作一道碧光冶冶、穿岩漱石的清泉活水，水仙刃划出一道蓝芒，循某一条优美至超乎任何言语所能形容的弧度，宜取寇仲。

寇仲往另一方错开，横刀格挡，看似迅疾，其实却寓快於慢，化巧为扭。

“蓬”！接著连串兵刃交击之音不绝如缕，宋缺的刀势虽不住扩张，但寇仲已非完全处在捱打和受尽凌辱的劣势，更非宋缺要他向东便向东，往西便朝西的无法自由自主，而是有攻有守，且干时有今守缺头痛的自创奇招。

最大的得益就是寇仲终学晓了如何在宋缺惊涛骇浪般的刀法中回气的方法，那是系乎轻重的把握，攻中藏守，守中含攻。每在全力出击或格挡后稍留馀力，以调节体内真气，当中微妙处，非是临阵对敌时，是没法掌握的。

有点像每潜游一段时间后，就冒出海面透透气，而不是死命在水底捱下去，宜至力竭气尽。

在宋缺的庞大压力下，寇仲把浑身解数毫无保留的施展出来，把过去所有领悟回来的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配合从宋缺身上新学晓的东西，愈打愈得心应手，畅快至极点。

宋缺刀法忽变，高吟道：“梧叶舞秋风！”整个人旋动起来，水仙刃似是随意出击，全无痕迹刀路可寻，更因其怪异的身法，寇仲一直力保的优势立时冰消瓦解。

“当”！

寇仲虽千万般不情愿，仍给宋缺令他阵脚大乱，只能苦守致没法回气、神乎其技的刀法杀得一筹莫展，到第十刀时又给宋缺连人带刀劈得踉跄退，最后“咕咚”一声坐倒门外，只差一步就像先前般滚下石阶去。

宋缺移至门前，低头凝视寇仲，目现奇光。

明月不知何时偷偷爬上院墙，透过槐树的浓荫洒在庭圈中。

寇仲苦笑道：“我没空去计算阙主究竟用了多少刀，希望不是七十九刀巴！”

宋缺脸上泛起冷酷的神色，双目杀机大盛，沉声道：“你不怕死吗？”

寇仲耸肩道：“说不怕就是骗你。但也相当好奇，死后究竟会是怎么一番情景呢？麻烦阙主告诉致致，我对她确是真心的。”

宋缺嘴角逸出一丝笑意，立即把他冷酷的神情和眼中的杀气溶解，淡淡道：“这些遗言留待明早再说吧！”

转身返回磨刀堂内。

第六章 有意无意

雷九指道：“陵爷熟识那种赌法？”

徐子陵道：“勿要再爷前爷后的唤我，我会很不习惯。少时在扬州常见人玩骰宝，也有玩番摊的，但只有看的份儿。哈！我指的“看”是看那个是赢钱的肥羊。”

雷九指问道：“扬州盛行那种骰宝的赌法？是分大小二门押注，十八门押注，还是以各骰子本身的点数押注？”

徐子陵答道：“是以前两种方法混合一起来赌，可以押两门，也可押十六门。为甚么要问这种问题？”

雷九指耸肩道：“只是随口问问，真正玩骰宝的高手，甚至会用天九牌的方式互赌，只三颗骰子就可配成各种天九牌，再根据天九的规则比输赢，趣味更浓。”

徐子陵道：“扬州也有几个出名的赌徒，我们的言老大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从不肯教我们，他最欢喜把骰子中间挖空，灌进水银去骗人。”

雷九指不屑道：“无论灌水银、铅或象牙粉的骰子，均叫“药骰”。稍高明者塞入铁屑，再以吸铁石在桌下摇控，配合手法，确可要单开单，要双开双。但这都是低手所为，真正高手有听骰之术，只凭骰子落在骰盅底部时，互相碰撞磨擦发出的尾音，可把一点至六点是那个向下的声音区别出来，把握点数。以我来说，可达八成的准绳。”

徐子陵咋舌道：“难怪你逢赌必赢了。”

雷九指道：“这世上并没有必赢的赌术，骗子亦会被揭穿，看！”

徐子陵望往他摊开比一般人修长的手掌，掌心处正是二粒象牙制的骰子。皱眉道：“我对巧取豪夺的勾当从来不感兴趣，若换过是寇仲，你想不教他都不行。”

雷九指微笑道：“只要子陵想着这是一种替天行道的手段，赢来的钱全

用来买粮济民，赌博再非巧取豪夺哩！”

徐子陵惟有以苦笑作答。

寇仲从最深沉的睡眠中醒转过来，发觉自己仍是盘膝结伽而坐，脊梁挺宜，不但体内真气尽复，且又再精进一层，五官的感觉更胜从前。

睁眼一看，半阙明月早从院墙处悄悄移到头顶上，在月儿青绾绾的光蒙外，闪亮的星星密密麻麻的嵌满深黑的夜空，动人至极。

寇仲取起搁在膝上的井中月，心中狂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就像宝刀已和他结成一个血肉相速的整体，刀子有如获得新的生命，再非只是死物和工具。

他情不自禁的举刀审视，另一手爱怜地抚摸刀身，整个人空灵通透，不染一尘。

“锵！”

井中月条地来到头顶，往下疾劈，平胸而止。

刀气像波浪般往两旁潮涌开去，把庭园老槐的落叶卷上半天。

“锵”！

井中月回鞘。

“这一刀还像样子！”寇仲向出现在门外台阶上的宋缺瞧去，淡淡道：“我还以为阔主睡了哩！”

宋缺左手收在背后，右手轻垂，油然步下台阶，来到寇仲身前两丈许处立定，双目灼灼生辉，微笑道：“如此良辰美景，错过岂非可惜。少帅刚才那一刀，已从有法晋入无法之境，心中不存任何挂碍成规，但仍差一线始可达真正大家之境。”

寇仲对他的刀法佩服得五体投地。闻言谦虚问教，道：“请问阔主，小弟差的是甚么？”

宋缺仰首望往天上的星月，深邃的眼神精光大盛，一字一字的缓缓道：“有法是地界的层次，无法是天界的层次，有法中暗含无法，无法中暗含有法，是天地人浑合为之一的最高层次，只有人才可把天地贯通相连，臻至无法而有法，有法而无法。”

寇仲思索半晌，摇头道：“我仍是不明白，对我来说，所谓有法，就是循早拟好的招式出手，即使临阵随机变化，仍是基於特定的法规而衍生出来；无法则是不受任何招数成规所限制，从心所欲的出招，故能不落窠臼。”

宋缺悠闲地把收在身后的左手移往胸前，手内赫然握有另一把造型高古、沉重异常的连鞘宝刀，当他右手握上刀把时，同时俯首瞧著右手把宝刀从鞘内拔出，柔声道：“天有天理，物有物性。理法非是不存在，只是当你能把理法驾驭时，就像解牛的庖丁，牛非是不在，只是他已晋入目无全牛的境界。得牛后忘牛，得法后忘法。所以用刀最重刀意。但若有意，只落於有迹；若是无意，则为散失。最紧要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这意境你明白就是明白，不明白就是不明白。像这一刀。”

宝刀脱鞘而出，似是漫不经心的一刀劈往寇仲。

庖丁解牛乃古圣哲庄周的一则寓言，讲善於剔牛的庖丁，以无厚之刃入於有间的骨隙肉缝之中，故能迎刃而解。

寇仲正思索间，那想得到宋缺说打便打，根本不容他作任何思考。

兼且宋缺这一刀宛如羚羊挂角，不但无始，更是无终。忽然间刀已照脸斩来，刀势封死所有逃路，避无可避，最厉害是根本不知他的刀最后会劈

中自己甚么地方。

尤有甚者，是这重达百斤、朴实黝黑的重刀在宋缺手中使来，既像重逾千钧，又似轻如羽毛，教人无法把握。只看看已可教人难过得头脑昏胀。

别无选择下，寇仲忙掣出井中月，运刀挡格。

井中月随宋缺的刀自然而然地变化改向。

“当”！

两刀相触，凝定半空。

庞大无匹的真气，透刀袭来，寇仲几乎使尽全身经脉之气，才勉强化掉对方第一轮的气劲。

宋缺露出一丝笑意，一边不住催发真气，往寇仲攻来，淡淡道：“少帅能否从这一刀看出玄虚？”

寇仲正力抗他入侵的气劲，只觉宋缺的刀愈来愈沉重，随时可把他连人带刀压个粉碎，闻言辛苦的道：“阙主这一刀於不变中实含千变万化，似有意而为，又像无意而作，不过我也挡得不差吧！哈！有意无意之间。”

宋缺猛一振腕，硬把寇仲推得跌退三步，两人分开。

寇仲心叫谢天谢地，再退三步，到背脊差点碰土槐树，才摆开阵势，准备应付他的第二刀。

宋缺左鞘右刀，状如天神般卓立庭中，全身衣衫无风自拂，神情欣悦的道：“刚才的一刀，才是我宋缺的真功夫，纵使宁道奇亲临，也决不敢硬挡，你却挥洒自如的挡了。你若想听恭维的话，我宋缺可以让你听，只要再有一段时间，你的成就将可超越我“天刀”宋缺，成为天下第一刀手。”

寇仲苦笑道：“所以阙主已下了必杀我的决心，否则怎肯恭维我，对吗？”

宋缺摇头道：“你错了，由始到终我都没想过杀你，不是这样怎能令你跨出这一大步。”

话虽这么说，可是他的气势却是有增无减，把寇仲压得透不过气来。

寇仲剧震道：“可是阙主你出手攻我时，确是招招夺命，一个不小心，我会把命赔上，连阙主都控制不住。”

宋缺仰天笑道：“非是如此，怎能把你潜藏的天份迫出来，如若你命丧吾刀之下，你也没资格得到本人的爱宠和欣赏。”

寇仲苦笑道：“既是如此，你现在为何像仍要把我置於死地的样儿？”

宋缺沉声道：“你可知宋某人手上此刀的名堂？”寇仲一愕道：“这把刀又有甚么好听的名字。”

宋缺双目电芒激盛，一字一字的道：“这把就是宋某藉之横行天下，从无敌手的天刀。”井中月突化黄芒，宜取宋缺。若再呆下去，他可能多片刻都捱不住。

宋缺目露笑意，随手挥刀，从容潇洒，配合他英俊无匹的容颜，做如松柏的挺拔体型，说不尽的悦目好看。

虽是随意的一刀，但寇仲却感到无论他刀势如何变化，位置角度时间如何改动，最后都会被他的挡个正著。

更知绝不可后退避开，因为在气机牵引下，宋缺的天刀会像崩堤的大水，从缺口涌来，把一切挡著的东西摧毁。

“呛”！天刀生出庞大的吸力，将寇仲的井中月牢牢吸实。

两刀相抵，四目交投。

宋缺摇头叹道：“你仍有最大的缺点，就是能发不能收，如果你现在这一刀是留有馀力，没可能被我以内劲紧吸不放。这亦是太著意之敝，小子你明白吗？”

“锵”！刀气潮涌，寇仲整个人被抛跌开去，差点变作滚地葫芦。

宋缺挺刀迫来，刀锋涌出森森杀气，笼罩寇仲。

寇仲凝止不动，天刀划出。

寇仲健腕疾翻，连续七、八个变化，堪堪挡住，又被劈退三步。

宋缺喝道：“好！”又一刀扫来，既威猛刚强，亦灵动奇奥，无痕无迹。

寇仲心知肚明宋缺每一刀均是全力出手，如若一个挡格不住，就是身首异处的结局，谁都改变不了。忙奋起神威，一刀格去。

闷哼一声，今次只退两步。

宋缺呵呵大笑，照头一刀劈至，刀势如日照中天，光耀大地。

寇仲杀得性起，井中月往上疾挑，“叮”的一声，斜斜挑中天刀，然后往外飞退。

宋缺横刀立定，点头道：“寇仲你可知如论天份，天下可能无人能出你右，这三刀已深得收发由心之旨。现在就算我真的想杀你，亦必须大费功夫。来！攻我几刀看看。”

雷九指按著几上的骰盅，目瞪凝神倾听的徐子陵道：“多少点？”

徐子陵道：“应是一个三点和两个五点。”

雷九指揭开骰盅，叹道：“你满师啦！”

徐子陵道：“原来是这么容易的。”

雷九指苦笑道：“我的陵大少，你知否连“天君”席应都栽在你手上，天下虽大，能作你对手的人，竖起指头恐怕都多过那人数。凭你的武功，加上你的天份，别人一世都学不来的东西，你在两个时辰内便学晓。在巴东停船时，你可去初试啼声，赢些老本来作下一站之用。”

徐子陵皱眉道：“你不是身怀钜款吗？”

雷九指指著自己的脑袋道：“鲁师“戒贪”那两个字，永远盘旋在我脑海中，所以当袋内的银两每达到一定数目，我会把钱散发给有需要的人，故现在囊内只有十多锭黄金，若是在九江的大赌场，这数额将不敷应用。”

徐子陵道：“你准备在九江登岸后，立即大赌一场吗？”

雷九指道：“九江的“因如阁”名列天下十大赌场之七，乃长江一带最著名的赌场。主持的人叫“赌鬼”查海，乃赌林响当当的人物，更是香贵手下四大将之一，若能把他赌垮，香贵想不亲自出手都不行。”

徐子陵道：“名列第一的赌场在那里，是否与香家有关？”

雷九指道：“天下赌场首推关中长安的明堂窝，位於最著名青楼上林苑之旁，主持的是赫赫有名的“大仙”胡佛，乃“胡仙派”的掌门人，是赌门最受尊敬的老撇。”

老撇是江湖术语，指的是以赌行骗的人。

徐子陵不解道：“胡仙不是狐狸吗？这胡佛摆明是骗人的，谁肯到他的赌场去呢？”

雷九指道：“做老撇是胡佛初出道时的事哩！发财立品，胡佛二十年前当众以整体猪羊上供胡仙，立誓不再骗人，还保证在他的赌场内绝不容人行骗，所以到他的明堂窝，比到任何地方赌更可放心。”

徐子陵道：“这么看，胡佛该不是香贵的人吧！”

雷九指道：“不但没有关系，还是对头。香贵曾派大儿子到关中开赌，却给胡佛赢得弃甲曳戈而逃，损失惨重。所以如若香贵想与我交手，我会指在长安胡大仙的明堂窝举行，想想都觉风光，哈！”

徐子陵苦笑道：“你老哥知我和寇仲到长安后都中能张扬，皆因见光即死。而我这副样貌，李世民手下已有人见过，会知道是我徐子陵来的呢。”

雷九指道：“除赌术武技外，我还跟过鲁师学过易容之术，到时自有妙法。现在最重要是不让任何人晓得我和你们的关系。夜哩！我再不阻陵少休息。”

“当”！寇仲也不知自己攻出多少刀，但宋缺却像高山峻岳般，任由风吹雨打，亦难以摇撼其分毫。不过寇仲感到的是前所未有的痛快，像宋缺这般强横的对手，在这里才可寻到。

兼之他不住指点，每句评语均切中要害，一晚的时间，可等若别人半世的修行。

寇仲倏地收刀后退，毕恭毕恭的道：“多谢阙王指点，他日有成，当是拜阙主今晚所赐。”

宋缺还刀入鞘，微微一笑道：“我们之间不用再说废话，天快亮啦！吃过早膳才走吧！”

寇仲呆了一呆，始随宋缺离开磨刀堂，一处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地方。

第七章 为尔之后

宋家山城由数百大小院落组成，院落各成体系，又是紧密相连，以供奉历代祖宗神位的宋家祠堂为中心。每个院落均分正院偏院，间隔结构，无不选材精良，造功考究。

在嘉微的晨光里，寇仲与宋缺并肩来到与磨刀堂毗邻的明月楼，步入庭园，一位白发斑斑的老人正在修剪花草，斜斜瞥两人一眼后，便视若无睹的继续工作。

寇仲心中大讶，宋缺笑道：“方叔是山城內唯一不怕我的人，因为自幼就由他侍候我。”

寇仲点头表示明白，穿过两旁花木扶疏的长廊，是一道跨越池塘的长石桥，四周树木浓深，颇有寻幽探胜的气氛，池塘另一边就是门土正中处悬有刻上“明月楼”三字木雕烫金牌匾的两层木构建筑物。木门隔窗均是以镂空雕花装饰，斗拱飞檐，石刻砖雕，精采纷呈。

宋缺在桥中停步，凭栏俯首，凝视正在池内安详游动的鱼儿，道：“你的身法是否从鱼儿领悟出来的？”

寇仲佩服道：“阙主真厉害，这都给你瞧穿瞧透。”

宋缺摇头叹道：“到现在我才明白甚么是天纵之材，徐子陵比之你如何呢？”

寇仲道：“子陵是这世上唯一能令我真正佩服甚或害怕的人，幸好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如若他肯全力助我去取天下，我会轻松得多。”

宋缺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来吧！不要让他们久等哩！”寇仲为之愕然，谁在等他们呢？徐子陵给小孩的叫声惊醒过来，接著是韩泽南夫妇抚慰孩子的声音，小杰睡回去后，韩泽南低声道：“小裳！你觉得那弓辰春是怎样的人？”

徐子陵本无心窃听人家夫妻间的私话，但因提到自己，自然功聚双耳，看韩妻怎样回答。

被称为小裳的韩妻压低声音道：“他的样貌虽凶悍，但言谈举止均像极有修养的人，对小杰亦相当慈祥爱惜，相公是否想请他帮忙唉！人心难测，相公虽三思而行。”

沉吟片晌后，韩泽南道：“他虽名不传於江湖，但只看他毫不费力就迫退合一派的人，此人武功之强，足可与解晖之辈相媲美。若他肯帮手，我们或能摆脱那些人。”

小裳叹道：“他为何要惹祸上身？”韩泽南道：“他若拒绝，我们也不会有损失。我有个奇怪的感觉，他似乎真的很关心我们。”

小裳道：“这正是妾身最害怕的地方，最怕他是另有居心。”

韩泽南苦笑道：“凭他的身手，在这天下纷乱的时势，要对付我们一家三口实在易如反掌，何须转转折折。那个姓雷的江湖客和他闭门谈了一整天，不知会说些甚么话。”

小裳道：“到九江再说吧！说不定我们可把追兵撒甩，那时海阔天空，可任我们飞翔哩！”

徐子陵睡意全消，起床穿衣，往甲板走去。

寇仲跟在宋缺身后，进入与磨刀堂同样规模宏大的明月堂，只见数名宋家的年青武士，正为他们摆开一桌丰盛的早膳，宋智、宋鲁两人则虚位以待。见到宋缺时两人神态恭敬，显示出宋缺在宋阙内无上的威权。

分宾主坐下后，宋缺挥手不意众年青武士退出楼外，向宋鲁道：“玉致呢？”

宋鲁答道：“她刚才仍在梳洗整装，该快到哩！”

寇仲此时深切体会到宋缺行事莫测高深的风格，只是桌上热气腾升，精巧讲究的各式菜肴，便知厨子至少要在半夜起来工作，而那时他正和宋缺在打生打死。可见宋缺早在这之前已对自己作出准确的判断，始有眼前的筵会。

想起即将见到宋玉致，心中实是既喜且惊，皆因既不知宋玉致会如何“款待”自己，更不知宋缺会如何“处置”他们。

宋缺神采飞扬，兴致勃勃的为三人斟酒，向寇仲道：“这是杭州特产桂花酒，不但酒味醇厚，柔和可口，兼且有安神、滋补、活血的作用，多饮亦无害。”

寇仲瞧往杯中色作琥珀的美酒，透明清亮，一阵桂花的幽香，中人欲醉，不用喝进口内已有飘然云端的曼妙感觉。

单看桌上所用器皿，无论杯、盘、碗、碟，瓶、樽、陕、盏，均是造工精细，情趣高雅。最特别是皿具所用釉彩，状似雨点，於黑色釉面上均*布满银白色的放射状小圆点，大者如豆，小者若粟，银光褶褶。亦只有这种名贵的器皿，才配得起宋阙超然於其他诸阙的地位。

宋智见寇仲留神观看桌上用以盛载名酒美食的器具，笑道：“这种雨点

釉，又称天目釉，尺瓶寸盂均被视为不世之珍，甚至碎片亦可与金玉同价。我们搜寻多时，亦只能集齐此套。”

这是第二趟与宋智坐下说话，感觉上有天渊之别。

寇仲从宋智亲切的口气，清楚晓得他把寇仲当作自己人。

出奇地由宋鲁领头举杯祝酒，笑道：“近十年来，尚是首次见到大兄这么多笑容，这杯就先敬大兄，下一杯才轮到小仲。”

宋缺哑然失笑道：“鲁弟定是把这话在心内憋足十年，到今天才可乘人之危的倾情吐露。哈！饮胜。”

接著轮番敬酒，数巡过后，宋缺忽然淡淡问道：“师道是否爱上那高丽来的女子。”

寇仲在猝不及防下，有点手忙脚乱的答道：“这个哩！阙主请勿为此动气，实情是……唉！我也脱不了关系，因为……”宋缺截断他道：“其中情况，我们从他遣人送来的书信知道详情，故不用重覆。我只想知道凭少帅的观察，师道是否爱上那叫傅君瑜的高丽女子。”

寇仲不敢骗他，苦笑道：“严格来说，二公子该是爱屋及乌，但会否因此渐生情愫，则非常难说。”

宋智和宋鲁由宋缺问起宋师道开始，都不敢置一词半语，可推想宋缺曾为此大发雷霆，故没人敢插口。

宋缺沉吟片刻，忽然举筷为寇仲夹菜，像忘记了宋师道的事般微笑道：“这是麻香鸡，趁热吃才酥脆可口。听说你和子陵曾在飞马牧场当过厨子，该比我们更在行。”

寇仲尝过一口，动容道：“比起弄这麻香鸡的高手，小子差远哩！”

宋缺转向宋智道：“‘天君’席应那方面有甚么新的消息？”

宋智道：“据前天才收到来自独尊堡的飞鸽传书，席应尚未露面，但阴癸派的棺棺却曾在成都现身。”

寇仲的心中打了个突疙，不由为徐子陵担心起来，忍不住问道：“‘天君’席应是甚么家伙？”

宋鲁笑道：“席应是‘邪道八大局手’榜上名列第四的魔门局手，仅次于祝玉妍、石之轩和赵德言之下，昔年曾惨败於大兄手下，逃往域外多年后最近重返中原，还公然向大兄示威，该是魔功大成，才敢这么放恣。”

宋智冷哼道：“若他真的有种，该登上山城正式挑战，现在却远远躲在四川张牙舞爪，显然心怀不轨。”

宋缺脸色变得冷酷无比，缓缓道：“就算祝玉妍胆敢撑他的腰，他亦难逃魂断我宋缺刀下的宿命。”

足音轻响，宋玉致来了。

这风姿绰约的美女不施脂粉，秀发在头上结了个简单的髻饰，身穿白地蓝花的褂裙，腰围玉带，清丽宛如水中的芙蓉花。带点苍白的脸色，减去她平日三分的刚强，多添几分楚楚动人、我见犹怜的美态。

她故意避开寇仲灼热的目光，坐到宋缺的另一边。

宋鲁爱怜地为她添酒。

宋缺有点不悦道：“致儿何事担搁？”

宋玉致轻垂眷首，低声道：“刚接到成都解堡主的飞鸽传书，‘天君’席应於前晚被重出江湖的岳山空手击杀於成都散花楼，亲眼目睹者尚有川帮的范卓和巴盟的奉振。”

寇仲失声叫道：“甚么？”

宋缺等的目光全集中到他身上，连宋玉致亦忍不住朝他瞧来，不明白他的反应为何比在座任何人都要急速和激烈。

寇仲定过神来，尴尬一笑，又趁机迎著宋玉致清澄的眼神深深一瞥。

宋智把目光移往神情肃穆的宋缺，道：“此事确是非同小可，难道席应的紫气天罗，仍未臻大成之境？”

宋玉致道：“据范卓和奉振覆述当时的情况，席应的紫气天罗威力惊人，只是敌不过岳山赤手空拳施展的换日大法。此战立合岳山重新登上顶尖高手的位置。”

宋鲁吁出一口凉气道：“岳山此人一向心胸狭窄，此番练成换日大法，定会到川城来生事。”

宋缺油然道：“我最怕他不来。”

忽然仰天长笑，道：“好一个‘霸刀’岳山，请恕我宋缺低估了你。”

转向宋玉致吩咐道：“立即通知成都那边，不论他们用甚么方法，也务要找到岳山的行踪，我已因出门对付崔纪秀那帮人而错过席应，今次再干容有失。”

寇仲心叫乖乖不得了，无奈下只好苦笑道：“阙主恐怕今趟亦要失望哩！”

众人愕然朝他瞧来。

寇仲硬起头皮道：“因为这个岳山是假的。”

宋缺神色不变道：“此话何解？”

寇仲挨到椅背处，拍桌叹道：“杀席应的只是载著个由鲁妙子亲制的岳山面具的徐子陵，这小子真行，连在邪道高手榜上排列第四的人都给他宰掉。”

包括宋缺在内，众人无不动容。

寇仲再解释一番后，道：“小陵定是在武道上再有突破，否则不会厉害至这等地步。”

今次轮到宋缺苦笑道：“这叫一场欢喜一场空，将来的中原武林，怕该是你和徐子陵两人的天下。”

接著平静地宣道：“我已代表宋家和少帅达成协议，我们宋家虽不直接卷入少帅争天下的战争中，但却在后援各方面全力支持他。假若少帅兵败，一切休提，如若他终能统一天下，玉致就是他的皇后，诸位有否异议。”

宋智和宋鲁都没有说话，只宋玉致俏脸倏地飞红，霞色直延至耳根，垂下头去。

宋缺长身而起，来到寇仲身后，探手抓紧他肩头道：“膳后玉致会送少帅一程，至於其他行事细节，你们仔细商量吧！”

言罢哈哈一笑，飘然而去。

徐子陵卓立船头处，欣赏河光山色，心中思潮起伏。

韩泽南两夫妇的武功相当不俗，韩妻小裳更是高明，足可置身江湖名家之林，究竟是甚么仇家令他们如此慌张害怕。

凭他“弓辰春”击退合一派的威风，小裳仍以“惹祸上身”来形容他的出手帮忙，可知他们的仇家实力庞大，且有至少能与他相掬的高手在其中，好心肠的小裳才害怕会连累自己。

正思忖间，林朗来到身后恭敬道：“弓爷原来是真人不露相，难怪以侯

公子的恃才傲物，也肯为弓爷奔走安排。”

徐子陵心中好笑，他从未说过自己武功低微，故何来真人不露相可言；但他的而且确没有露相，皆因戴上面具。顺口问道：“今天是否会泊岸呢？”

林朗点头道：“前方的大城就是巴东郡，我们会在那里停半个时辰，好补充粮水。”

徐子陵极目瞧去，隐见城墙的轮廓，两岸林木间的房舍数目大增，不像先前的零落。

此时雷九指来了，两人遂结伴到舱厅吃早膳。

他两人是最早起床的客人，坐好后，乌江帮的人都争著侍候他们，雷九指当然是叨了徐子陵的光。

闲聊几句后，雷九指三句不离本行，又讲起赌经来，今次说的是牌九，幸好他表情多多，口角生春，尚不致落於沉闷。

只听他道：“赌场有个禁忌，就是没有‘十一’这数目，也不准说十一，因为在牌九中由‘么五’和‘么六’两牌组成的十一点，几乎是必输无疑。还有是‘十’，因为十点在牌九中是最小的，骂人话‘鳖十’，就是来自这张牌。‘二板六’也是骂人的话，因二板为四点，配上么六刚好是十点。哈！”

徐子陵笑道：“你这么说，我会较易去体会。”

雷九指得意洋洋以夸张的语气说道：“牌九的诀要，就在‘赶尽杀绝’这四字真言上，最伤感情。”

此时船身微颤，缓缓减速，往左岸泊去。

雷九指赞道：“乌江帮操舟之技确是一绝，难怪多年来过三峡的沉船事故屡有所闻，却从未发生过在他们身上。”

风帆终於停在码头。

徐子陵正想低头多喝一口稀粥，衣袖破风之声振空响起。

两人愕然对望时，一阵怪笑从甲板处传来道：“本座有事须料理，谁若敢管闲事，莫怪我杖下无情。”

另一把娇柔浪荡女子声音道：“小裳啊！姐姐来向你问候请安哩！还不给我滚出来。”

徐子陵心中一震，终知道韩泽南夫妇害怕的是甚么人。

他们确有害怕的理由。

第八章 此地一别

宋玉致陪寇仲来到码头处，一艘小型风帆正张帆恭候。

一路走来，宋玉致没说过半句话。寇仲知她脾性，不敢惹她。

寇仲叹道：“此地一别，不知是否尚能与致致有再见之日。假若我在关中寻不到杨公宝藏，我根本没有本钱去和李小子争天下，合资亦不会让你嫁我；即使真的得到杨公宝藏，跟李小的实力相比，我仍是输多赢少的劣局。

因为战争并非以钱财多寡来决定胜负，否则杨广不会失天下。”

宋玉致平静地道：“你是不应该来的，事而至此，玉致还有甚么话说。”

寇仲苦笑道：“事既至此，致致还不能和我说两句知心话吗？”

宋玉致目光投在滔滔河水土，摇头道：“爹是明知不可为而为，所以才不肯直接派兵助你。李阔的声势与日俱增，你还在为杨公宝库痴人做梦。

好啦！假设真给你寻得宝藏，你又怎样把东西运离李阔的地头？少帅啊！理性点好吗？算人家求你吧！”

寇仲低沉而肯定的声音传入她耳内，缓缓道：“不要看我爱嘻嘻哈哈的，一副薄皮无赖的样子，但我对致致的爱却是此生不渝的，致致定会怪我为争天下舍你而去。固然我现在已是泥足深陷，难以言退。但真正的原因，是男儿必须为自己确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永不言悔地朝这目标迈进，不计成败得失。子陵和我的分别，只在於目标的差异。且看看你身边的人吧！

有那一个是真正快乐和满足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苦中作乐！於平中找寻真趣，已与我寇仲无缘。只有在大时代的惊天骇浪中奋斗挣扎，恐惧著下一刻会遭没顶之祸，才可使我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现在我只能在自己劣势的环境中，尽量做得最好，在江湖中作三两人间的争雄斗胜，再不能使我动心，只有千军万马决胜於沙场之上，那种胜败才能令人颠倒。我本是个一无所有的人，也不怕再变为一无所有，但只要我知道致致的心曾向我，寇仲已可不负此生啦。”

说出心底的话后，寇仲腾身而起，往船上投去。

听罢他似无情又多情的情话，瞧著他轩昂不可一世的雄伟背影，宋玉致的视野模糊起来，再分不清那一片是泪光，那一片是水光。她想把他唤回自己的身旁，但声音到达咽喉处，化作硬咽。

此刻一别，还有再相达的一天吗？徐子陵掠出舱厅，韩泽南夫妻正带著儿子从舱房仓皇奔到通道上，忙喝道：“韩兄勿要出去，一切由我来应付。”

两人愕然回头瞧他，徐子陵来到他们身旁，探手爱怜地拍拍小杰儿的脸蛋，向从后赶来的雷九指道：“雷兄也不要露脸。”

韩泽南摇头叹道：“弓兄千万不可卷入此事中，弓兄或者不会把这两个人放在眼内，但他们出身的家派，却是非同小可，缠上后除非死掉，否则休想有安乐日子过。”

雷九指来到众人旁，道：“一个是‘恶僧’法难，另一个是‘艳尼’常真，从没人知道他们的出身来历的。”

此时法难大声在舱外叱喝道：“洪小裳你今次插翼难飞，若再不乖乖的随我们回去，我们便要大开杀戒。”

洪小裳凄然道：“南哥珍重，好好照顾杰儿。”

又向徐子陵道：“大恩不言谢，弓爷请送他们到安全地点去。”

韩泽南一把抓著洪小裳，热泪盈眶道：“要死就死在一块儿，我们永远不会分开。”

小杰呆望爹娘，一脸茫然，显然弄不清楚是甚么一回事。

徐子陵淡然自若道：“韩兄和嫂夫人请放心。法难常真乃祝玉妍的喽罗走狗，本人知道得一清二楚，更清楚自己惹上的是那一类的麻烦。待我去把他们收拾后，回来再和韩兄和嫂夫人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吧。”

韩泽南夫妇不能置信的瞪著他时，徐子陵顺手借来他手上长剑，跨过舱门来到甲板上。

只见林朗和十多名手下人人兵器在手，与船尾的常真和法难成对峙之势。

见到‘弓辰春’出来主持大局，林朗松一口气道：“弓爷请为我乌江帮主持个公道。”

徐子陵对林朗以至整个乌江帮立时好感大增，难怪骄傲如侯希白亦要赞乌江帮信誉昭著。假若法难和常真依足江湖规矩，先礼后兵，向林朗说明原委，要与韩泽南夫妇解决私下间的恩怨，那林朗绝不会从中作梗。说到底韩泽南夫妇只是他们的顾客，非亲非故。

可是像法难和常真目下的恃强硬闯上船，视乌江帮如无物，又口口声要大开杀戒，实犯了江湖大忌。

江湖人最讲面子，就算明知非对方敌手，林朗等也要撑下去。

法难和常真的目光同时落在徐子陵身上，生出警戒神色。

徐子陵低声对林朗道：“此事全由我揽到身上，林香主千万别惹上身，快著各兄弟收起兵器。”

林朗心中感激，恶僧艳尼两人在长江一带早臭名远播，出名难惹，若有选择，谁愿和他们结怨。

闻言后林朗喝道：“今天的事，我乌江帮再不插手，收起兵器。”

众手下应命退下，齐聚在徐子陵身后，变成旁观者。

“恶僧”法难的铜铃巨目凶光闪闪，把徐子陵由头看落脚，冷笑道：“来者何人？是否想代人出头送死？”

“艳尼”常真媚态毕呈的娇笑道：“是否因那条像毒虫般难看的疤痕累得没女人欢喜，所以活得不耐烦啦？”

徐子陵踏前一步，从容笑道：“少说废话，有种的就不要夹尾巴落荒溜掉。”

常真花枝乱颤的笑起来，向法难抛个媚眼儿道：“师兄听过这么大言不惭的话吗？”

言罢一个旋身，披在身上的“销魂彩衣”像一片云般冉冉升起，露出坦露粉臂，把她惹火身段表露无遗的一身劲装服，配上她的光头，反更增诱惑妖媚的骚劲。

谁都清楚她浑身都是毒刺，沾惹不得。

法难一顿手中重铁杖，甲板受击处登时木屑溅飞，现出裂痕。

正在替泊在码头另外十多条船上货溶货的人，均停下手脚，遥看热闹。

韩泽南等亦移到舱门处，当然谁都干会为“弓辰春”担心，比起合一派的“通天姥姥”夏妙莹和“美姬”丝娜，这两人恶名虽盛，但仍有一段颇远的距离。

“喽”！

常真接著旋身甩下的销魂彩衣，纤手分别抓著领口和下摆，蹬个笔真的盖在高耸的胸膛上，道：“让奴家先陪你玩两招吧！”

说到最后一个字，倏地化作一片彩云，飞临徐子陵斜上方处，既诡异又好看。

听她的话，人人都以为她会单独出手对付徐子陵，岂知法难二话不说，人随杖走，运杖便往徐子陵胸口捣去，威势十足。最厉害处是衣柔杖硬，一轻一重，配合得天衣无缝。

徐子陵看也不看，右手长剑疾往上挑，左手则运掌劈出，落在旁观者眼中，似是简单不过，平平无奇，但身在局中的常真和法难，均感对手像未卜先知的预先把握到自己进攻的角度和时间，纵想变招却偏差一点点。

两人合作二十多年，应付强敌无数，立时心中叫妙，均贯注全身真劲，不留余力的力图一招毙敌。

心忖无论这人如何高明硬朗，总敌不过他们合起来近六十年火候的联手一击。更何况两人一刚一柔，最是难挡。

岂知徐子陵正是要诱他们这样去想去做。

若非联手作战，两人谁都及不上“美姬”丝娜，但合起来却比丝娜更厉害。且因魔功层出不穷，真的厮杀下去，徐子陵说不定要露出压箱底的功夫才能取胜，曾两度与他交手的法难和常真，有很大可能会“感到”他是徐子陵，那就非常不安。

徐子陵以前的功夫可说是打出来的，而现在则是“另一种”的打出来。

为了掩饰“徐子陵”的身份，他要绞尽脑汁去创出新招，以另一种使人不会联想到他是徐子陵的风格出现，无心插柳的迫得他要在其他方面作出尝试和突破。

对于体内真气的运用，他已变成工多艺熟的戏法师，能变出种种匪夷所思的戏法来。

今趟他当然不可用只有五成的天魔大法，而是用吸取和氏璧异能时须悟回来的行气方法。

“霍”！长剑先挑中当头撒来的销魂彩衣，然后左掌才劈中法难的重铁杖头。

就是这刹那的差别，决定了谁胜谁负。

在时间的拿捏上，徐子陵精确至分毫不差，否则吃亏的会是他。

以柔制柔，以刚制刚。

常真的销魂彩衣给长剑挑中的一刻，竟有无处着力，如石沉大海的骇人感觉，正要身飞退，长剑已化作朵朵剑花，狂风暴雨般往她罩来，由于根本无力可借，凌空的常真猛一咬牙，施出师门绝技，彩衣全力往敌剑卷去。

徐子陵左掌重劈铁杖，同时体内暗结大金刚干动轮印。

常真见他全力应付法难，心中大喜，倏地剑花敛去，敌剑已给她的彩衣缠个结实，忙运劲猛扯，心想只要对方分出一半力道来对付自己，肯定会被法难的重杖击得负上内伤。

岂知长剑应衣脱手，轻飘飘的竟没有半点力道，心知中计，但已迟了。

“蓬”！沛然莫测的先天真气，透杖而入，把法难攻来的劲气全部物归原主，并有额外赠送，法难惨叫一声，踉跄跌退，连喷两口鲜血，“咕咚”一声坐倒甲板时，脸色已苍白如死人。

卷带长剑的常真腾空而起，难过得差点吐血。她也是了得，见法难有祸，彩衣拂扬，长剑化作长虹，回刺徐子陵，自己则凌空一个盘旋，落在法难身前。

船岸上的旁观者瞧得目瞪口呆，谁猜得到名震长江流域，横行无忌的恶僧艳尼，只一个照面就吃上大亏。

徐子陵潇洒的随意一个旋身，待长剑擦身掠过，一把抓著剑柄，再面对两人时，长剑遥指，冷笑道：“给我有那么远就滚那么远，否则莫怪我大开杀戒。”

“大开杀戒”正是法难刚才说过的话，徐子陵照本宣科的说出来，旁观的人都暗中称快。

常真眼中射出怨毒和仇恨，点头道：“好！今天算你狠！不过你已惹上

天大麻烦，很快你就知甚么叫后悔。”

玉手穿过法难的左肋，把他的巨躯扶挟起来，再一声娇叱，掠往码头，转瞬远去。

徐子陵心中暗叹，阴癸派有名阴魂不散，难缠之极。这一战虽胜得轻松容易，但若惹来对方元老级的高手，自己又要保护韩泽南一家三口，形势便非那么乐观。

寇仲靠窗安坐，起伏的思潮终从对宋玉致的怀念转到这两晚与宋缺的比拚上。

“铿”！他把井中月从鞘内抽出，在透窗斜照进来的阳光下，刀身闪闪生辉。

忽然间，他清楚知道在宋缺毫无保留，别开生面的启发下，他在刀道的修为上迈出无可比拟的一步。

步入宋家山城的寇仲和离开山城的寇仲，就像顽石和宝玉的分别，虽在外形大小上完全相同，但其中的涵蕴却迥然有异。

他的精气神和手中宝刃结合为一，浑成一体，达至“意即刀，刀即意”的神妙境界。

宋缺和他虽无师徒之名，却有师徒之实。

假设打一开始宋缺就以天刀全力攻他，恐怕他早落败横死。

宋缺先把寇仲置於必败的绝地，再以生死的要胁和压力，按部就班的启发他，激发起他的潜能和灵智，使他从石头脱胎为美玉。

那种地狱式的训练，令他全面地改进了刀法和内功。

抵九江后，他将登岸北上襄阳，与徐子陵会合。他本可原船北上，由大江转汉水宜抵襄阳，但那样太过张扬，而他现在最紧要是把行踪保密。

趁这几天坐船的安乐日子，他要精进励行，好好把从宋缺得来的绝世刀法心得，融汇贯通，为关中寻宝的壮举作好准备。

在这刹那，他把其他一切完全忘掉，除井中月外，心中再无他物。

徐子陵听尽众人歌功颂德的话后，好不容易才偕雷九指返回舱内去，岂知韩氏夫妇早人去房空。两人脸脸相觑，乏言以对。

雷九指摊手苦笑道：“他们都是好人，可能不想连累我们才这么一走了之吧！”

徐子陵无奈道：“早已连累，只有希望他们吉人天相。”

后面的林朗探头瞥一眼，道：“有人见到他们从船头偷偷下船，沿江而逃，那段路很不好走。他们真蠢，有弓爷照拂他们，还有甚么好怕的。”

雷九指双目一转，问林朗道：“巴东郡有没有像样的赌场？”

林朗道：“要赌当然最好到九江的因如阁，不要说大江南北的赌客趋之若鹜，连不爱赌的人都要去见识一下，且现在正是因如阁一年一度的赌会举行的时刻。”

徐子陵皱眉道：“我们在这里只有个许时辰，那够时间去赌呢？”

雷九指笑道：“我只是顺口问问，只要时间足够，我们泊到那里就赌到那里，否则你那来练习的机会。”

林朗心痒难熬的道：“要赌还不容易，船上赌具一应俱全，就让我们玩两手如阿。”

雷九指搭著他肩头笑道：“怎好意思赢林香主辛苦赚来的钱，到郑郡后我们三个就结伴去赌个天昏地暗，无论赢多少都分作三份，保证林香主回乌

江后可起大屋纳美妾。”

林朗怀疑地道：“既然这么容易赢钱，老哥为何又要奔波劳碌？”徐子陵没兴趣听他们瞎缠，正要返回舱房，给人截著道：“弓爷可否借一步说话？”

徐子陵认得是船上其中一个客人，年在三十许间，有点读书人清秀文弱的样子，身材适中，作商旅扛扮。

点头道：“入房再说。”

那人随他入房后，自我介绍道：“小人复姓公良，小名寄，乃清化郡人。今趟到九江去，是想收回一笔欠账，若弓爷肯出手帮忙，我愿分一半给弓爷，唉！若收不到这笔账，我也不知怎办才好。”

徐子陵心中苦笑，不过听他语气真诚，眼正鼻直的一副老实人模样，亦难以断然拒绝，只好问道：“究意是甚么一回事，公良兄请详细道来，但千万不可有任何隐瞒。”

公良寄叹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公良家数代相传都是做药材生意，五个月前一个叫贾充的人来向我们订下大批名贵药材，讲明以黄金交易。是我们遂往各地搜罗，集齐后一手交货，一手收金。岂知当时明明是金锭，回来后全变作石子，才知受骗。贾充其实是假充。

为了付药材的欠账，我已是倾家荡产，变得一无所有。”

徐子陵皱眉道：“他既是骗子，怎会让你知道他住在九江？”

公良寄愁容满脸的道：“我也不知自己是好运道还是霉运当头，得一个江湖朋友告诉我这人是九江著名的骗棍外号‘点石成金’的赖朝贵，弓爷请给小人主持公道。”

徐子陵正要说话，雷九指推门而入，道：“赖朝贵不但是大骗棍，还是个嫖赌饮吹样样皆精的流氓，到九江时我们顺道把他收拾吧！”

第九章 异地重逢

寇仲是第三次到九江来。

第一趟是刺杀任少名之行，使他和徐子陵一战成名，威震天下。

第二次是往解飞马牧场之围时途经此城，还误打误撞下救回骆方。

由於这是萧铕的势力范围，所以寇仲份外小心，不但戴上面具，化成络腮满脸的钩鼻汉子，又把井中月用布缠刀鞘，这是很平常的做法，并不碍眼。

虽说宋家和萧铕关系良好，但际此非常时期，寇仲不敢在码头登岸，吩咐送他来的宋家子弟把他在九江下游里许处放下，再沿岸赶赴九江。

他的计划是在抵九江后，乘坐客船沿长江汉水的北土襄阳，既省力又快捷口且在与船上其他客人混熟后，一起进城会不那么碍眼。

千一会工夫他抵达九江城外，这长江水道的重镇，繁荣热闹，沿岸泊有近千艘大小船舶，舳舻相连，帆旗蔽天，岸上驴车马车，往来不绝。

萧铕的大梁王朝军队在险要和交通汇集点均设置哨站关卡，刁斗森严，

令人望之生畏。

九江城乃萧铣的梁军和林士宏的楚军斗争的焦点。谁能控制这高度战略性的城市，等若扼紧鄱阳湖以西大江水道的咽喉。现在既落入梁军手上，林士宏就算能控制鄱阳和南方水道，但既不能西往，亦不能北上，致动弹不得。

东方则有杜伏威、李子通和沈法兴，更令林士宏难作寸进。

不过由於朱槩和萧铣交恶，多场火并后双方均元气大伤，一直给萧铣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楚军，又见蠢蠢欲动。

据宋家的情报，林士宏正在鄱阳湖集结水师，意图进犯九江。

寇仲身怀宋家发出的通行证，毫无困难的进入九江城，旧地重游，自不觉一番感触。

经过七天的潜修，他不但把从宋缺处领悟回来的刀法融汇贯通，进一步吸收，更趁这忙里偷得的罕有空闲，把这几年来从实战得回来的经验作全面的思索和整理，当他离船登岸时，感觉焕然一新，好像在刀道上的修行，在这一刻才算得上大有成就。

正要找家客栈落脚，一辆刚进城的马车从身旁驶过，隐约若传出女子说话的声音，寇仲听得心中一凛，声音竟是这么熟悉，一时却记不起是谁。

更奇怪为何在这挤满人车的喧闹大街，自己竟能清晰听到一辆快速驶过的马车内的说话声音，在以前这根本是没有可能的。

心中一动，吊紧马车追去。

目标马车沿北门大街南行，接而转进另一条往东的大街去。

寇仲功聚双耳，就那么偷听马车内两女的说话对答。

只听那颇为耳熟的女音道：“我们已查得弓辰春的身份来历，该是多年前曾在云贵横行一时的高手，后来不知因何事犯众怒，自此消声匿迹，想不到今次重出江湖，竟变得这么厉害。他是因脸上那道刀疤而得‘刀疤客’之名的。”

寇仲心中一震，难道她说的是徐子陵扮的刀疤大侠？另一把女声冷冷道：“他能在法难和常真的联手下一个照脸重创法难，其武功已臻惊世骇俗的境界，江湖怎会平白无端的冒出这么一个人来？会否是徐小子假扮的，他和寇小子都有易容改装的本领。”

寇仲心中叫妙，他不但可肯定这个甚么弓辰春就是徐子陵，还因法难、常真而猜到两女一是白清儿，另一个别是阴癸派的元老高手，在洛阳曾有一战之缘的闻采亭。

又会这么巧的？白清儿道：“起始时我也有同样的怀疑，因为时间地方均颇为吻合。可是据传来的消息，这弓辰春是个不折不扣的赌鬼，船到那里就赌到那里，赌得又狠又辣，你说徐子陵会是这种人么？无论如何，今晚他的船抵岸后，我们可摸清他的底子。”

听她这么说，寇仲立即信心动摇。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徐子陵，他既不好赌，更不懂赌。

闻采亭显然被白清儿说服，道：“照你这么说该不会是徐子陵。但不管他是谁，能否把小裳擒回来已是次要，掌门师姊亲下严令，要不惜一切下手把这入诛除。有没有你边师叔的消息，在成都失散后，我一直没见过他。”

白清儿叹道：“边师叔在安隆和尤鸟倦联手下受到严重内伤，幸好被师姐及时救回送往秘处疗伤，闻师叔可以放心。”

车子此时驶入一所大宅，寇仲不敢冒失闯进去，悄自离开，同时心中暗喜。

阴癸派当是在此集结人手，以对付一个叫弓辰春的赌徒，这家伙都算厉害，竟能惊动祝玉妍派出元老级的高手到这里对付他，倒要看看他是否三头六臂？此时他也像闻采亭般，不相信“疤脸客”就是徐子陵的疤脸大侠，暗忖就在九江混一晚，假如今晚那弓辰春没有来，自己就摸上阴癸派巢穴打她们一个落花流水，最重要当然是试试给宋缺薰陶后的刀法。

想到这里不由心情大佳，刚步入北门大街，一队骑士策马入城，领头的赫然是与他不断恩怨纠缠的巨鲛帮帮主云玉真。

寇仲早想过在这里碰见她的可能性，只没想过甫进城不久就见到她，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悄悄追去。

徐子陵仍沉醉在对三峡的美丽风光回忆中，雷九指推门进来，坐到他身旁道：“尚有一个时辰到九江，林朗会安排我们住在与他们有联系的客栈去，今晚我们就去踢赌鬼查海的场子。”

徐子陵道：“你觉得公良寄的人品如何？”公良寄就是被骗棍赖朝贵骗得倾家荡产的药材商人。

雷九指道：“我问过林朗，公良寄所说全是实话，公良家是清化出名的大善人，对穷人赠医施药，所以药材生意虽做得很大，家底却不厚。乌江帮的沙老大把他送来九江是分文不收的，还著林朗设法为他央九江帮会有头脸的人帮手，但当然及干上我们弓爷的手粗拳硬。”

经过多日来的相处，两人混得稔熟，说话再不用客气。

徐子陵道：“我想先处理好公良寄的烂账后，才到赌场去。”

雷九指道：“所谓财到光棍手，一去没回头。杀了他也於事无补，不若我们看看可否在赌桌上把公良寄的欠账一举赢回来。”

徐子陵没好气道：“你这番话不嫌自相矛盾吗？若他早把骗来的钱花掉，那时用刀子或用赌术又有甚么分别，结果都是取不回那笔钱。”

雷九指好整以暇道：“我们喊扛喊杀的去迫他还钱，他肯按江湖规矩还五成已相当不错，但在赌桌上，他却不能不守赌场规矩，输多少就须付多少。赌场最重信誉，怎到他胡来。”

徐子陵眉头大皱道：“你有甚么方法引赖朝贵来和我们狠赌一场。”

雷九指胸有成竹道：“从公良寄和林朗口中，我已知晓此人的行事作风。若论赌骗，甚么欲擒故纵，虚张声势，偷天换日，他连作我徒孙的资格都欠奉。只要陵少你肯在九江多留两天，我保证教他上钩。”

徐子陵正容道：“就给你两天时间，否则就依我的办法进行。”

雷九指沉吟道：“真奇怪，为何阴癸派全无动静？”徐子陵分析道：“阴癸派以棺棺为主力的派内高手均到了巴蜀去。祝玉妍又因自重身份而不会亲自出手，要调兵遣将自然费时间，不过九江是他们的最后机会，以后要找我们就干那么容易。”

雷九指笑道：“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只要你这弓辰春突然消失人间，就算祝玉妍亲来又如何？”

徐子陵摇头道：“避得一时避不开一世。我始终要和祝玉妍等人见过真章，就借这机会和他们打场硬仗。你与公良寄和林朗千万不能与我走在一起，却可通过秘密的联络手法遥相呼应，不是更有趣好玩吗？”

寇仲在客栈的澡堂痛痛快快地梳洗乾净后，来到街上刚是华灯初上的时

刻，街上闹哄哄一片，往来者都是从各地来的商旅和各式各样的江湖人物。

先前跟踪云玉宴，宜至她进入代表九江政权，位於城市核心处的官署镇江楼后，他才投店休息。

直到这刻，他仍未想到如何去处置她。

若采暗刺的手段，凭他现在的刀法、身手和经验、成事后仍可从容离开，但他却心知肚明目己下不了手。

对女人他一向都是心软的。

他选了可监视北门入口的一间店子用膳，若那叫弓辰春的家伙是从巴蜀坐船经三峡来九江，就该泊在城外的码头处。

九江本有水道直抵城内，但限於只供梁军的水师船只使用，其他船舶，一律只准泊在城外。

靠门的两张桌子早结人占据，其余的位置都看不到店外的情况。

寇仲施展他的绝技“财可通神”，取出三两银，来到其中一桌，把银两“砰”的一声拍在桌上，微笑道：“若你们肯把这桌子让我，银子就让你们分了。”

那三人显是朋友，想都不想取去银两，结账离开，惟恐走迟半步，这出手阔绰，模样丑恶的傻大汉会反悔。

寇仲又重重打赏夥计，不理睬全店侧目的眼光，道：“给我摆满碗箸，我要招呼朋友。”

夥计如奉纶旨般遵命照办，待候得无微不至。

寇仲大马金刀般坐下，又把井中月从背后解下放在桌上，这样除非有人吃了豹子胆，否则谁都不敢坐到他这一桌来。

点了酒菜后，寇仲凝望入城大道，仍不断有外来商旅入城，繁荣得有点不合常理。

夥计奉上美酒，寇仲顺口问道：“想不到九江城这么热闹。”

夥计陪笑道：“大爷有所不知，他们都是来趁因如阁每年一度赌会的热闹。”再压低声音道：“有运度的不但可赢钱，尚有美女陪夜，大爷你说谁肯错过这种机会？”寇仲心中一动，暗忖这所赌场的风格颇像香玉山的赌场格局，九江现时又是巴陵帮的地头，说不定这因如合就是由他香家主理。想到这里，心涌杀机。表面却不动声色的哈哈笑道：“原来有这么好玩的去处，说到赌钱我一向运道不错，到因如阁的路怎么走？”夥计不厌其详的说出来后，转头去招呼别的客人，寇仲正沉吟间，一把声音在旁必恭必敬的响起道：“大爷请恕小人打扰之罪。”

寇仲抬头瞧去，说话者年龄在四十许间，身材瘦小，脸色带种酒色过度的苍白，虽试图以一种坦率老实的神情示人，但细长的眼睛却泄露出他狡猾的本质，长相还可以，但有经验的人都能看穿他是在江湖上靠偷呃拐骗来混饭吃的人。

寇仲知道自己犯下*财不露眼*的江湖大忌，致惹起这混混的垂涎。不过既合来无聊，这类人又是进一步探听有关因如合诸事的适当人选，遂道：“坐下说吧！”

那人受宠若惊地坐在他左旁，谄媚道：“小人刘安，大爷高姓大名。”

寇仲心中生厌，强压下这恼人的情绪后，不耐烦的道：“有甚么话即管说出来，不要尽说废话。”

刘安诚惶诚恐的道：“大爷息怒。只因小人见大爷相貌出众，又满脸奇

光，一副鸿运当头的相格，所以有一个包保大爷满意的好提议。”

寇仲心中暗笑，自己现在这副模样确是出众之极，只不过是丑陋不堪的那一种出众。表面却装出照单全收的样子，瞪著他道：“若说出来后我感到不满意，就一刀宰了你。”

刘安忙赔笑道：“大爷真爱说笑。”接著凑近他压低声音道：“大爷不是有兴趣到因如阁去赌几手吗？小人不但可为大爷引路，还可令大爷技压全场，人财两得。”

寇仲没好气道：“你当我是大傻瓜吗？若你有这么好的路数，为何不自己去技压全场，却把这便宜送给我。立即给我滚蛋，否则真宰了你。”

刘安忙道：“大爷请容小人解释，实情是这样的，赌会的重头戏是天九大赛，就在明晚举行，谁能赢得最多的筹码，就是赢家。不过想参赛的人须在三天前报名，临场再抽签决定赌桌和对手，看！”

右手摊开，向寇仲显示一个形制独特的铜牌，上面刻有编号和因如阁的标志名字，纹理精细。

寇仲一呆道：“你是否想把这铜牌卖给我，哼！真懂得做生意。”

刘安收起铜牌，笑道：“我的问题是欠缺赌本，皆因赌会规定参赛者必须以二十两黄金购买筹码，输光立即出场，所以才想找大爷合作。”

寇仲没兴趣和他说下去，摇头道：“对不起，本人身上东凑西凑只得十二两黄金，所以虽是赌术高明，却尚差八两才够资格，你滚去找第二头肥羊吧！”

以为他会知难而退时，刘安鼠目一转，脸不改容的笑道：“没有关系，只要大爷肯合作，要赢八两金子还不是易如反掌。今晚九江整条街都挤满羊，只要手上赌本足够，小人可和大爷合作发大财。”

此时馅菜来了，寇仲敷衍道：“待我想想吧！”

刘安道：“当然！当然！大爷若对小人的提议有兴趣，待会可到因如阁来找小人。小人最擅相人气色，大爷现时是必赢的格局，否则小人绝不会多费唇舌。”

寇仲沉吟道：“假若够本去换筹码，究竟是你落场还是我落场？”

刘安道：“当然是由大爷亲自出马，事后只要分给我一成，小人便心满意足。”

寇仲点头道：“好吧！若我有兴趣，今晚到因如阁找你。”

刘安还以为说动了，欢天喜地的离去。

寇仲心中窃笑，正起箸夹菜，徐子陵的疤脸大侠正从城门大摇大摆的走进城来。

第十章 因如赌坊

甫下船胯，徐子陵感到被人暗中监视，接而瞧见白清儿的座驾舟，显示襄阳的钱独关至少在表面上与萧铎关系不错。

林朗亲自打通城门的关节，发给他一张临时的通行证，让他缴税入城。

走上车水马龙的大道，徐子陵生出重回凡世的感觉，这段三峡的旅程，会是历久难忘。

不到十多步，徐子陵蓦地生出一股难以形容的异感，就像给冰水灌顶倒下，浑体冶浸，他顿生感应，往右方店铺瞧去，接触到是一对如有实质、亮如电闪、神光充足、凌厉无匹的目光。

然后他才看到 *寇仲*。

忽然间，他知道寇仲就像他那样，在分别后武功作出身人难以置信的突破，再非昔日的寇仲。

寇仲正举杯向他致敬，一脸灿烂 *丑恶* 的笑容。但没有被遮蔽的一对虎目却射出深刻动人的浓烈感情，充满久别重达的欣悦和兴奋。

徐子陵遥打眼色，倏地加速，没进一条横巷去。

铺内的寇仲放下酒杯，大喝道：“三两银子，换最靠后门的台子。”

徐子陵撇下跟踪的人，从后门进入铺内，寇仲早斟满一杯美酒，恭候他大驾光临。

一杯既尽，两人四目交投，相视而笑，在这时势中，能活著已是难得。

寇仲再为他添酒，压低声音叹道：“小子真棒，竟连‘天君’席应都给你宰掉。”

徐子陵愕然道：“你是否长了对顺风耳，消息竟灵通至此。”

寇仲得意洋洋道：“是玉致告诉我的。幸好我告诉宋缺岳山是你扮的，否则你这小子给宋缺杀了都不明白是甚么一回事。你不是亲眼目睹，绝不会知道他的天刀厉害至何等地步，差点把我的卵蛋都割出来。”

他把粗话憋满整肚子，大有不吐不快之概。

徐子陵苦笑道：“你竟偷偷溜往岭南去会佳人，可怜我还答应宋玉华，不让你去见她的爹。”

寇仲一呆道：“我又不是山精妖魅，她为何要透过你去阻止我见她的老爹？”

徐子陵虽有千言万语，却不知该从何说起，岔开去道：“你怎会想到在这里等我进城？”

寇仲夹菜送到徐子陵的碗内去，凑近点道：“有这后果当然有前因。今天我狭路相逢的碰上两批老朋友，一批是密谋要将你五马分尸的阴癸派妖女妖妇。另一位则是云玉真那臭婆娘。唉！见到你真好，不用只得我一个人去伤脑筋。”

接著呆瞪他变得晶莹如玉，洁美光润，举箸夹菜的手道：“究竟发生甚么事？为何能令你像脱胎换骨似的？”

徐子陵边吃边道：“此事说来话长，我现在要赶往赌场去，边行边说吧！”

因如阁座落九江最繁荣的商业区，与两人行刺任少名的春在楼只隔七、八间楼房，规模宏大，主建筑组群是处於中轴线的五座木构建筑，以走廊贯通，廊道两边是水池石山，花草盆栽，另外尚有十多座较小型的房舍院宅，众星拱月般衬托起中心处的五座主堂，周遭以高墙围绕。

此时全合亮如白画，面向主街的外墙挂满彩灯，入口处车马大排长龙，缓缓进入。附近的街道挤满人群，有些只是来看热闹，一些却因没有银两缴交赌会的入场费，故不得其门而入。

九江有头有脸的人全来了，冠盖云集，盛况空前。

寇仲和徐子陵隔远看到门外的热闹情景，为之咋舌，前者心生感触道：“就像那趟到王通大宅听石青璇吹箫的历史重演。转眼又这么多年！那时每天都在逃亡，现在就算祝玉妍和宁道奇来寻我们晦气，我们两兄弟都不怕他的娘啦。”

徐子陵给触起石青璇的心事，垂头不语。

寇仲还以为徐子陵是似自己般感慨丛生，没有在意，迳自道：“有空时定要找个机会，试试你的九字真言手印如何厉害。”

徐子陵收拾心神，笑道：“早猜到你不肯放过我。勿怪我不预作声明，若给我一时失手把你打伤，你就甚么面子都丢尽哩！”寇仲哈哈笑道：“小子休要逞口舌之快，把话说得太满。我寇仲岂像席应般浪得虚名，虚有其表。”

两人很久没有互相戏谑，均感有趣，相视大笑后，举步往因如合的人口走去。

横里一个人冲出，把他们截住，锦衣华服，却是面容陌生。

寇仲正要喝骂，徐子陵这才看出是雷九指扮的，忙道：“是自己人，他就是雷大哥。”

雷九指却弄不清楚寇仲是谁，经介绍后，顿时喜出望外，相见甚欢。

由於鲁妙子的关系，寇仲与雷九指自然是一见如故。

三人避往横巷，商量大计。

徐子陵奇道：“雷大哥不是要以雷九指的身份去迫香贵出来吗？为何扮成这样子。”

雷九指微笑道：“这才是‘雷九指’的‘真面目’，谓之以假作真，不扮‘雷九指’时，我可由九指变作十指，鲁师正是这等弄虚作假的大师，我是有样学样吧！”

寇仲道：“今晚赌甚么呢？听说天九大要明晚才举行。”

雷九指讶道：“少帅的消息真个灵通，今晚和明晚的分别，是明晚的天九大是只限于被邀请的人士，不是一方巨贾、帮会头领，就是赌林内有名有姓的人。”

寇仲苦笑：“原来那小骗棍拿假牌子来骗我，不过倒假得似模似样。”

雷九指翻开手掌，露出他的圆铜牌，笑道：“真的铜牌该是这样子的。”

寇仲愕然道：“正是此牌，只是编号不同。”

再经寇仲解释一遍，雷九指问道：“少帅能否记起那编号？”寇仲哈哈笑道：“雷大哥问对人哩！陵少是一目十行，我是过目不忘，好像……哈！好像是四十八，唔！待我想想，该是二十八，一定是二十八。”

雷九指道：“若真是二十八，那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转向徐子陵道：“‘点石成金’赖朝贵的编号正是二十八。”

徐子陵不能置信的道：“你比我只早一刻下船，为何这么快连赖朝贵的编号都查到？”雷九指笑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对赌徒的威力比甚么都更灵验有效。今次来参加赌会的人，很多是我的老朋友，查这种事情只是举手之劳！”

寇仲茫然道：“赖朝贵是甚么人？”

雷九指道：“少帅请先给我们形容一下那刘安的外貌和身型，照道理以赖朝贵的身份地位，不会干这么下作的事。”

寇仲遂形容一番，并把经过道出。

雷九指叹道：“这家伙确是死性不改，这刘安只是赖朝贵的‘媒’，趁

天九大会前四处寻找肥羊上轿，先狠赢一笔。令你以为是串通去骗别的肥羊的钱，其实你自己才是肥羊。这种赌骗叫‘放鸽子’，先让你小赢，然后大输。事后还把失误推在你身上。”

徐子陵欣然道：“赖朝责明晚该没赌本参赛哩！”入场的费用实是抽给当地政府的一项赌税。际此在在需财的时刻，各地治权抽税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巧立名目。

因如合的入场税由政府派驻的赌官直接收取，然后拨入政府库房，不经赌场。

自战国时期开始，由於赌博为祸甚深，往往令人倾家荡产，又引致种种破坏社会秩序和风气的弊端，故有禁赌的法律。始皇一统天下，由李斯制定禁赌的法律，轻则“刺鲸纹脸”，重则“捩其股”。汉代亦续施赌禁。

至魏晋南北朝，士族兴起，法禁松弛，虽有禁法条文，却名存实亡。

隋朝末年，政治弛废，官吏好商遂同流合污，大兴赌业，联手发大财。

隋灭后此风更变本加厉，各地政权乐得收入大增，变成像因如阁般官商合作的局面。

寇仲缴过入场税，进入赌场。

因如合乎愧长江流域最负盛名的赌场，陈设华丽讲究，以走廊相连一连接一进的大厅，摆设诸种赌具，尚设有贵宾间，供身份特殊的人享用。

此刻每座大堂各聚集三、四百名赌客，但却丝毫不觉挤迫气闷，通明的灯火下，绝大部分均为男宾，女宾虽占少数，但都长得异常漂亮，似是来自例如春在楼的红阿姑，有些赌得比男人更狠。

尤添春意的是在赌厅内穿梭往来的女侍，无不是绮年玉貌的美女，且酥胸半露，玉臂纷呈，性感迷人。

寇仲对赌并不在行，巡行一遍后，最熟悉的就只骨牌接龙、骰宝、番摊三种赌戏，正思量是否该赌上两手时，刘安不知从那里钻出来，热情地扯他的衣袖，走到一角供宾客休息的红木椅坐下，笑道：“大爷真的来哩！小可刚看准四条肥羊，可任大爷挑选其一，便可到贵宾室发大财。因如合只会抽一成佣金，所赢来的钱，大爷出本的当然该占七成，小人得两成已心满意足。够本后，小人把牌子让出来给大爷参赛，大爷若获全胜，再摊分两成给小人，否则小人分文不收，大爷意下如何？”寇仲装出粗鲁的样子，挥手示意想趋前侍候的女侍走开后，摆出贪婪的神态，道：“四条肥羊在那里？为何他们肯和我们对赌？”

刘安压低声音道：“当然须玩些小小手段，就是先装佯作态，让他们以为大爷是肥羊，自然乐於奉陪。大爷放心，到时小人自会安排一切，现在第一步是拣羊。这四条肥羊都脸带破财的气色，必输无疑。”

言罢领寇仲拣肥羊去也。

徐子陵和雷九指比寇仲迟半个时辰入场，这时雷九指又变成个白发苍苍颇有富贵气派的‘十指’老人家。要到明晚，他才会以‘雷九指’的脸目出现。

徐子陵仍是疤脸样，随雷九指来到二进大厅有近百人围赌的番摊档，主持的是个充满风尘气味的半老徐娘，手法纯熟。

番摊又名摊钱或掩钱，玩法是由赌场方面的人作在家，赌时在家抓起一把以短小竹筹做的“摊子”，用碗盅迅速盖上，使人难知数目，待人下注，然后开摊定输赢。算法是把摊子四个一数扒走，馀数成一、二、三、四的四

门。押一门是一赔三，叫“番”，押二门中一门是一赔一，叫‘角’。

两人来到时，这番摊正连开三次二摊，赌气沸腾，喧闹震天。很多平时该是道貌岸然者，此时都变得咬牙切齿，握拳挥掌，高喝自己买的摊门，好像叫得愈响，愈能影响摊子的数目。

雷九指凑到徐子陵耳边低笑道：“这个扒娘名列九江赌林四杰之一，是赌鬼查海的得力助手，手法相当不错。”

徐子陵讶道：“你所说的手法是否指骗术，表面看这赌法很难弄鬼哩！”

雷九指道：“十赌九骗，甚么都可以骗人。最普通的番摊骗术有‘落株’和‘飞子’两种。落株是在摊子做手脚，必要时摊子可一分为二；飞子则是把摊子以手法飞走。无论任何一种方法，均有同夥在旁‘撬边’，以喷烟或其他方法引去被骗者的注意力，好使主持的老撒施术。像因如合这种大赌场自然不会用下作手法，但在街头巷尾临时摆的番摊档，大多是此类骗人的把戏。”

这些日来徐子陵从雷九指的临场施教学晓不少关于赌博的窍妙，好奇问道：“对这种赌法雷兄有甚么必胜术。”

雷九指笑道：“除非是行骗，否则那来必胜之术。但若能十赌五赢，因其赔率高，等若必胜。当在家把摊子洒在桌面，以碗盅盖上前，凭目视耳听，会有五成准绳。”

徐子陵咋舌道：“雷兄真厉害。”

此时碗盅揭起，扒开摊子，竟又是二摊，人人唉声叹气，大叫邪门。

两人朝三走进去，此厅以赌骰宝为主，人数远比前两厅多，每张赌桌均被围得插针难下，气氛炽烈。

雷九指环目一扫，仍见不到寇仲的踪影，遂往四进厅走去，这里以牌戏为主，甚么橙蒲、双陆、叶子戏、骨牌、天九、牌九、马吊等应有尽有。

徐子陵经过多日在赌场打滚，已很明白为何赌博屡禁不绝，在赌场那令人沉溺的天地里，其能提供的行险侥幸的刺激，确非在一般情况下能得到的。

雷九指忽道：“看！”

徐子陵循他目光瞧去，只见一张特别热闹的牌九桌，座位上有一位年轻女子在下注。

此女长得眉如弯月，眼似秋水，容貌皮肤均美得异乎寻常，足可与沈落雁那级数的美女相媲毫不逊色。特别诱人是她玲珑饱满的身段曲线。旁观的人不住增多，乃必然的事。

雷九指低声道：“这是胡小仙，大仙，胡佛的独生女儿，想不到她会来凑热闹，明晚的天九大赛将会更有趣。”

徐子陵这才记起胡佛是胡仙派的掌门大仙。在关中开了全国最著名的赌场明堂窝，胡小仙是他爱女，自得他赌术的具传。

雷九指忽地在他背后暗推一把，道：“你去和她赌几手玩玩。”

徐子陵皱眉道：“我对牌九并不谙熟哩！”

雷九指笑道：“没有生手怎会有熟手。这里的规矩是凡牌局都可由赌客轮流推庄，赌场只是抽水。你看那赌场庄家给她杀得两眼发直，子陵就去接庄玩玩，保护那庄家会对你非常感激。”

徐子陵头皮发麻，砌词拒绝道：“我们辛苦赚来的银两不是要留待明天的天九赛用吗？若给我输个一乾二净，还拿甚么去赌天九赛？”

雷九指笑道：“这正是最精采的地方，这几天你从不担心输钱，故能赌得潇洒从容，全无压力，今趟可视为对你的一次考验和挑战。只要你将老哥教你的赌法和战术，像你和敌手生死决斗般应用在赌桌上，赢下这一场你便可满师哩！”

徐子陵苦笑道：“我们不是约好寇仲去剔肥羊的吗？怎可以节外生枝。”

雷九指哑然失笑道：“不要再左推右搪，你就当胡小仙是恶僧艳尼那样便成。”说时把整袋换来的筹码塞到他手上去。

在雷九指连推带扯下，徐子陵只好硬起头皮挤往庄家旁，道：“我来推几口庄吧。”

众皆愕然，心想又会有这么蠢的人，竟在庄家手风不顺时接庄。

胡小仙不屑的瞥他一眼，吃吃娇笑道：“有甚么不可以的，庄家大哥还求之不得哩！”

众人发出一阵附和的哄笑声。

徐子陵感到面具下的皮肤一阵灼热，不过此时势成骑虎，只好坐到让出来的庄家位置去。

第十一章 赌场风云

在最后一道大厅的角落处，刘安向寇仲笑道：“小人没说错吧！这四条肥羊都是外来的肥羊，不知那个较合大爷的心水？”寇仲心中大讶，刚才刘安指点给他看的四个人，其中一个确是“扮肥羊”的“点石成金”赖朝贵，但另三人照看真是外来的肥羊，不由大惑不解，若他挑不中赖朝贵，刘安岂非骗计难成。

这一进赌厅全是清一式的天九赌桌。

天九和牌九用的都是同样的骨牌，只是玩法不同。

明天的天九大会，该就是在这三十张赌桌进行，此时每张赌桌均聚集过百以上的人，闹哄哄一片。

刘安又凑近寇仲耳旁道：“不如由我们依先后次序把这四人分成四门，大爷押那两门。”

寇仲心念一转，道：“就后面那两门吧！”其中并没有赖朝贵在内，看看刘安有甚么办法。

刘安竟喝一声采，才油然道：“大爷真本事，看出后两门没前两门的羊儿那么好割，确是眼光独到。前两门的肥羊又以穿篮袍那姓贾的肥羊赌色最差，这自然瞒不过大爷的法眼。”

寇仲又好气又好笑，这种骗混手法，他也有得出卖。表面看来是你的选择，其实却是对方在玩口术。

不过钓人者人亦钓之，寇仲装糊涂道：“这个当然。”

恰好此时见到雷九指进厅来，忙挥手招呼，雷九指则微一颌首，迳自挤入其中一张赌桌去下注。

刘安愕然道：“是大爷的朋友吗？”寇仲压低声音道：“若说肥羊，这头才是真正的大肥羊，他在江西有十多间陶厂，家底丰厚，随时输一，二千两银子都脸不改容。”

刘安一对鼠目立即发亮，道：“何不邀他一起去睹个痛快。”

寇仲摇头道：“这里又非没得赌，他又知我赌术高明，怎会随我们去赌？”刘安鼓其如簧之舌道：“话是这么说，可是现在赌场人挤，只能押别人的牌局，怎及得自己拿牌和人对赌般过瘾刺激。”

寇仲皱眉道：“我们不是已找到肥羊吗？”刘安道：“两条肥羊当然好过一条。现在待我们定下一些手法暗号后，可去分头行车哩！”徐子陵连输三铺，赔掉大半筹码，四周的人愈聚愈多，均把彩注押在胡小仙那副牌上，包括原本在座推牌的赌客，演变为徐子陵和胡小仙对赌，而后者则代表所有押注者之局。对徐子陵来说，不论输赢都是非同小可，但胡小仙至多只是输掉一局的押注。

给她那对乌溜溜的美目静如止水的紧盯，徐子陵差点要钻个洞躲进去。

只好诈作低头洗牌，不去看她。心中暗骂不知所踪的雷九指。

牌九牌是以两骰的点子组成合共三十二张牌子、二十一种牌式，九种为单数，十二种为双数。一般赌法是二至四人，据掷骰的点数，各领六张，庄家多领一张并率先打牌，接著依次摸牌、或碰吃或出牌，凡手中的牌能组成两副花色加一夷牌，可推牌得胜，按花色的系数和夷牌的点数计算赢注。

正要掷骰子发牌，一把清甜柔美的声音响起道：“且慢！”众人愕然瞧去，一位千娇百媚的美人儿不知用甚么身法挤到最前列的位置，以一个优雅动人的姿势坐进胡小仙和徐子陵间的座位去，含笑晏晏的道：“奴家来趁热闹。”

众人看得呆了，又是眼花缭乱，一时都忘记抗议好事被阻延。像胡小仙这种姿容，已是世间罕见，但这新来的美女却似更稍胜小半筹。

赫然是棺妖女的师妹白清儿。

倏忽间，徐子陵完全冷静下来，心中明朗如井中水月，不染半丝杂念。

胡小仙亦好奇的打量这美艳迫人的加入者。

徐子陵迎上白清儿清澈澄明的眼神，从容笑道：“既是如此，待我们重新把牌子洗过。”

白清儿作个耸肩表示不介意的漂亮动作，淡淡道：“请随便！”徐子陵探手洗牌。

众人不知如何，心中都紧张起来，不再喧哗，屏息静气的全神注视。

白清儿的目光则落在徐子陵晶莹如玉的修长手掌上，一眨不眨的瞧，似要从而窥破徐子陵的底子深浅，像胡小仙般放弃洗牌的权利。

劈啪连声，徐子陵把牌子叠得整齐妥当。

宜至此刻他才因强敌在旁，成功收摄心神，施展雷九指教的洗牌叠牌术，以独门手法擦牌撞牌，再凭听牌法去记紧其中几张牌。

最理想当然是记得全部三十二张牌，但这是不可能的。雷九指亦只能辨记六至八张牌，而五张牌则是徐子陵的极限，但已非常管用。

胡小仙首次露出凝重神色，显是因徐子陵的手法而“听牌”失败。

众人纷纷押注，这方面由赌场的人负责，系数赔率一手包办，不用徐子陵操心。

徐子陵微微一笑，把骰子递给胡小仙，淡然自若道：“这一局不若由小

姐掷骰，如何？”胡小仙怔了怔后，才接过骰子，掷往桌面。

徐子陵朝白清儿瞧去，双目神光骤现。

白清儿猝不及防下给他望得芳心微慄，徐子陵脚尖输出一注真气，沿桌足上行，游往仍在桌面滚动的骰子处，这一招不要说雷九指办不到，天下间能办到的也数不出多少个。

由於徐子陵和胡小仙、白清儿三者间的微妙关系，令这一角笼罩异乎寻常，像拉满弓弦，蓄势待发的紧张气氛。

徐子陵目光转到骰子时，骰子停下，全体三点向上成九点。

旁观者中惊叹迭传。

胡小仙忽然道：“尚未请教阁下高姓大名。”

徐子陵漫不经心的答道：“本人弓辰春。”转向代表赌场的摊官道：“请代发牌。”

摊官到此刻才醒悟到徐子陵是个中高手，还以为他早先只是装蒜，忙为三人发牌。

众人伸长脖子，全神注视。

四周虽喧闹震厅，此处却是鸦雀无声。

徐子陵完全回复对敌时的自信从容。当每人各有一组两只牌时，忽然叫停，道：“不若我们来铺一手斗大小，掀牌决胜负如何？”胡小仙眼尾都不看覆在桌上的牌，秀眉轻蹙的瞧著徐子陵，首次感到自己落在下风。

这种赌法倒不是徐子陵新创的。原来牌九有多种赌法，其中之一是以两张牌为一组，掷骰后，根据点数各拿自己的一份，拿后直接摊出以决胜负，俗称此法为小牌九。

但像徐子陵这样临时改变赌法却是非常罕有，但更添刺激，众人都大感痛快。

胡小仙似有点不敌徐子陵的目光，望向白清儿道：“这位姐姐意下如何？”

白清儿迎上徐子陵锐利冷酷的目光，徐徐道：“是否容许加注？”徐子陵心中暗笑，知道她瞧不穿自己曾做过手脚。这也难怪她，无论她如何高明，亦难看破传自天下第一巧匠鲁妙子的赌技。

徐子陵道：“当然可以。”

白清儿脸不改容道：“那我加押十雨黄金，就依你的方法摊牌决输赢吧！”众皆哗然。

寇仲领雷九指与刘安在赌场一角碰面，雷九指傲然道：“赌钱最讲痛快，要赌就拿真金白银出来赌，还要我看过真的有银两才成，赊借免问。”

刘安赔笑道：“这个没有问题，老板高姓大名？”雷九指道：“我姓陈。”

刘安道：“原来是陈老板。不知陈老板想赌多大，那种赌法？”雷九指道：“当然是赌天九，就当是赛前热身子，每注一两黄金，四张够本，五张赢一注，没牌输四注，结牌胜出五注计，至尊不论胜负每人赏两注，若以至尊作结另每人赏四注，明白吗？”刘安大喜，心想你这傻子如此豪赌，不赢得你倾家荡产才怪，最妙是有另一个傻子配合，此赌可说立於有胜无败之局，忙道：“一切全照陈老板的意思，请这边走，贾老板正在偏厅贵宾室恭候两位大驾。”

徐子陵还以为她最多是加百雨白银，那已是大手笔的重注，足够一般平民百姓盖间颇像样的房子，岂知竟是十两黄金，立即心叫糟糕。

白清儿把黄澄澄的金子撒在桌上，娇笑道：“庄家若输掉这手，够钱赔吗？”众人目光集中到徐子陵剩下的筹码去，无不摇头。

这时谁都知道白清儿是冲着徐子陵来的。

胡小仙微笑道：“弓兄要不要奴家借笔钱你应急？”今趟不要说旁人，徐子陵自己都糊涂起来。若他是以真面目示人，还可解释是胡小仙看上他。现在他的疤痕面容，榄镜自照亦不敢恭维，胡小仙为何会对他这么好？*把徐子陵熟悉的女声响起道：“这十雨黄金就让我云玉真给他垫了，清儿夫人该不会反对。”

怪事一波一波的接踵而来，众人都感晕头转向，不辨东西。

人阵裂开缺口，在一个脸目阴鹭，脸肤泛青白的中年男人陪伴下，云玉真姗姗来到徐子陵身后。

那男子向胡小仙和白清儿施礼道：“九江查海，见过小仙姑娘和清儿夫人。”

竟是因如阁的大老板“赌鬼”查海。

查海又道：“假如弓兄能赢这一手，小弟将赠弓兄参赛牌，以表敬意，但却有一个条件。”

徐子陵猜到云玉真和查海一直站在他身后，目睹整个过程，云玉真更从背影和他的声音把他认出来。

唉！

该怎么对待这女人才对。

胡小仙毫不在意取起那两张牌，大力一拍，发出一下令人惊心动魄的脆响，再随手翻开，摊在桌面。

押注她身上的人爆起一阵欢呼。

翻开来一对四，在牌九是“人牌”，属于文子大牌，除“天牌”和“地牌”外，再没有其他组合可胜过她，故赢面甚高。

白清儿亦翻牌示众，由武子四和五组成的红九，虽不及胡小仙的“人牌”，但亦胜算极高。

徐子陵“脸无表情”的瞧著两对牌，沉声道：“敢问查当家要提出的是甚么条件？”

诸人这才记起查海适才意犹未尽的话。

查海油然道：“弓兄能否在翻牌前把牌底当众说出来。”

众人一阵哗然。

若在这种众目睽睽的情况下，徐子陵仍可出术，确是神乎其技。

徐子陵摇头叹道：“查当家具厉害，那我这手就只赢清儿夫人的十两黄金，其他的分文不取。”

众人均感难以指责他，因为他大可来个矢口不认，谁都没有证据指他作弊。

查海仰天笑道：“有种！”

胡小仙微笑道：“弓兄莫要一时失手说错哩！”

徐子陵耸肩道：“错便错吧！有甚么大不了。这是一对老么，请给弓某揭牌。”

查海向摊官打个眼色，后者依命开牌，果然是一对老么“地牌”，刚好吃掉胡小仙的“人牌”。

围观者顿然起哄。

徐子陵却是暗抹冷汗，他只能记得四只牌，其他都是碰运气，所以才想出各拿一对后直接摊比的方法来取胜，赢得极险。

白清儿把黄金一股脑儿拨往他那方向，俏然立起道：“希望弓兄的手法运气永远都那么好吧！”言罢率先离开。

云玉真道：“弓兄可杏借一步说几句话？”

化名贾充的赖朝贵外貌不但不像骗棍，还相貌堂堂，长得一表人材。年纪在四十上下，打扮得文质彬彬，一派富贵之气。说话慢条斯理，嘴角常挂讨人欢喜的笑意。

寇仲和雷九指心中都想到难怪公良寄会给他骗得倾家荡产。

四人在贵宾室碰头，由一个年轻美丽叫玲姑的女庄官负责发牌，此乃赌场的规矩，凡用贵宾房的赌客都要违从。

雷九指摆出傲气凌人的高姿态，从囊中取出三十两黄澄澄的金子，就那么放在桌上示众，道：“谁有本事，就把这些金子赢去，那明早我便搭船回去。”

赖朝贵和刘安四对眼立时明亮起来。

寇仲装出尴尬神色，主动把全副身家十八两金子掏出来，苦笑道：“少些赌本成吗？”这些金子大部份是跋锋寒“义薄云天”地分给他的，若真输掉就打回原形，变成一名一文。

两人合起来就是四十八两黄金，在当时来说足够买三、四艘楼船，所以连庄官玲姑都看呆了眼。

雷九指的目光落在赖朝贵和刘安身土。

赖朝贵哈哈笑道：“陈兄和宗兄果是豪赌之士，小弟当然奉陪。不过小弟却不学得两位老兄般囊内袋有这么多金子……噢！”

雷九指拂袖而起道：“没金子赌有啥乐趣。”

探手就把金子取回囊中。

赖朝贵忙道：“且慢，陈兄可杏给小弟一刻钟时间去取金子？”雷九指坐回椅内，道：“我只等一刻钟，勿要让我浪费时间。”

第十二章 十赌九骗

云玉真把贵宾室的门关上，道：“现在没有人可听到我们的说话，这处的墙壁都是特制的，可免声音外泄，影响别人徐子陵在一章坐下道：* 查海知否我是谁？* ”

云玉真在他左旁坐好，道：* 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你是徐子陵，只说和你相识，有点交情。我一向交游广阔，他该干会怀疑，谁想得到子陵的赌术这么厉害。* 徐子陵叹一口气，苦笑道：* 我们还有甚么好说的？* 云玉真沉默片晌，轻轻的问：* 寇仲有来吗？* 徐子陵感到无法再信任她，摇头道：* 我是与朋友来的，却不是寇仲。* 云玉真往他瞧去，咬著下唇道：* 那晚在巴陵，你为何不杀香玉山和我？* 徐子陵给勾起心事，虎目射出悲哀的神色，摇头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若我对香玉山狠不下心来，对你更

下不了手。唉！

到现在我仍不明白，为何你要助香玉山来害我们？”

云玉真垂首凄然道：“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我确从没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而我云玉真亦遭到报应，弄得众叛亲离，巨锷帮名存实亡，终日只像行尸走肉般过活，甚至痛恨自己，想到与其这样去苦渡馀生，实在不如一死，我是彻底的失败了。”

徐子陵皱眉道：“但表面看来你仍很风光哩！”

云玉真道：“对香玉山来说，我只是个有利用价值的玩物。现在我的用处大幅减少，而他身边却是美女如云，且富可倾国，还要我云玉真来作甚么？只恨到今天我才醒悟过来。香玉山的武功倒不怎样，但若论阴谋诡计，却最高手中的高手，你们的体会该比我更深刻。”

徐子陵暗忖实在太深刻了，沉声道：“香玉山近况如何？”他蓄意扮作对香玉山的情况一无所知，以试探云玉真会否仍在维护他。

云玉真道：“自大梁军北进的大计给你和小仲粉碎后，香玉山再不看好萧铎，称病引退。实际上却是脱离巴陵帮，凭他香家二十多年来的辛苦经营，自立门户。为怕你们的报复，连我都不知道他在那里。”

徐子陵心想这大概就是你会醒悟过来的原因，道：“萧铎非是善男信女，香家父子岂能说走便走。”

云玉真道：“我也为此而大惑干解。照猜估该是双方间有某种互利的协议，一旦兵败，萧铎仍会因香家而富贵不良。唉！未尝过富贵权力的机会倒没甚么，尝过后很难返转头去过平淡的生活！得而复失的滋味最令人难堪！”

徐子陵开始明白她现下旁徨无依的心境和苦况。轻吁一口气道：“你有甚么打算？”

云玉真热泪泉涌，垂头摇首道：“我不知道，我已一无所有。甚至不愿去想，连说句话，想一下都似要费尽全身的气力。唉！你杀我吧！”

徐子陵苦笑道：“若我能下手，早就下手。”

云玉真拭去泪水，低声道：“你和小仲是否打算到关中去？”

徐子陵默然不语。

云玉真道：“香玉山故意使人把这消息散播，弄得天下无人不知。你们若干能取消此行，定要万分小心。皆因你和小仲的体型气度均是万中无一，非常易志。”

徐子陵心中涌起对香玉山的仇恨，心想虽然狠不下心来杀他，但若揭破他香家贩卖人口的勾当，又害得他倾家荡产，毁掉他的赌场，会比杀他令他痛苦难受。

云玉真道：“子陵可安排我见小仲一面吗？”

徐子陵道：“你最好不要见他，他绝不会有好说话给你听的。”

云玉真凄然道：“我还有甚么好害怕的。”

徐子陵长身而起，道：“我先和地说说吧！怎样可以找到你呢？”

雷九指瞧著赖朝贵把三十雨金子放在桌上，往刘安瞧过去道：“你的金子在那里？”刘安从囊内取出八两黄金，道：“陈爷若能把我的金子赢掉，小人立即出局。”

雷九指一摇头上白发，意气飞扬的喝道：“我们轮番掷骰洗牌！”

玲姑把牌推往桌心，让四人探手洗牌，登时劈啪连响，气氛炽热起来。

赖朝贵一看两人手势，寇仲明显是初哥，雷九指亦好不到那里去，心中大乐，道：“陈兄要如何赌法，我倒有个好提议，可赌得更为痛快。”

雷九指皱起眉头，摇首道：“赌开是怎样便怎样，怎可随便更改。”

赖朝贵向刘安打个暗号，而刘安则和寇仲打暗号，寇仲只好苦忍著笑，对雷九指道：“先听贾兄如何说然后陈老再决定吧！我们当然以你老人家的意见为依归。”

雷九指咕哝一声，表示听听无碍。

赖朝贵压下心狂喜，道：“这赌法在九江非常流行，就是每人各执八张牌，任意组成四双来互较胜负。先不让人见，组成后四家同时摊出，当然大小仍依牌规，以对于最大，不成对的则以点数比大小。超过十点的以尾数计算，如‘么五’、‘么六’合起来共十一点，但只作一点计。如二牌之和是十点，那就是必败的‘擎十’。方法简单易明。”

寇仲在刘安的暗号下，忙附和道：“这样赌确是痛快非常，宜接了当。”

雷九指盯著玲姑以熟练的手法为众人叠牌，勉为其难的道：“好吧！但谁人若能四张全胜，彩注加倍。庄家全胜，其他三家也加倍赔注，并可连庄。”

玲姑娇笑道：“陈老板真豪气，这样赌很刺激哩！”

雷九指又从囊内掏出半锭金子，塞到玲姑手上，顺手拧她的脸蛋，呵呵笑道：“娘儿的嘴真甜。”

赖朝贵和刘安见他囊内尚有金子，又出手阔绰，一副千金不惜一掷的模样，心儿都热得像一团火炭。

玲姑眉花眼笑，先娇声渗气的凑近雷九指耳旁低声道谢，才把骰子撒往桌上，以决定谁先作庄家。

赌局终于开始。

徐子陵重返赌厅，林朗来到他旁低声道：“赖朝贵入局啦！”

徐子陵低声问道：“有没有方法另觅藏身的地点，我们现在太过张扬。”

林朗说出一个地址，道：“弓爷最好早一步离开，公良寄正在那里等我们的好消息。”徐子陵点头答应，朝大门方向走去，忽然有人从旁趋近，香风随来，他看清楚是美艳娇俏的胡小仙时，这出身赌博世家的美女挨到他左旁，并肩而行的笑道：“以弓兄惊世的技艺，奴家却从未听过弓兄的朵儿，不是很奇怪吗？弓兄一向在那里发财？”

徐子陵谦虚道：“只是雕虫小技，加上点幸运成份，怎配入小仙姑娘法眼。弓某一向在云贵一带活动，少有到中原来。”

胡小仙轻扯他衣袖，离开通往第一进厅堂的走廊，来到一个鱼池旁，微笑道：“小仙对弓兄绝无半点敌意，只是好奇吧！弓兄万勿介意。”徐子陵见她说得客气，生出好感，道：“小仙姑娘是否想知道我出身何家何派？”

胡小仙摇头道：“这是弓兄的私隐，小仙纵想知道，亦不便探询。只想问弓兄明天会否参加天九赌会，因为小仙输得并不服气。”

徐子陵哑然失笑，答道：“此事我尚未作决定，事实上我收手多年，只是这些日来赌兴突然发作，忍不住手而已。”

胡小仙失望道：“那会是非常扫兴，希望弓兄不会避阵。小仙今趟远道来九江，就是要一会有‘赌侠’之称的雷九指，此人赌艺已达出神入化，能呼风唤雨的境界，弓兄认识他吗？”

徐子陵不愿骗她，微笑道：“这问题在下可否不答？”胡小仙横他一眼道：“弓兄总是处处透出高深莫测的味儿，若非你十指俱全，我会认定你就

是他。你那对手真漂亮。”

徐子陵无可无不可的微耸肩头，洒然道：“多谢姑娘赞赏。在下因身有要事，必须告辞，请姑娘恕罪。”

言罢迳自离开。

胡小仙叫道：“希望明晚可见到弓兄。”

目送徐子陵远去的背影，胡小仙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宣的感觉。

这上了年纪的男子外型粗犷挺拔，虽与英俊沾不上半点边儿，却是威武迫人，充满男性的魅力。

兼之他声音悦耳，措辞温文尔雅，不亢不卑，举手投足无不潇洒动人，加上赌技超群，行藏充满神秘的味儿。致使一向只爱年轻俏郎君的她也不由为之心动。

明天会否见到他呢？牌来牌往，四人赌了十多手，每人都做过三次庄。

寇仲依足刘安的指示，在排牌土故意输给一假一真的两条肥羊，摆出欲擒先纵的格局。

当然只能让对方小胜，否则金尽出局。

对他来说，真肥羊是赖朝贵，假肥羊则是雷九指；在刘安和赖朝贵来说正刚好相反，还多加寇仲这头肥羊。形势复杂微妙。

今趟轮到雷九指做庄，摊开来后，雷九指的牌由右至左是‘么三’、‘三三’、‘五六’和‘四五’，除‘四五’是武子外，其他都是文子有名堂的好牌，即使是‘四五’亦是武子中的红九，点数最大。

‘么三’更是大牌。

‘三三’俗称十二巫山，‘五六’为楚汉相争。摊比之下，竟是庄家通吃之局。依早前定下的规矩，三家都要赔双倍。

玲姑发出赞叹的声音，看牌时半边身都挨到雷九指肩膀去。

赖朝贵和刘安却脸不改容，虽然他们直到此刻尚未施展骗术，只是用手号来把握牌点，定下排对之策，由於寇仲肯与他们合作，一直没有出问题，把牌局完全操纵在手里，这一趟更是故意让雷九指大胜，好抛砖引玉。

雷九指又探手去摸玲姑脸蛋，还装出不可一世的神态唉声叹气道：“手风实在太顺哩！”

三位还要赌下去吗？”

刘安陪笑道：“陈老板不是坐得气闷吧？”

雷九指笑道：“赢钱怎会气闷，只是想和美人儿去谈心寻乐子吧！”

玲姑吃吃娇笑，模样儿诱人至极点。

寇仲醒悟过来，想到玲姑其实是赖朝贵方面的人，皆因像因如坊这种大赌场，绝不容许赌场人员公然和客人打情骂俏。而赖朝贵和刘安亦会怕玲姑为求打赏偏帮雷九指。

赖朝贵把桌上剩下的二十多两黄金一次过推往桌心，从容道：“陈兄既急於寻乐，不如我们一次过大赌一铺，以决输赢，陈兄以为如何？”

雷九指哈哈笑道：“贾兄就算赢了，也只能赢掉我手上一半的钱，输光便要出局，贾兄最好想清楚一点。”

赖朝贵好整以暇的又从囊中取出另十多两黄金，连刚才的金子堆起一个小山，微笑道：“这又如何？”

雷九指和寇仲装出贪婪神色，一瞬不瞬瞪视桌上金子堆成的小山。

刘安向寇仲打个眼色后，也把仅馀的六两金子推出，嚷道：“我也尽赌

这一铺啦！”

三人的目光来到寇仲处时，寇仲先露出犹豫的神色，然后咬牙切齿的道：“就跟你这一铺。”

赖朝贵掏出烟管，点燃烟丝，深吸一口后道：“洗牌吧！”

第十三章 奸有奸报

玲姑又往雷九指凑过去，香唇揩擦他耳朵道：“陈老板带人家到那里寻乐儿哩？人家要到三更才可回家呵！”

雷九指一边洗牌，一边装出色授魂与的样儿，嘿哩淫笑道：“不要说只是三更天，就算等一年半载，我也要等到你。”

刘安则不断向寇仲打出暗号，忽然赖朝贵喷出一口浓烟，桌面立时烟雾弥漫。

就在这人人视线受蔽的一刻，赖朝贵展开迅疾无伦的手法，依循某一组合的方式把自己的牌子叠好。最妙是当赖朝贵全神叠牌，刘安忙於向寇仲打眼色引开他的注意力，而玲姑则向雷九指施媚术的当儿，雷九指却以精妙的手法把骰子掉包。

这一切无一能瞒过寇仲的锐目。

雷九指在玲姑脸蛋香一口后，两手刚把牌子叠好。

玲姑坐宜娇躯，笑道：“陈老板请掷骰子。”

雷九指把骰子合拢手中，口中念念有词，吹一口气后，才往桌面掷去。

赖朝贵和刘安同时色变。

雷九指哈哈笑道：“是七点，玲姑快分牌。”

赖朝贵变脸喝道：“且慢！这副骰子有鬼。”

寇仲探手拿起一粒骰子，略一连功，象牙骰子立时化成碎粉，皱眉道：“有甚么鬼呢？是否因里面的铁屑不见了，致吸铁石不灵光，反变成有鬼。”

赖朝贵、刘安和玲姑同时给震慑，脸色难看如死人。

要知象牙骰子耐用坚固，即使是武林好手，要捏碎它亦须费一番工夫。

像寇仲般毫不费力把它捏碎，且变为粉末，只是这份功力，九江城便没有人能办到。

雷九指冷然道：“愿赌服输，贾充你这一铺肯否认输，一句话便够。”

给人叫破“贾充”的假名字，赖朝贵当然知道骗人者反被人骗，额上汗珠冒出，沉声道：“阁下究竟是谁？”

雷九指手摸了噤若寒蝉的玲姑脸蛋一把，挥手示意寇仲把桌上所有金子收入囊中，傲然道：“本人就是‘点石成金’赖朝贵，贾充兄勿要忘记。”

赖朝贵等三人同时一震，始知对方早识穿自己底细，且是针对自己而来，只恨知道得太迟。

寇仲故然把重甸甸的腰兜举起，淡然道：“贾兄若能档我十刀，这袋金子就全送给你，不过挡不了的话，我会斩下你一对手，这叫礼尚往来，贾兄想碰碰赌运以外的运气吗？”

雷九指拂袖长身而起，暗藏铁屑的骰子从袖内飞出，嵌进坚实的桌面内，刚好与桌面齐平，不多一分，不少半毫，露出漂亮的一手。

赖朝贵重重一掌拍在桌上，跳起来狂喝道：“好，我赖朝贵今晚认命啦！”

“锵！”寇仲从背后拔出井中月，从椅内弹起，往赖朝贵一刀划去。赖朝贵藏在另一手内的十多粒铁弹子尚未有机会发出，全身被凌厉的刀气笼罩，眼睁睁的瞧著刀锋向自己持暗器的左手划过来，偏是无法躲避。

“呀！”

赖朝贵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嘶，往后跌退，“砰”一声撞在门旁的墙壁去。

齐腕断去的左手和铁弹子同时掉在地上，发出连串脆响。

“铿！”

寇仲还刀入鞘，目光扫过手指都不敢动半根的刘安和玲姑，像干了微不足道的事般，微笑道：“赖兄果然有种，敢为金子拚命，只可惜太不自量力，竟连小弟一招都挡不住。”

又向刘安道：“下次再有肥羊，记得找我这另一个贾充合作。”

刘安那敢答话。

雷九指离桌来到寇仲旁，往痛得脸上血色退尽，正运功点穴止血的赖朝贵笑道：“希望赖兄的点石成金术是用右手施展的，否则怕以后要改过别的绰号。”

两人纵声大笑，不屑一顾的推门离开。

徐子陵踏出赌场的大门，来到车水马龙的街上，朝春在楼的方向走去。

嫖和赌就像一对难舍难离的搜家爱侣，当你见到其中之一，另一个会在附近。

春在楼的热闹情况毫不逊色於因如阁，丝竹弦管，笑语声喧。想起当年在惨中敌人埋伏，九死一生的情况下险险刺杀‘青蛟’任少名的情景，时光有如倒流回到那一刻去。当时素素已嫁给香玉山；云玉真、卜天志、香玉山等和他们联袂来行事，现在却是人事全非。

对云玉真他再无恨意，事实上，恐怕连她自己都解释不出自己为何这么对待他们。

人生瞬息万变，一时间的判断失误，会引发连点的后果，是事前无法预料的。

在形势所迫和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压力下，意志不坚定的人便难以为己作主。

云玉真诚来不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在男女关系上更是如此。她最初的目标可能只是光大巨锷帮，但碰上狡猾善辩的香玉山后，事情的发展再不受她控制。

他也相信云玉真不是蓄意去害他和寇仲，只是想拉拢他们投向萧铎的一方，而因他们的不肯就范，致事情终发展至这令人情恨的地步，结下解不开的深仇。

说到底云玉真只是一条不知自己在做甚么的可怜虫，在给香玉山舍弃后，才幡然醒悟自己被人利用的愚蠢，罪魁祸首仍是香玉山。

他转入一条僻静的横街去，依林朗的指示往目的地迈步。

他感到一种来自赌博刺激后虚耗的馀奋，对他那并非美好的感觉。

尝过赌博的滋味后，他愈不喜欢这玩意，唯一的好处是使他明白到赌徒的心态。大概每个人都存在一种战胜对手的潜在倾向，追求因压倒另一个人油然而生的快感。赌桌把贪求物欲的功利性与智力思维的技巧性，通过针锋相对的竞争结合起来，其刺激处确是无与伦比。

但这正是赌博最危险的地方，一旦沉溺爱中，势将难以自拔，更助长贪婪、狡诈、侥幸的心态，再不能作一个有自制能力的正常人，对自己和家庭，都会带来严重的破坏。

战争是另一种赌博，赌的不再是金钱，而是人的性命，其破坏力比赌钱更可怕千万倍，但却像赌钱般从没试过可被禁绝。

正思索间，心中忽生警兆。

两人从偏厅返回后进大堂，仍大感痛快，寇仲笑道：“恐怕赖朝贵做梦也梦不到有今天这一日，这叫骗人者人亦骗之。老哥你真行，我明明见你没看过桌面半眼，为何却能知道他们怎样叠牌，还可掷出相应的点数，连赖朝贵的裤子都赢掉？”

雷九指欣然道：“皆因老哥袖内暗藏镜子，不要以为去摸玲姑脸蛋是借机占便宜，事实却是让衣袖滑下，借镜窥视敌情。”

寇仲扯他往出口走去，兴致盎然的问道：“骰子又没灌水银，为何你能随心所欲轻轻松松就掷出心目中的点子来？”

雷九指踌躇志满的搭著他一边肩头，凑在他耳边道：“首先你要把握骰子的形状，以特别的方法把骰子夹在指隙处，选定角度，摸清楚桌面的木质，使用一定的力道和手法，可要么得么，要六得六。仲小弟你若有兴趣，老哥我绝不藏私，哈！你的刀法确臻出神入化的大家境界，你和子陵走在道，恐怕连宁道奇都要退避三舍。”

寇仲大喜道：“难得老哥你这么慷慨大方，我早想学习这门手艺，以作傍身之宝，只是苦於无人指点吧！”

雷九指失笑道：“你也要找手艺来傍身，真懂说笑。”

在走廊中段，林朗迎上来，见到两人一副凯旋而归、春风得意的模样，大喜道：“成功啦！”

寇仲一拍鼓起的腰兜，道：“今趟轮到‘点石不成金’赖家伙倾家荡产，还附送左手一只。从今以后他怕要在‘点石不成金’上再加上‘独手’两字。哈！‘独手点石不成金’，多么古怪蹩扭的绰号。”

雷九指和林朗都笑得弯下腰去。

惩治骗子确是最大快人心的事。对这种人说甚么都没用，只有不留馀地的去击到他们，才是上策。

雷九指另一手搭上林朗肩头，三人兴高采烈的向因如坊出口走去。

雷九指问林朗道：“手风如何？”

林朗道：“没有你雷老哥在旁照拂，我怎敢下注，这些日子来赢的钱足够我风光许多年，所以决定以后再不赌半个子儿。”

寇仲大讶道：“我还以为林香主尝到甜头，会更迷上赌博！”

林朗苦笑道：“见过雷老哥的赌术后，若仍要去赌，就是不折不扣的蠢蛋。”

这番话登时引得两人纵声狂笑，若果是在喧闹震天的赌场内，必会令人侧目。

三人同时跨过门槛，步下长石阶，来到院门外停满车马的广场中。

异变突起。

数十武装大汉分别从车马后拥出来，把他们围个水泄干通。

一声冷哼从身后台阶处传下来道：“本人‘赌鬼’查海，三位仁兄确是胆色过人，竟敢在查某人的地方骗财伤人，走得那么容易吗？”

林朗是唯一色变的人，吃惊道：“真糟糕，弓爷还先回去了。”

他不知寇仲的真正身份，又未见过他出手，当然全无信心。

雷九指凑到他耳旁道：“林香主放心，等看好戏吧！”

寇仲含笑拍拍林朗肩头，好整以暇的转过身来，面对被另十多名赌场好手簇拥的‘赌鬼’查海，从容道：“笑话，你纵容像赖朝贵那种江湖小角色，我未对你兴问罪之师，查兄该可还神作福，现在竟敢来责我不是。”

查海见他在重重围困中，仍轻松得像个没事人似的，心中惊疑，皱眉道：“阁下高姓大名，是那条线的朋友？”

寇仲大笑道：“本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香玉山是也，连我都不识，竟敢在我巴陵帮的地头开赌。”

查海一方的人无不勃然大怒。

“锵”！

寇仲掣出井中月，反手一刀，接连扫在从后扑上两名大汉的兵器上。

两人同时兵器断折，往后跌退，然后脸无人色的坐倒地上，却没有受伤。

这一手不但镇慑对方所有人，更安抚了林朗变得脆弱的心儿。

寇仲还刀鞘内，笑道：“香某人的刀法挺不错吧？这只是试招，所以点到即止，若再有人敢逞强，就莫怪香某人刀下无情。”

查海的脸色阵红阵白，却是难以落台。

就在这尴尬难堪的时刻，一把声音从院门处传来道：“我儿别来无恙，且刀法大进，老夫何憾之有。”

今次轮到寇仲变色，只是没有人能看见。

三道人影，分由屋檐跃下，把徐子陵围在中心处，只看其迅如鬼魅的身法，所采取的角度和选取的位置，便知对方精於联战。

徐子陵环目一扫，微笑道：“三位姑娘既敢当街拦截弓某，为何却以重纱覆脸，不敢以真貌示人。是否怕拦截不成时，把身份泄漏？”

这三个盛装女子都是身段迷人，纵使没露出面容，已足使人感到她们长相不会差到那里去。

其中一女道：“我们根本没想过泄密的问题，就算给你看到我们的面貌，你也不会知道我们是谁。”

另一女娇叱道：“你和洪小裳是甚么关系，为何要替她出头？”

徐子陵耸肩道：“说出来谅你们不肯相信，我们只是萍水相逢的朋友。

只因看不过法难和常真的气焰，才出手教训他们，请问三位姑娘和法难常真又是甚么关系？”

徐下一女冷笑道：“到地府后你再问阎皇吧？”

一指点出。

其他两女同时发动攻击。

庞大的压力罩体而至。

阴癸派的元老确是不同凡响，徐子陵虽自问功力大进，与前判若两人，亦难以抵受对方联手下的全力一击。

尤可虑者是清儿妖女尚未现身，她乃棺棺的师妹，只要有棺棺七、八成的厉害，在旁伺隙偷袭，保证会教他饮恨九江。

扛不过就逃，一向是他和寇仲的战略。

今趟他有何逃走妙计呢？

第一章 父子情深

众人愕然瞧去，只见一个头顶高冠，身披长袍，身材极高，脸容古拙而呆木的人正从院门处悠然走进广场来。

‘赌鬼’查海心叫邪门，自己早吩咐手下把大门关上，暂时不准任何人出入，待把事情解决后方再重开。但此人无声无息的就来到这里，干闲半点拦截争执的声响，可知这怪人大不简单。

此人视赌场众好手如无物，笔直朝寇仲走过来，自有一股无可抗御的迫人气势。众汉因先前寇仲一刀击得己方两夥伴兵折人倒的前车早吓破胆，心志被夺，竟不由自主往旁退开，任由怪人如入无人之境。

雷九指和林朗心生惊疑，弄不清楚寇仲和怪人是什么关系。

寇仲则头皮发麻，瞧著怪人来到身旁，苦笑道：“父亲大人近况如何？”

怪人深瞥他一眼，露出一丝与他刻板脸容似是全无关系的笑意，淡淡道：“没给你气死我可酬答神恩，还有甚么好或不好的。”

查海趁机下台，抱拳道：“这位前辈高姓大名。”

他在江湖混了这么多年，眼力高明，心知肚明吃不住对方，只有好言相待。

怪人瞥他一眼，摇头道：“若肃铄亲自开口问我，倒还差不多，你可差远哩！”查海勃然大怒，旋又想起一个人，登时寒气直冒，再不敢发言。

怪人把手伸向寇仲，柔声道：“我们父子不见多时，不如先找个地方喝酒谈天？”寇仲毫不犹豫的让他握紧自己的手，向雷九指和林朗道：“两位老哥可先回去，稍后再见。”同时打出眼色，著他们跟在背后。怪人拉起寇仲，雷九指和林朗紧随两人身后，就在查海等眼睁睁下扬长而去。

在刹那间，徐子陵把形势完全掌握，同时知道若不全力出手，而仍左瞞右瞞自己的真正功夫，等若借敌人之手来自尽。

换言之他只能在暴露身份和被杀之间选择其一，那不用人教都知该如何决定。

阴癸派的三位元老鬍手，两人从前方两侧处攻来，兵器一长一短。

长的是尾部连系幼索的铁环，短的是能藏在袖内的双钩。

一长一短配合得天衣无缝，即使徐子陵腾上半空，亦逃不过飞环凌厉的追击。

后方攻来的是一把特别窄长的利剑，三样性质完全不同的兵器，走的都是险毒奇诡的路子，功力十足，一时阴寒之气大盛，劲风刺骨，以徐子陵的强横，身在局内，亦感呼吸困难，举动维艰，压力重重。

徐子陵暗捏不动金刚轮印，登时心如止水，剔透玲珑，暗忖尽管宁道

奇在自己自下的处境中，怕也干敢硬架三人这联手一击，心念电转间，他往左闪开。

这一闪内中暗含无数玄机，且得之不易。

敌人最厉害处，就是虚实难测，徐子陵虽然战斗经验丰富，眼力高明，但由於对方均为魔门中的特级高手，纵然单打独斗，也不会差他多少，所以看似同时攻来，事实上却可随时生变，令他摸错门路，那时敌人将可在数招之内置他於死地。

他足绝不能出错，失去主动的代价将是立毙当场。

这一闪正是争取主动的关键。

纯凭直觉，他感到最先攻至的既非擅於远攻的飞环，更不是交叉昼出无数迎头罩来幻影的双钩，而是后方刺来的尖窄剑刃，前两者只是惑他耳目心神，为使尖窄剑刃的闻采婷助攻。

就在尖窄剑刃无声无息溯背刺来之际，他的身子往后虚晃，装作抵受干住前方环钩合成的庞大压力。闻采婷果然中计，剑刃立时啸风狂起，加速增劲的全力击至，变得抢在飞环和双钩之前。

徐子陵就是要制造出这种形势，就在刃尖及背的千钧一发之时，往横闪去。

三女干约而同各自‘咦’的一声，表示出对他高明判断的惊讶，手底却丝毫没有犹豫，变招应变。

仍在头顶盘旋的飞环“飕”的一声弯弯斜掠而至，如影附形的疾割向改变了位置的徐子陵，若他继续左闪，等若把自己送给飞环切割，另一元老高手则连人带钩往他撞来，只要给她缠著，他将完全陷进受制的局面。

后方的闲采婷却改攻为守，幻起漫天剑网，把他的退路完全封死。

徐子陵尚是首次遇上这么厉害的联手战术，不但虚可变实，攻可化守，最要命是她们的内劲同源同流，合而汇成仿似天罗地网的劲力场，身在其中如入冰窖，且寒劲不住增加，致令被围攻者功力大打折扣，更糟是劲力轻重变化万千，绝难捉摸。

徐子陵一无所惧，长笑一声，倏又往右闪去，同时旋身，长袍转飞，扫往剑网钩影处，左手拍向飞环，同时右手暗捏狮子印，沉喝一声“咄”。

三女见他奋起反抗，都是心中大喜，暗忖在三人联手之势下，定可将他重创，岂知就在眼看成功之际，徐子陵的真言贯耳而入，登时把弥漫全场的惨烈森杀之气消去。

此音有若夜半时从禅院响起的梵诵钟声，似乎远在天边，又若近在耳旁，感觉玄异无伦，能令人心撼神移，奇妙至极点。

三女乃魔门中人，天性受这种佛门禅音所克，兼之摔不及防，都为之心神剧震，手底不但缓了一线，功力亦因而大幅削减。

“霍霍”连声，徐子陵扬起的外袍分别扫上剑钩，左手击中飞环。

三女同时被震退，再组不成合围的优势。

徐子陵一声“承让”，右掌虚按地面，斜飞而起，待到半空时，使出急速换气的独门奇招，改变方向，避过三人的追击，落往远方房舍，迅速消逝。

三女看他的速度，知难以追及，泄气的呆在当场。

白清儿从徐子陵逃走的方向跃落场中，骇然道：“这人是谁？”闻采婷扯下脸纱，美目深注的凝视徐子陵消失的方向，沉声道：“若非此人身具佛门狮子吼奇功，我会猜他是寇仲或徐子陵所扮的，但事实显非如此。”

另一女道：“无论这叫弓辰春的人如何高明，只要他再次现身，定难逃杀身之祸，正事要紧，杜伏威才是我们今趟的目标，走吧！”言罢四女迅速飘离。

在酒铺宁静的一个角落，杜伏威露出沉思的凝重神色，瞧著杯内的美酒，没有说话。

寇仲恭候他发言，没有表现丝毫不耐烦的情绪。一路行来，直到刚才对饮三大杯，杜伏威仍未说过半句话。

杜伏威终于绽出一丝充满自嘲意味的笑容，哑然失笑摇头道：“换过是昨天，我会调兵遣将，不顾一切将你这杆逆子杀死，以泄心头恨意。但现在却只有怜爱之情，父子之爱，你说人生是否奇怪。”

寇仲剧震道：“老爹你终给师妃暄打动啦！”今趟轮到杜伏威猛颤一下，目射奇光的朝他瞧来，难以置信的道：“难怪你这小儿能横行天下，竟可从我一言发自内心的感慨推测出言外的事实，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寇仲苦笑：“孩儿非是才智高绝，而是一方面知道师妃暄正为李小子游说天下群雄；一方面知悉你的老拍档辅公佑乃魔门中人，更清楚老爹你逢场作兴的心态，所以才猜到你老人家今天刚秘密见过师妃暄。唉！李世民又多一壁江山。”

杜伏威举杯笑道：“这一杯是为老爹我感到如释重负，浑身轻松舒泰而喝的，乾杯！”寇仲欢喜地和他碰杯，两人一饮而尽。

杜伏威讶异地用神打量他，好判断他的欢容是否发自真心，奇道：“看来你是真的为我高兴。此实有违常理，你该为李世民势力日增而失意才对。”

寇仲放下酒杯，环目扫视铺内其他几桌的客人，始坦然道：“我这人最看得开，就算担心烦恼也留待和爹喝完酒后再计较思量。现下只会陪爹开怀畅饮，更不会问爹和李小子间合作的细节，免陷爹於窘境为难。”

杜伏威拍桌叹道：“不愧我杜伏威看得起的人，只有如此才当得起英雄了得的赞语。老爹亦有几句肺腑之言，希望小仲你能平心静气去考虑考虑。”

寇仲颓然挨到椅背去，苦笑道：“若爹是劝孩儿以爹你为榜样，爹可省点气留来喝酒。”

杜伏威微笑道：“杜伏威可以投降，寇仲岂能如此！所谓知子莫若父，我只是想提醒你，希望你取消往关中寻宝一事。因为不知谁人传出消息，今天下无人不知你和子陵正打算北上关中，你们若坚持要去，实与自投罗网无异。”

寇仲咬牙切齿道：“还不是香玉山和云玉真干的好事？这定是他们借刀杀人的阴谋，不过我和小陵怕过谁来？”杜伏威叹道：“有杨公宝藏又如何？古来争天下者，从没有人是靠宝藏起家的。你若仍要硬闯关中，只是逞匹夫之勇，又或像扑火的灯蛾，自寻死路吧！”寇仲平静下来，脸容变得冷酷而不现半丝情绪，缓缓道：“我现在一是向李小子跪地求饶，一是奋战到底，而爹该知我会作何选择。”旋又嬉皮笑脸的道：“我的娘！孩儿已是走投无路，唯一法宝就是看看宝藏内有甚么能起死回生的宝物，碰碰运气。哈！愈艰难的事孩儿愈觉有趣。”

杜伏威皱眉道：“那并非艰难与否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可能的。李世民的天策府固是高手如云，李阀门下更是能人众多，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尚有佛道两门和整个与佛道有关系的白道武林，岂是你两人能挡架得住？”寇仲一呆道：“爹是否暗示师妃暄会亲手对付我们，她和子陵的关系很不错

哩！”杜伏威沉声道：“这只是你们不明白师妃暄的行事作风，绝对公私分明。兼且她一直以来因怜才而对你两人非常容忍，故不住好言相劝，可说尽过人事，你还可对她有甚么奢求？”寇仲乏言以对。

杜伏威淡淡道：“你猜我怎会知你身在九江？”

寇仲立时头皮发麻，怔了好一会才道：“难道是她告诉你的？”杜伏威苦笑道：“给你一猜即中，她是要我来给你最后一个忠告：不要到关中去。”

寇仲不解道：“她怎知爹你和孩儿的关系。”

杜伏威眼中射出充满感情的罕有神色，柔声道：“因为我向她道出归降李世民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不论在甚么情况下，也不与你和小陵正面作战，这大概就是甚么虎毒不食儿吧！”寇仲一震道：“爹！”

杜伏威哈哈笑道：“只有这声‘爹’是发自真心，老夫大堪告慰。”

旋又肃容道：“你两人武功均臻大家境界，即使以师妃暄之能，亦没把握独力收拾你两人，兼且她坦然承认没法对你们痛下辣手，但她却务要阻止你两人赴关中寻宝，你可猜到她会用甚么手段？”寇仲呼出一口凉气道：“她不是要请宁道奇出马吧？”杜伏威摇头道：“宁道奇乃道门第一人，身份地位非同小可。身为佛门的师妃暄若非别无选择，轻易干会惊动他老人家。且据闻宁道奇由於你们的武功来自道家宝典《长生诀》，彼此大有渊源，故曾亲自请求慈航静斋只把你们生擒囚禁，待李家平定天下后，才放你们出来。只此便可知他不愿出手对付你们。”

寇仲色变道：“我的娘，我情愿被杀也不愿被囚。”

杜伏威失笑道：“这是你第二次喊娘，真的是何苦来由。”

寇仲颓然道：“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劝小陵退出这寻宝的游戏，他最爱自由自在，我则是自作孽，与人无尤。”

又问道：“静斋的斋主是谁，会否率领大批师姑和尚来捉我们？”杜伏威摇头道：“静斋现在的主持身份神秘，但她在佛门的地位等同宁道奇在道门的位置，轻易不会出山妄动干戈。照我听师妃暄的暗示，她会请出佛门的四大圣僧，所以你喊娘是应该的。”

换了以前，寇仲恐怕眉头都不皱一下，皆因不知四大圣僧是何许人也。

但刚刚听过徐子陵说连石之轩都给四大圣僧杀得落荒而逃，刻下骤闻要来擒他和徐子陵的正是这四人，不大吃一惊才是怪事。

四大圣僧就是天台宗的智慧大师、三论宗的嘉祥大师、华严宗的帝心尊者、禅宗四祖的道信大师，四人再加上师妃暄甚或了空，他两人那有还手机会。

霍地立起身来，苦笑道：“孩儿有急事须赶回去和小陵商量，爹保重啦！差点忘记告诉爹阴癸派有大批人马来了九江，爹要小心些儿。”

杜伏威一言不发的放下酒资，陪他站起来走往铺外，际此夜探人静之时，道上行人疏落，倍觉凄清。

夜风吹来，杜伏威道：“我这做爹的真窝囊，说了这么多话仍不能扛消寇仲儿北土之意。

师妃暄选这时间要爹来作警告，其实是一番苦心，不愿你两人到关中和李家正面冲突，致结下解不开的深仇。”

寇仲叹道：“若我就这么给吓得屁滚尿流，龟缩不出，下半生的日子怎么过？”杜伏威摇头道：“话不是这么说的。昔年韩信亦有胯下之辱，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只要你躲回彭梁的大本营去，师妃暄能奈你们甚么何。但

像你们目下般投向关中，只是以卵击石，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的行为吧了！”寇仲双目奇光进射道：“不能力敌，便要智取，总会有办法的。”

杜伏威边行边晒道：“只看师妃暄对你两人的行踪了如指掌，便知你们落在绝对的下风，只有捱扛待擒的份儿。”

寇仲洒然笑道：“爹该比任何人都明白，由出道开始，我们一直捱打，到今天这形势仍没好转过来，只是对付我们的人愈来愈厉害而已！只要我能安抵关中，恐怕宁道奇也要视我为够资格的对手。”

杜伏威停下步来，仰天笑道：“寇仲毕竟是寇仲，我也干再劝你，只盼你能免去被擒之辱，我们就此为别。”

寇仲恭敬施礼，断然离开，才走数大步，杜伏威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道：“尚有一事忘记告诉我儿，就是李密正式臣服李家，还率众入关，此事轰传天下，更添李家的声威。”

寇仲一震停下，苦笑道：“还有甚么其他的壤消息？”杜伏威豪情忽起，拍手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杜康就是造酒之神，可见杜伏威无意争逐江湖，只想退隐的心态。

歌声远去。

寇仲没有回头，感受杜伏威歌声中的荒凉之意，心中感慨万千。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方面他寇仲显然不及老爹杜伏威，但这正是生命最有趣的地方，从不可能中追求那微妙的可能性。

他现在最想见的人是徐子陵。

第二章 一场虚惊

徐子陵依林朗的指示来到秘巢时，雷九指、林朗和公良寄正忧心忡忡的等候他和寇仲，徐子陵听罢立即猜到那人是杜伏威，笑道：“那确是他的义父，诸位放心。”

同时心中大惑不解，杜伏威乃江淮军的龙头大领袖，怎会孤身一人到萧铣的地头来？而且对寇仲全无恶意。

正思量间，林朗低声问道：“那怪人是否江淮军的『袖里乾坤』杜伏威？”因杜伏威的形相特异，林朗事后终于猜到是他。

徐子陵迎上林朗和公良寄充盈好奇光芒的两对眼睛，微笑道：“我当你们是自己兄弟才说实话，不错，那人正是横行江北的杜伏威，两位亦不难猜到我们是谁。”

林朗一震道：“弓爷这模样是假的啦！”徐子陵脱下面具，露出俊秀无匹的脸容，淡然道：“在下徐子陵，见过林兄和公良兄。”

两人为之目瞪口呆。

好一会林朗始能吁出一口气道：“那另一个当然是名震天下的『少帅』寇仲。真想不到，嘿！”公良寄热泪泉涌，感动万分的呜咽道：“难得徐爷这么古道热肠，让小人的家当失而复得，小人来世结草衔环，也不足报大爷的

恩典於万一。”

雷九指伸手搂上公良寄肩头，哈哈笑道：“为何要哭哭啼啼的，萍水相逢也可作兄弟啊！兄弟间为何要谢来谢去？”徐子陵不好意思的道：“公良兄言重，正如雷兄所说，大家兄弟计较来作甚么，更不要爷前爷后的弄生疏了。”

林朗激动的道：“好！徐兄这么说，那大家以后就是兄弟，就让小弟弄些酒菜来为大破‘点石成金’赖朝贵一事庆祝。”

公良寄拭去泪迹，兴高采烈的道：“我最拿手就是火锅子，林兄有甚么好材料？”林朗站起来道：“我早想到可能要躲在这里避避风头，故粮货充足，想知道有甚么随小弟到灶房看看吧！”公良寄欢喜的跟他去后，雷九指皱眉道：“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你这么对他们推心置腹，不怕出问题？”徐子陵淡淡道：“我这人一向凭感觉行事，经过多天的相处，林朗和公良寄都是值得交往的人，我是真的当他们是朋友。”

雷九指赞许道：“子陵对人确是没有任何架子。我见过不少所谓江湖名人，不是拒人於千里之外，就是自重身份，讲究名气地位身家，教人看不顺眼。”

徐子陵微笑道：“这些只是不成气候的人！像李世民师妃暄之辈又何须对人摆架子来显示身份地位？而我则更没有炫耀的资格，只是侥幸混出点名堂，其实一无所有，浪得虚名。”

雷九指待要说话，寇仲神色平静的走回来，闲话两句后，扯了徐子陵到后院的小亭说话，先问徐子陵为何除下面具，才把杜伏威代传的警告说出。

徐子陵皱眉思忖片刻，道：“师妃暄定是从侯希白处得悉我坐乌江帮的船来九江，亦因这线索查到你坐宋家的船抵此。侯希白根本没想过事情有这么多的后果，否则绝对会为我保密。”

寇仲道：“她是如何知道再不重要。现在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子陵你须立即和我分开，以免被我拖累，说到底都是我拖你来淌这潭混水。”

徐子陵笑道：“一世人两兄弟，我怎能於这关键时刻舍你而去？四大圣僧便由他娘的四大圣僧吧！石之轩既可落荒而逃，我们这两个逃生专家怕他的鸟儿。正如老跛所言，只有在压力和挑战下才可作出梦寐以求的突破！你想剥夺小弟这磨练的千载良机，真是休想。”

寇仲最明白他不爱争斗的性格，尤其对手是正义的化身师妃暄和四大圣僧，心中一热道：“若我说多馀话，再不配做你的兄弟。不过纵使我们如何自负，仍难与石之轩相提并论。何况我们因入关中而让敌人有迹可寻，非如当年石之轩般可上天下地的逃窜。形势更为不利，你有甚么妙计？”徐子陵苦笑道：“事实上我们对师妃暄的行事手段所知不多，只知她有整个白道武林在背后为她撑腰，而她则对我两人了若指掌，包括我们改头换脸的本领，看来不打几场硬仗是不行的。”

寇仲大感头痛，沉吟道：“每一个人都有弱点，师妃暄的弱点或者是对你的情意。”

徐子陵不悦道：“又说这种话。”

寇仲低声下气道：“我只是以事论事，若换过师妃暄是棺妖女，我们大可主动出击，趁四大秃头来到之前杀他娘的一个落花流水，刻下却是难以辣手摧花。何况师妃暄摆明是要生擒我们，这么有情有义，教我们更硬不起心肠去动她。”

接著双目奇光一闪，道：“我们可否为求入关而不择手段？”徐子陵摇头道：“你是否想利用阴癸派的力量去制衡师妃暄？这样就算能安抵关中，又有甚么光采可言？我刚才差点命丧阴癸派三位元老级高手的围攻下，能够脱身可算执回一身采。”

寇仲一震道：“三大元老级高手？”徐子陵把事情说出，寇仲色变道：“不好！她们绝不会因区区一个弓辰春而劳师动众，此事定冲著老爹而来，我们该怎办呢？”徐子陵陪他变色，心念电转下道：“我们现在就当老爹立即离城回历除，而因有师妃暄在城内，阴癸派的人只会在城外伏击他，我们立即赶去！否则迟恐不及。”

寇仲不待他说完，早弹起来，腾身而去。

寇仲刚飞过一座瓦顶，倏地伏下，后至的徐子陵陪他一起探头瞧去，捕捉到一个女子的优美背影，融入一组房舍之旁的树木暗影里。此女浑身夜行劲装，论轻身功夫足可臻一流高手之列，且非常眼熟。

寇仲皱眉道：“此女是谁？我定曾在某处见过的。”

此处离城外码头只是普通人约走一刻钟的脚程，当然指的是当城门大开而*——古。现时若要出城，便需高来高去的本领。九江城高达十多丈，即使寇徐的身手，也要借助攀城的工具又或互相借力才可踰墙离城。

徐子陵点头道：“此女当是我们共同认识的人，因为我也甚为眼熟。照看这座房舍该是旅馆客栈一类的地方，其中尚有几个房间透出灯火，会否和老爹有关？”寇仲低声道：“我正是这么想，在这时刻出现在九江武功高强的女子，很可能是阴癸派的妖女，但这个人肯定不是白清儿，高度近似棺棺，却缺少她那神出鬼没似若幽灵般的味儿，唉！究竟是那个妖女？”徐子陵一震道：“我知是谁啦！难怪差点想不起来。”

寇仲问道：“究竟是谁？”徐子陵凑在他耳旁道：“是荣妖女。”

寇仲喜道：“确似她的体态风姿，若是如此，她们该失去老爹的踪影，否则就不用走来走去有如丧家之犬。”

话犹未已，荣姣姣从树木的暗影里闪出，往城墙方向掠去。

寇仲扯下面具，笑道：“在被人生擒前，干若我们生擒个妖女来玩玩好吗？”徐子陵答道：“正有此意。”却给寇仲一把拉著，只见荣姣姣立定在三十丈许外一处瓦面上，另一人正从远处逢屋过屋的往她奔来，赫然是邪道八大局手之一的‘子午剑’左游仙。

两人都看得宜冒凉气，假若再有荣凤祥和辅公佑，配上阴癸派三大元老高手和白清儿，即使加上他两人亦帮不上杜伏威。

可见今趟对付杜伏威一事他们是志在必得。

杜伏威孤身来此见师妃暄，当然是为避开拍档辅公佑的耳目，竟然会泄出消息，可推测出他身边的近人中有人有内好。

假若能成功把杜伏威伏杀，身坐第二把交椅的辅公佑将名正言顺坐上江淮军大总管的宝座，然后南连林士宏，说不定具有争霸天下的希望。所以成功与否确是非同小可，但显然现在出了问题。

荣姣姣的声音传来道：“怎么处处都不见他？”她虽蓄意压低声音，相隔距离亦远，因他两人功力大进，仍能一字不漏的收进耳内去。

左游仙来到荣姣姣之旁，双目精光闪闪扫视远近，沉声道：“这是没可能的。一边的人瞧著他出城，另一边的人却眼睛睁看见他折返城内，就这么失去影踪，还今两边的人都以为另一边的人跟蹒上他。”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边道：“不愧是我们的老爹，这道板斧我们要虚心学习，幸好我曾警告他阴癸派的人来了。”

徐子陵点头同意，不用说杜伏威是借城楼的通道离开，这方法非常简单，但却直接有效，若非有他的身手，亦难以制服守城的兵卫，不动声息的溜掉。

两人均有放下心头大石的轻松感觉。

荣姣姣苦恼道：“今次我们是痛失良机，待他回到历阳，要杀他便不容易。”

左游仙沉吟片晌，道：“走吧！”两人伏在长江旁密林中，遥观白清儿的官船，左游仙和荣姣姣刚没入灯火暗淡的船舱内。

寇仲道：“你有甚么好提议？”徐子陵笑道：“我知你是手痒啦！不过若我们出手，例如放火烧船，会暴露我们的行藏，只为我们徒添烦恼。”

寇仲道：“你记否得当日在洛水不动声息的把独孤阀那条船弄沉的事？我们来个照本宣科，也可泄心头一口恶气，顺便偷听他们的密话。”

徐子陵大为心动，正要动身，寇仲又一把扯著他道：“不要以为我们可在水底永远闭气，这可是非常耗费真元的。”

接而把在大海死里逃生的可怕经验说出来，兼道：“不过当真元尽耗时，回复功力后却会有奇异的增长。假若这种情况可永无休止的继续下去，终有一天我们可变成会飞的神仙。”

徐子陵一震道：“其实这正是换日大法的关键诀要，破而后立，败而后成。但增长以第一趟最厉害，其后功效将迅速递减，你可说在无意中练成换日大法。”

寇仲失望地道：“我还以为可找个地方试试你的九字真言奇功，大家斗个筋疲力尽，那就连四大秃头都不用害怕。”

徐子陵苦笑道：“那有这么便宜的事？还要不要凿沉白妖女的船，他们正等我们回去吃火锅。”

寇仲道：“泄愤只是一时之快。说起我们的师仙子和四大秃头，我却有个好主意。”

徐子陵愕然道：“你想到甚么？”

寇仲用下领挈挈白清儿的官船，得意地道：“只要我们查清楚白清儿的官船何时启航返回襄阳，或可连船费也省掉，且可保证我们的仙子会忽然失去我们的踪影，更省却众妖妇妖女找你弓大爷的晦气。”

徐子陵同意道：“此计妙绝！来吧！”雷九指三人等得急如热获土的蚂蚁时，两人浑身湿透的回来，神情却像打赢胜仗，意气飞扬。

换衫的换衫，摆火锅的摆火锅，不片晌五人团团围著热烘烘的火锅，轰然对饮，气氛热烈。

林朗和公良寄都感到能和徐寇两人共席对饮，实乃无比荣幸的快事。但离别在即，且公良寄明早随林朗返川，故份外珍惜这个聚会。

几杯下肚，五人再不客气，众箸齐举，大吃大喝起来。

寇仲给火灼红的脸露出灿烂的笑容，问雷九指道：“我刚听到一个消息，洛阳的荣凤祥会参加明晚的天九大赛，你听过这个人吗？”雷九指一怔放下筷箸，道：“当然听过，此人的赌术在洛阳非常有名气，我也没一定把握能赢他，你这消息是从何处得来的？”徐子陵道：“是刚偷听回来的，雷兄可否取消明天的参赛？”寇仲道：“皆因我们要先走一步，到关中后才可

再与老哥你相会。”

雷九指露出失望神色，旋又笑道：“此事待明天再说，今晚只是猜拳喝酒。来！我们饮杯！”再饮一杯后，寇仲凑往徐子陵道：“兄弟！到后院玩两手如何！保证我的刀法可打得你屁滚尿流。”

徐子陵哈哈一笑，长身而起道：“不要把话说得太满，难道我会怕你？”

第三章 井中八法

“锵”！寇仲掣出井中月，左鞘右刀，感觉自己至少有九分‘天刀’宋缺的气度。得意洋洋的笑道：“勿怪我没预先警告，现在小弟的刀法厉害得连自己都控制不住，你要当真打般才行。”

正在小亭内捧起酒杯‘隔岸观火’的三人中之雷九指酒意上涌，戟指怪笑道：“若控制不住，怎算高手？”寇仲像变回扬州城时爱耍泼皮的大孩子般，反唇相稽道：“平时当然是能控制自如，但现在使的是『天刀』以外的另一种‘醉刀’，所以愈不能控制愈是厉害。”

哈！这么深奥的刀理一般低手怎会明白，给老子乖乖闭嘴。”

林朗和公良寄同时起哄，他们曾亲眼目睹徐子陵的手段，打死不肯相信寇仲能比他更厉害。

卓立在宽敞院落小坪上的徐子陵听他的酒后胡言，没好气的笑道：“怎多废话，说不定给我三拳两脚就彻底收拾掉，那时才难看。”

寇仲把刀鞘子随意抛掉，环目一扫，发觉这院落四周林木环绕，位於城东僻处，就算打得乒的、咚咚的，也不虞惊扰别人的好梦，大感满意道：“来！来！让我们手底下见个真章，看看你那对像娘儿般娇嫩的手是否像你嘴子那么硬？”雷九指等又是鼓掌喝采，一副为恐天下不乱的凑兴狂状，为两人的试招平添不少热烈的气氛。

徐子陵大感有趣，暗施‘不劲根本印’，酒意立时不翼而飞，双目神光电闪，一股无比坚凝的气势以他为核心向四外扩张。

寇仲生出感应，大吓了一跳。

只见在月色洒照下，徐子陵面容不见半点情绪表情的波动，仿如入静的高僧，宝相庄严，但自有一种说不出的风流潇洒，合而形成奇特的魅力，极具震慑人心的气度，今他生出像初次认识徐子陵的怪异感觉。

寇仲暗唤一声我的娘，连忙收摄心神，脊挺肩张后，才微俯向前，眼神迎上徐子陵似可洞穿肺腑的目光，井中月遥指对方。

今趟轮到徐子陵为之动容，大讶道：“果然从宋缺处偷到点门道，减去以前外扬的霸气，代之以是莫测高深如高山大海的气度。恐怕小弟要多耗几招才能把仲爷收拾。”

寇仲哈哈笑道：“现在知道本少帅的厉害已太迟啦！我怕的是你不肯动手为我止痒，你最好全力出手，免至输得一塌糊涂后不肯认账。”

说话间，两人不断催发气势，院内登时涌起惨烈澎湃的感应，冰寒和火热的劲气交撞冲击，衣衫拂扬，情景诡异。

雷九指三人都下意识地退往亭子远处，再说不出话来。

在三人眼中，徐子陵宛若挺拔参天的苍松古柏，秀气逼人中隐透孤高不群的洒脱气魄；寇仲则仿如险峻透云，不可测度的崇山极岭。都是那么教人胆颤心撼，更令人感到两人的势均力敌。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见你还有点道行，就让你先出刀。”

寇仲哂道：“笑话！先出刀后出刀有何相让可言，不过见在气势对峙上大家都占不到便宜，小弟就做好心打破这闷局，看刀！”倏地左脚踏前，一刀往徐子陵挑去。

雷九指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两人明明相距足有两丈至三丈，可是寇仲只踏前一步，理该只是移动三、四尺许，偏偏刀锋却货真价实的直抵徐子陵前胸，神奇得有若玩法。

在徐子陵眼中，寇仲是利用踏前的步伐，把整个人带动，故看似一步，却是标前逾两丈，弄出缩地成寸的幻觉。

如此步法，徐子陵尚是初次得睹。

寇仲的刀法更是凌厉，攻的虽只刀锋所取的一点，刀气却能把他完全笼罩，使他生出无论往任何一方闪移，在气机牵引下，寇仲的井中月都会如嗅到血腥的饿狼，锲而不舍的紧接噬来，微妙至极点。

徐子陵当然干会就此认输，哈哈笑道：“果然有点儿门道。”

猛一扭侧虎躯，右手半握智拳印，往上托打，正中刀锋。

雷九指三人本已惊呼失声，此时立即改为赞叹！原来初时明明瞧得徐子陵的右手尚差半尺才挡得住寇仲的井中月，岂知偏偏正因这偏差，始能命中井中月的锋锐，确是神妙至极点。

寇仲浑身一震，收刀后退，油然立定叹道：“终试到你这小子的深浅，连内功心法都改变啦！整个人自成一体，无内无外，你手捏的是甚么印式。”

徐子陵双目眯成两线，其中精芒烁动，仍予人神藏内敛的含蓄，摇头道：“甚么印式并不重要，最重要是发出的真劲，刚好能把你的刀气卸开，令你难以乘势追击，投降未？”寇仲豪情万丈的嗤之以鼻道：“陵少你究竟是天真还是幼稚，这么可笑的言辞竟可说出口。若你能真的把我的刀劲完全卸往一旁，我早饿狗抢屎的当场出丑，现在仍能卓立这里吐出嘲弄你的说话，可知小弟仍是游刀有馀。”

徐子陵点头道：“本少确未够道行要你左便左，右便右。不过你绝不是游刀有馀。你既然这么爱争辩，答我一个问题。”

寇仲缓缓举刀，直至头顶，一股旋劲立即以他为中心卷起，地上的草叶均环绕他狂旋飞舞，冷然喝道：“有屁快放！”雷九指等无论是看和听均大感痛快过瘾。两人间的言语愈不客气，愈令人感受到他们双方真挚不移，全无顾忌的兄弟之情。

徐子陵岔开去笑道：“我们就像回复当年在扬州偷学功夫后相斗为戏的情景，唉！不经不觉又这么多年，说起粗话来你这小子仍是那个调调儿，一点长进都没有。”

寇仲纵声狂笑，举空的刀子变成撑地的拐杖，卷飞的旋叶一层层的撒回地上，点头哂笑道：“粗话也可进步的吗？请陵少说几句进步了的粗话来开开眼界吧！”林朗等也陪他大笑。

徐子陵哑然笑道：“算我说错，刚才的问题是为何我能以奕剑法把你的井中月挡个正著？答不到作输论。”

寇仲坐倒草地上，横刀膝头，沉思道：“你是把握到我的刀意，对吧？”徐子陵道：“算你过关，为何你不能从有意的下乘之作，入无意的上乘之境。那我对付起来将会吃力得多，不像现在似饮酒吃火锅般的容易。”

寇仲动容道：“确是高论。不过据敝岳老宋所言，无论有意或无意，均有偏失，最高明莫如在有意无意之间。不过此事知易行难，怎样才可晋入有意无意的境界层次呢？”

雷九指大声喝过来道：“老哥我可把在赌桌领悟回来的心得说与两位老弟参考，赌博最忌求胜心切，怕输更要不得。唯有既不求胜，更不怕败，视胜财如无物，反能大杀三方，长赌不败。这当然还需有高明的赌技撑腰。”

徐子陵鼓掌喝采道：“说得好！少帅明白吗？”寇仲呆个半刻，晒道：“很难明吗？来！再看我一刀。”

徐子陵摇头道：“那有这么便宜的事，轮也轮到你来挨招，小心啦！”不理寇仲仍坐在地上，腾空而起，飞临寇仲斜上方，两手由内狮子印转作外狮子印，再化为漫天掌影，铺天盖地往寇仲罩下去。

寇仲看也不看，挥刀疾劈。

漫天掌影立时散去。

“轰”！

掌刀交击，徐子陵给震得凌空两个空翻，回到原处。

旁观的三人均泛起难以形容的感觉，只觉徐子陵的攻击固是神妙无边，令人难以抗御，但寇仲的反击，亦是妙若天成，没有丝毫斧凿的痕迹。

寇仲把刀收到眼前，另一手抚刀叹道：“我的好兄弟啊！今晚此战对我们益处之大，将会超乎我们的想像之外。看刀！”倏地弹起，刀化黄虹，朝徐子陵击去。

转瞬间两人战作一团，若非雷九指等人知道底蕴，真会以为两人有甚么深仇大恨，务要置对方於死地。

激烈无比的搏斗一时火爆目眩，掌来刀往，脚踢拳击，一时隔远对峙，互比气势；时而近身施招，招法细腻，时而远攻疾击，大开大阖。不论那种情况，均令旁观者看得透不过气来。

“当”！两人倏地分开，隔丈对峙，仍是气定神闲，就像从没有动过手般。

徐子陵手作日轮印，大讶道：“我因近来迭有奇遇，故能藉九字真言手印使外力内气生生不息，来而复往，若天道之循环不休，大幅延长真气的持久力。所以刚才是要蓄意消耗你的真元，才再点醒你这小子。岂知你这小子竟能像在刀与刀间呼吸回气的样儿，这是甚么功夫？”

寇仲哈哈笑道：“原来你确是对我用阴谋诡计。我这种秘术学自老宋，每一刀均要收发自如，攘外调内，否则早给你打个灰头土脸。嘿！刚才用不上奕剑法吧？”徐子陵点头道：“你刚才的数十刀充满天马行空的创意，与你以前的刀法风格虽同，但却多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劲道，在至简至拙中隐含千变万化，欠的只是功力火候，否则我已被你击倒。现在该只有你待宰的份儿。”

听到最后一句，寇仲哑然失笑道：“你的九字冥言手印固然是旷古烁今的绝学，但你吹牛皮的本领更是天下无双，来！给本少帅看看你如何宰我？”

徐子陵微微一笑，忽然一拳击出。

包括寇仲在内，四人都为之发呆，不明所以。

原来此拳不但予人轻如绵絮的感觉，事实上既带不起半点拳风，亦没

半丝儿劲道。

当众人都这么想时，倏地“蓬”的一声，凝定在半空的拳头冲出凌厉无匹的劲气狂扬，往寇仲直击而去。

雷九指等尚未来得及惊呼，寇仲一刀劈出。

“唛”！的一声，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往后挫退半步，一切又回复原状。

寇仲动容道：“这是甚么功夫？”徐子陵也动容道：“你这一刀竟能把我高度集中的拳劲劈作两半及时卸开，确是神乎其技，天地间怕没多少人能办得到。”

两人互望一眼，齐声大笑，说不尽的神舒意畅。

在各有遇合的情况下，两人在武道修为的各方面均有长足的进展。最令他们欣慰的是能从不同的性格爱好，发展出属于和适合自己的心法武功。

寇仲笑道：“和你动手，差点比和宋缺刀来刀往更痛快，从岭南坐船来此，我每天都乖乖的在船上摸索刀道，配上鲁大师卷上历代兵法家的心得要诀，创出八式刀招，小陵你想试试吗？”徐子陵欣然道：“以你现在心得经验，这八式刀招当然极有来头，我怎愿错过。”

寇仲道：“这八招均有点妙想天开，还须你助我反覆推敲才成。在此强敌环伺的当儿，我务要就在今夜令这八招功行圆满，明天可以之让敌人大吃一惊。”

雷九指喝道：“这八招有何名堂？”寇仲肃容道：“第一招叫‘不攻’，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攻。故名不攻。”

说到最后一句时，长刀猛抖，脚踏奇步，登时涌起凛冽刀气，遥罩徐子陵，似攻非攻，似守非守。

徐子陵神动道：“果然厉害，你这不攻一出，我立时感到若不主动进攻，将陷於被动挨打的劣势。能将螺旋刀劲用至这种地步，可算出神入化。”

寇仲绕著徐子陵缓缓移动，道：“不过此招只适合用在单打独斗的场面，若要主动出击，先发制人，还需‘击奇’，所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营而离之，并而击之是也。看刀！”忽地满场刀光劲氩蓦然收敛，寇仲身随刀走，刀劲化作长虹，直朝徐子陵射去。纵使明知他要出刀，也想不到如此猛疾凌厉。

“锵”！徐子陵左掌劈出，正中井中月，两人乍合倏分，回复对峙之局。

雷九指等被他这一刀的突然而来，似山洪暴发般的气势所慑，竟忘记喝采。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气血，咋舌道：“你可知差点要掉我的小命，这一刀厉害的是心法，你最成功处是能把所有力量全集中到一刀之上，可与对手立即分出胜负，坏处是若对方多过一人，你可能因不及回气而予敌人可乘之机。”

寇仲微喘两口气，有点艰难地点头道：“所以下一式叫‘用谋’，用兵之法，以谋为本，是以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固己，可惜你不能乘势来攻，否则我可让你试试这招。”

徐子陵兴致盎然的问道：“第四招叫甚么？”寇仲道：“第四招是‘兵诈’，名之为一招，其实却是另八招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兵不厌诈的招数。无不是以前用过而卓有成效的刀法，再经改良，不过却很难对你使用，皆因我没法生出骗你的心情。”

徐子陵晒道：“你又不是没骗过我，莫要矫情作态啦！”寇仲老脸微红

抗议道：“那怎么同？”

徐子陵笑道：“算我言重，不要小器。快使出第五式来看看！”寇仲猛喝一声。一刀劈出，非是劈向徐子陵，只是朝空疾劈，虽是劲气卷天，却似不能直接威胁徐子陵。

不过这只是雷九指一众人等的看法，身在局中的徐子陵又完全是另一番感受。

寇仲确已臻成家立派的大家境界，这一刀把周遭的空气完全带动，像天魔大法般形成一个气劲的力场，最厉害是由於不是直接攻来，教人不知该如何应付，攻守均失去预算，更糟是难知其后著。

徐子陵动容道：“这是预支的奕剑术。”就在井中月劈至势尽的一刻，他往左右各晃一下。

寇仲哈哈一笑，长刀划出。

“当”！两人刀掌齐出，硬拚一招，才各自分开。

寇仲后意道：“这招就叫棋奕，小弟落子，再看你如何反应，所以没有固定招式，不过用在你这懂得奕剑术的小子身上，自然不大灵光。”

又道：“我这井中八法的第六法名『战定』，来自‘非必取不出众，非全胜不交兵，缘是万举万当，一战而定’这几句话，来啦！”接著是令雷九指等看得目瞪口呆的连续百多刀，每一刀均从不同角度往徐子陵攻去，刀刀妙至毫颠，似有意若无意，既态趣横生，又是凶险至极点。

以徐子陵之能，也挡得非常吃力！寇仲倏又刀往后撤，喘著气道：“好小子，真有你的。其他三招我再没气力使下去啦！让你先听名字如何！”徐子陵亦感吃不消，道：“说吧！”

寇仲苦笑道：“又是骗你啦，这三招我仍未想好，故名字欠奉，过两天再告诉你吧！”

第四章 表白心迹

昨晚的一战对两人均有“催生”的作用。

即使是宋缺和宁道奇之辈，在修练的过程中亦无法找到寇仲之於徐子陵般的相持对手，可任对方尽情狂攻试招，同时告诉对方所有败笔误着，更相互诚心接受忠告。

昨夜一战，对他们实有无比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徐子陵来到厅堂，林朗和公良寄执拾好简单的行装，正围在圆桌前兴高烈的共进早膳。

寇仲则精赤上身，让雷九指为他痛的肌肉涂抹跌打酒，浓烈的气味和饭香馥味漫全厅，充满生活的气息。

见他出来，寇仲怨道：“看你这小子平口温文尔雅，昨晚却像疯了般找我来揍，真是惨过血战沙场。”

徐子陵对他的大言辞涌起熟悉亲切的温馨感觉，在他身旁坐下探手抓起个馒头，送进嘴里边吃边道：“此事确非常奇怪，我也感到整个人像撕裂

开来般疼痛。以前无论多么激烈的战斗，只要不是真的受伤，睡一觉醒来便像个没事人似的，这刻却全不是那回事。”

寇仲享受雷九指为他揉捏宽阔的肩膀，点头道：“我刚想过这问题，会否是因为我们的“真气”质同性近，故难以发挥自疗的功效？”

徐子陵沉默下来，待雷九指“侍候”完寇仲，忽然从怀内掏出用防水油布包起的鲁妙子遗卷，送到雷九指眼前，道：“若雷大哥今晚不去参加天九大赛，里面的东西就是你的。”

寇仲不由想起怀内的包裹和里面那吉未卜，李秀宁托商秀询转给他而尚未拆阅的密函，自从大海逃生后，他一直不敢解开看个究竟，连他都不明白自己怎会有这心态。

雷九指愕然道：“里面是甚么东西？”

徐子陵淡淡道：“你是赌博的大师，这包裹便等若是把骰子掩盖的盅子，赌注清楚分明，你要不要和我赌这一。”

雷九指苦笑道：“这么快便来挑战我这师傅，唉！你不想我今晚去便去吧！老哥当然相信你们是为我着想。”

寇仲大力拍，吓了林朗和公良寄一跳，笑道：“愧是赌精，你赢啦！里面是师公的手卷，保你看个爱不释手。”

雷九指剧震下，露出不能书信的神色，以迅速的手法解开包裹，神情激动的抚摸遗卷，说不出话来。

徐子陵道：分道扬镳的时间到哩！”

徐子陵、寇仲和雷九指坐在码头附近一座菜寮内，目送林朗和公良寄的船离去。徐、寇两人都经过雷九指继承自鲁妙子的易容术加以改装，变成两个脚模样的粗汉，这类人在码头混粗活的地方最是常见，不会起眼。

事实上以寇仲和徐子陵现时的功力，即使之能，想在他们提高警觉下暗蹑他们，亦难比登天。

雷九指颇有点离情别绪，默默喝茶。

寇仲却是情绪高涨，不住向徐子陵开玩笑。

徐子陵在椅边撑起腿子，摆出粗野模样，目光扫过不远处白清儿的官船，看到一批十多人的大汉正不断把一箱箱的货物送往船上，道：“你猜他们要运甚么东西返襄阳？” - 雷九指道：“该是海盐！”寇仲讶道：“你怎能这么肯定，若是海盐何须用木箱装载，用箩不就成了吗？”

雷九指油然道：这些木箱均为上等桃木，用作箱子是大材小用，可知明虽是运盐，实兼运木，无论攻城守城，均需木材，但追么一下手法，可掩人耳目。”

徐子陵点头道：“此话大有见地，但木箱仍可装其他东西而非海盐。”

雷九指微笑道：“我作出这判断是基於两个原因，首先就是箱子的重量，其次就是这批大汉是海沙帮的人，他们卖盐卖些甚么？”

寇仲和徐子陵定神一看，果然发觉众汉领口处均绣上海沙帮的标，不禁暗怪自己的疏忽，同时大感奇怪。

李子通一向和萧铄勾结，照理萧铄该和沈法兴不和才对，怎会容许沈法兴的爪牙海沙帮在自己的地头自由活动，大作买卖。

雷九指见两人没有答话，压低声音道：“老哥要先走一步，关中再见巴！”

哈哈一笑，迳自离去。

直至雷九指的背影消没在茶寮外，寇仲才道：“连我都想不到你会那么随便的把鲁大师的秘卷送人。虽说姓雷这伙与鲁先生有渊源，但到底是初识嘛！”

徐子陵思量片刻，有点感触的道：这些秘本我早瞧得滚瓜烂熟，所以不想留在身边。

唉！或者我根本除这孑然一身外，不想再有任何牵挂。不要那么瞪我，我并非你想像般要去出家当和尚，否则四大圣僧来擒我将是我置身沙门的良机。”

寇仲苦笑道：“你这小子总教我担心。是否受到甚么感情上的挫折或打击。对生命你好像比以前更消极悲观。”

徐子陵茫然望往舟船疏落的河道，缓缓道：“或者在很多事情上，我是与其他人有异，但实质上我们并不能直走明白自己。对于生命，更绝不知道是甚么回事。生命究竟是甚么，生命的结果会是如何。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要面对内外两种现实，无论仲少你多么神通广大，也只能从外在的一些蛛丝马迹，去捕捉我内在的情况，得出来的只会是扭曲后的东西。尤有甚者，你只能从自己的想像角度出发，去了解别人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是注定要误解别人。”

寇仲怔怔的呆想片刻，点头道：“你这番话确有深刻的道理，我的确不解你，至少从未想过你会有这种想法。不过这种把事情看透看化的能力是查高度的危险性，会把你推向孤独的深渊，对人与人的关不感兴趣。”

徐子陵微笑道：“放心吧，我只是一时有感而发，事实上你把握得很准，我在成都时曾因石青璇的箫曲勾起爱慕之意，然后她才告诉我要丫角终老，那像一盘冶水照头淋下来，足可与那趟你被宋玉致拒绝相比拟。此事我只会说给你一个人听，哈！说出后舒服多啦！”

寇仲心中一热，道：“女人口说的是一套，心内想的是另一套，只要陵少肯积极点去争取，保石青璇抵敌不住。九字真言里那一字是可引起人爱念的。”

徐子陵笑骂一句“去你的”后，始淡然道：“对男女之情我是个很懒散的人，生命稍瞬即逝！本身已是如此不足，何况其中的人和事。缘来缘去，不外如是。”

寇仲忽然兴奋地拍他一记肩膀，欣然道：“无论如何，终有女子能令你动心，那便有希望不用做遗世独立的高贤隐士，过那些淡出鸟儿来的日子。

我和你刚好相反，觉得生命悠长难渡，最沉闷是每天都是重覆昨天的历遇，所以必须找些新鲜玩意来解闷。”

徐子陵忽然问道：“昨晚你说井中八法中最后叁法未想好，是否真的？”

寇仲道：“怎会是真的。你该知我这人是说一不二的，只因一来有外人在场，其次是这叁招讲求险中求胜，须抱有与敌偕亡的决心，才能发挥，试问我怎能对你使得出来？”

徐子陵叹道：“坦白说，昨晚你和我试招时，处处均有保留，但已比“天君”席应更厉害，宋缺这一餐确得你很饱，真怕你遇上师妃暄和四僧杀得红眼时不慎伤人，那就糟透。”

寇仲笑道：“放心吧！我岂是那没分寸的人，何况今趟是斗智不斗力，否则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等开船。”

又皱眉道：“你有否觉得事情不合常理。师妃暄要阻止我们北上，自应一刻都不肯放过我们的行踪去向，偏是你却一无所觉，我也没察觉甚么异常情况，究竟是甚么一回事。她究竟知否我们在这里？”

徐子陵点头道：“我亦在心中嘀咕奇怪，昨晚她已露土一手，教杜伏威到赌场找你，照我看她该是亲身追赶我们，而我们则肯定被她监视。她乃玄门高人，心灵的触觉比我还要高明，再配土她超凡入圣的武功，所以我们才会像傻子般然不察。”

寇仲苦恼道：“那就糟透，假若我们潜入水里，而不久后白清儿的官船开出，只要有点脑筋的人都知我们是搭顺风船。”

徐子陵从容笑道：“师妃暄虽是人间仙子，却非真神仙，只要是人，便会中计，否则石之轩就中能横行天下无人能制。现在离开船尚有个把时辰，中若我们也大摇大摆的买票坐客船离开，看看她有甚么板斧如何？”

寇仲大喜道：“正合吾意！走吧！”

寇仲颓然回到徐子陵旁，压低声音道：“他娘的！根本没有人肯开船。”

听说朱粲那混蛋封锁所有北上的水道，南方林士宏又是谁的账都不买，东面则是老爹的江淮军，往四川的就只林朗刚才那条船，看来要以重金买艘渔舟才成。”

徐子陵道：“不一定要坐船，我们有手有脚，走路也行，就和师妃暄比比脚力。我们在半途上再潜上白妖女的船，当更可避人耳目，走吧！”

两人沿长江西行，一口气奔出叁十多路，来到一座山的最高处，你眼望我眼，心中均感无比的震撼，因为对师妃暄，他们完全的看不透摸不透口寇仲极目远眺四方和在右方滚流的大江，道：“我可目份百肯定师妃暄没有跟踉我们，她究竟会用甚么手段来对付我们？”

徐子陵心中浮起师妃暄灵气迫人的玉容，深吸一口气道：“当口在入蜀前，师妃暄告诉我四大圣僧当年联手追杀石之轩，曾叁次围击他，仍是给他负伤逃去。我一直没深思追几句话。坐下再说。”

两人盘膝坐下，背贴背的，把远近山林草野全收在视野的角度内，若有人接近，休想瞒过他们。

寇仲道：“我明白你的意思，石之轩一向行踪隐秘，像现在便没人知他藏在那里。但仍给四大秃头叁次截上围攻，可知四大秃头必有一套追踪的秘法，即使以石之轩之能亦难以免。”

徐子陵叹道：“佛门虽一向低调，事实上却是白道武林的骨干，想天下和尚寺尼姑庵之多，只要有万分一的和尚尼姑懂得武功，已非常可怕。再加上与他们有关的门派帮会和信众，可以做成一面无所不披的情报网，只要我们在任何大城小邑出现，很难避过他们的耳目。目下表面上是我暗敌明，实际上却是敌暗我明。”

寇仲叹道：“真想狠狠和他们打场硬仗，不过你定不会同意。”

徐子陵道：“此战看来避无可避，但无论我怎么不在乎，亦绝不愿被人活擒囚禁。接近关中，我们危险，皆因尚多出个李小子，对我来说，李小子的雄材大略比佛道两门合起来的力量更难应付，我们如此硬闯关中，是否明智之举？”

寇仲默然片晌，断然道：“只要你一句说话，我可立即取消关中之行。”

徐子陵微笑道：“我只是有感而发，一向以来，我们都惯於做别人眼中瞧来愚蠢不堪的事，何得多此一桩。”

寇仲欣然道：这叫英雄所见略同。我最受不了把自己当作武林泰，又或凭高门大族势力出来作威作福的人，当这两方面的势力结合成无上权威后，我更看不顺眼，便让我两兄弟向这么一个权威挑战。时势是由有志气和能力的人创造出来的，只有来自民间的人才明白人民的疾苦，李小子好比秦始皇或项羽，都是出身皇族贵家而小弟则有点似汉高祖刘邦，大家同是不折不扣的流氓，没有贵的习气。哈！这比喻不错吧！”

徐子陵怔了半刻，才苦笑道：“你真有兴趣当皇帝吗。·最怕你当上皇帝后学杨广般不安於位，南征北讨，日日找新意思怪玩意，那百姓就要苦透。”

寇仲抓头道：“坦白说，做皇帝确是非常闷蛋，据鲁妙子说秦始皇於国事无论大小，他都要亲自裁决，每日竟要用衡石秤出一定份量的文牒，非批阅完不肯休息。在帝位的十二年中，有五年是在巡狩中渡过。”

徐子陵道：“我很难想像你可以这么勤力，而问题是即使你肯勤力，百未必受惠，打天下是一回事，治天下则是另一回事。你或者是天下无双的统帅，却未必是治国的阻君，你有考虑过这问题吗？”

寇仲苦笑道：“你不时提醒我，我怎会忘记。若真能一统天下，我就把帝位让出来给有德行才智的人。”

徐子陵晒道：这种事说说可以，实际上却行不适。若是如此，你不如提早金盘洗手，回乡下开间食馆算啦！”

寇仲叹道：“陵少总爱在这事上咄咄迫人，甚么都是你说的。好吧！”

让我来当皇帝。别的不行，用人我总还有两道板斧，这种事要做过才知道。

幸好我对历史地理有些认识，可从历代兴衰中取长短，看看可否开出另一局面。唉！虽说我们这刻得无聊，要说些话儿解闷，但在入关一事仍成败未卜前，讨论如何做皇帝是否言之过早？”

徐子陵道：“入关后就是一条没有回头的不归路，我实不愿看到你将来后悔莫及的模样。所以你必须把事情的后果和责任想通想透，不要因一时意气而被命运牵扯鼻子走，否则终有一天错恨难返。”

寇仲收敛笑容，脸容露出深思的神色，一字一字的缓缓道：这世上真能令我寇仲动心的事物屈指可数，现时排在头位的就是能压倒其他所有竞争者，成为天下之主，以我相信对百姓有利的方式，去让他们过幸福太平的日子。我或者不是治国的长材，兼且懒散，可是此刻天下需要的并非一个有为的君主，而是像我们练《长生诀》般睡觉才足练功的最佳法门。正如老跋所言，隋朝已为新朝打下坚贯无比的基础，无为而治才是最好的治国良方，只要能让人民休养生息，国家就可强大起来。”

徐子陵点头道：这番话很有见地，我也把握到你的真正心意。好吧！

看杨公卖藏可否助你完成梦想。”

寇仲伸手搭上地肩头，低声道：“真不得你，唉！”

徐子陵淡淡道：“白清儿的官船来哩！”

太阳刚好没入西山下。

两人脱掉外衣，剩下里边的水靠，利用岸旁崖石的掩护，潜入水中，迎上白清儿的座驾舟，依计划附在近船尾的位置，先来个贴耳细听，登时把船上所有声音尽收耳鼓内。那是个丰富和充满空间层次纯由声音形成的世界，有如目睹，清晰得连两人都吓得一跳，心知肚明昨夜的试招今他们获益良多，功力火候更深进一层。

此时船上守卫森严，不知为了甚么原因，白清儿等都处在高度戒备状态，这可从没有人说半句话推测出来。

两人交换眼色，均感奇怪，暂时打消潜进船舱的意欲。

凭他们的身手和超人的感觉，只要避开白清儿、婷那级数的高手，就可在船上来去自如，但这当然是指当船士的数十名大汉都没有提高警觉的情况下方能做到。

由於荣凤祥会参加今晚在九江的赌赛，而左仙则要助辅公应付杜伏威，所以可推想这两人都不会在船上。婷等阴癸派元老高手亦可能去了寻“弓辰春”的晦气，故此船士真称坐同手的，或只白妖女一人，那就非常理想。

徐子陵见寇仲向他打出浮上水面的手势，忙与他一起沿舱壁上攀，在水面冒起头来，除非有人探头细察，否则休想发现他们，不过那时他们早躲回水内去。

寇仲凑到他耳边道：“为保留真氩，绝不宜长期藏在水内。”

徐子陵低笑道：“那次大海的经验定一吓得你很厉害，现在仍犹有馀悸的样子。”

寇仲道：“确是见过鬼便怕黑，真古怪，白妖女为何这么急赶回襄阳？否则夜里那犯得着全速行驶，这太危险哩！”

此时白清儿的声音在舱内响起，两人立即运功窃听。

白清儿像慌怕被听到似的说了两句在他们听来糊中清的话，似是“看过”和“没有问题”。

接而是婷的声音道：“只要抵达安夏，有辟师叔接应我们，便甚么人都不用怕。”

声音转细，该是用上束音成线一类的功犬，以后再听不到半句一字。

两人均感愕然，只是白清儿和闻婷等叁大元老高手，该足可应付任何人，为何仍像诚惶诚恐的样子，而她们又作下甚么亏心事？

第五章 奇变突生

寇仲骇然道：“谁能被闻婷唤作辟师叔？”

徐子陵答道：“是一个外号“云雨双修”叫辟守玄的老伙，我是扮岳山时从尤鸟倦和安隆处听回来的。林士宏就是他的徒弟，此人该在魔门根有地位。”

寇仲喜道：“终于肯定林士宏是阴癸派的人，他的行事手段亦卑鄙至极点，迟些定要找机会狠狠打击他。”

徐子陵道：“迟些再算。现在该怎么办？这么把自己吸附船身足很吃力的，不用几个时辰，我们便要完蛋大吉。”

寇仲叹道：“人人瞪大眼睛的瞧，我也想不到办法。哈！不若我们在船身开他娘一个洞，钻将进去后看看她们作过甚么阴损事，船上定有见中得光的东西，说不定是个人来呢？”

徐子陵想起那数十个桃木箱，点头道：“你的推测该八、九不离十，横

竖不能登船，索性弄个洞子入去，你来选地方。”

寇仲尚未有机会挑选进入的位置，船速忽然减缓，两人愕然瞧去，只见大江前方灯火灿烂，至少有四艘战船一字排开，虽未能把辽阔的大江截断，亦对通行的船做成很大的威胁。

且大江水流湍急，这段河面虽较平静，要在河面保持这种阵势，兼在黑夜之际，绝非易事，於此可推知道拦江船队必有操舟高手在船上主持，不是易与之辈。

此刻由於相距达半，两人又受灯火眩目，都看不清楚四船的旗号。

寇仲愕然道：“白妖女无论是阴癸派或钱独关爱妾的身份，都不是好惹，谁敢来惹她？”

徐子陵对水战已有些认识，道：“对方占有顺流之利，更是蓄势以待，硬拚起来吃亏的必是白妖女一方无疑。哩！我们要否趁对方注意力集中到前方去，行险从船尾偷上船？”

寇仲皱眉道：“入中舱是没有可能的，钻入尾舱该难不倒我们，来吧！”

顺便查看那数十箱东西是否真的是海盐。”两人连忙行动。

今早他们在码头时，看见白清儿的手下把海沙帮送来的木箱，放进船尾去，那自然比潜入前或中舱容易很多。

两人由船尾翻上甲板，船上的人全聚往船首和望台处，在甲板上工作的人也只留神前方的拦江船，加上两人身手高明，神不知鬼不觉的掀起尾舱盖板，一溜烟的钻进去，坐在重重叠高的木箱土时，官船缓缓停下。

一把平和深沉的男声从前方遥遥传来，道：“迦楼罗王座下右丞相孙化成，向清儿夫人问好。”

白清儿的娇笑声响起道：“原来是孙相，这么排成船阵拦江问好，我白清儿尚是首次遇上，不知是否迦楼罗王别开生面的迎客方式？”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均感奇怪。

迦楼罗王便是以残着名的朱粲，照理他现正和萧铣开战，又与飞马牧场仇隙甚深，跟江淮军的关更好不到那里去，可说叁面受敌，只要聪明点，便不该开罪紧握北土之路的战略重镇襄阳的钱独关，所以这么拦截白清儿的官船，实在不合情理。

尾舱虽漆黑一片，但难不倒他们的锐目，只凭耳朵，便知箱内不会藏有活人，否则总有呼吸的声息。

孙化成淡淡答道：“夫人怪责得有理，化成却是另有苦衷，皆因受人之托，不得不过来向夫人问一句话。”

白清儿奇道：“孙相要问那句话呢？”

孙化成道：“只是要问清儿夫人一句话，请问莲柔公主是否在夫人船上？”

寇仲感到徐子陵虎躯微震，讶道：“你知这甚么公主是谁吗？”

甲板上近船首处的白清儿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以带有嘲弄的口气道：“这事真个奇哉怪也，我只知贵国有位媚公王，却从未听过莲柔公主，孙相为何会寻到奴家的船上来？不知是受谁所托？”

孙化成道：“既是如此，请夫人恕过化成无礼之罪，至於我们是受何人委托，请恕化成不便透露。夫人请便！”

尾舱内的徐子陵和寇仲听得脸脸相觑，完全不明白孙化成声势汹汹的来开口要人，竟那么给白清儿一个否认后，就乖乖的打退堂鼓，实比他们拦

江一事更不合情理。

徐子陵低声道：“莲柔就是西突厥国师波斯人云帅的女儿，统叶护的乾女儿，我在成都曾和她交过手，武功高强，轻功尤为了得。当时与安隆和朱媚是一夥，想不到竟被阴癸派活擒成阶下之囚。”

官船继续航行，但两人均感气氛异样，船上百多人，没有人交谈说话，气氛沉闷紧张。

他们虽竖高耳朵，却再听不到白清儿和婷的对话。

寇仲皱眉道：“我敢肯定莲柔刻下正在主舱内，孙化成只因投鼠忌器，故不敢挥舰强攻，故来一招空言恐吓，最好是白清儿设法把人从陆路运走，他们可加以截击。”

徐子陵摇头道：“若要抢人，最好就在江上，目标简单明确。孙化成这招最厉害处是莫测局深，连我们这两个旁观者都摸不清他接踵而来的手段。

若是由他想出来的话，则此人的才智实在不可小觑。”

寇仲苦思道：“成都被擒的波斯美女，怎会出现在一艘从九江驶往襄阳的船上？这两者表面上没半丝关，究竟孙化成怎会掌握到这么精确的情报？你可否把遇见莲柔的经过说来听听。”

徐子陵扼要的述说一遍后，寇仲有如大梦初醒般一震道：“阴癸派定是和东突厥勾搭上啦！”

徐子陵先是愕然，接着也认为寇仲这推断很有道理。

无论东、西突厥，均对中土有进侵的野心，但真正的敌人，却是对方而非中土任何一个割地称王的霸主。在中原乱纷纷的时势中，刘武周、师都之辈只配对突厥人俯首称臣，纵使强如李渊、窦建德、杜伏威等，亦不敢正面与突厥人发生突，均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

阴癸派一向有勾结外人的纪录，先是铁勒人，这关因曲傲败於跋锋寒之手而告终，阴癸派若勾搭土东突厥亦最自然不过的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阴癸派才会冒得罪统叶护和云帅之险，将潜入巴蜀的莲柔擒下送往襄阳，再交给东突厥的突利可汗。

如此推之，则安隆和朱粲均和西突厥拉上关，所以孙化成才会有拦江索人之举。

风云险恶的斗争正在进行中，由於有安隆这深悉阴癸派秘密的人参与，阴癸派再不能保持以前的隐秘。

人虽在白清儿手上，但他们却明显处於上风，如要来抢人，必挟雷霆万钧之势，即使船上除白清儿外尚有叁大元老高手，也将无法抵挡。所以“云雨双修”辟守玄才要在途中接应，只是没想到孙化成会在萧铣控制下的水域出现，且对她们的行 緼若指掌。

在电光石火的高速中，这些念头一一闪过两人脑际，把很多原本不明所以的事情想通。

徐子陵道：“阴癸派和东突厥搭上，很可能是由『魔师赵德言在中间穿针引线。”

寇仲道：“何用赵德言，只看当日在洛阳突利碰上妖女色迷迷的样子，这对狗男女自可一拍即合。”

徐子陵道：“阴癸派能把莲柔运到这里来，其中一定下过很大工夫，估不到终功亏一篑，在这处被截上，当是她们始料所不及。安隆虽是老狐，怕仍未有这等本事。问题究竟出在甚么地方？会否是阴癸派中有内奸？”

寇仲笑道：“我们定是得发慌，才会费神去想这些事，为何不来个英雄救美，害害清儿妖女。”

徐子陵深思道：“是否该静观其变？我可肯定孙化成必有后着，我们犯不过为朱粲打头阵。”足音响起，显示有人往他们头顶舱盖的方向走过来。

寇仲凑过去道：“舱盖张开时，我们一起出手，抓个人质在手再说。”

徐子陵大感有趣，凭他们联手之力，猝不及防下，恐怕来的是祝玉妍都要吃大亏。

足音在上面停下。

白清儿的声音瓮起道：“这批烟花和火器花了我们很多钱，若被毁去，实在可惜。”

寇仲和徐子陵大吃一惊，如此说他们目下等若坐在一个火药库内，这些东西放上天上故然灿烂好看，但在一个密封的地方烧着确非说笑，再练多一百年功夫都消受不起。江南的烟花火箭名闻全国，海沙帮一向在江南活动，由他们把这批不知要作甚么特别用途的烟花火器卖给白清儿，亦是合理。

但此事仍是出人意表，难怪雷九指会猜错。

一把低沉苍老的女子声音道：“这火器威力惊人，我认为比之莲柔更重要，现在我们行藏已露，两者间只能保存其一，我会以这批火器为首选，婷长老意下如何？”

另一把陌生的女音道：“我同意霞长老的看法，不过凭我们的实力，说不定两者均可得兼，只要能把敌人引开，这批火器当可安然返回襄阳。”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都看到对方心中的讶意。

火器这种东西，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威力，例如作袭营烧粮的用途，如在两军对垒的情况下，则用处有限。

但现在白清儿对这批东西看得比莲柔这重要人质更重要，自然是不合情。闻婷的声音道：“云长者的看法与我相同，由於这批火器，我们绝不宜在江上作战，唯一方法是分两路走，我们叁人带莲柔从陆路离开，把敌人主力引去，而清儿夫人则原船奔赴襄阳，说不定两者均可保存。”

她们仍是以聚音成线的功夫交谈，但由於距离接近，寇徐两人均能听得一丝不漏。

白清儿道：“火器失去后可以再买，人失去就难以复得，我们亦很难向人交待，师尊更会怪我。为策万全，让清儿陪叁位长老一道押人从陆路走，或可一举两得，使敌人更不会留意这条船，朱粲怎都要给点面子独关的。”

闻婷道：“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就这么决定吧！”

足音远去。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怎么办？”

徐子陵见他两眼牛出电芒，微笑道：“想当偷火器的小贼吗？”

寇仲兴奋的道：“这比跟人竞争救波斯美女算点。”

徐子陵摇头道：“这批火器加起来重量逾万斤，我们如何搬运？”

寇仲道：“待众妖妇妖女走后，我们出手把船上所有人制住，蒙了耳目，把船驶往隐僻处，将货物搬到岸上，找地方藏好。再另找地方把人赶船，然后扬帆北土，有那么远就驶那么远，到时再决定怎么办。”

徐子陵皱眉道：“为这批火器费这么多工夫值得吗？”

寇仲道：“我也不知道，但看妖妇妖女们这么看重这批伙，定是大有来头，人总是贪便宜的，对吧？”

船身忽然急剧颤动，船速大幅减慢，该是抵达湍急的河段。

蓦地一声厉的惨叫画破宁静的气氛，接连是连串娇叱和怒喝声。

两人骇然对望一眼，再无顾忌，掀起舱盖，探头外望。只见官船果然来到两旁危崖险滩并立的水峡，波涛汹涌，形势险恶。

在灯火照耀下，船上人影晃动，刀光剑影，乱成一片，你追我逐下，一时都弄不清楚来了多少敌人。

寇仲领头跳将上去，道：“到帆桅高处看热闹如何？”

徐子陵点头答应，再不打话，展开身法，片刻后抵达设在主帆桅顶处的望台上，骇然发觉负责望的人伏尸绳栏处，致命伤是喉中的一支袖箭。

寇仲将他的尸身抛往大江，咋舌道：“这人就算在舱顶发箭，距离这里至少有五丈远，用的又是全凭手劲发出的短袖箭，确是厉害。”

徐子陵正用双目遍搜下方，竟找不到来袭者的影子，只见船上的人纷纷往船舱拥进去，可是里面却不闻兵刀交击的声音，耐人寻味。

寇仲又道：“这死者尸身已冷，显然被干掉有好一阵子，嘿...”“砰”！

一声巨响，把他们的注意力全吸引过去，定神俯看，一道人影破开舱门的侧壁，来到左舷的舱壁和船沿的窄长走道处，腾身而起，翻上望台，守在那里的四名大汉被他以重手法击得左抛右掷，就像送上去给他练拳脚似的。

叁道人影从破口追出，一个是白清儿，其他两女以轻纱蒙脸，正是阴葵派的长老高手，不知是闻婷、霞长老和云长老中的那两位。

两人更是骇然，原来偷袭者只有一个人，且极可能已击杀或击伤其中一名长老高手。再看清楚点，此人体型魁梧中显出无限潇，长披肩，却是金光闪闪，腾跃挪移时像一片金云般随他飘扬飞舞，非常悦目好看。从他们的角度瞧下去，看不到他的脸容，只觉他的轮廓突出，不类中土人士。

两声惨呼，又有两人在他雷霆闪电般的凌厉掌法下场倒堕地，第叁人给他踢中小腹，整个人像给投石机发出的石弹般，高抛数丈，没入白浪翻腾的河面去。骨折肉裂的声音，连在高达八丈的望台土的寇徐两人亦隐约可闻，可见此人功力的强横。

他像是有心戏弄白清儿叁人，左移右晃，专找人多处下手，出手则必有人丧命，偏教穷迫不的白清儿等差一点儿才可把他截着，高明得教人难以置信。

寇仲眼睁睁瞧他纵横船上，从船首杀往船尾，忽又破舱而入，瞬间后又从另一边破洞而出，白清儿等仍未能摸土他半点边儿，但船土已是伏尸处处。

当他往一批聚在一起被他杀得胆颤心寒的人掠去时，不知谁先带头，那些人一声发喊，齐齐跳河逃生，竟不敢应战。

白清儿娇叱一声，凌空去。

另两长老分亦由两边包抄，显都动了真怒。

那人一声长笑，冲天而起，竟能凌空旋，堪堪避过白清儿的截击，往另一批人投去。

那批人亦立时乖乖投河逃命。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此人轻功之高，可称冠天下。”

徐子陵沉声道：“我认得他的身法，与莲柔同出一辙，定是西突厥的国师云帅。”

寇仲尚未有机会答话，“轰”的一声，官船猛撞在岸旁的一推乱石处，船桅立时断折，带得两人往甲板倒下去。
灯火全灭。

第六章 关键突破

两人受云帅惊天动地的轻身功夫所慑，竟完全不知道官船失去控制后，撞往岸旁，到惊觉时，人随帆桅往下倒去，有若随进无底深渊，又或往地府阴曹直掉而下。

事起突然，以他们之能，也在倾跌时失去平衡，滚倒望台上，只能抓紧绳栏，耳际生风下，倏地人又凌空，脚下就是澎湃汹涌的江河水，水忽然浸至下半身，下一刻两人再腾云驾雾的升高十多丈，可见船身左右颠簸得多么厉害。

除了船体磨擦乱石的破碎声和江水肆虐的可怕震响外，再听不到云帅和白清儿等的打斗声，四周尽是伸手中见五指的黑暗。

“唻啦”脆响，帆桅终于断离船身，两人同时掉进水中去。

两人那还有空去管云帅等人的胜败，奋力往对岸去，到爬上一个乱石滩后，遥望对岸搁浅在乱石间的残破船影，只能相视苦笑。

寇仲叹道：今趟可叫出师不利。想搭便宜船，怎知却搭上沉船。想偷东西？偏是遇着忌水的火器，捞上来也没用。”

徐子陵道：“正因火器忌水，所以才用十等桃木密封，且必有防水措施。只不过白清儿已失去人质，定不肯放弃这批火器。强抢似乎不太算！所以我看你都是死了这条心。”

寇仲耸肩道：“你说怎样便怎样。唉！若我们能练得像云帅般的轻身功夫，会对我们关中之行大大有利，对此你可有甚么办法？”

徐子陵凝望在乌云蔽天下融入对岸阴黑中的船体，蹙起一对清秀修长的眉毛沉思片刻，道：这事说难非难，说易非易。问题是我们自离开学艺滩后，从没专心钻研过怎样去改善我们轻身提纵之术，你肚内又在打甚么主意。”

寇仲抹掉犹挂眉毛上的水珠，道：“刚才白妖女扑向云帅时，云帅看似要凌空迎战，岂知竟像蝙蝠般旋避开，予人吻合天地间某一种道理的感觉。事实上当你投石或射箭亦会天然地以某一弧度向目标射去，可知此乃物性，由物体本身的形状和发力的手法决定，在用力来说，直线当然最快捷，但以弧度击出的刀才是最难防和强猛的。”

徐子陵一震道：“你这番话令我记起云帅旋飞掠时，外衣张得涨满的，这等若你把一块扁平的石块顺其形状掷出，自然会取得弧形的轨迹。”

寇仲瞧瞧徐子陵身穿的紧身水靠，又看看自己的，苦笑道：“你这推断八、九不离十，可惜我们没法即时测试。不过总把握到一点诀窍，配上我们凌空换气改向的本领，不难在旋飞行术上胜过云帅，可是在提纵方面，却仍难和他相提并论。”

徐子陵微笑道：“那只因我们没刻意去追求而已！凭我们体内的气劲，若能在发力和提气轻身两方面下功夫，定能再有突破。你有没有感觉到云帅那伙虽是被人四起截杀，仍有种气定神的感觉，照我看那是因为他正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来呼吸，故可奔快，跳高，和我们刚好相反，你也知我们与人缠战时，脚步只会来缓重。”

寇仲动容道：“好小子，果是观察力过人，由此可知我们以前并不真正懂得把体内的宝贝气劲发挥尽致，假若过得此关，我们的武功将会全面提升。以我们被和氏璧改造过的经脉，劲气的猛烈程度当胜过很多人，问题是如何施展和利用？”

徐子陵默思片刻，忽然压低声音道：“记得云玉真的鸟渡术吗？其诀窍就是正反之力，也她的正反之力只足指外力，显属下乘，我们来自道家的真气却是内呼吸，可转为体内的正反之力。的身法之所以能胜过我们，道理正在这里。”

寇仲霍地立起，奋然道：“来比比脚力如何？”

徐子陵陪他站起来，双目神光电射，道：“我们今晚的领悟非同小可，怎能只止於比脚力，还要比功夫，你刻下体内的劲气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寇仲拍拍肚皮，答道：“正在丹田气海内转运行，感觉是像有股动力可随时带动身体，可以之攻敌或提气纵掠，和以前是两码子的一回事，原来思想足这么重要的。”

徐子陵道：“应说精神是最重要，所谓精气神合一，就是这种境界。我们气浊下堕，正因体内真气不继，但只要我们能在施展身法时利用体内正反之气的牵引和互击，自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可是像你现在般只把真气聚成一股集中控於一处，仍和以前分别不大。”

寇仲剧震道：“我明白啦！现在成了，现在已气分为二，一向左旋，一为右转，该是你说的正反之气吧！”

徐子陵愕然道：“竟是这么容易的吗？”

寇仲做然道：“这叫气随意转，不信你自己试试看。”

徐子陵默然半刻，暗运神功，忽然像一片被风刮起的落叶般，往外飘飞，长笑道：“好小子！来吧！”

寇仲石弹般冲天而起，掣出背后井中月，叫道：“追到天脚底都要追到你。”

徐子陵在触地前倏地改变方向，没进林木间去。

寇仲风驰电掣的掠到岸边，跪倒地上，喘气道：“差点累死，但却非常痛快，是以前未曾有过的痛快。”

一刀插入土内，以之支撑身体。

徐子陵来到他旁，一屁股坐倒地上，从崖沿俯首下望，见到的是晨光下搁浅在石滩上仍大致保持工整的船体，却不见任何人踪，没好气的道：“你这小子对那批火器仍是死心不息，兜个大圈后又带我回到这里来，要搬东西就趁早！让人返回来见到我们趁火打劫，会很不好意思的。”

寇仲辛苦的笑道：“正合孤意。”

两人赶了一天一夜的路，来到九江以西的长江旁另一大城江夏，由此坐船北上，一天便可抵达竟陵。此城在竟陵失陷前，只落入江淮军手上，且至此刻。

入城后，他们迳自投店落脚，安顿好后，到客栈隔邻的饭店吃午膳，

填饱肚子，寇仲沉吟道：“到现在我们仍未弄清楚云帅有否救回莲柔？”徐子陵道：“当然该已成功救走莲柔，否则云帅怎敢大开杀戒。这人极工心术，就借孙化成那么拦江问话，吸引白妖女等人注意后，自己凭藉顶尖儿的轻身功夫，潜入船内，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女儿救走。”

寇仲接下去道：“这伙更猜到敌人会从陆路运走女儿，於是由自己扮作女儿趁机偷袭，今趟阴癸派确定赔了夫人又折兵。难怪西突厥能与东突厥相持不下，皆因统叶护有能人相助。”

徐子陵笑道：“不过真正占便宜的却是我们，若非受云帅启发，我们在身上怎能有所突破？”

寇仲大力一拍他肩头，点头道：“我们确是真正的赢家，言归正传，搭便宜船一事既告吹，现在我们又是惟恐天下不知的以真面目大摇大摆入城，当然会意来无穷后患，说不定今晚就被师仙子加上四大秃头来个围攻，你说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徐子陵皱眉道：“四大秃头的称呼太刺耳啦！你尊重点几位得道高僧好吗？”

寇仲从善如流地微笑道：“我忘了你和门的渊源，请陵少恕罪。噢，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你的落雁姊姊到了关中去呢。”

徐子陵动容道：“李密真的投降给李世民？”

寇仲点头应是，解释道：“这是老爹告诉我的，不过李密岂是肖屈居人下的人，无论李家如何礼待他，亦只是徒劳。不过李密的功夫确是非同小可，兼且他恨我们入骨，对他我们足不可不防。以前能胜他皆因饶，非是我们的才智真能胜过他或沈落雁。”

徐子陵讶道：“你少有这么谦虚的，由此可知，你对关中之行并非像外表般那么信心十足。”

寇仲苦笑道：“任我如何狂妄，亦知敌我之势太过悬殊只要露出底 F，我们肯定要魂断长安。最糟是到现在我仍未想到能潜入长安的万全之策，只能像目下般见步行步，感觉自是窝囊至极。”

徐子陵同意道：“我的习惯足想不适的就不去多想。中过事情并非像你所说的悲观，只要到得城内，自会有高良等人接应，到时我们明查暗访，抱着不计较得失的心情去奉宝，赌赌你老哥的运气，看看你会否恪守自己许下寻不到宝就乖乖解甲归田的承诺。”

高良、牛奉义和杏杰等双龙帮的人，已依寇仲计划早在多年前往长安作备功夫，好能在起出宝藏后把库藏内的大批财宝兵器，运离长安。

寇仲苦笑道：“陵少放心，我可对天下人失信，却岂敢失信於你。至於高良他们，除非真的找到杨公宝库，否则我并不打算跟他们联络。”

徐子陵奇道：“为何你会有这决定？”

寇仲叹道：“我对能否找到杨公宝库，半分把握都欠奉。找不到的话，是一切休提，那何不如让他们在长安落地生根，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否则洲旦牵连上我们，徒使他们饮恨长安。”

徐子陵欣然道：“仲爷绝中是个自私自利的伙，否则不会这么先为别人设想的。”

寇仲忽然日光闪闪的端详徐子陵，苦笑道：“事实上陵少这么积极陪我北上寻宝，是希望我甚么都寻不到，好死却争天下的心，对吗？”

徐子陵点头道：“这会是你对最后一趟的尽人事。从做兄弟的角度出

发，我自然希望你能完成帝皇大业的鸿图美梦但若从作为百姓的角度去看，则只希望一个有为的人能迅速统一天下，把和平幸福还给他们，盼你能明白。”

寇仲微笑道：“你显然认为李小子比我更适合当皇帝哩！”

徐子陵摇头道：“这个谁能肯定？即使是师妃暄，也不过只是作出一种选择，而最影响师妃暄这决定的，是李世民的战绩、政绩和声势，他除了有可令师妃暄悦服的胸怀抱负外，更是自下群雄中最有机会平定天下的人。而少帅你则因起步太迟，故远远落后。师妃暄非是不欣赏你，但却从没想过要挑选你，这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寇仲双目神光迸射，语气却出奇的平静，淡淡道：“我要明给自己看，她的看法是错的。而此亦是这个争天下的游戏最逗人之处。我知你不满视争天下为游戏，但在我而言，生命本身亦不过是游戏一场，并不存在尊重与否的问题。只有当作是游戏，我才可以玩得有声有色。”

徐子陵耸肩道：“这个我明白。总之你找不到宝藏，就要乖乖的把少帅军解散，一是返岭南迎娶玉致，一是随我到域外找老跋喝酒。”

寇仲苦笑道：“真怕你故意不让我找到宝藏。”

徐子陵笑道：“我怎会是这样的人，更不愿让你怨我一世。哈！要不娑另寻地方喝酒。”

寇仲奇道：“陵少从没主动提出去喝酒的，为何这般有心情？”

徐子陵耸肩道：“恐怕是失恋后的人都会爱上中物吧！”

寇仲捧腹狂笑起来，惹来饭店内其他客人的目光，不过只看两人轩昂挺拔的身形，纵使寇仲的井中月像把生鏽的破刀，仍没行人敢出言涉。

好一会寇仲才稍敛笑声，喘气道：“你这小子竟来耍我，正如你以前说的，你的恋爱从未开始过，又何来失恋？哈！笑死我啦！”徐子陵莞尔道：“你先答我一个问题，恋爱究竟是快乐还是痛苦？”

寇仲愕然思量半刻，道：“你这问题本来显浅易答，例如有时快乐，有时痛苦，又或苦乐参半。可是以自己的情况想深一层，事情又非如此简单。

你这小子尚是首次肯和我说及这方面的事，可见你真的为石青璇而动心！”

徐子陵一派潇洒道：“那感觉像大江的长风般吹来，又像长风般过中留巡，但却在我心中添下一道伤痕，你说是痛苦吗？的确是深刻的痛楚，但在某方面却丰富了我的生命，使我感到生命的意义，这是否很矛盾？但却是种合我感到自己异於往昔的奇异感觉。”

寇仲叹道：“真正的爱情肯定是痛苦的，就像你挪走护体真气，完全放弃防守，任由脆弱的心接受伤害或抚慰，再非刀枪不入。投入那感觉深刻，最奇妙是无论伤害或抚慰，都是那么无可抵挡的强烈，直透内心，无比动人，使人连痛苦都觉甘之如饴。哈！分析得如何？”徐子陵道：“相当深入，石青璇当时确伤得我很厉害。你也知一向以来我都爱把事情埋在心底下，现在竟然破例向你说出来，可知我的感受。听你这么说，舒服多啦。”

寇仲道：“一世人两兄弟，有甚么话是中可以说的？照我看，你要攫取石青璇的芳心并非难事。只是你生性高傲，不屑为之吧。”

徐子陵沉吟道：这事与骄傲无关，只觉得要苦苦哀求才得到的东西并没甚么意思。兼且人各有志，若因我的渴想而令她失去清静无求的生活方式，实在是一种罪过。石青璇对我已成过去，这会是我最最后一次想起她。”

寇仲掏出银子结账，长笑道：“来，让我们去喝个不醉无归。”

两人踏出店门，街上行人稀疏，远及不上九江的兴旺热闹。

寇仲叹道：“老爹是第一流的统帅，却足第九流的皇帝，百姓听到他来，都要执拾细软有那么远逃那么远的，难怪他徒劳半生，落得心灰意冷了。”

徐子陵默然不语。

寇仲愕然道：“为何像忽然失去说话的兴致？”

徐子陵仰望天空，深吸一口气道：“洛阳完啦！”

寇仲一震道：“王世充虽然不争气，但总在新胜之后，又兼得大片土地，虽说老爹归降李小子，但王世充怎都该顶得一阵子吧！”

徐子陵摇头道：“问题仍在李世民，凭他现在的声威，又有慈航静斋背后撑腰，要分化失人心的王世充的力量，易如探囊取物。而襄阳正是关键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寇仲苦笑道：“当然明白，襄阳等若洛阳东面的偃师，紫荆的虎牢，但却比这两者坚固百倍，只要襄阳肯声援洛阳，李小子攻打洛阳将非全无顾忘。可是现在老爹投降给李小子，只要屯重兵於竟陵，钱独关势将动弹不得，唉！我终明白那批火器有甚么用途，定是用来应付李小子的。”

徐子陵沉声道：“洛阳若失陷，巴蜀会归附关中，只要再取襄阳，半壁江山已在李家手上，那时凭李小子的才情和兵力，不是以风残云之势平所有人包括你在内的群雄才怪。”

寇仲双目精光闪闪，道：“我怎都不会让李小子这么轻易夺得洛阳，记得虚行之说过的话吗？只要利益一致，杀父仇人都可以合作，争天下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我已比很多人有原则和恪守道德。”

徐子陵皱眉道：“你在转甚么鬼念头？”

“伊唉”！

一辆马车在两人身前停下，窗帘掀起，露出一张熟悉亲切、娇秀无伦的脸庞，樱轻张，嗔责道：“你两个小子真不知『死』字是怎样写的，还不滚上来！”

两人“受宠若惊”，才瞥见驾车的是老朋友骆方，大喜下钻入车厢内。

马鞭扬空，再轻打在马屁股上，车子疾驰而去。

第七章 汉水战云

商秀嗔道：“你两个像完全不知白己在干甚么似的？这么大摇大摆的到江夏来，运我这大理外间事的人都晓得，有心算你们的敌人更不会错失良机。告诉我，你们是否想凭两人之力，从这里直打到关中。”

寇仲恭敬地道：“商场王你不是在牧场享清福吗？为何会在老杜的地头内出现？”

商秀别转头瞟了徐子陵一眼，见他也摆出无比尊重，洗耳恭听的姿态，“噗嗤”娇笑道！案你们不用那么诚惶诚恐的，人家又不是会吃人的老虎，只是爱间中闹闹脾气吧！”

寇仲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人讶地瞧着身旁的美女道：“场主今天的心情为何这么好？不但不计较我们的旧账，还给足面子予我们两个人小子。”

坐在两人后面的徐子陵乘机道：“那趟小弟住没预先征得场主同意，私下放走曹应龙，确有不当之处。”

寇仲接口道：“场主大人有大量，确令我们既惭愧又感动，哈！”

商秀扁扁秀美的樱，故作淡然的道：“过去的事件为过去算了，难道要把你们煎皮拆骨吗？我到这里来是要见李秀宁，她今早才坐船到竟陵去。”

寇仲与徐子陵交换个眼神，均大感愕然，李秀宁等若李家的使节，她到江夏来，显然与杜伏威归降李家一事有关，只是时间上快得有点不合情理，其中定有些他们不清楚的地方。

极可能李家一直有派说客来游说杜伏威，只是最后由师妃暄亲自向杜伏威实白道武林对李家的支持，才打动杜伏威肯向李阔低头的心意。

杜伏威一直都可说是飞马牧场的最大威胁，现在竟是迎刃而解，难怪圳秀拘的心情如此畅美。乍闻李秀宁之名，寇仲心中真中知是何滋味，脸上泛起一个苦涩的笑容，一时说不出话来。

徐子陵只好没话找话说的血道：“商场主怎知我们在这里？”

商秀道：“你们两个那么容易辨认，能瞒得过谁？只因杜伏威有令不得留难你们，你们才可无拦无阻闯入城来。据我所知，你们准备入关的事已是天下皆知，由这里到长安，所有门派帮会均在留意你们的行踪，好向李阔邀功领赏，所以我真不明白你们想搅出个甚么名堂。”

寇仲勉力振起精神，问道：“我们现在到那里去？”

商秀若无其事的道：“当然是送你们出城。”

两人愕然以对。

马车驰出南门，守城军弁显然早被知会，省去例行的调查。

商秀忽然问寇仲，道：“你和尚秀芳是甚么关？”在寇仲的脑海中，差点把这色艺双绝的美女忘记，闻言摔不及防并带点狼狈的反问道：“你为何有此一问？”

徐子陵一边听他们对答，一边留意马车的方向，出城后沿江东行，若依此路线，沿途又不被山林阻路，叁天后就可返回九江，所以走的正是回头路。

商秀佻美丽的大眼睛端详寇仲好半晌，才微耸香肩道：这原本与人家无关，只是秀宁公主告诉我，尚秀芳不时向她打听你的行踪状况，我还以为你们是相好的哩！”

寇仲既尴尬又似饱受冤枉的道：“我和她只是见过两叁次面吧！说的活加起来都不够十句，且都是在大庭广众，人头涌涌的情况下对唔，照我看李小子才是她的老相好。”

心中同时奇怪，以李秀宁的为人，该中会向别的女子透露尚秀芳与她的密话。

商秀失笑道：“你这人甚么都要大！”侧头美目深注的瞧着徐子陵道：“你们真要到关中去吗？”徐子陵苦笑道：“这问题最好由寇仲来回答。”

寇仲露出深思的神色，不答反问道：“场主是任何时晓得杜伏威归顺李阔的呢？”

马车缓缓停下，左方是滔滔不断的大江。

商秀收回盯紧徐子陵的目光，道：“我是今早去见秀宁公主时才知道。”

但自薛举父子兵败，秀宁公主便代表李家四处作说客，劝拥兵自守的各地帮派英雄归顺，杜伏威是她最大的目标，她曾多次与杜伏威的人在竟陵接触密谈，但杜伏威始终不肯亲身见她。当今早她告诉我这事时，我也大感愕然。”

寇仲沉声道：“场王打算怎么办？”

商秀侷轻叹一口气，露出一丝苦涩，以带点无奈的语调道：“依寒家历代祖宗遗训，除非是在自保的情况下，否则我们飞马牧场绝不能介入政治或江湖的纷争去。唉！秀从来没有异性的知心好友，你们或可勉强算得上是两个知交，依你们说这事教人家怎办才好？”

徐子陵道：“场主不用为此心烦，你肯视我们作知己，对我们已是莫大荣幸，我们怎能陷场主於不义，以致违背祖宗的训示。我们明白场主的处境。”

寇仲然道：“在现今的情势，场主就算想全力助我亦难有作为。所以不如保持中立的超然地位，凭场主与李家一向的交情，理该中会受到外间风风雨雨的影响。”

旋又想起另一事道：“烦场主通知冯歌将军，着他和部下不用追随我寇仲，最重要的是让追随他的人安居乐业，其他的事就不用再理啦。”

冯歌乃独霸川庄的老将，竟陵城陷，他带领竟陵的民众投奔飞马牧场，被安置在附近的两座大城暂居，经过这几年的经营，早落地牛根。

寇仲本想利用他们和飞马牧场的力量收服竟陵，再北图襄阳，好与李家争天下，但杜伏威的投降，却将整个局势扭转往李家的一面，此计再行不通。

对寇仲的少帅军来说，眼前形势确是非常恶劣，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死局中。

徐子陵心中暗赞，寇仲虽不时把“不择手段”四字挂在口边，但却不断以事实明他并非这种人。他和寇仲本就足一无所有的人，且少年时代受尽屈辱折磨，却练就一身硬骨气，绝不需别人的同情怜悯。

商秀别过俏脸，望往夕阳中的入江流水，美目像蒙上一层迷雾，角逸出口一丝苦涩的笑意，平静地道：“事情怎会如斯简单，这正是秀宁公主急於见我的原因。”

两人愕然互望，均猜不到她接着要说的话。

商秀有点软弱的靠到椅背处，缓缓把绝世玉容转向，让寇仲和徐子陵分别瞧到她的正面和侧脸的动人轮廓，在窗外透入的阳光作背光衬托下，这美女更不可方物，配上她凄迷的神情，美得可使看者心醉魂销。只见她樱轻启的徐徐道：“大唐的宫廷在数天前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辩，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联成一气，齐声指责秦王李世民的不是，认为他因眷念旧情，故没有在洛阳对你两人痛下杀手，致让你两人坐大，李渊不知是否受新纳的董妃蛊惑，竟亦站任李建成、李元吉的一边，今秦士欲辩无从。”

寇仲哑然失笑道：“我可明李小子确已尽力对我们痛下杀手，只是世事往往出人意表吧。”

商秀白他一脉，不悦道：“亏你还说得出这般话，你可知李建成的行事作风与秦王完全是两回事。”

徐子陵道：“李建成是否把对付我们的事揽到身上去？”

商秀道：“差不多是这样，不过负责行动的却是李元吉，不要小觑此人，据说他的武功更胜两位兄长，在关中从未过过敌手，且有勇有谋，近年更招揽了江湖大批亡命之徒作他的心腹，手段则比李世民狠辣百倍。”

寇仲关心的却是别一件事，问道：“李秀宁对此有何表示？”

商秀横他一限道：“说来有甚么用，你肯听吗？”寇仲哈哈笑道：“李元吉纵使能在关中闭起门来称王称霸又如何？关中李家只有李世民堪作我的敌手，李元吉若把事情招揽上身，我会教他后悔莫及。”

商秀气道：“你爱说甚么话都可以。可知此事却苦了我们？李建成要我们飞马牧场和你们少帅军划清界线，你寇少帅来教我们怎么办好吗？”

寇仲望向徐子陵，冷笑道：“这小子活得不耐烦啦！我们要不要再送李小子世民另一个大礼，把这大唐的太子宰掉？”

徐子陵沉着应道：“不要过於轻敌，李阀在诸阀中向居首位，人强马壮不在话下，更有杨虚彦在背后撑腰，我们要收拾他谈何容易。”

转向商秀道：“所谓划清界线，指的是甚么事呢？”

商秀气鼓鼓的瞧着寇仲好一会后，嗔道：“你这人只懂说气头话，於事何补？为了你们，我正式向李建成表示不会归附他们，更不会只把战马供应给他们，你满意吧？”

寇仲一震道：“场主！”

商秀苦笑道：“若李家主事者是秦王，他大概会体谅我的苦衷，只要我们不是正式出兵助你，便不会给牵连在内。可是建成、元吉都是心胸狭隘的人，所以你们若真能把他们干掉，我会非常感激。可是在日下的情势，那根本是没有可能的事，你说人家怎能不为你们心烦意乱呢。”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感动，想不到这深居於牧场内孤芳自赏的美女，对他们如此情深义重。

商秀目光移往窗外，捕捉着太阳没入西山下最后一丝夕光，轻柔地道：“离此下半有一艘小风帆，你们可用之北上，也可东返彭，到那里去由你们决定。秀言尽於此，希望将来尚有见面的一天吧！”

小风帆驶进汉水，逆水朝竟陵的方向驶去，漆黑的天幕上星光密布，壮丽迷人。

寇仲来到把舵的徐子陵旁，道：“美人儿场主虽是脾气大一点，却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徐子陵微微点头，没有答话。

左方的渡头和河弯处泊有十多艘渔舟，岸上林木深处隐有灯火，该是渔民聚居的村落，一片安宁和逸。

寇仲收回目光，低声道：“照你看，四大圣僧阻止我们北上关中一事，李阀是否晓得？”

徐子陵摇头道：“那并非师妃暄的行事作风，她绝不会和佛道两门外的人联手来对付我们，且她根本不用借助外力。”

寇仲得意洋洋的道：“这正是我想得到的答案。另一个问题是倘若你是李元吉，手下有大批高手，又想明给李渊和李建成看他比二哥李小子更行，背后还有杨虚彦在推波助澜，他会怎样对付我们？”

徐子陵随口答道：“他会布下天罗地网，在我们入关前截杀我们。”

寇仲露出一个信心十足的笑容道：“美人儿场主曾说过一句对我非常诱惑的说话，你猜不猜到是那一句。”

徐子陵苦笑道：“是否由这里一直打上关中那一句？唉！你这伙真不知‘死’字是怎么写的，且你曾答过我量不与师妃暄作正面突的。”

寇仲搂上他肩头笑道：“我当然是有口齿的英雄好汉，陵少放心，不过

照我看无论我们如何隐蔽行藏，最终都是躲不过师妃暄和四大圣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所心理准备。现在不若再想想如何搭便宜船好啦！”

徐子陵点头道：“这才算像点样儿，假设我们能潜上你的单恋情人的吱驾舟，说不定可无惊无险的入关。”

寇仲不自然的道：“单恋』这两字多么难听，你难道看不出其实她对我也颇有情意吗？。否则就不用请美人儿场主来向我示警。”

徐子陵微笑道：“襄王有梦或神女无心这种事每天都在人世间发生，亦人之常情，有甚么好听难听的，你若不肯对她死心，怎对得起宋玉致。”

寇仲哑然失笑道：“竟是预作警告哩！放心吧！。我和李秀宁根本从未发生过甚么情愫，想旧情复炽都不成。何况现在敌我分明，更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我现行是一心一意去寻宝，找不到就返乡耕田，又或是随你天涯海角的去流浪。”

徐子陵摇头叹道：“你这坏小子又在对我动心术，你就算不说出这番话，我也会全力助你寻宝的，好看看老天爷想如何决定你的命运。咦！”

寇仲亦生出警觉，朝河道前方瞧去，只见十多外河弯处隐见火光冲天而起，像有船在着火焚烧。

一震道：“不会是秀宁的座驾舟遇袭吧！”关心之情溢於言表。

徐子陵皱眉道：这就叫关心则乱，照时间计算，怎可能是李秀宁的船。”

寇仲稍觉安心，奇道：“究竟是谁的船？若是贼劫商船，我们这对替天行道的侠义之士，当然不能助视。”

徐子陵淡淡道：“何不坦白地说是手发痒呢？”

寇仲双目精芒电闪，平静至近乎冷酷地道：“说穿就没意思。现在我们的武功，已到达一个连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的境界。若非答应过你，真想和仙子圣僧们硬撼一场看看。”

风帆在徐子陵的操控下急速转弯，进入一截两岸山峡高起，水流湍急的河道。

喊杀声随风飘至。

只见前面有两方战船正剧烈厮斗缠战，投石声和箭矢声响个不绝。

其中一方的叁艘战船，两艘已着火焚烧，火焰烛天，被另五艘战船作贴身攻击，战况激烈。

落在下风的一艘战船正力图突破重围，在叁许外顺流向他们的方向逸来，五艘敌船立即弃下其他两船不理，尾穷追，以百计的火箭蝗般向逃船射去。

两人均瞧得眉头大皱，不知应否插手去管这事。

“蓬”！

逃船船尾处终于中箭起火。

第八章 杀机暗藏

两块巨石同时击中逃船的船尾，弄得火屑飞溅，出奇地那船只略往左

右倾侧，便回复平衡，全力往他们的方向逃过来。

寇仲摇头道：“这船完蛋啦！它唯一的方法就是靠岸逃生。”

徐子陵道：“他们已失却机会，你看不见其中两艘追杀的战船分从两边外档赶上来吗？正是防止他们靠岸。这些人手段真辣，一副赶尽杀绝的样子，彼此该是有深仇大恨。”

说话间，他们的风帆驶出近许远，与顺流逸来的逃船拉近至不足一的距离。火势快将波及帆桅，那亦是逃船被判死刑的一刻。

寇仲抓头道：“我们该怎办？这么面对面的迎头碰上，十之八九会殃及池鱼的。”

徐子陵晒道：“你不是说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为何却临阵退缩？”

寇仲道：“问题是我们怎知是否真的不平。”

徐子陵微笑道：“所以我们才要赶上去看看这分明是一次有计划的伏击行动，目标是此船上的某一个人，为了这人如此劳师动众，你不感到好奇吗？”

寇仲凝望来船，沉声道：“非常奇怪！唉！今趟真的玩完。”

“轰”！

一方巨石正中船桅，桅杆立断，连着风帆倾倒下来，逃船立时侧翻，船上的人纷纷投河逃生。

徐子陵道：“我负责驾船，你负责救人，明白吗？”

寇仲苦笑道：“那谁负责对付投石和箭矢？”

徐子陵淡淡道：“当然也是你，小心！”一扭舵盘，风帆往左弯去，避过正在沉没的逃船，却来到追来的两船之间。

双方愕然对望。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头皮发麻，在灯火映照下，西突厥的云帅赫然出现在其中一船的指挥台上，幸好对方只当他们是路经的人，又急於追击堕河的敌人，只是挥手示意他们立即离开。

寇仲压低声音道：“你看该作如何打算？”

徐子陵当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连自保也有问题，更遑论救人。且只要有人从河水中冒出来，保会满身披上箭矢的沉回去，绝无饶可言。

寇仲又道：“说不定这是阴癸派的船。”

说这句话时，双方擦身而过。

到小风帆把云帅方面的船队抛在后方，两人才同时吁出一口气，暗叫好险，对方分明是朱桀的手下，正在协助云帅攻击某方的重要人物。幸好没人认出他两人来，否则必顺手干掉他们。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敌人又有云帅这种接近毕玄级数的绝顶高手在其中，他们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参与借水遁的行动。

寇仲回头后望，苦思道：“云帅要对付甚么人呢？这波斯来的伙确高大好看，生的女儿当然不该差到那里去。”

徐子陵叹道：“小子色心又起啦！”

寇仲昂然道：“好色之心，人皆有之，咦！”

风声骤响，一人倏地从船尾翻上船来，长笑道：“两位仁兄别来无恙，小弟对少帅之言颇有同感，未知子陵兄以为然否。”

两人愕然瞧去，赫然是浑身湿透，却无丝毫狼狈之态的突利可汗，名震域外的伏鹰枪收到身后，从左肩露出锋尖，仍是一贯气度恢弘，从容不迫

的样儿。

寇仲哈哈笑道：“原来是突利老兄，今趟算否是我们救了你？”

突利来到徐子陵另一边，回头瞥上一眼，才仰首夜空，道：“该说是苍天和你们联手救我才对。小弟有一事请教，中原武林该没什人认识云帅，连小弟都是刚才始知他到了这里来，为何你们一眼把他辨认出来？”

徐子陵从容道：“此事自有的因后果。请让在下先问一句，可汗到此是否想迎得波斯美人归？”

突利讶然道：“你们确是神通广大，小弟还以为此事机密至极，岂知竟像天下皆知样子，可见人算不如天算。”

寇仲道：“我们怎会无端知晓，此事迟些再说，照我猜我们尚未脱离险境，当云帅找不到可汗时，说不定会掉头追来，可汗有甚么好主意？”

徐子陵头也不回的苦笑道：“不用猜啦！他们追来了！”

寇仲头皮发麻的别头望往出现在后方的船影灯光，道：“这伙真厉害，定是瞧见可汗附在船尾处，否则怎能这么快的知机追来？”

突利可汗叹道：“牵累两位真不好意思，不如让小弟从陆路把他们引开，两位可继续北上。”

寇仲皱眉道：“可汗可有把握跑赢云帅？”

突利脸色微变，他虽从没和云帅交手，但对他称冠西域的轻身功夫早有所闻。

徐子陵明知不该介入东西突厥的斗争，但见到突利现在虎落平阳，影形单的苦况，同情之念大起，兼之云帅与穷极恶的朱粲合作，绝不会比突利好得到那里去，断然道：“我们一起上岸吧！先起步的总会多占点便宜。”

突利雄躯微颤，双目射出深刻及杂的神色。

叁人蹲在一座山的高崖处，俯瞰星夜卜远近荒野的动静。

突利像有点忍不住的问道：“刚才你们一路奔来，是否尚未用尽全力？”

寇仲笑道：“可汗果然有点眼力。”

突利吁出一口凉气道：“难怪李世民对两位如此忌惮，不见非久，但两位都予小弟脱胎换代的感觉。我以前还认为可摸清两位深浅，现在始知只是自以为是的错觉。”

徐子陵忽然道：“可汗与锋寒兄的恩怨我们不管，但可汗兄总会令我们联想起锋寒只和塞外策马大漠的英雄豪杰。所以现在对可汗和阴癸派合作掳劫莲柔，既不理解更为可汗的清誉惋惜，可汗请恕我直言。”

寇仲加上句道：“与可汗同船的是否钱独关的手下？”

突利细心聆听，先是露出不悦的神色，接着泛起一个充满无奈意味的表情，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才道：“若我说这是我们大汗和超德言的主意，小弟只是奉命执行，两位定会以为我在推卸责任。但事实上表面看来我虽是有权有势，却恰恰应了你们汉人位高势危那句话，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像我和世氏兄本是肝胆相照的好友，可是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终有一天要对仗沙场，教人扼腕兴叹。”

徐子陵皱眉道：“你们为何要插手到中原来，在历史上，从没有外族能在中原立足，顶多是抢掠一番，而事后必遭报复，如此循环中休，於双方均无好处。”

突利沉默片晌，缓缓道：“这正是问题所在。子陵兄有否设身处地，站

在我们的立场去思考这个问题？”

徐子陵歉然道：“仔下因对贵国所知不多，故很难以可汗的立场去加以思索。”

突利讶道：“坦白说，这个问题我并非首次跟人谈上，但只有子陵兄才肯承认自己所知的不足，其他人却像天下所有道理全都集中到他身上的样子，令人气愤。”

寇仲笑道：“令可汗气愤，可非说笑的一回事。”

突利叹道：“问题其实出在我们，每当汉族强大，就是我们噩梦开始的时刻。”

寇仲锐利的眼神不住搜索远近的山林原野，顺口问道：“那你们为何会分裂成东西两国，所谓合则力强，而非你们势成水火，我们现在亦不用给云帅赶得如丧家之犬。”

突利沉吟道：“表面的原因是出在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矛盾，只要多过一个人，就有恩怨突，何况是以千万计的人。但更深入的原因，却是出於我们突厥人生活的方式，那亦是和汉人的根本差异。”

顿了顿续道：“我们是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族，备受天灾人祸的影响，流动性强，分散而不稳定，地大人稀，无论多么强大的政权，对管治这样辽阔的土地仍有鞭长莫及之叹，所以因利益引起突的事件从未间断过，分裂是常规，统一才不合理。”

这番条理分明，客观深刻的自我剖析，顿使寇仲和徐子陵对这个从域外前来中原搞风搞雨的突厥王族大为改观。

徐子陵岔开话题道：“休息够了吗？不若继续行程如何？”

竟陵城出现前方地平处，朝阳在右方地平起，大地一片迷茫，霞气氤氲，在这秋冬之交的时候，颇为罕有。

叁人脚步不停的疾赶百多路，都有筋疲力竭的感觉，此刻竟陵在望，大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就在一处山泉旁喝水休息。

徐子陵在山泉梳洗，寇仲和突利坐在泉旁一块大石上，随意舒展。

寇仲忍不住问道：“当日在洛阳见到可汗，可汗有大批高手伴随，他们……？”

突利打断他道：“少帅是否想问他们昨晚是否给我弃在汉水？答案是我只是孤身一人来此，其他人都要留在长安撑住场面，皆因我不想李家的人知道我溜了出来。”

又沉吟道：“云帅一向以智勇著称西突厥，我们以为他会凭超卓的轻功赶上我们，他却偏偏没这么做，真教人头痛。”

寇仲道：“就算他追上来又如何？朱粲总不能率大军来攻打竟陵，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潜进城内？”

突利不解道：“入城只会暴露行踪，於你们有何好处？”

寇仲当然不会告诉他入城是为打探李秀宁的消息，反问道：“肚子饿，自然要找地方治好肚子。现在可汗该远离险境，不知有何打算？”

突利微笑道：“我有一个提议，少帅不妨考虑一下。”

寇仲欣然道：“小弟正洗耳恭听。”

突利双目射出锐利的光芒，正容道：“此提议对我们双方均有利无害。

在小弟来说，眼前当急之务，就是要安返关中，而两位亦须往关中寻宝，所以大家的目标并无二致。”

寇仲大讶道：“可汗竟仍认为云帅可威胁到你的安危？”

突利苦笑道：“实不相瞒，假若两位不肯与我合作，我只有半成机会可活着回到关中。”

寇仲失声道：“甚么？”

徐子陵来到两人旁边，坐下道：“听可汗这么说，事情当非如我们想像般简单。”

突利一对眼睛闪过深寒的杀机，点头道：“对于该否向两位透露事实，坦白说我犹豫过好一阵子，到刚才少帅对我表示要分道扬镳，我才毅然决定坦诚相告，看看可否衷诚合作。”

寇仲道：“这个『诚字正是关键所在，因为我知小陵都是见光即死的人，绝不能漏行藏。假若我们信错可汗，或可汗恩将仇报的欺骗我们，那就太不值得。皆因我们连冒险的本钱都欠奉。”

突利不悦道：“我突利岂会是这种人？若寇兄这么不信任我，此事告吹作罢。”

寇仲哈哈笑道：“我只是以言语试探可汗而已，小陵怎么看？”

徐子陵深深瞧进突利眼内去，沉声道：“可汗为何对返回关中一事如此悲观。”

突利雄躯微颤，深吸一口气道：“子陵兄的武功已至深不可测的境地，你刚才瞧我的眼神如有实质，在我平生所遇的人中，只有毕玄和赵德言两人可以比拟，真令人难以置信。”

徐子陵给赞得不好意思。因他刚才欲测探他说话的真假，故暗捍不动根本手印，再功聚双目看入他眼内去，假如突利在说谎，理该抵受不住他的眼寇仲嘻嘻笑道：“这小子当然有点道行，时间宝贵，可汗请长话短说。”

突利再神色凝重的端详徐子陵好半晌后，才道：“我中了颉利和赵德言的奸计。”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愕然以对。

突利粗犷的脸容掠过愤怒的神色，低声道：“大汗之位，本该是我的。”

两人知他还有大番话要说，没有出言打岔。

突利脸上阴霾密布，语调荒凉的道：“我父始毕大汗正备南下进攻贵国时，病发死亡，那时我仍年幼，给亲叔坐上大汗之位，是为处罗可汗，我也没话好说。处罗嗣位后，以隋朝义成公主为妻，赵德言就是她招揽来的，甫入我朝，赵德言提议把炀帝的皇萧氏和隋朝齐王杨暕的遗腹子杨政道迎至汗庭，其作用不用说两位亦可猜到。”

寇仲皱眉道：“原来是这么杂的，杨政道的作用当然是乱我中原的粒棋子，可是你们怎肯让汉人随意摆布？”

突利叹道：“处罗虽迷恋义成公主的美色，但对超德言极有成心，只是在义成公主一再怂恿下，才勉强以超德言为国师。后来处罗得病，吃了超德言以丹砂、雄黄、白研、曾青、慈石炼的五石汤，不但中见效，还发毒疮而死，义成公主一夜间成了操控大权的人。”

徐子陵不解道：“你们族人怎肯容权力落在一个汉族女子之手？”

突利苦笑道：“那时群龙无首，族内乱成一片，照理最该坐上王座的，是我和处罗的儿子奥射。岂知义成公主和赵德言、颉利暗中勾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所有反对者镇压，而颉利则坐上王座，还公然把义成再纳为妻，无耻至极。”

寇仲咋舌道：“可汗你能活到现在，该是一个奇鷗。”

突利哂道：“此事岂有侥倖可言，我父在生时，英雄了得，声威远过处罗，而毕玄更处处维护我，想动我岂是易事。但若借云帅之手，则是另一回事。”

徐子陵问道：“颀利在成为大汗前，是甚么身份地位？为何这么倒行逆施，竟无人和他算账？”

突利道：“处罗和颀利都是我的叔父，论实力，颀利绝不逊於处罗，在我们族内，谁的力量强大，谁就可称王，没有甚么道理可说的。”

寇仲道：“可汗的意思是否整件事根本是一个对付你的附阱？但照我们所知，阴癸派确是真心助你们去掳劫莲柔，难道连祝玉妍都被赵德言骗了？”

突利道：“对赵德言来说，所有人都只是可被利用的。他一向都是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哼！幸好给我想通他的奸谋，否则我休想有命回去找他和颀利算账。”

寇仲和徐子陵仍是听得一知半解，但心中至少相信他大部份的话，否则云帅怎能及时赶来中原，又能洞悉先机的先后袭击白清儿和突利的船队。

突利长长吁出一口气，缓缓道：“若我猜想不错，赵德言正在附近某处等待我。”

两人同时想到安隆应足整件事中关键性的一个人物，甚至石之轩亦有可能是背后主使者之一。

心中不由涌起寒意。

第九章 以战养战

三人在城外隐秘处大睡一觉，到天黑时，才翻墙入城，随便找间饭馆，大吃一顿，顺便商量大计。

突利向变成弓辰春的徐子陵和黄脸丑汉的寇仲道：“要证实我的话并不困难，只要我作个测试，便可知道是否颀利和赵德言出卖我。”

两人大感有趣，连忙问计。

突利道：“为了把握中原的形势，我们在各处重要的城中，均设有线眼，他们大多以商家的身份作掩饰，竟陵便有一个这样的人，是听命于赵德言的汉人，只要我找上他，著他安排我潜返关中，再看看我的行 能否保密，当可推知赵德言是否想杀我。”

寇仲点头同意道：“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徐子陵问道：“当日可汗是怎样从长安神不知鬼不觉溜出来的？”

突利微笑道：“子陵兄的思虑非常缜密，我明白你问这话的含意，是想随我来中原的人中，是否有颀利和赵德言方面的内奸，对吧？”

徐子陵略感尴尬道：“我不好意思直接问嘛！”

突利坦言道：“大家既有诚意合作，就不用客气。我突利和两位虽认识不深，初碰头时且处于对立的状态，但却早有惺惺相识之心，认定两位乃英雄之辈，否则绝不会有与你们合作的提议。”

寇仲欣然道：“那我更老实不客气，可汗离开关中一事，怎能瞒过你的老朋友李世民？”

突利道：“我并没打算长期瞒他，只要他不知我在何时离开便成。在随我来的从人中，有个叫康鞘利的人，此人智谋武功，均为上上之选，不在小？笨？下。整个安排，正是由他策划，若非他说莲柔生性多情，我或可夺得她的芳心，小弟便不会亲来，致误入陷阱。”

两人才知其中尚有如此一个转折。

寇仲又问道：“你是如何与祝玉妍扯上关系的？”

突利道：“当然是赵德言在中间穿针引线。阴癸派的人我只接触过钱独关和边不负，其他事都由康鞘利负责打点，他乃颀利的心腹，但和我的关系本来亦不错，若非发生碰土云帅这种事，我绝不会怀疑到他身上。至于他用甚么方法和云帅勾通，我仍未能想通。以云帅的作风，是绝不会被人利用的。”徐子陵道：“可汗听过安隆这个与赵德言并列邪道八大高手的胖子冯？”

突利缓缓摇头，双目射出关注的神色。

徐子陵扼要解释一番后，道：“安隆不但和莲柔同夥，与朱粲父女亦关系密切，只要安隆与康鞘利暗通消息，可汗所有行动会全在云帅掌握中。而云帅只会以为安胖子神通广大，怎想得到竟是颀利和赵德言借刀杀人的毒计。”

突利呆住半晌，才懂得苦笑道：“若非有子陵兄提点，恐怕我想破脑袋都想不透其中的关键。”

正若有所思的寇仲像醒过来般，道：“可汗知否你们在这里的线眼，是用甚么方法和远在关中的康鞘利互通消息？”

突利道：“用的是产自敝国久经训练的通灵鹞鹰，能日飞数百里，把消息迅速传递，既不怕被别的鸟儿袭杀，更不虞会被人射下来，且能在高空认人，是我们在战场上最好的帮手。”

寇仲动容道：“竟有这么厉害的扁毛畜牲，它不会迷途吗？”

突利做然道：“训练鹞鹰有套特别的方法，没有人比我们更在行。若连山川河流都不能辨识，怎配通灵的赞誉。只可惜我们承祖训不能把练鹰秘技传人，否则可向少帅透露一二。”

寇仲悠然神往道：“可汗可考虑一下应否违背祖宗的训令。”

突利笑而不语。

徐子陵没好气道：“少帅的本意不是要研究鹰儿的本领吧？”

寇仲乾咳一声，指指自己的脑袋道：“这家当联想力太丰富，很易岔到十万八千里外的远方。”

接著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道：“就算鹞鹰能日飞千里，一来一回，至少要两天两夜吧！若康鞘利定要杀可汗，此法既不实际也不可行。因为当安隆知道可汗在竟陵时，可汗早在两日前起程，对吧？”

突利点头道：“理该如此。”

寇仲信心十足的分析道：“可汗不是说过赵德言可能已潜入中原。假若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杀死可汗，那可汗便很有机会以自己作渔饵把他从暗处钓出来，反客为主的把他杀死。”

但这样做却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先把云帅和朱粲的联合追兵解决，以免我们陷进两面受敌的劣境。”

突利皱眉道：“我绝对同意少帅前半截的分析。因为如果赵德言和康鞘

利隐在附近某处，务要肯定我遭害才安心，我们确很有机会把他钓出来，例如密切监视那线眼的动静，看他与甚么人通消息等等，再一重重的追寻下去，且至找到他们为止。但为何要节外生枝的去惹云帅那方的人？”

寇仲微笑道：“道理很简单，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超德言的行事作风和实力，可汗认为我们杀死超德言的机会有多大？”

突利苦笑道：“半分机会都没有。就算在敝国境内，赵德言身边常有四个汉人高手作随侍，四人均是他的同门师弟，跟他形影不离，我『龙卷风』虽自负，但自问挡不住其中任何两人的联手。若再加上个康鞘利，我们能跟他们拚个两败俱伤，已非常幸运，何况他理该尚有别的高手随行。兼且此计尚有?柜?致命的破绽，根本行不通。”

徐子陵淡然道：“是否鹰儿的问题？”

突利愕然道：“子陵兄怎能一猜即中？”

徐子陵道：“可汗不是刚说过鹞鹰能在高空认人吗？假若赵德言以鹰代犬来守门口，我们便永不能以刺杀的手段来对付赵德言。仲少正因想到此点，才提出将计就计，先解决云帅，才掉转头和赵德言硬拚。”

突利双目涌起尊敬的神色，肃容道：“难怪两位老兄纵横天下而不倒，确有非愚蠢若突利所能想像的才智本领。”

旋又不解道：“请恕小弟直言，两位实犯不著为小弟冒此奇险，只要小弟能逃返关中，自有保命之道。”寇仲摇头道：“可汗这种畏缩的反应只会令敌人变本加厉，非是久远之计。照我看你逃返关中仍非办法，而是必须回到支持你的族人境内，颡利才奈何不了你。”

突利叹道：“我非是畏首畏尾，而是深知两位处境之险，更过突利百千倍。如若暴露行藏，会惹来以李元吉为首的关中高手的围攻截击，突利怎过意得去。你们不是有过“见光即死”之语吗！愈寇仲和徐子陵均大感意外，想不到这表面看来只讲功利、不择手段的突厥王族，如此有情有义，肯为他人设想。

徐子陵微笑道：“事实上我们正为采取何种方法潜入关中而入场脑筋，明的不成，暗亦难行。所以才想出一个妙想天开的方法，姑名之为『以战养战』。”

突利愕然道：“甚么是以战养战？”

寇仲却拍台叹绝道：“不愧是我的好兄弟，不用我说出来，便把我的心意完全摸透，还创出追么妙绝天下的兵法名堂。哈！以战养战，就凭这四字真言，我们才有机会混入关中。”

突利虽仍对甚么“以战养战”似明非明。但却深切感受到他们两人间水乳交融的了解和信任，对他这个在权力斗争和相互倾轧中长大的人来说，特别感动和震撼。

徐子陵望向突利道：“现时要对付可汗或我们的人马，称得上够份量的共有四批人，可汗知道的便有赵德言、云帅和李元吉三批人，任何一方均有歼灭我们的足够实力。可是若他们碰在一起，由于三方面各不相属，甚至互为猜忌，我们可利用种种微妙的形势，制造他们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以战养战的大致策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寇仲伸手搭上突利的肩头，凑过去故作神秘的道：“所谓兵愈战愈勇，以战养战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借这些大批送上门来的好对手，助我们作武道上的修行。天下最便宜的事莫过于此，对吗？”

突利感受著寇仲亲切的搭肩动作，他身体流动的本就是塞外民族好勇斗狠的血液，闻言中由被激起万丈豪情。奋然道：“好！直到这刻，我突利才明白甚么叫英雄了得。就算要和两位共赴刀山油镬，我突利一于奉陪到底。”

接著问徐子陵道：“尚有一批人是何方神圣？”寇仲代答道：“就是师妃暄师仙子和代表佛门武功最高强的四个秃头哩！”

不对！该是四大圣僧。”

突利倒抽一口凉气，豪气登时减去一小截，动容道：“是否昔年杀得『邪王』石之轩落荒而逃的四大高僧？”寇仲讶道：“你的消息真灵通。”

突利道：“我们一向留意中原的事，怎会错过这么重要的一桩。”

徐子陵淡淡道：“那可汗知否石之轩另一个身份？”

突利错愕道：“甚么身份？”寇仲道：“就是隋廷右光禄大夫、护北蕃军事裴矩。”

突利失声道：“甚么？”

两人心中暗叹，石之轩最厉害的地方，正在隐密身份的工夫上，此人不但魔功盖世，文才亦非同凡响，否则怎会著出三卷能改变历史的《西域图》？若非曹应龙背叛他，恐怕到今天仍没有人际得石之轩和裴矩同为一人。

徐子陵道：“我们愈来愈怀疑赵德言于暗里与石之轩互相勾结，因为安隆一向对石之轩忠心耿耿，没有石之轩的同意，安胖子怎肯听赵德言的说话。”

突利色变道：“此事非同小可，裴矩乃我们的死敌，回去后我定要请出武尊他老人家主持公道。我父始毕大汗的临终遗言，正是要我们拿裴矩的头颅去祭奠他。”

寇仲兴奋的道：“若今趟有石之轩来趁热闹，那更精采绝伦哩！”

突利被两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景气感染，兼之他本身亦是崇勇尚武的人，遂把仅有的一点疑虑抛开，既兴奋却低声道：“现在该怎么办呢？”

寇仲笑道：“好小子！不再怕甚么仙子圣僧啦？”

突利浑身血液沸腾起来，骂了句突厥人的不文粗语后，断然道：“这么痛快的事，难逢难遇，若我仍要错过，就是不折不扣的傻子。”

寇仲凑到他的耳边，说了一番话后，突利欣然离去。

突利去后，两人你眼望我眼，均有柳暗花明，别有洞天的刺激感觉。

寇仲为徐子陵添酒，笑道：“以战养战，亏你想得出来，今趟关中之旅，已变成一种享受。”

又道：“你说突利这小子是否可靠？”

徐子陵沉吟道：“他总今我想起老跋，突厥族的人或者比汉人好勇斗狠，不易交结朋友，但一旦能与他们交心，该比我们汉人可靠。”

寇仲点头同意，思索片刻后，道：“刚才路经码头，我曾仔细留意泊在城外的船只，没有一艘是挂士李阔旗帜的，若李秀宁早已离去，我们便是痛失良机。”

徐子陵道：“这个非常难说，若你这位美人儿想把行 保密，当然不会把招牌挂出来招摇惹人瞩目。坦白说，由于有前车之鉴，即使我们赶上她的？也绝无机会潜藏船上。”

前车之鉴，指的自然是上趟在飞马牧场李密试图掳劫李秀宁一事。所以李秀宁不但要行 保密，且必有大批高手随行保护，戒备重重，好让她能

安然进行游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想搭顺风船只等若痴人说梦。

寇仲微耸肩胛，作个并不在乎的表情，环目一扫铺内稀疏的顾客，颇有感触的道：“人事的迁变真大，想当年竟陵城破，整座大城仿如鬼域，现在虽说不上兴旺，总算人来人往，像点样儿。”

徐子陵道：“竟陵毕竟是重要的大城市，占有紧扼水陆要逼的优势。且物产更是丰饶，对平民百姓来说，只要能找到生活便成，管他是谁来统治。”

寇仲举杯笑道：“说得好！让小弟敬弓爷一杯。”

徐子陵没有举杯，低头凝视杯内清冽的酒液，道：“最令我担心的，仍是师妃暄一方的人。她今我感到向他们使诈，本身已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寇仲道：“我当然明白，否则当年偷东西后，你就不用负荆请罪的现身向她致歉，不过今趟是她要来对付我们，我们只是不甘就范而作出自卫罢了！”

徐子陵无奈道：“现在只能见步行步。但我有个感觉，师妃暄在李元吉的人马碰钉前，该不会妄先出手。因为她选的人并非李建成而是李世民，借我们的手来挫李建成的声威，在她来说乃上上之策。”

寇仲道：“仙子自有仙计，岂是我等凡人所能想像。她的矛盾实不下于我们，皆因主动在她。嘿！我可否问你一个问题？”

徐子陵戒备的道：“若是有关感情上的，不如喝酒算哩！”

举起杯子。

寇仲笑道：“逃避绝非妙法良方。那表示你不敢面对自己。来！先乾这”杯愈两人一饮血尽。

此时店内食客大多饮饱食醉的离开，只剩下他们和另一台客人，有点儿冷清的感觉。

徐子陵叹道：“除了扬州那个狗窝尚能予我们一点『家』的感觉外，我们从来都没有家。”

寇仲讶道：“你是否想成家立室？但你比我更不似有这种需求。”

徐子陵道：“我并不渴望像一般人的要拥有娇妻爱儿的一个安乐窝，只是希望游倦时能有一个安安静静的藏身之所。”

寇仲悠然神往道：“娇妻也相当不错，无论外面如何暴雨横风，她那温暖香洁的被窝总是个最佳的避难所，唉！”

徐子陵见他眼神温柔，低声问道：“是否想起你的玉致小姐。”

寇仲一震醒来，眼神回复锐利，沉声问道：“假若石青璇和师妃暄都愿和你同谐白首，陵少怎样选择？”

徐子陵微颤道：“终还是忍不住提出这问题，坦白告诉你吧！我永远都不希望要作出这个选择。”

寇仲明白的点头，长身而起道：“走吧！由明天开始，有得我们忙的哩！”

第十章 反客为主

当晚两更时分，一艘小风帆从竟陵开出，寒风苦雨中，沿汉水朝襄阳

的方向驶去。操舟的正是徐子陵，他和寇仲扮作钱独关方面的人，当然不会让贵为可汗的突利干此操航掌舵的粗活。

寇仲和突利坐在船头处，监察河道和两岸的动静，顺风下无惊无险的逆流而上近三十里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寇仲仰脸感受雨水洒在脸上的滋味，梦呓般道：“赵德言那线眼显然已知我和小陵是谁，否则不会装作不留念我们，更避开与我们目光相接触。”

头顶竹笠的突利点头道：“我也注意到这情况，此所谓作贼心虚，最露骨是当我命他不准与任何人通消息，包括康鞘利在内，他竟没有半丝讶异的神色，刚才开船前真想一枪把他干掉。”

寇仲微笑道：“可汗看不到开船前他的手在发颤吗？我猜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酬谢神恩。”

突利思索道：“我们能否把追兵全抛在后方？”

寇仲道：“这么深夜起程，正为制造这种形势，让他们没充裕时间作周详考虑。可是由于我们逆水行舟，定快不过他们以快马从陆路赶来。照我估计，在抵达襄阳前会有一方人马成功截上我们，而他们亦必须这么做，因为襄阳是潯水和汉水交汇处，歧路亡羊，追起来会困难多哩！”

突利点头道：“他们最怕我从钱独关处得到支援，这般看来，恶战将难以避免。”

寇仲道：“钱独关是另一个不明朗的因素，阴癸派乃中原魔门第一大派，论整体实力不在师妃暄和四大圣僧这支人马之下。若今趟吃了大亏，以她们睚必报的作风言，定不肯就此罢休，所以好戏将陆续有来。”

突利默思不语。

寇仲问道：“『可汗』一辞是否皇帝的意思？”

突利答道：“大约是这样，不过有大小之分，大汗才算真正的君主，小汗等若你们的王子或太子，假若颉利完蛋，最有资格登上大汗之位的便是我突利。”

寇仲道：“这么说，当年他要封你作小可汗，肯定是迫于形势不得已的手段，现在坐稳帝位，便要想办法务把你铲除。所以今趟颉利对你是志在必得，否则将痛失良机，哈！真好。”

突利苦笑道：“好在那里？”

寇仲欣然道：“有所求必有所失。人急了就会做出错事和蠢事。智者难免。”

突利用神打量他好一会后，颌首道：“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为何李世民会视你为他唯一劲敌，少帅是那种天生的领袖人材，我突利虽然自负，亦不得中承认和你并肩作战时，受到你信心十足，智计百出的魅力感染，愿意听你调度，还觉得乐在其中，这是连李世民都缺乏的特质。”

寇仲老脸一红道：“可汗过奖哩！嘿！你回到贵国后，会否去见颉利？”

突利道：“我的牙帐设在你们幽州之北，管治汗国东面数十部落，等若另一个汗庭，有自己的军队。他不仁我不义，我为何仍去仰他的鼻息！”寇仲拍腿道：“那就更理想，云帅若不行，赵德吉将被迫出于，那我们将有机会宰掉他，确是精采。”

接而问道：“李元吉这小子武功如何？可汗有没有和他玩过两手呢？他是否比李神通更厉害？”

突利道：“他们三兄弟武功相差不远，虽没较量过，但我总觉得以李元

吉最出色，纵或未能超越李神通，亦顶多只是一线之差。”

寇仲领教过李神通出手，闲言动容道：“那就相当不错呢。”

此时风帆转过急弯，河道笔直浅窄，在蒙蒙夜雨中，前方灯火通明，四艘战船迎头驶来。

三人大吃一惊，怎想到会这么快给敌人截上？蓦地两岸向时亮起以百计的火把，难以数计的箭手从埋伏的林本草丛中蜂拥现身，弯弓搭箭，今三人像陷身进一个噩梦深处。

投石机和弓弦晃动的声音从前方叫船传来，一开始便以雷霆万钧之势，攻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寇仲在石矢及身前闪电掣出并中月，扑前横扫船上唯一的船桅，大喝道：“来得好！”

“锵”！

坚实的船桅应刀折断，像纸条般脆弱。此刀乃寇仲全身功力所聚，确是非同小可。

由于帆船顺风而行，船桅断折，帆里自然往前疾倾，迎上射来的矢石。

突利和徐子陵际此生死关头，都明白寇仲的用意，知道纵使跳船逃生，亦难避中箭身亡的结局。而唯一的牛路就是争取喘一口气的空间和时间。

“蓬”！

突利双掌疾推，重击河面，船头处登时溅起水柱浪花，失去桅帆的船儿改进为退，往后猛移。

徐子陵心中叫好，脚下用力，船儿应劲连续七、八个急旋，斜斜后错达十多丈，若非他们是逆流而上，便难以利用水流取得如此理想的后果。

投石劲箭全部落空。

敌船全速追来，但他们已暂时脱离两岸箭手的威胁。

寇仲大喝道：“扯呼啦！兄弟！”

拔身而起，往离他们不足五丈的土岸掠去，徐子陵和突利紧随其后，转瞬消失在林木暗处。

“轰”！

两块巨口同时命中他们的弃船，可怜的船儿立时应石四分五裂，再不成船形。

整个交接只是十多息呼吸的时间，但其中之凶险，却抵得上高手间的生死对决。只要三人中有一人反应较慢或失当，他们势将尸沉江底，绝无半分侥幸。要在深只两丈许的水底躲避劲箭投石，即管以寇徐之能，亦是力有未逮。

寇仲和徐子陵都有历史重演的怪异感觉，就像当年潜往洛阳，被李密和阴癸派千里追杀的情况。只不过是跋锋寒换成突利，而沈落雁的怪鸟儿则换1更厉害的鸱鹰。

寇仲透过密林顶上枝叶的空隙，功聚双目朝上瞧去，细雨霏霏的黑夜里，只能勉强瞧到一个离地达百丈的小黑点，无声无息地在头上盘旋。皱眉道：这头扁毛家伙究竟是云帅养的还是赵德言养的呢？可汗老兄你能否分辨出来。”

突利苦笑道：“你令我愈来愈自卑，我看上去只是一片迷蒙。若非你告诉我，小弟根本不知道已被鹰儿盯哨。但就算是白天，也不容易分辨，除非它肯飞下来。”

徐子陵道：“刚才在汉水伏击我们的，肯定是朱粟和云帅的联军，若是赵德言，没可能有这种阵容和声势。我们亦有些疏忽，想不到敌人以守株待兔的方式封锁水道，再以鹰儿从高空监视竟陵一带的动静，从容布置，差点著了对方的道儿。所以此鹰该属云帅的可能性较大。”

三人一口气远遁百里，此时均有疲累的感觉，却仍未能摆脱任高空的跟者，若说没有点沮丧气馁就是骗人的。

寇仲叹道：“朱粲老贼和我两兄弟仇深似海，今次不倾全力向我们报仇才怪。目下我们的唯一出路，该是朝襄阳闯关。”

徐子陵道：“无论在甚么情况下，我绝不要托庇于阴癸派，故此路不值得走。”

突利沉声道：“我同意子陵兄的决定，且不知赵德言会玩甚么手段，阴癸派则邪异难测，往襄阳只是徒多一项变数。”

寇仲毫不介意被否决他的建议，改而道：“没有问题。不如我们装作要去襄阳，其实却另有目的地，这叫疑兵之计，只有在城市里我们才可摆脱这高空的跟踪者。”

突利思忖间，徐子陵问道：“究竟它能否看到我们？”

突利抬头仰望，道：“鹰儿觅食时，会在低至三、四十丈的上空徘徊。

像现在般高达百丈，只为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故无论我们在何方出林，亦逃不过它远胜常人的锐利目光。”

寇仲大感头痛，吁出一口凉气道：“你们的飞行哨兵具厉害。”

徐子陵剑眉紧蹙，沉声道：“我们必须先解决这头畜牲，否则将尽失主动之势。照我猜它又该似是赵德言的眼睛，而非云帅派来的，因为一路坐船来时，我都有留意天空，却见不到它。”

寇仲点头道：“陵少这番话很有道理，若竟陵的线眼在我们走后知会躲在附近某处的赵德言，而他立即放鹰追来，该刚好能像现下般蹑上我们。”

旋又诧异的道：“鹰儿有否这般厉害？说到底这是它并不熟悉的地方，难道超德言告诉它老扁毛你要沿河追去，兄到那三个人后便穷追不舍，有机会就抽空回来通知我一声吗？”

突利色变道：“不好！你说得对！超德言的人马肯定在附近，以火光或什么方法指挥遥控。只是我们却看不见。”

徐子陵道：“暂时我们仍是安全的，在这样的密林中，人多并不管用，假如我们能把他们引进密林内，必可痛快大杀一番。”

寇仲苦笑道：“尚有个许时辰便天亮，那时轮到他们入森林来痛快一番哩！”

徐子陵首先挨著树身坐下，两人才醒觉到争取休息的重要，学他般各自坐下。徐子陵道：“在追蹑搜索的过程中，鹰儿于甚么情况下会低飞。”

突利把伏鹰枪搁在伸直的腿上，沉吟道：“我们的鹰儿都受过追蹑敌人的训练，不会受诱降往地面，就算须低飞观察，也不会低于三十丈的高度。

且它们非常机伶，只要有少许弓弦颤动或掌音风声，会立即高飞躲避，杀它们绝不容易。”

寇仲狠狠道：“畜牲就是畜牲，无论多么聪明仍是畜牲，怎斗得过把它一手训练出来的人们呢？办法肯定是有的。”

徐子陵道：“鹰儿肚子饿时怎办？”

突利摇头道：“鹰儿在执行主人指令时，只吃主人奖励它的美食。但在

远程传讯的飞行中，它会自行觅食。”

寇仲拍腿道：“那就成哩！我们将它的侦察和觅食两方面合起来，就化北一条夺它小命的妙计。来吧！它虽无辜，但对不起也要做一次，希望它来世投个好胎！”

林内忽然传出追逐打斗的声音，接著是一声惨叫，血腥味冲天而起。当然不会是真有人受伤，血是给寇仲剁开一头在附近出没的不幸野狐。

徐子陵藏身林木高处，屏息静待。

鹞鹰果然通灵，听到追打的声音，立即迴旋而下，从百丈凶高空急降至五十丈，可能因嗅到血腥的关系，出乎天性本能的再一个急旋，往下俯冲。

徐子陵心中叫好，举起手臂，暗捏印诀，聚集全身功力，蓄势以待。

他自学艺伊始，便爱上观察天上鸟儿飞行的轨迹，从中领悟到不少武学的至理。想不到追刻却反过来用以对付鸟儿，心中大感无奈，却没有别的选辜。

细雨飘飘中，鹞鹰来至离他只十丈许处，只要进入五丈的距离，他肯定能隔空把它活生生震毙。

正庆得计时，蓦地鹞鹰一阵抖颤，于再冲下丈后猛振双翼，锐利的鹰日朝藏在树顶枝丫的徐子陵如电射来。

徐子陵心知糟糕，想不到鹰儿敏锐至此，积聚至颠峰的一拳骤然击出。

鹞鹰展翼急拍，扶摇而上，拳劲差一点才可命中，只揩到它少许翼尖脚鹞鹰“呱”的惊叫，甩掉几片羽毛，不自然地在空中急飞片刻，才惊魂甫定的投南而去，消没不见。

徐子陵跃返林内地面，寇仲和突利都对他的功败垂成大感可惜。

徐子陵摇头道：“不！我们成功了。”

寇仲一呆道：“陵少的意思是否指鸟儿受到内伤，心脉断裂，回去后会吐血身亡。”

突利亦不解的听他解答。

徐子陵问突利道：“鸟儿受惊后，是否会回到主人身旁？”

突利明白过来，点头应是，旋又不解道：“即使子陵兄看到鹰儿的落点，推测到赵德言方人马藏身处，但我们对他们的实力强弱所知有限，这么摸上去动手，会很吃亏的。”

寇仲微笑道：“可汗忘记了除他们外，尚有另一批人在寻我们晦气。只要我们能令云帅、朱粲等以为赵德言来接应可汗的授兵，便有好戏看突利先是愕然，继而大喜道：“果是妙计，但该如何进行。”

徐子陵道：“你们东突厥人有甚么特别的远距离通讯方式？”

突利探手怀内，掏出铁制螺形的哨子，道：“就凭这个可吹奏出长短不同的讯号，云帅听到后会知是我方的人。”

寇仲探手接过，边研究边道：“这么精采的东西为何不早点拿出来？”

转向徐子陵道：“一向你的脑筋比我清醒，为今计将安出。”

徐子陵泛起一个顽皮的笑容，道：“以赵德言的才智，闻得哨声，会有甚么反应。 - 突利道：“若我是他，当立即撤离，因为云帅对他绝无好感。”

寇仲道：“今次好该轮到我们去追杀他吧！”

三人你眼望我眼，均看到对方眼内和脸上逐渐扩盈的笑意，然后齐声怪叫，像三个童心未的孩子般，在徐子陵的领头下，穿林过树的往南方疾掠而去。

第十一章 骤生突变

徐子陵来到密林边缘一座山的高处，从一堆乱石草丛后探头外望，树林外结草原和疏林覆盖著的山野在细雨纷纷中黑沉沉一片，没有丝毫异样。

突利和寇仲在遍搜两侧，肯定没有敌人，此时才到达他两旁。

三人均为中外武林出类拔萃的高手，耳目之灵胜逾常人百倍，兼之谙熟江湖门道，休想有人能藏在近处而瞒过他们。

寇仲问道：“如何？”

徐子陵摇头道：“他们应在附近，但我却不能肯定他们的位置。”

寇仲道：“若连你都不能肯定，可知他们距离颇远。”

探手一把搂著突利的肩头，笑道：“吹法螺的时间到啦！”突利那想得到寇仲这么热情老友，既有点受宠若惊，亦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觉，担心的道：“若云帅方面的人不争气，根本听不到哨声，那我们岂非暴露行藏？一是被迫和跟赵德言他们硬拚，一是被追个喘不过气来。”

寇仲差点想告诉他连席应都给徐子陵宰掉，所以排名稍高的赵德言亦非是那么可怕，幸好及时忍住不说，低声道：“这吹法螺的地点亦大有学问，可汗你往后潜行一里，然后才吹响哨子，而我和陵少则在此伏击敌人，宰他们几个后再与你会合。”

突利心中叹服，寇仲若非如此胆大包天，这天下也不会因他而改变了命运。

徐子陵低声道：“可汗吹响哨子后，会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毫无动静，即是赵德言方面仍按兵不动，而云帅亦没有追在附近。第二种情况是赵德言隔岸观火，而云帅的人却向可汗吹哨子处杀过去。第三种情况最理想，就是双方人马同时向哨音起处扑去。我们先要决定每种情况下应采甚么行动。最好还约定一些哨号，若失散时亦可通讯。”

寇仲道：“陵少你来说，时间无多，天明后便不灵光啦！”徐子陵扼要的把计划说出，听得两人点头称善。最后更约定失散后重聚的位置地点，突利才悄无声息的去。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照我看两方人马都在林外等天明，赵德言因知道云帅的人在附近，肯定不会轻举妄动。不若我们主动找上他们玩玩，练成井中八法后，我从未真的和人动过手，等得老子手痒难禁。”

徐子陵警告道：“我们根本没有冒险的本钱，一旦受伤，又或真元损耗得太厉害，等於被废去武功，任人宰割，你想想那后果。”

寇仲凝望天际和荒野被夜雨融浑为一体的迷蒙处，岔开话题道：“适才在汉水被袭那种情况是我最害怕的，突变在你完全料想不到中发生，真像梦魇般可怕，朱桀怎会忽然变得这么厉害？”徐子陵道：“我也有你的怀疑，怎么说那里该算是老爹的势力范围，朱桀又正与萧铎斗个你死我活，顺手帮云帅一个忙没问题，但若劳师动众到这里来，就非常干合情理。

而最惹我怀疑的地方，是以云帅的轻功，绝无可能就那么容易给撇下

和甩掉，以他独战阴癸派白妖女和三大元老高手的胆色，怎都该尾随来试试我们的斤两。”

寇仲色变道：“若非朱桀、云帅，又非赵德言、康鞘利，那岂非是李元吉？我的娘！他们怎会来得这么快的。”

徐子陵尚未来得及应他，凄厉若夜枭的哨子声在后方里许处响起，把他们的胆子吓得差点从喉咙跳出来，但已来不及阻止，只能将错就错。

没有云帅一方的人马在附近，此哨声若同时惹来李元吉和赵德言两方高手，后者更有能从高空追敌的通灵鹞鹰，则哨子声跟催命符并没多大分别。

两人你服望我眼，都是头皮发麻。

“砰！砰！”

破风声起，接著几朵烟花在两人头顶稍后的高空处爆开，化成千多点光照山林的金黄耀芒，非常好看。

敌人的反应完全出乎两人意料之外，弄不清敌人是要借此烟花讯号指示己方人的行动，或是只作为照明的用途，一时间都不知该掉头去与突利会合，还是继续埋伏於的顶，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之局。

徐子陵低声道：“走吧！”寇仲一把扯著他道：“千万不可，那可能谁都溜不掉。不管对方实力如何强大，死里逃生的方法惟有从险中求得。来啦！”

徐子陵定睛瞧去，虽仍未见到敌人的踪影，但耳鼓却收到敌人从半里许外疾掠过来的衣袂飘动声。

寇仲骇然道：“至少有一百人。”

百多点火头，同时亮起，在烟雨下的火把光芒，带上蒙蒙水气，诡异非常。火把光十多点为一组，分布在两人视野可及的各个山的一类的制高点，形成一个广大的包围网，可以想见在他们视野之外，应当尚有比眼见更多由敌人布下的监视哨岗，动员的人该不少於千人之众。

天上的烟花光焰消敛，天地回复漆黑一片。

两人初时均感大惑不解，因以为鹞鹰投向处理该是赵德言一方的人，所以他们宜至前一刻，仍以为来者是东突厥的人马，此时才知猜错。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赵德言和李元吉的人已结成联军，我的娘。”

徐子陵一把扯下面具，双目精芒烁动，沉声道：“此事再没有犹豫馀地，我们惟有全力出手，大开杀戒，利用天明前的黑暗和对我们有利的形势，试试突围，看他们凭甚么本领拦截我们。”

寇仲亦学他收起面具，此时已可隐见以百计的敌人，分成七至八组，有组织地以扇形的阵势，漫山遍野地往他们的方向掩杀过来，声势惊人。

徐子陵以手肘轻撞寇仲一记，仰首上空，道：“看！鹰儿出动啦！”

寇仲举头上望，刚好捕捉到代表鹰儿的小黑点，虎目闪过杀机，平静至近乎冷酷的道：“杀人的事交给我，你负责去保护突利小子，给这头可恶的鹞鹰盯紧后，他势将成为众矢之的，我们怎都不能让他结人杀死，事情更非是我们想像般简单。”

徐子陵明白他的意思，因为照理李元吉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亦不应与赵德言合成一夥，尤其牵涉到东突厥国的内部权力斗争，而眼前事实却是如此，内中当然另有别情。

在离天明前尚有大半个时辰的暗黑中，三组人除其中一组宜往的顶掠来，其他两组分别在的坡左右掠过。

他们屏息静气的藏在乱石旁的矮树丛内，透过枝叶细察向的坡全速赶

来的十多名敌人。

这批人清一色夜行劲装，武器由刀、剑到重型的矛、枪、斧等应有尽有，身法快慢有异，该是李元合帐下的汉人高手，任何一人放在江湖里，均有资格列入名家之林。

十多人旋风般在他们身旁丈许处掠过，寇仲扯一下徐子陵，两人无声无息的从藏身处掠出，咬住敌人的尾巴追去。

当敌人跑下的坡之际，寇仲拔身而起，掣出背上井中月，发出一下震动远近山林的长啸，井中月化作黄芒，凌空往押后的两名敌人劈去。

那两人骇然回首；双目尽被黄芒所慑，扑面盖天而来的刀气，更令两人心胆欲裂。一方面是蓄满势子全力出刀，一方面则是摔不及防下临危反抗，相距之远，不可以道里计。

“当”！

其中一人的长矛被寇仲硬生生斩断，馀劲把他震得狂喷鲜血滚下的坡，另一人则被寇仲于劈断长矛后，砍个正著，那人可算身手不凡，虽勉强凭重斧挡住井中月，却无法挡得住寇仲狂潮暴浪般的刀气和无可抗御的真气，连人带斧给劈得横飞寻丈，跌入坡旁一堆矮树里，纵然千方毙当场，亦怕是出气多入气少。

在前面的十一人亦算反应迅快，就在寇仲长啸起时，纷纷返身应战。一时刀光剑影，为血战拉开序幕。

其中三人正要围攻寇仲，寇仲脚点实地，二次腾身斜起，巨鹰般越过三人，投往最前方的敌手。

徐子陵趁三人的注意力全集中在空中声势惊人的寇仲的当儿，以新领悟回来的身法，闪电般进入三人间空隙处，挥动双拳在敌人的兵器中如入无人之境，呼吸间三人分别被他以重手法击中，敌人连半招都未有机会使出，便摧枯拉朽的击得左仆右跌，伤重不起。

这是施展突击的最轻易的部份，接著就是最难应付的以寡敌众的群战。

剩下的八名李阔好手虽是形势大乱，五人却分出去对付寇仲，另三人则往徐子陵攻来。

两翼的敌人亦叱喝连声，赶来援手。

号角响起。

寇仲抱著杀一个得一个的心态，在落地前施出迅急移形换气的本领，猛然移位，敌人的兵器全体落空。

触地后，他一个旋身，横过斜坡丈许的空间，刀芒电闪，扫在攻来的敌人长剑处。

那人本来是挥剑刺来，可是寇仲的一刀带起合他感到躲无可躲的凌厉刀气，且变化无方，身法又迅快至使他无法把握，更感觉到寇仲的杀意全集到他身上，故左右虽有同夥，他仍是心寒胆丧，无奈地收回攻出的一剑，只求保命，再不敢有任何奢求。

“当”！

那人虎口震裂，长剑堕地，寇仲潇洒地飞起一脚，正中他小腹。那人往后抛飞，撞在己方另一人身上，两人变作滚地葫芦，往坡底滚下去，同告重伤，若非寇仲脚下留情，那人必难保命。

五去其二，寇仲大发神威，井中月洒出数十道黄芒，把早已胆怯的敌人全卷进刀影内，一时兵刀交击之音不绝如缕。

另一方的徐子陵当然明白寇仲的心意，知他希望趁突袭的有利形势，把这组好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击溃，然后在敌方援军或像李元吉那般级数的高手赶来前，逃入密林深处，且战且逃以游战的唯一有利方式与敌周旋。

思索间，他往左晃错，避开敌人攻来声势十足的一枪，同时施展手法，闪电抓上对方长枪，略使巧劲，长枪立时分中折断。

徐子陵脚踏奇步、左手断枪疾扫，重击在迎头劈来的大刀近刀把处，右手撮指成刀，砍在另一人横扫腰肢的重铁棍上。

在刹那间，三人同时与徐子陵硬拚一招，被他传来的螺旋劲冲击，再组不成先前互有联系的阵势。

此时两翼的敌人潮水般拥至。

前方惨叫声起，与寇仲交手的三人被他无刁捉摸，劲气强绝的刀法分别击中，身体打著转往外倒跌，情况惨烈至极。

寇仲拔身而起时，与徐子陵交手的三人亦招架不住，给他以贴身搏击的凌厉手法，击得伤重堕坡。

徐子陵倏地横移三丈，来到一处的顶上，才大鸟腾空般投往林木深处，避开给赶来援手的敌人缠上的危机。

由这刻开始，他要与寇仲各自作战了。

徐子陵把整个头浸进冰寒的溪水中，精神大振。

他身上的十多处伤口已停止淌血，但油尽灯枯的虚耗感觉，仍今他感到能躺下来好好休息乃老天爷最大的恩赐。

纵使在剧烈的战斗中，他仍留有馀著，被他击败者只伤不死，不过休想能在短期内复原。激战整个时辰后，初阳带来对他们极端不利的日光。能於此际偷得空隙，来到林中这条与世无争，静静淌流的小溪享受片刻，特别弥足珍贵。

在这一刻，他再干去想正在身旁发生的斗争仇杀。

一口接一口的清水喝进肚内去，他的气力似乎亦正大幅提升。

无比孤独的感觉涌上胸臆。

敌人实力之强，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当他想赶往与突利会合，但等待著他的却是一批近三十人的突厥高手，给他们缠杀近十馀里，在被他击伤近半数人后，才成功将他们摆脱，到此来稍恢复元气。

他强迫自己干去想寇仲和突利的命运，至乎他自己未来的命运。

就在此时，左方三里许的远处传来一下尖锐的哨子响声，正是突利和他们约好的暗号。

徐子陵猛从水里把头抬出来。

水滴似珍珠断链般从头发和脸上流下，把上半身衣襟全沾湿了。

他晓得突利正陷进重围中，否则绝不会这样把位置明告敌人。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拔身而起，迅速穿过密林，疾赶两里许的路后，林外长草原处兵刃交击声已是清晰可闻。

他放开脚程，心中忽然燃起炽烈的怒火，那是对以强凌弱者激起的一种义愤。

倏忽间他迫近战斗的现场，只见林外草原一个小湖旁的旷野处，浑身浴血的突利正奋其馀勇，独力应付四名对他展开围攻的突厥高手。地上伏尸处处，可见战况之惨烈。

二十多人散布各处，形成一个包围网，显是对突利仍是非常忌惮，正

想以车轮战法消耗他的体力。

最吸引徐子陵注意的是卓立一旁袖手观战的七、八名突厥人，其中一人瘦磁如铁，容貌清癯，身子像长枪般笔挺，右手执一把突厥人爱用的锋快马刀，左手持盾，颇有鹤立鸡群的特级高手气度。

徐子陵才奔出密林，那人如电的目光往他射来，同时以突厥话发出指令，登时有七、八名突厥高手掉转身往他如狼似虎的迎来，杀气腾腾。

“呀”！

与突利交手的其中一人给突利挑中小腹，立即抛跌倒毙，但突利身上亦多添一道刀痕。

那瘦硬如铁的突厥人再发命令，又有另三人加入战团，而他自己亦率领手下往突利疾迫过去，显是想趁徐子陵赶上来之前，先一步把突利解决。

徐子陵一声长啸，斜掠而起。

那批截击他的高手似亦早猜到他有此一著，三人跃空截击，四人则往四外散开，只要他给拦落地上，他们可把他重重围困，反应确是出色，表现出丰富的作战经验。

“当”！

那高瘦的突厥人蓦然扑入战阵，以左盾硬挡突利的伏鹰枪，在其他人的牵制下，右手马刀狂风暴雨的往突利攻去，登时把整个形势扭转过来。

突利给杀得狼狈不堪，怒喝道：“康鞘利，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他以汉语说出这番话，正是要让徐子陵晓得杀他的人是谁。此时连他都不看好徐子陵的援手。

徐子陵一声长啸，施展空中移形换气的绝技，竟从斜掠改为冲天而上，大鸟般往突利的战圈投去，那几个围攻他的突厥人只能拦了个空。

康鞘利偷空往他瞧来，脸色微变，高声发令。

围在四方余下的十多名突厥高手全体出动，往徐子陵扑来。

经过刚才的激斗，徐子陵早摸熟他们凶狠忘命的作战方式，落地时猛喝一声：“咄”！

这员言一吐，全场十多人无不耳鼓震荡，手底微缓。

徐子陵闪电前冲，趁此良机，左掌右拳，分往两名从战圈抽身出来的敌人攻去。

拳风掌影猛然暴张，快逾电光石火，那两人心志被真言所夺，兼之与突利久战身疲，同时中招抛跌。

这次出手徐子陵再难留情，在倒地前两人早已气绝。

突利看得精神大振，兼且攻力减轻，奋起余勇，幻出千百枪影，漩盘激舞，把包括康鞘利在内的敌人全迫退开去。

但他们两人的形势仍未堪乐观，只要敌人合拢上来，他们会陷进苦战之局。

徐子陵以迅快如鬼魅的身法，闪入战圈内，康鞘利欲再强攻突利之际，面前站著的已换过是徐子陵。

“砰”！

徐子陵侧踢一脚，把想从旁偷袭的敌人踢得喷血狂飞，接著一拳轰出，重击在康鞘利的盾牌上。

康鞘利的右手马刀本拟好凌厉的刀法，岂知狂猛如怒涛的灼热真气透过盾牌攻来，以他之能，亦大感吃不消，马刀连半招都使不出来，“霍霍霍”

的连退三步，心中惊骇欲绝。

他本对徐子陵估计甚高，但仍想不到他厉害至此。

徐子陵来到突利之旁，运拍十多掌，一时气劲横空，扑上来的敌人惨叫连声，狼狈退后，其中一人更应掌堕地。

但他却是有苦自己知，这样以掌退敌极耗真元，绝难持久，幸好却给他争取到一闪即逝的逃走机会。

右手疾抓突利手臂，喝道：“来！”

两人一先一后，往小湖的方向扑去，两人全力出手，那有人能挡得片刻，几下呼吸间，两人奔至湖旁，似要投湖时，忽又改向，沿湖落荒逃去？康鞘利等人穷追不舍，但已迟了一步。

第十二章 血染荒原

寇仲在长草原中疾驰，细雨刚刚停止。

四周处处剑影刀光，人声沸腾，愈采愈多的火把光芒照亮了黎明前黑暗的天空。

他成功的把数组李家武士以偷袭、伏击、游斗的方式击溃及摧毁，且狠下辣手，杀死杀伤对方大批战士，衣服宝刀全沾满敌人和自自己的鲜血。

最要命的是从他右背戳入的一枪，若非临危运劲卸开，必直贯心房，但纵使及时躲闪亦给对方戳入三寸，伤及筋肌，被迫改以左手用刀。

这时他已运功止血，但仍隐隐作痛，今他生出须逃走保命之心。但看眼前的形势，这个如意算盘却打不响。

对李元吉的才智，不由不重新估计。

假若眼前李阀武士的调动全由李元吉一手指挥，此人的能力绝对不可小觑。在寇仲的不为意下，他已布下大罗地网，务要把徐子陵与他登於死地。

寇仲为此心中杀机大盛，神智却冷静如恒，且不断积蓄功力，准备突图逃走。直至今刻，他仍能以刚领悟回来的身法，屡屡使敌人无法对他形成合围的形势。倘落入包围网这情况一旦发生，就是他授首身亡的时间。

倏地前方风声振响，一组十多人的李家战士从高过人身的长草后闪出，与他正面相遇。

寇仲一声不响，先来一招‘击奇’，刀化长虹，人随刀走，‘锵’的一声跟对方领头者擦身而过。那人连挡格都来不及，只觉刀光闪电般掣动一下，眼前一黑，气绝毙命，茫不知被命中何处。

只在反应上的一线之差，决定了这组李阀好手的命运。

当他们力图反击的当儿，寇仲仗著体内正反气劲巧妙的运动，以无可捉摸的高速身法闪入他们阵内，每一步均踏在他们阵势的破绽空隙处，幻出重重刀浪，令他们守无可守，攻无可攻。每欲反击，寇仲早改易位置，使他们反变为往己方夥伴攻去。

‘呛’！一人连人带斧，给寇仲劈得离地倒飞近丈，堕地伏尸。但亦因而牵动他右肩的伤口，剧痛之下，寇仲不禁缓了一缓，就是这么轻微的错失，

左股又多添一道刀痕，可见战况之激烈。

寇仲杀机更盛，深吸一口气，刀光暴涨，登时有两人中招弃械倒跌，伤重不起，今寇仲压力大减。

敌人见他在眨眼工夫连续杀死四人，轻易得如摧枯拉朽，无不心胆俱寒，其中三人更往外散开，避其锋锐，同时放出烟花火箭，希图召来援手。

寇仲心知肚明白己乃强弩之末，表面看来占尽优势，实则却无法尽歼余下的十一名敌人，拖刀再斩一人后，迅速逸去，几个闪动翻腾，把追兵远远抛在后方。

环目一扫，四方尽是火把光芒，表示他正深深陷进敌人罗网之内，最糟是不知该往那个方向闯去最为上算。假若晨光来临，他将更无幸理。

忽然十多个火把在前方不远处同时亮起，把他照个纤毫毕露。

寇仲大吃一惊，眯眼朝炫目的火把光芒瞧去，只见周围广达二十多丈的长草全被削平，变成无阻视线的旷地。

火把高举处是一座小的之顶，上面人影绰绰，为首者银衣劲服，在一众李家武士簇拥下尤为突出抢眼，只看他脸貌有三、四成肖似李世民，不用猜亦知对方是李元吉。

他体型比李世民更骠悍魁梧，但眉目间却多了李世民没有的阴惊狠毒之气，所以他虽算长相英伟，但总教人看不顺眼。气度沉凝处则无懈可击，横枪而立的风姿尽露真正高手的风度。

寇仲朝他瞧去，他如电的目光亦越过二十多丈的空间朝寇仲瞧来，哈哈大笑：*寇兄确是不凡，元吉非常佩服，看箭！*最后两字一出，埋伏在他左右草丛里的百多箭手蜂涌而出，手上的弩箭同时发射，一时嗤嗤破空声贯满天地。

寇仲使出迅速移形换气的本领，倏地横移近丈，避过箭矢。

弩弓再响，寇仲闪向的一方又拥出另一批近百箭手持弩往他射来。

寇仲心中唤娘，知道若再闪避，势将陷入敌人逐渐收拢的重围中，可是任他武功如何高强，刀法如何厉害，都难以抵挡从弩弓射出来以百计的劲箭。

危迫下人急智生，先往地上扑倒，到尚差寸许贴到地面时，两脚一撑，就那么贴地前飞，炮弹般往众箭手射去。

劲箭在上方飞蝗般擦过，惊险万状。

号角声起，众箭手一声发喊，射出第一轮箭后即往后散退，后面长草里又拥出二十多名李家武士，声势汹汹的迎上寇仲。

忽然间四方八面全是李元吉麾下的武士高手，从小的和埋伏处往寇仲合拢过来，李元吉则仍是好整以暇之态，一副隔岸观火的悠闲情状。

寇仲此时已射出近五丈距离，在快要与涌出的那批二十多人组成的武士短兵相接前，按地弹起。

环目一扫，往他图来的高手至少有三、四十人之众，敌我之势过於悬殊，无论他斗志如何强大，亦知此仗绝不能以身轻试。

现在是唯一可逃走的一刻，若给缠上，将是至死方休之局。

问题是该往何处逃走。

心念一动，拔身而起，竟往李元吉所在的山的投去。

众敌大感意外，呼喝叱骂连声。

李元吉亦为之色变，一声令下，左右十多个武士全体出动，杀下坡来。

此著不但尽现寇仲过人的胆色，更表示出他临危不乱的惊人才智。

正因包括李元吉在内，没有人想过他敢向主帅所在的位置强攻，所以川的亦是包围网最薄弱的地方。

那是最强的一点，也是最弱的一点，深合奕剑之法。

只要他能过得李元吉这一关，便可从罗网的缺口逸出去。

在混战之中，敌方本是最具威胁的箭手再无用武馀地。

* 锵 * | . 寇仲两脚触地后硬从敌方两名好手间闯过，对方两人同时打著转溅血倒跌，他的井中月再化作黄芒，准确地刺入另一人眉心之间。

那人气绝堕跌时，寇仲竭力探出右手，一把抓著他胸口，往上抛起，右背本已结焦的伤口立时迸裂开来，鲜血涌流。

他那还有馀暇理会，拔身而起，避过敌人兵刃，后发先至的在五丈的高空赶上早先被抛高的敌人，闪电的伸手抓住他脚踝，就借那么一点提气上冲之力，改变方向，横越逾十丈的远距离，在扑下的坡的十多名高手头顶四丈上空长扬直过，往的顶的李元吉投去。

李元吉狂喝一声，手中长枪化作万千光影，全力出击。

寇仲心叫侥幸。

假若李元吉不顾自身安危，跃空迎击，对方是蓄势以待，而他则是久战身疲，刚才那几下又差点耗尽真元，尚未有喘息回复的机会，战果必然是他给迫得倒跌回去，落入敌人重围内，宣告完蛋。

但李元吉虽枪法凌厉，显出惊人的功力，不过显然不肯冒此危险。

事实上亦很难怪他，因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么稳守地上，该足够把寇仲截死，那知寇仲具有可以凌空迅速移形换气的本领。

寇仲猛换一口气，伸展双手振动空气，在李元吉眼睁睁下像蝙蝠般似宜实弯，就那么一个飞，绕过李元吉，投往他身后的的玻去。

突利一个踉跄，滚倒地上，再无力爬起来。

徐子陵把他从疏林的卓地扶起坐好，探掌按在他背心处，将所馀无几的真气输入为他疗伤。

突利回过气后，叹道：* 子陵你走吧 | . * 徐子陵收回手掌，断然道：“不要再说这种话”突利仰望中天，太阳下一个黑点正以特别的方式交叉盘飞，若笑道：* 我们全无办法摆脱敌鹰高空的追踪，终是难逃一死，不若由我引开此鹰，那子陵日后仍可为我报仇。* 徐子陵感觉判他英雄气短的苍凉失息，微笑摇头道：* 并非没有方法对付这头东西，只是时机未至，事实上我们已成功把敌人撇在后方，目下当务之急是要到襄阳城与寇仲会合，其他的多想无益。* 突利道：* 以我目前的状态，没有一天半夜，休想抵达襄阳，敌人定可在那时之前赶上我们，唉！还是让我留下吧！* 徐子陵忽然岔开道：* 康鞘利为何会与李元吉结成一夥的 | . * 突利默然片刻，才道：“这实是颀利和赵德言对付李家的一条毒计。”

徐子陵为之愕然。

突利续道：* 颀利见李阔势力渐增，心中忧虑，赵德言遂献上分化李家内部之策，改而全力支持李家的太子李建成一系，助他排斥李世民。若能就此去掉李家最厉害和声望最隆的李世民，李阔的强势将不攻自破，中土的纷乱也会继续下去，我们可坐收渔人之利。* 徐子陵恍然，旋又皱眉道：* 但这仍解释不到李元吉为何敢公然来对付你。* 突利苦笑道：* 因为我是这毒计的唯一反对者，我和世民兄情谊深重，怎做得出掉转枪头对付他的事。

兼且我更希望世民兄得势，可助我抗衡颉利的压迫，李元吉视我为眼中钉，乃必然的事。*徐子陵本只想分他心神，怎知却听到这么影响深远的事情，好半晌始道：*来吧！我们继续上路。

*突利反问道：*刚才子陵兄不是说有方法对付天上的畜牲吗？但为何父说时机未至？*徐子陵凑到他甘旁说了一番话，突利立即精神大振，长身而起道：“可以干死，怎会有人想死？横竖现存给人穷追不舍，我有方法，或者可早点与寇仲会合，那时再行子陵兄的妙计也干遂。”

寇仲藏在山林隐蔽处，收止万念，尽量争取调息复元的时间。

逃离敌人的包围网后，他一口气奔出近百里路，双脚不停的狂奔两个时辰，故意把体内真元损耗至半丝不剩。

此乃行险之计，他估料李元吉的人若要找到他这逃命的专家，绝非短时间能办到，甚至可能已失去追蹑他的线索。

破而后立，败而后成。

《长生诀》与和氏宝璧合成的奇异先天真气，正有这种奇异的特性。

回想起在大海中死里逃生和与宋缺激战后，一次比一次更快复元过来，更坚定他行此险著的决心。

坐下不到半个时辰，他便知选对方法。

一股真气迅快积聚，初起时只是游丝般微不可察，转瞬汇聚成流，振荡鼓动於经脉之间，令他有重获新生的惊喜。

现在已经过近两个时辰的调息，快将功行圆满，身上大小伤口全部愈合，只是肩伤太重，仍隐隐作痛。

太阳降至西山之上，气温渐转严寒。

再走一晚，明朝可抵襄阳。

矣！

那两个小子吉凶如何呢？就在此时，他听到突利的哨子声在左方七、八里处遥传过来。

第十三章 美女灵鹰

十多股浓烟，直冲云霄，覆盖达十多里的范围，遮蔽了星光月色，亦失去鹰儿的踪影。

三人仰望上空，寇仲道：“这招果然妙绝，雀鸟最怕烟火，若昨晚使出这招，我们便不用差点给人把卵蛋也打出来。”

突利道：“子陵非是没有想过，只因昨晚下起毛丝细雨，没办法烧东西，至今天暴晒整日，才可生起这些火头。”

徐子陵道：“现在该怎办，是打还是逃。”

寇仲露出诡异的笑容，道：“你说呢？”

徐子陵道：“若我们这么往襄阳又或北上，早晚会重演昨晚的事，给李元吉和康鞘利的联军截著再狠揍一顿敌人的追蹑，那批突厥人都是追踪的大行家，我从这里把他们的动静看得清清楚楚。”

寇仲道：“有否见到鹰儿呢？”

徐子陵道：“鹰儿在康鞘利的肩头上休息，还套上头罩，模样古怪。”

寇仲笑道：“可能给烟火熏伤了鹰眼，哈！真个妙不可言。”

徐子陵问道：“可汗的伤势如何？”

寇仲道：“他无论内伤外创，都颇为严重，幸好我功力尽复，所以可全力助他行气疗伤，现在他正在行功的紧要关头，只要再有一晚工夫，明天他该可回复生龙活虎的状态。”

徐子陵喟然道：“那想得到我们会和锋寒兄的仇人共患难，今趟可说是出师不利，才离竟陵，便给人蹀上，三人都受伤。”

寇仲淡淡道：“只要死不去就成，我现在愈来愈忍受不得别人对我们的欺凌压迫。李元吉这么联合突厥人恃强来对付我们，这口气我怎都下不了。我可不是说笑的，不论他如何人多势众，只要保持我暗敌明，我便可敦他好看。”

徐子陵道：“你现在是要去起宝藏，不是和人斗气。今次若非突厥方面欠个‘魔帅’赵德言，李家一边的李神通没有来，恐怕我们早完蛋大吉。其实你该感激李元吉才对，不是被他代替李世民，还有得你好受呢。”

寇仲道：“超德言怎会不来？杀死突利对他来说乃眼前头等大事。否则让突利返回属地，说不定东突厥再分裂为甚么！嘿！该是东东突厥或东西突厥，哈！说来多么不顺口。”

徐子陵提醒道：“昨晚敌人虽来势凌厉，但因他们欠缺真正的特级高手，勉强算也只有李元吉和康鞘利两人，所以虽人多势众，但仍给我们以新领悟回来的轻身功夫和配合地势，成功溜掉。但经此一役，李元吉和康鞘利当知自己的不足处，再次碰头对仗时将不会是那么好应付。”

寇仲欣然道：“这个我晓得。有时我的说话会夸大点，但绝不会蠢得去轻视敌人。并实上李元吉昨晚整个布置，从栏河迎头痛击到密林之战，都头头是道，每次都差点可收拾我们。可惜成败之差正是那么的一线之隔。唉！我差点把云帅忘掉，这波斯家伙究竟滚到哪里去1。”

徐子陵道：“轻功愈高者，愈精於探察之道，如云帅晓得颉利想杀突利，他说不定会反过来保护突利性命，东突厥的内部斗争愈烈，督来的不是云师而是他的爱女莲柔，大感意外。尚未有机会说话，寇仲已冶然道：“原来是莲柔公主芳驾光临，公主真个了得，竟有办法寻到这里来。”

莲柔皱起眉头上下打量寇仲好半晌后，微带不悦道：“你这人干甚么啊1。说话凶巴巴的，我偏不答你。若子陵问我，人家才会回答。”

徐子陵大感头痛，早在成都青羊肆的地牢内，他便领教过她看似天真，其实狡猾如狐的性情手段。现在听她说话的语调，又不知在耍甚么噱头。

寇仲却放下心来，莲柔理该尚未找到突利，否则就不用上崖来浪费时间。遂向徐子陵打出著他询问莲柔的手号。

徐子陵虽感到处於下风，但因投鼠忌器，只好虚心向莲柔请教。

莲柔露出得意神色，忽然撮唇尖啸，天空立时传来振翼之音。

两人恍然大悟，暗怪自己疏忽，只去注意康鞘利的鹞鹰，却忘掉云帅是西突厥人，亦惯以鹞鹰为探子。

鹞鹰从高空疾冲而下，带起一阵劲风，倏忽间破空降至莲柔的香肩土。深邃锐利的鹰目闪闪灼灼的打量两人。

寇仲讶道：“这头鹰比康鞘利的细小些，毛色亦较深，是否不同种呢？”

他故意提起康鞘利，是要试探莲柔的反应。

莲柔探手轻抚鹰儿，眼中射出爱怜神色。美人灵鹰，又站在星夜下的高崖上，兼且衣袂迎风飘拂，确有番说不出的动人味况。

徐子陵却大感不安，莲柔和他们是敌非友，没理由这么把鹰儿召唤下来，予他们有杀鹰的良机。

此女智计之高，干会逊於棺棺多少，这么做定大有深意”偏是他一时掌握不到。

莲柔像故意拖延时间般，好一会始答道：“这是只产於西突厥的猎鹰，当然和东突厥人所养的不同。”

徐子陵心中一动，沉声道：“敢问莲柔公主，今尊是否正赶来此处？”

莲柔愕然道：“令尊？甚么叫‘令尊’？人家的汉语不大灵光呢！子陵你须得有怜香惜玉之心，尽量迁就人家才成。”

寇仲醒悟过来，“锵”的一声掣出井中月，哈哈笑道：“好丫头，竟在耍我们，这么把猎鹰召下来，分明在通知你老爹我们的位置。横竖你也非第一次给人生擒活捉，不争在再被擒多一次啦！”

强大的刀气，狂潮般涌往莲柔。

莲柔露出不屑神色，把猎鹰送上高空，往小銮腰一抹，拔出缠在腰间的软剑，迎风一抖，挺个笔直，遥指寇仲，抗衡他可怕的刀气。

徐子陵目光追著升上夜空的猎鹰，只见它不但迅速急旋，还不住呱呱鸣叫。寇仲却对莲柔的软剑大感有趣，笑道：“这样的东西都可用来打架吗？”

说话间，峻的一刀劈出，快逾闪电，正中莲柔软剑。

“当”！

出乎寇仲意料外，本是柔可缠腰的剑，竟毫无花巧地和他的井中月硬拚一招，刀剑交触时还火花四溅。

莲柔往后飘飞，没在崖后。

两人扑至时，莲柔俏立低於崖顶的一方巨岩石，娇笑道：“人家别的功夫或者及不上你们，但轻功一项却绝不在两位之下，你们要不要来和人家捉迷藏试试呢？”

两人现在已可肯定莲柔是孤身一人寻到这里来，且尚未发现突利的藏身处。不过这好景并不能持续多久，待云帅和朱桀的人抵达时，将会是他们未日的来临。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不理多么辛苦，也要在云帅赶到前把她擒下来，那是唯一生路。”

徐子陵尚未回答，一声冷哼，从山腰处响起。

两人心叫不妙时，另一冷哼再又传来，来人已快抵山崖，可见其身法的迅快惊人。

第一章 轻功盖世

寇仲当机立断，喝道：“陵少再擒她一次。”边说边拔身而起，弹向近七丈的高空，登时把山崖和附近杂树丛生的山岭全收在眼底，捕捉到一道快似轻烟的人影从山坡逸出，往莲柔掠去。

寇仲一声长笑，使出“井中八法”中的“击奇”，并中月化为画亮深夜的电掣黄芒，朝来人击去。

徐子陵和寇仲的默契敢说天下无双，寇仲的话尚未出口，他早往莲柔“游”过去。由於他曾有对付莲柔的经验，自应由他负此重责。只要能把莲柔制著，便可与云帅及随之而来的大批朱桀麾下的高手讲条件。至不济也可多拖点时间，好让突利能回复过来，那时跟敌人硬碰硬亦可多点本钱。

此女轻功之高，他早领教过，纵在难以发挥腾挪功夫的密室内，仍令他大绞脑汁，卒要利用她摸不透自己的底子，行险幸胜。目下她却蓄意躲闪，以待乃父驾临，难易当有天渊之别。

他和寇仲有一点是非常接近的，就是从不怕艰难和挑战，面对近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更令他精神提升至巅峰状态，但眼下为的竟是突厥的突利可汗，假若数天前有人作此预言，他定会嗤之以鼻。

莲柔目射采芒，全神注视徐子陵接近的方式，瞧得黛眉紧锁，失去方寸。

只见徐子陵忽左忽右，似走宜线时，其中又暗藏弯曲和比弯曲更巧妙的弧度，这种情况，若出现在兵器的进攻路线上，已臻大家的境界，而竟发挥在身法上，使得身负家传绝世轻功之学的莲柔，一时间亦惊骇欲绝，不知该避往何处。

徐子陵的似缓似快，使她感到无论闪往任何一个方向，都可能正落入对方算中。而唯一生路，或者是全速后退，翻落山坡，与他比拚脚力身法，可是假若徐子陵并不迫来，反与寇仲联手对付云帅，那岂非不妙之极。

她虽对父亲信心十足，仍清楚知道天地间没有人能抵挡得住寇仲和徐子陵联手之威。更大的引诱是只要她父女能缠上两人半晌光景，待援手赶来，将可在这崖岭绝地，把这三人或擒或杀，尽可为所欲为。故一时间芳心的矛盾焦躁，甚么笔墨都形容不出来。

徐子陵正是看准这形势，便要迫莲柔出手硬拚，在某一程度上，这特别的环境形成了一种开放式的密室。

刹那间他游至莲柔左侧与她相隔寻丈的另一方大石上，两手反覆捏出内缚和外缚两印，惊人的气劲形成一股狂猛无匹的力场，全力往被真气推得发衣飘舞，状若御风女神的莲柔攻去。

此时另一边十丈许远处的坡顶土，寇仲刀气已把冲上来的云帅锁定。

他曾目睹云帅天下无双的身法，知道和他比轻功只是个笑话，唯一之计是凭微妙的气机牵引，一开始即迫他放手比拚，无可逃避。他的速度或者及不上云帅，但刀气却肯定可追得上他任何身法的变化，而非云帅一心想去救援爱女，他亦无法制造出这等有形形势。

云帅倏地立定，静若渊岳。

要知他正以疾若流星的高速从山坡掠上山岭边缘，这么说停便停，寇仲虽能以迅速换气勉强办到，但绝难似他般做来举重若轻，潇洒容易。只从这点，便知他比在轻功上已有突破的寇仲至少胜上一筹。

云帅右手一扬，手中多了把形如弯月，金光灿烂，似刀非刀，似剑非剑的奇异兵器，仰脸往寇仲瞧来。

两人络於正面相对。

云帅是那种能令人一见难忘的人，身形并不魁梧，却高挺潇洒，浑身含蕴非凡的力量，气质高贵，外貌只像是比莲柔年纪略大的兄长。

但他真正吸引人处，是那对深且温柔而微微发蓝的眼睛，与其高耸的鹰鼻与坚毅的嘴角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人感到他兼具铁血的手段和多情的内在。

寇仲一刀击下。

“叮”！云帅的弯月刀变为一道迅若闪电的金光，斜斜劈中井中月。

刀氛立即消散。

云帅猛地剧震，往后摇晃，寇仲亦给反震之力，冲得往后抛飞。

如此战果，实出乎双方料外。

对寇仲来说，无论云帅如何厉害，顶多只能化去他的刀招，而他可将接连使出“战定”的百多刀，包保可把对方缠个不亦乐乎，脱身不得。

岂知云帅这一刀看似硬拚，其实却是高明之极的卸招，可借劲使劲，把他带送往山坡后方去。吓得他连忙换气移形，硬是提气后撤，但所有后著却就此报销。

云帅亦是大失预算，他本对寇仲有极高的评估，但心想无论寇仲功夫如何高明，仍难挡他积聚近六十年的功力。那想得到力拚之下，竟占干到任何便宜，心中的震撼，不用说出来亦可想像。

两下呼吸的时间内，他终化去寇仲入侵的气劲，此时寇仲亦翻落一株老松的横枝上，摆开架式，令他坐失援救爱女的良机。

云帅腾身斜起，全力出手。

徐子陵和莲柔的战斗也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如若徐子陵是全心杀死莲柔，这波斯美女此刻不死亦伤。

当日密室之战，徐子陵已可稳胜她一筹，在学得佛门秘不可测的真言手印和击毙“天君”席应后，两人的距离更大幅拉远。不过要生擒莲柔却是另一回事，兼且她奇功怪招层出不穷，配以云帅亲传的轻功身法，令徐子陵也大感头痛。

连避了她狂风暴雨，从不同角度位置攻来可刚可柔的软剑十八招后，徐子陵终守得云开见月明，颇准她的路子，施出“以人奕剑，以剑奕敌”的招数，一掌横劈。“当”！莲柔娇呼声中，软剑惨被击中，甩手掉在岩石隙缝处。

徐子陵一声长笑，闪电欺前，伸指点出，戳向她左肩井的关键要穴。

莲柔不愧得云帅真传，虽是半身氨血不畅、酸麻不堪，犹能娇躯后仰，险险避开指风，再斜飞而起，穿过后方一株老松的两条横枝间的空隙，往山崖的方向投去，姿态美至极点。

徐子陵那有欣赏的闲情，斜冲而起，从老松顶上方掠过，追击在丈许下翻腾干休的莲柔。只要给他抢到可出手的位置，他肯定自己可在数招之内把她手到拿来。

寇仲和云帅在空中以迅疾无伦的手法交换三招后，堕往一块巨岩上再作近身搏击，以寇仲之能，仍被云帅如若鬼魅般难测的身法招数杀得汗流浹背。

如非寇仲经过“天刀”宋缺的“悉心开导”，恐怕早落败身亡。

云帅不但功力深厚，最难应付处就是他那难以捉摸的身法，配合他的

弯月怪刀，每能生出意想不到的变化，教他应付得极为吃力。

弯月刀就像一片片夺命的金云，骤雨狂风的忽左忽右，可前可后地向他摇撼狂攻，使他没有丝毫喘息的机会。

但更吃惊的却是云帅，他虽占尽上风，可是寇仲却每能在毫厘之差间，以玄奥奇异的身法从他本有十成把握的指隙间闪逸出去。他眼力高明，判断出寇仲是藉体内夏气巧妙的运转和变换，生出正反两股力道，致能任意移形换位。不过知道归知道，偏是毫无对付办法，不惊奇才是怪事。

要知他乃波斯的武学宗师，入事西突厥后兼采突厥武学之长，岂同小可，怎知遇上寇仲这年轻小子，全力下仍收拾不了他。假以时日，这还了得，想到这理，不由更生杀机。

“当”！寇仲仰身避过他横削的一刀后，拗腰弹起，照头一刀往他猛劈过来。

云帅回刀挡格，只觉寇仲的力劲如暴发的山洪般狂涌过来，冷哼一声，拖刀卸劲，同时旋身。

寇仲哈哈笑道：“早知你有此一著。”

云帅只觉寇仲的井中月由贯满气劲、重逾万斤突变为虚虚荡荡，不但无力可卸，还使他用错力道，心中大懔，倏地后移，避过寇仲接踵而来的另一刀，手上弯月刀化作万卷金芒，以水银泻地、无隙不入的强攻猛击，向寇仲展开另一轮激烈的攻势。

这套刀法乃云帅压箱底的本领，名为“艳阳刀法”，意即阳光般的刀法，像天上的艳阳那样君临大地，普照天下，灿烂光明，无可抗避。整套刀法由一千零三式组成，每出一招，均有特别的心法、身法和步法配合，自他四十岁创成此法，从未遇上敌手。最特异处是每提一口真气连续施出十刀，然后才换气，所以刀法迅疾，宛似阳光，纵使对手功力比他更深厚，也要因速度比不上他而败亡。

寇仲能迫他不惜耗费真元，使出这套“艳阳刀法”，实足可自豪。

但寇仲却无暇得意，勉强争取回来的少许优势立即冰消瓦解，一时间金芒处处，刀气迫面而来，不要说看清楚对方的招数手法，连确认何者为虚，何者为实亦大有问题。

云帅则像化成一缕没有重量的轻烟，随呼呼吹来的山风飘移晃动，每一刻都不断变换位置，每一刻都从他意想不到却针对他弱点破绽的空隙攻来。

寇仲再不依靠眼睛，只能倚赖感觉，施尽浑身解数，抵挡他铺天盖地攻来的怪刃，并顶著他庞大无匹，逐渐增强的气劲压迫。

兵刃交击之音不绝如缕。

寇仲像一口钉子般紧守方尺之地，死也不肯退避躲闪，深心中知道若和这可怕对手比拚身法，只会加速落败的时间。

云帅在换第五口气劈出第四十一式时，骤听到爱女莲柔的娇呼传来，无奈下云帅狠劈一刀，舍下寇仲腾身而起，暗叫可惜。不过即使杀死寇仲，若女儿小命不保，岂是划算。

一向以来，他都能凭高明的眼力，迅速看破对手的虚实，再以奇招败敌。但宜至此刻，寇仲仍像个摸不到底的深潭，往往使他自以为是必杀的刀招，结果仍徒劳无功，损不到对方半根毫毛。这种窝囊的感觉，最使自负的他感到难受。

他占著主动之势，要退便退，寇仲根本没有办法拦阻。

徐子陵刚追至崖上，凌空下击，岂知莲柔自知不敌，竟退至崖边，娇呼道：“不要迫过来，否则奴家跃下去死给你看。”

徐子陵落在她身前丈许处，尚未有机会说话，莲柔竟两掌翻飞，全力反击。

同一时间背后上空刃气压体，寇仲的大叫传过来道：“陵少小心，老云来哩！”刹那间他从占尽上风，陷入腹背受敌的劣境。

换过是一般高手，此际定会往横闪移，先避此燃眉之劫，但如此一来，他父女乘势而来的联手攻击必然非常难挡，极可能未捱到寇仲来援，他早一命呜呼。兼且他清楚只要挡过他们父女这天衣无缝的一下夹击，寇仲将会及时赶至。

徐子陵冷哼一声，转身背向，往从崖边攻来的莲柔硬撞过去，就像要把自己送上去给她练掌劲似的。以莲柔的刁钻多诈，亦不由愕然，天下那有如此自尽式的招数。

徐子陵一对虎目立时给云帅弯月刃的金芒注满，这把怪异的金刃正依从一道能把其特异形制性能发挥致尽的弧形轨迹，从上而下画破山风，挟著可把人经脉摧毁压裂的庞大气劲，随云帅临空而来。

徐子陵不由心叫侥幸，若只分出一半精神和气力来应付这高速玄奥兼且是云帅全力出手的一刀，必是非死即伤的结局。

莲柔的一对纤掌，亦来至背后三尺许处，若给她印实背脊，保证甚么护体真气都不管用。

“咄”！真言猛吐，仿似从九天之外传来，又像平地起个轰雷，云帅和莲柔摔不及防下，无不耳鼓轰鸣，心神受制。

莲柔受的影响明显比云帅大得多，娇躯剧颤，身法一滞，在比原来速度缓了一线下才印上徐子陵的背脊。

徐子陵重施故技，先学罗汉的四肢伸张，把侵体的真气从四肢指尖散发大半，再一旋身，神迹的转到莲柔的粉背之后。

莲柔登时魂飞魄散，刚才仍是余音震耳之际，她两掌同时击在徐子陵的宽背上，最令她难明白的事发生了。

徐子陵的外袍在眨眼的高速下似是轻震三下，但莲柔灵敏的手却清楚感觉到这清秀俊伟慑人的汉族年青高手的衣袍事实上是连续涨满和紧缩达三次之多，每次震荡均把她的掌劲消解了部分，到她双掌拍到他背脊处时，她仅馀的掌劲竟不到原本的五成。尤有甚者，足无法击个结实，就像想用力去抓泥掉里的泥鳅，愈用力鳅儿溜出掌握愈快。

来不及变招下，她眼前一花，面对的再非徐子陵的背脊，而是乃父迎面劈来仿似天上木阳的弯月刀。

徐子陵暗叫侥幸，他若非学晓大金刚轮印法，又借体内奇异的真气把大金刚轮*转动*三次，绝无可能化解莲柔凌厉的掌劲，趁与莲柔互相错开的短暂光景，他迅速运转体内真气，化去莲柔所有入侵的气劲，在离开莲柔娇躯五尺许远时，他的真气已完全回复过来。那肯错过这千载一时的擒敌良机，倏地停步转身，右手探出，往正朝乃父迎去的莲柔隔空展爪，五指生出吸摄之力，只要莲柔对乃父刃光作出本能的退闪反应，他将可因势成事的把她手到抓来，在这近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完成这极有可能的“美事”，反守为攻。

寇仲则人刀合一，正从三丈外的高空流星般投过来。

云帅陷入措手不及的狼狈情况下，那想得到陷身绝境的徐子陵能一下子把整个劣势完全扭转过来。

不过他乃武学的大宗师，一眼瞧穿徐子陵欲擒爱女的企图，临危不乱，外袍暴振，竟临时改向，宜飞变为迴飞，微绕一个弯，避过爱女，原式不变的往爱女背后的年责敌手攻去。

金芒大振，直朝徐子陵卷至。

徐子陵思虑无遗，更因早见过他凌空一飞的绝技，心中已有预防，当机立断下，改抓为掌，暗捏宝瓶印诀，气劲骤改，化吸扯为推撞，宝瓶气劲透掌涌出，推得莲柔脚步踉跄身不由主的往前冲去。

又大喝一声“咄”，两手变化出万千印影，最后反覆使出内外狮子印，迎上云帅的金刃。

“当当”连声，刹那间徐子陵连挡云帅劈来的十刀，寸步不移地抵著这轻功盖世的波斯武学大师。

莲柔娇呼传来。

云帅借力弹上半空，再落下时，莲柔早落入寇仲的掌握中。

风声连响，十多道人影，出现在崖后的树石之间，已是来迟一步。

第二章 迦楼罗王

寇仲扯著娇柔无力靠在他身上的莲柔往山崖边缘移过去，云帅眼睁睁的瞧著，目露杀机，显是动了真怒。若非徐子陵在旁虎视眈眈，说不定他会凭绝世轻功行险一试。

到寇仲与徐子陵会合后，后来的那十多人中有三人拔身而起，落到云帅之旁，认得的有“四川胖贾”安隆和“毒蛛”朱媚，馀下一人乍看毫无特异之处，中等个子，身材适中，不蓄胡须，但徐子陵和寇仲都感到这是个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人物。这不单因他目带邪芒，更因他的身法气度，绝不在安隆之下。要知安隆乃位列八大邪道高手的人物，只凭这评估已可知此人非是易与之辈。

云帅却像看不利其他人般，精光闪闪的眼神仍盯著寇仲，冷然喝道：“放开她！本人可予你们公平拚斗的机会，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寇仲和徐子陵可说是从小给吓著大的，怎会将他威胁的言语放在心上，对视一笑，前者哈哈笑道：“枉你身为一国之上师，这么可笑的话竟然从尊口说出。我们既是凭真功夫把你的宝贝女儿生擒活捉，想放人吗？请拿出些真功夫来给老子看看。”

安隆往他们瞧来的目光凶芒烁闪，显是勾起旧恨深仇，却没有说话，摆明是要尊重云帅的决定。

朱媚亦是眼含怨毒，狠狠道：“你两人都算有头有面，这样挟持女流之辈，算甚么英雄好汉。”

寇仲的真气终成功制伏莲柔体内所有反抗的气劲，使她连眼睛都睁不

开来，更不用说要移动或说话，全赖他抓著她玉臂始不致软倒地上。他闻言好整以暇道：“媚公主你这番话确令人费解，首先我和陵少只是江湖混饭吃的小流氓，从来都不算甚么英雄好汉，其次女流之辈也可分很多种，假若能把祝玉妍挟持，恐怕任谁都只会赞你厉害了得，媚公主以为然否。”

朱媚登时语塞，尚欲反唇强辩，她旁边那中年人轻拍她一下，朱媚立即乖乖的把吐至唇边的说话收回，只怒瞪寇仲。

徐子陵和寇仲大感奇怪，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朱媚这么听他的话。

四人身后的高手早散向四方，把山崖围得水泄不通，两人除非跳崖逃走，否则休想离开。

犹幸对方尚未知突利正在后崖秘处疗伤，否则两人定要大感头痛，这正是寇仲阻止莲柔说话的作用。

云帅忽然朝那中年男子瞧去，那人微笑道：“云国师可自行决定，朱某无不遵从。”

两人心中剧震，络猜到来者乃朱媚之父，自号“迦楼罗王”的朱桀。只看他纵於国务繁重、兵凶战危的当儿亦抽身来对付他们，可见对他们仇恨之深，即使倾尽天下江河之水，也难以洗脱。

云帅目光回到寇仲身上，沉声道：“开出放人的条件来，不要太过份。

别忘记你们汉人有两句话，就是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寇仲微笑道：“这才是实事求是嘛。条件很简单，就是贵方人马在明天黄昏前不得来找我们麻烦，更不可派人或鹞鹰来监视我们。唉！我本想要你把鹰儿杀掉，但这要求对可爱的鹰儿实在太残忍，只好将就点算了。”

包括云帅在内，朱桀方面人大感愕然，非是条件太苛刻，而是因条件太好和太难拒绝。

只有徐子陵心中明白，寇仲需要他们这张牌，好进行以战养战和利用之以制衡其他势力。不过这和玩火没多大分别，一个不好，就有自焚之祸。

云帅点头道：“假若你肯立即释放柔柔，本人以西突厥国师之名作担保，必如你所愿。”

寇仲笑道：“这又有何难哉，大家就此一言为定。”

拦腰抱起莲柔，轻轻松松的把整个波斯大美人向云帅抛来，莲柔在空中不住翻滚，动人的胴体妙曼无穷，直至她安然落入云帅臂弯中，在场众多男人的心神才回复过来。

安隆和朱桀仍是木无表情，丝毫不透露内心的情状，朱媚一对美目却亮起来，不住向安隆打眼色，显是希望毁诺出手，一举把两人收拾解决。

云帅略一检视，知女儿只是经脉受制，经过行气活血即可复原，双目精芒大盛，朝两人瞧去，点头道：“两位好好珍惜这半夜及一天的光阴，本人必雪此恨。”

话毕就那么横抱女儿掉头而去，一阵风般消没在山坡之后。

情况立时变得非常微妙，由於云帅并没有招呼其他人一道离开，生似他们是否动手对付两人，全交由朱桀决定，气氛转趋紧张。

朱媚更是眸珠乱转，跃跃欲试，正要鼓励乃父出手，竟给安隆一把拉住，这大胖子竖起拇指赞道：“英雄出少年，两位小兄弟果然了得，安某人佩服佩服，只可惜难逃英年早逝之厄，就此拜别。”

拖著绝不情愿的朱媚，转身离开。

朱粟亦往后退开，长笑道：“我们间的事只能以一方溅血曝尸来解决，两位珍重啦！”

眨眼间，敌人走得一乾二净，山崖回复宁静，星空当头下，寇仲苦笑：“我是否做错了？”

徐子陵搭著他肩头，离开崖边，欣然道：“你当然没有做错，照我看你已赢得云帅的尊敬。”

寇仲愕然止步，不解道：“尊敬？你是否哄我，难道你听不到他走时口口声声必雪此恨吗？”

徐子陵分析道：“云帅只是为了朱梁父女和安隆才会对付我们，他的目标该是突利，与我们并没有真正解不开的仇怨。刚才你表现得那么爽快大方，对比下朱桀安隆一向的作为更显得卑鄙低下，所以他才故意不顾而去，没留下半句话，看看朱梁安隆等人会否尊重他的承诺。”

又道：“况且我们一直没对他的宝贝女儿施辣手，老云是鸡吃放光虫，心知肚明哩！”寇仲心服道：“经陵少这么分析，我也深有同感。不过照我看老云这波斯家伙生性高傲，绝不肯接受挫折失败，所以他仍会全力追击我们，此事后患无穷。哈！那波斯女确是动人，真舍不得将她送还，搂在怀内不知多么舒服。”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你不如把精神留著想办法应付她父亲大人的快刀，单扛独斗，我们仍稍逊老云一筹。”

寇仲双目亮起来，点头道：“和老云动手确可以学得很多东西，横竖有空，让我们研究切磋一下吧！”

徐子陵沉吟道：“首先我们要好好思量的，就是为何他能比我们快速，只要想通此点，我们并非没机会胜他。”

寇仲扯著他又走回崖边，到两人四脚悬空的坐在崖缘处，广袤的空间以星空和大片的原野作无垠的扩展，登时令他们心神开朗，焕然一新。

寇仲沉默片刻，始油然道：“我和他交手的时间比较长，感觉特别深刻，此刻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敢肯定他之能使出这快速迅疾的刀法，是基於三个理由。”

徐子陵深吸一口迎面吹来的强劲山风，饶有兴趣的道：“说来听听。”

寇仲欣然道：“今趟我们重逢并肩北上，有空闲时从不放过研究武功的机会，可见只有在压力下，人才会力争上游，奋斗不懈。”

徐子陵同意道：“这叫自强不息。不过若没有像云帅这类刺激，我们绝难像这两天般不断有新突破，以战养战，正就是要作这样的追求。唉！我好像要给你引得岔开话题了。”

寇仲笑道：“好吧！言归正传，云帅的刀法之所以能既快速又劲道十足，皆因他能以圆为直，此亦是他那把怪刀的特性。除非我们能似他般也弄把这样的弯刀，否则只会画虎不成反类犬。”

徐子陵点头道：“这确是其中一个关键，弯刀转动变化的速度当然比直的刀子快上很多，更可利用其旋转破空的特性，配以独特的手法，此点真的是我们无法偷师的。”

寇仲道：“但亦非全无办法，你的手法一向以直为主，若多加点弧度圆角，会更是变化无方，陵少可多加考虑。”

徐子陵动容道：“这提议相当不错。”

寇仲道：“其次就是他的身法步法，这方面我们怎都低他一筹。你有甚

么办法加以汲收改进，否则再遇上他时，仍只是看捱得多久局面。”

徐子陵露出苦思的神色，忽然剧震道：“我想到啦！”寇仲大喜道：“小子真行，连这近乎没有可能的事都给你勘破。”

徐子陵双目异采连闪，望往崖下黑沉沉一片的密林草野，徐徐道：“还记得那趟在学艺滩跳崖成功，终练成乌渡术的情景吗？”

寇仲露出缅怀的神色，又疑惑的道：“那跟这些有甚么关系？”徐子陵别过头来瞧他道：“我是指从崖顶跃下去时的那一刻感觉，全身虚虚荡荡似的。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当从一点移往另一点时，惟恐力道不足，故全身劲气贯脉，既费力又拖慢速度，假若我们只须在移动之初发劲，就像跳崖时那样子，明白吗？”寇仲倏地弹起，然后“喽”的一声飘往三丈远处，大嚷道：“成功哩！”徐子陵心想难道真的这么容易，不过寇仲刚才的飘身，确比平时快土一点，猛一运转真气，体内正反力道推动下，立即腾身而起。

他再不像往常般继续运动，任由开始的力道带得自己往寇仲投去，全身虚飘若羽毛，没有半点重量似的，到落在寇仲身旁再运动另一股真气，略一点地，斜飞而起，横过近七丈的辽阔空间，落在崖后一株老松横伸出来的粗干上。一重一轻，深合天然息养之道。

这是平时无法办到的，更远没现在般轻松容易，像不费力似的，且用不到往常一半的劲气。

寇仲一声长啸，冲天而上，双手抱膝，连续十多个翻腾滚转，落在徐子陵旁。

两人齐声长笑，充满欢愉满足的味儿。

事实上他们自目睹云帅绝世的轻身功夫后，千方百计改进这方面的不足，宜至想通这心法，才功行圆满。

换过是其他人，就算想得此点道理，亦无法做得成功，试问谁能像他们般把体内真气操控自如，收发由心。

寇仲笑罢道：“第三个条件是体内真气运转的窍妙，为今我们既刚刚学晓，就再不用费神去想。”

徐子陵倏地移往横干外虚空处，一个筋斗，左右脚连续踢出，疾攻寇仲胸口，后者不慌不忙，退离树干，两掌封格，“砰砰”两声，借力来到徐子陵头顶上，井中月离背出鞘，旋斩徐子陵，叫道：“老云最厉害是有力借力，无力借力这八字真言，看老子的功夫。”

徐子陵急速换气，右掌扫出，虽然命中共中月，却有无法用力的难过感受，皆因大半力道给寇仲以巧妙的手法和气劲卸开。

寇仲大笑道：“这才是真的！”

井中月微荡开半尺许，又迴刀劈至，速度比上一刀迅疾多了，显然不但掌握到卸力的法门，还有借力的窍妙。

徐子陵往下堕去，左掌上托，掌劲迎上井中月的刀锋。

“蓬”！

寇仲给冲得往土弹升时，徐子陵右拳疾出，在双足触地的刹那，拳风才冲天而起，疾击寇仲。

寇仲横移避过拳劲，落在离他三丈的山岩上，骇然道：“你怎能在捱我一刀后，这么快便能反击？”徐子陵微笑道：“这是另一种借力，我吸收你少许力劲后，再回赠给你，天地间恐怕只有我们从《长生诀》与和氏璧得来的武功才能办到。”

顿了顿后，续道：“当日在往巴蜀的栈道上，官妖女曾借我的身体和尤鸟倦过招拚搏，那时我记起与你和老跋吸取和氏璧内异能的经验，把棺妖女这份功力偷偷藏起，所以你刚才提起借力之法，我灵机一触，故能活学活用，练成这天下无双的借功大法，就算云帅看到，也要教他慨叹我们已青出於蓝。”

寇仲动容道：“这确是旷古绝今的奇学，假若真能运用得出神入化，就算对手比我们强，只要招式高下相差无几，我们将可立於不败之地，看刀！”疾标前抢，井中月化为一卷黄芒，直取徐子陵。

徐子陵明白他心意，卓立不动，双掌推出。

“蓬”！寇仲刀沿砍中他双掌后，略一回收，劈出第二刀。

徐子陵笑道：“成啦！”横掌扫出，卸开刀劲。

寇仲大喜，凌空一个翻腾，嚷道：“试试大家同时借劲，看看有甚么后果？”“当”！

两人齐声闷哼，一往后挫，另一则给反震上半天，竟是谁都借不到半分劲力，毫无花假的全力硬拚一招。

寇仲落回地上时，发觉肩下伤口因用力过猛以致扯裂冒血，连忙叫停，且道：“是时候去看看我们的小可汗啦！”

突利的声音从崖后的密林传来道：“多谢寇兄关心，小弟早已复原，只因目睹两位老哥练功正紧，不敢打扰吧！”

两人大喜下，气色回复正常的突利手持伏鹰枪落到两人侧处，欣然道：“适才发生的事，我听得一清二楚，只因行功至紧要关头，不敢中断，两位老兄对小弟的大仁大义，实令小弟汗颜惭愧。”

寇仲讶道：“听可汗这么说，似乎是对我们做过些甚么亏心事，否则何用愧疚。”突利一揖到地，坦然道：“单是突利把养鹰练鹰之法保留藏私，已是大大不该，今趟突利若能安返敝国，必使人送少帅一头异种良鹰，好使少帅能以之在战场上克敌制胜。”

今次轮到寇仲不好意思的道：“我要可汗教我练鹰之法，只是贪玩的戏言，可汗不必因此背弃祖先的遗训。”

突利微笑道：“少帅确是心胸广阔，不贪不求。但突利话已出口，绝不反悔。另一使小弟感到惭愧的，是没有向两位透露小弟根本没有返回关中的意思。”

两人大感错愕。突利压低声音道：“我的目的地是洛阳而非关中，因为敝国刻下有个庞大的贸易使节团，正在洛阳与王世充作交易，稍后才转赴关中，负责者与我有密切关系，只要我能与他们会合，可转危为安。”

徐子陵皱眉道：“如此我们该恭喜可汗才是，可汗不须为此介意。”

突利摇头道：“两位对小弟义薄云天，不计较利害得失的所为，深深把小弟打动。所以我已改变主意，决定只要潜抵洛阳，将全力掩护两位进入长安。表面上这使节团只代表颀利的方面，连康鞘利和超德言都不会起疑，李家更不敢截查，实为人关的万全之策。至於行动的细节，还须两位动点脑筋。”

寇仲哈哈笑道：“趁日出前，我们不若先赶他娘的百来里路，到早膳时再谈吧！哈！”

第三章 强横霸道

汉甫乃襄阳和竟陵间另一城市，规模虽及不上襄阳和竟陵，但由於位在汉水之旁，紧握水陆要冲，故非常兴旺。

此城虽在江淮军的势力范围内，却不是由杜伏威直接管治，而是交由当地帮会自行处理城内事务，有点像襄阳城的情况。

这天黄昏时份，寇仲等赶了整天路后，来到往汉南的官道处，若沿官道再走十里，便可进城。

因怕被李元吉和康鞘利方面的探子发觉行踪，他们专拣荒山野岭赶路，到此刻大有重回人世的奇异感觉。

透过官道旁的密林朝外瞧去，见到官道另一边开出广阔的旷地，以木竹搭起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棚子，聚集过百商旅行人，还有停泊在路旁空广处的驴车马车。棚子有卖茶的，也有提供膳食的，闹哄哄一片。

寇仲愕然道：“甚么一回事？”突利解释道：“这是到汉南西面最后一个大驿站。汉南以西所有城镇的商人，若想把货物从水路运往其他南北大城，善价而沽，都要先把货物运到汉甫，故而这条官道一向都这么人车往来不绝。”

寇仲不由想起龙游帮，点头道：“原来汉南是转达的中心，难怪如此热闹。嘿！我们要不要在这埋吃我们迟了近四个时辰的早膳呢？”突利皱眉道：“这么跑出去，怎逃得过敌人的耳目，我敢写保书这几个食棚内必有李元吉的探子在监察往来的人。”

徐子陵微笑道：“东躲西逃终不是办法。由於目下追捕我们的两批敌人，均有能在高空认人的猎鹰，走荒山野岭的路线未必是最安全的。”

寇仲叹道：“陵少所有的想法和计策都是别出心裁，教人料想不到。给陵少这么一说，引发小弟另一个更大胆的策略，担保敌人要手忙脚乱，失去方寸。”

突利愈来愈习惯两人出人意表的行事方式，欣然道：“快说来听！”寇仲功聚双目，灼灼的眼神在几个棚屋来回搜索，沉声道：“你们说那些人该是李元吉派来的探子。”

突利定神瞧去，只见聚在其中三个棚内的人大部份都携有兵器，一副在江湖上混饭吃的样子，大感头痛道：“这个很难说。”

寇仲得意道：“陵少怎说。”

徐子陵笑骂道：“有屁就放出来吧！在肚里面不辛苦吗！”突利不禁莞尔，本是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

寇仲好整以暇的道：“这三个棚子只有左边的面食铺靠门那三张台子占的位置最佳，能一眼无遗的看到官道两端的情况。所以若有李家的人，必是其中一台的食客。”

两人依言瞧过去，三张台子各坐四至六人，其中一桌已用过膳食，正在喝茶闲聊，六个大汉人人体型骠悍，干时以目光扫视往来的商旅路人。

寇仲长身而起，道：“来吧！再加上他们骤见我们时的反应，包保没有冤枉错人。”

三人忽然出现在那目标食棚之外，大步进入，六名大汉同时色变，下

意识的垂低头，避免和他们目光相触。

由於三人形相特异魁梧，突利又不像中土汉人，登时吸引到棚内大部份人的注意。

寇仲一把抓著正匆匆在面前走过的夥计，高声道：“给老子找张乾淨阔大的桌子。”

若非见寇仲一副江湖恶少的骇人样儿，夥计定会破口大骂，这刻只能低声下气的苦著脸道：“大爷你也看到啦！所有桌子都坐了人，大爷和贵友若不想分开搭坐，请稍待片刻好吗？”

寇仲一手指著怀疑是李家武士的六名大汉的桌子粗声粗气的道：“这张桌子不是可以腾出来吗？吃完东西还赖在那里干甚么？”整座食棚十三张桌子五、六十人顿时静得鸦雀无声，连初出江湖混的人亦知寇仲三人是存心挑衅，且是冲著这表面看来人多势众，实力较强的六名大汉而来。

六汉立即脸转颜色，十二只眼睛怒火闪闪。

夥计进退两难时，其中一个大汉站起来放下一串碎银，勉强笑道：“兄弟们，走吧！”其他五人一言不发的随他匆匆离去，这结果大出棚内其他客人意外，亦猜到寇仲三人很有来头，不是易与。

寇仲若无其事的招呼突利和徐子陵两人坐下，点了酒菜。

此时棚内大致回复早先的情况，但再没有人敢像先前般高声谈笑，对三人大生顾忌，更有人赶著结账离开，剩下许多吃剩的饭菜。

寇仲像全不知身旁发生的事般，凑近突利问道：“你那个在洛阳做生意的使节团头子，是否真像你说的那么靠得住。”

突利道：“你可以放心，这人名叫莫贺儿，是契丹族的人，我曾有大恩於他，把他和族人从铖羯人手上救回来，而此事突利并不晓得，所以我才这么有把握。”

徐子陵道：“他究竟是代表契丹还是你们突厥？”突利道：“主要是代表契丹，但因他是突利汗廷的‘次设’，所以你们中土各国亦视他为我们东突厥的使臣。”

寇仲头痛的道：“甚么是‘次设’。”

突利道：“我们汗廷的官称有叶护、次设、特难、次俟利发、次吐屯发等凡二十八等，叶护等若你们的宰相，次设该等於部级大臣。莫贺儿乃契丹的王子，不须在汗廷出力，任官只是表示向我们臣服的一种姿态。”

徐子陵不解道：“西突厥的大汗叫统叶护，岂非以官名为名字。”

突利解释道：“他在当大汗前是西突厥的叶护，当上大汗仍沿用此旧名，谁敢说他？”寇仲正要说话，在食棚另一角一把娇柔好听的女子声音响起道：“江湖多恶人，我吕无瑕却从未见过有人比这三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更惹人讨厌，大师兄以为然否？”另一把男声答道：“师妹未见过，愚兄怎会见过呢？不过有胆到汉南来生事，恐怕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三人那想得到在现今的时势下，尚有这种‘路见不平，警恶惩好’的侠女侠士，均为之哑然失笑。事实上他们刚才早留心到此双男女的存在，不是因女的长得标致，而是因为他们占坐两张桌子，陪著他们的十一个年青男子的衣饰兵器整齐划一，颇有气派。

突利低笑道：“他们该是天魁派的人，此派乃本地第一大派，在汉南、襄阳、南阳、腴阳均开设有道场，弟子过万，掌门‘环手刀’吕重在江湖和政府颇有影响力量，这师兄妹用的都是环首直身的长窄刀，该是他的嫡传弟

子无疑。女的又是吕姓，应是吕重的女儿。”

寇仲和徐子陵太讶，想不到突利对中原的事，比他两人更清楚。

与吕天瑕同来的众男子此时纵声哄笑，充满嘲弄的味儿。其他人则静默下来，等待接踵而来的好戏。因不知内中原委，棚内众人对寇仲三人的强横霸道，都深感不满。

徐子陵放下吃完的面条，捧起清茶，边呷边道：“李元吉和康鞘利出师无功，此刻知道我们在这里出现，会掣出甚么法宝。”

突利像忘记了吕无瑕等人的存在，更不理己方三人变成众人目光集中的目标，说道：“就算李元吉是只知勇力的傻子，康鞘利亦该察觉缺乏真正高手的缺点，所以这两天必会设法召集高手，好一举把我们歼灭。就像上战场，无论有多少兵马，必须有一支绝对忠心的精英亲信，才能带起整个局面。”

吕无瑕的声音又响起，隐含滇怒的冷哼道：“刚才还学人作威作福，现在忽然却变成缩头乌龟，一声不吭的。”

她师兄哈哈笑道：“师妹息怒，让愚兄要他们来向你叩头认错。”

寇仲也像听不到他们对答般，自顾道：“假设‘魔师’赵德言真在附近，当然会来趁热闹，除此之外还有甚么硬手？李元吉当然不会求李小子派出‘天策府’的高手吧？”突利肃容道：“你们可知南海派的人在独孤阔穿针引线下，比李密更早一步依附李渊，南海派的年青派主梅洵还与李建成打得火热，把妹子梅玲送给李建成做妃嫔。”

两人想起“南海仙翁”晃公错，均感愕然。

寇仲皱眉道：“梅洵定是笨蛋，有李世民这种明主不投靠，却去和李建成混，放著是太子又如何。”

衣袂声响，吕无瑕那边四、五人起立，昂然朝他们走来，一副吃定他们的模样。

突利视若无睹的道：“此事那到梅洵选择，世民兄根本不赞成与南海派结成盟友。因为南海派的目的是要借李家之力荡平南方最大的宿敌宋缺，凡有脑袋的人均知宋缺是不该惹的敌人，只有李建成急於扩张势力，才会招纳南海派。”

徐子陵眉头大皱道：“那岂非来对付我们的人中，将极可能有南海派和独孤阔的高手在内？”在大师兄领头下，五个天魁派的弟子在突利背后扇形散开，大师兄连一般江湖礼节都撇到一一旁，就那么气焰迫人的向三人喝道：“你们自己走出来，还是要给我们轰出来？”突利眼中杀机大盛。

他身为东突厥可汗来，到中原后尽管李密、王世充之辈见到他都要打躬作揖，这几天虎落平阳早憋足一肚子怨气，现在连天魁派的小辈亦来向他呼喝辱骂，那还忍受得住。

徐子陵知突利给激起血液中的凶性，探手按上突利手背，示意他切勿轻举妄动，接而向寇仲打个眼色，著他摆平此事。

寇仲哈哈笑道：“这位兄台长得一表人材，不知是吕重老师的甚么人？”大师兄尚未答话，吕无瑕娇美的声音传来道：“大师兄勿要受他们蛊惑，爹怎会认识这些下三滥的人。”

大师兄有点尴尬的回头瞥吕无瑕一眼，脸转回来时立即拉长脸孔，沉声道：“本人乃吕重座下大弟子应羽，三位是那条线上的朋友。”

他终是出身名门大派，对方既然叫得出吕重之名，当然先要弄清楚对方的身份。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三人不但没有丝毫害怕的神态，还沉著冷

静，一派高手风范，深深镇慑著他。

寇仲嘻嘻笑道：“吕小姐真厉害，连我们是下三滥的小混混这么秘密的事都晓得。索性一并透露给小姐知道，刚才给我们赶走的更是下四滥的人，只因小姐不知道这秘密，才以为我们是坏人吧！其实我们都像小姐和贵大师兄般，乃行侠仗义的江湖好汉，大家都是同一道上的人。”

徐子陵忍俊不住，为之莞尔。

突利瞧到徐子陵的表情，恍然醒悟寇仲绕了一个大弯来回敬吕无瑕，暗指大家都是下三滥的人，不由怒火消敛，心中好笑。同时生出警惕，知道若论胸怀，自己实及不上他两人。

天魁派中首先醒觉的是吕家小姐，娇叱一声从座位弹起来，怒道：“竟敢绕弯子来骂人。”

其他师兄弟见小师妹大发娇颠，纷纷随她起立，充满剑拔弩张，风雨欲来的意味。

最外围两桌的客人恐殃及池鱼，又舍不得错过看这场热闹，都离座后站在棚外观看，岂知寇仲伸手拦著嚷道：“不结账的不准走，难道要老子掏银两请客吗？”对寇仲这种“侠义”行为、应羽等人不帮著拦阻不是，拦阻又没有道理的，大感进退不得。

众食客乖乖结账时，吕无瑕在其他六个师兄弟簇拥下加入应羽的队伍中，顿时声势大增。

寇仲一本正经的迫人付款给战战兢兢的夥计，边向杏目圆瞪的吕天瑕笑道：“小姐凭地多心，我只是指大家都是侠义道中人，刚才那些都是朱粟的手下，为朱桀到汉南打家劫舍探路，我们把他吓走，正是要为汉南尽点棉力。”

听者无不色变。

汉南位於汉水南渍，汉水北行过襄阳后分叉为由东至西的唐河、淳水、涅水、朝水四道支流。朱粟迦罗国定都於清水西岸的冠军城，对襄阳一向虎视眈眈，但由於襄阳城兵强城坚，又有钱独关坐镇，加上朱粟为应付萧铣和杜伏威已是自顾不暇，故拿襄阳没法。但他觊觎之心，路人皆见。

如论声誉，朱桀不会比曹应龙为首的流寇好多少。若他领兵来攻，汉南确是大祸临头。

而要攻下襄阳，汉甫、南阳这些襄阳甫北的水道大城，乃必争之地。

寇仲因深明此点，才把李元吉的人说成是朱桀的人，好混淆是非。

应羽剧震道：“此话当真？”另一人间道：“三位高姓大名。”

吕天瑕怒色敛去，现出半信半疑的神情。直到此刻，她才用心看清楚三人，徐子陵固是俊逸潇洒，寇仲则雄奇英伟，突利虽霸气十足，亦是充满阳刚的男性魅力。这么特别的三个人聚在一起，顿然使她敌意大减。

寇仲微微一笑，尚未有机会说话，急骤的蹄音自远而近，汉南的方向尘土卷扬，十多骑全速奔至。

徐子陵和突利交换个眼神，均心中大讶，李元吉既知他们实力，仍敢这么赶来和他们作正面硬拚，而非是召集所有人手后始部署围攻，当有所恃。

寇仲眯起一对虎目遥察敌势，油然坐回椅内去，举杯微笑道：“小弟朱桀之外的另一批敌人来啦！各位若肯给点面子我寇仲，请立即离开，这一趟由我请客，以免平白无端的卷进此浑水去。”

“寇仲”两字出口，真的是如雷贯耳，镇慑全场。

此时已可见来敌体型外貌，领头者正是李阀出类拔萃的高手李元吉。

吕天瑕惊异不定的瞧瞧急驰而来的骠悍骑士，美目又来回扫视三人，以她自己也难以解释的心情问道：“来的是甚么人？”棚内众食客早作鸟兽散，一窝蜂的拥离食棚，情况异常混乱。恐慌像瘟疫般散播开去，整个驿站忽然陷入人人自危，赶快逃命的气氛情绪中。

寇仲柔声答道：“来的是李渊三子齐王元吉，对在下上关中寻宝一事，吕姑娘该有所闻。”

徐子陵见李元吉等正奔入驿站的范围，皱眉向应羽道：“应兄请立即领贵同门离开此是非之地，以免生出不必要的麻烦。”

应羽露出尊敬崇慕的神色，於此紧张关头，终显示出大师兄的风范，抱拳施礼，扯著颇不情愿的吕天瑕，在李元吉等一行十五人在棚外十多丈外甩蹬下马，气势汹汹之际，匆匆离去。

第四章 齐王元吉

当李元吉率众向寇仲等大步走过来时，棚内除三人外再无其他食客，拿了寇仲“赔偿金”的食棚老板更跑得比谁都要快。

事实上整个驿站的人无不尽速离开，皆因都知这并非一般的江湖仇杀，而是李阀和少帅军的斗争。

寇仲把杯子在桌上摆出一个三角形，好整以暇的道：“这是最厉害的阵势，每一个人都可变成阵式的锋尖，随时变阵。”

徐子陵不由想起跋锋寒，这正是当晚在洛阳等候师姐暄因和氏璧来向他们兴问罪之师凝好的突围方法，不过因形势变化，派不上用场，终在今天用上，而跋锋寒则变成突利。

寇仲续道：“可汗的伏鹰枪最擅攻坚，若无后顾之，定能把枪的长处尽情发挥，故突围之初，可汗负责打头阵。”

李元吉等一行共十五人，在棚外四丈许处立定，扇形散开，遥对三人，并不急於进攻。

三人这才朝敌人瞧去，出奇地见不到康鞘利或其他突厥武士，认得的有本是李密爪牙的“长白双凶”符页、符彦昆仲，这两人武技高强，显示李元吉应援的高手已至，难怪放在闻风后毫无顾忌以逼人姿态赶来动手。

对寇仲和徐子陵来说，其他人都初次碰头，而特别吸引他们注意约有三个，其中以-个又矮又瘦的老头儿形相最怪异，这老家伙身高只及高大威武的李元吉肩头，以皮包骨，像只要风大点就可把他刮上半空的样子，可是从他闪闪的眼神可看出此人的内功已臻登峰造极的境界，属於杜伏威、李密那一级的高手。且看他傲立李元吉之右，腰佩良剑，神态悠闲舒适，便知他并不把三人放在眼内。

突利见两人打量此君，低声道：“这人叫老猴儿李南天，是李阀内元老级的高手，李渊的堂兄，更足李渊近卫的头子，想不到连他都来了。”

寇仲问道：“在李元吉左边那两人是谁。”

突利道：“那背负大刀，长得一张马脸的人汉叫 雷霆刀 秦武通，是唐廷的著名猛将，一手 雷霆刀法”名震漠北，与天策府的庞玉、尉迟敬德等人齐名。另一个穿黑衣用枪的叫丘天觉，乃李建成的宠将，武功尤在秦武通之上，乃关中本地崛起的年轻高手。”

寇仲和徐子陵深悉庞玉等人的厉害，突利这么作了比较，令他们清楚掌握到这三人的武功深浅，同时明白到李元吉这般信心十足的原因。

其他九人看模样无不可列入高手之林，论整体实力已足可把三人远远抛在后方，何况李元吉的援兵正源源赶至，所以急於动手的该是他们而非李元吉。

寇仲长身而起，大笑道：“李元吉你既自命不凡，可敢和我寇仲单打独斗一场。”

李元吉身后一人抢出，掣出刀体弯长的柳药刀大喝道：“杀鸡焉用牛刀，寇仲你想寻死还不容易，就让本人来成全你。”

寇仲尚是首次遇上使柳菜刀的对手，哈哈笑道：“竟敢在关爷面前舞大刀，我就拿你来热热身子，给我报上名来，老子的井中月从不杀无名之辈。”

听到最后这句从跋锋寒处借来的豪情壮语，徐子陵为之莞尔，助威道：“李元吉你可敢和我们兄弟赌一，贵属下若能硬挡寇仲三刀，我们便束手就擒，否则你就卷铺盖滚回关中，不要在这里烦我们。”

突利先听到徐子陵称他为兄弟，心中涌起难以形容的炽热感觉，按着再听到所提出的那豪气直冲霄汉的“赌博”，更令他浑身血液沸腾，斗志攀上顶峰，学两人般再不计较生死得失，只希能大般一场。

李元吉方面所有人都愕然以对，这代李元吉迎战寇仲的人叫“柳叶刀”刁昂，乃关中第一大派陇西派掌门手下三大高手之一，在关中无人不晓，若说他连寇仲三刀都挡不过，说出来无人肯信，这一该怎都赌得过的。

但问题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子。

像刁昂这种地方高手，较之名震天下的寇仲，根本难以作比，一向不爱吹法螺的徐子陵更敢“口出狂言”，自然是他凭高明眼力，瞧穿刁昂在寇仲手下走不过三招之数。

深知寇徐奇功怪招层出不穷的“长白双凶”老大“长柯斧”符真抢在李元吉前冷喝道：“刁兄不用受他言语所惑，放手杀敌制胜使成。”

刁昂本已受挫的信心登时再减弱三分，心知肚明与对方交过手的符真是不是看好这三招赌约。

李元吉方人人脸目无光，均感徐子陵轻轻松松的一句话，就在形势上把他们人多势盛的一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偏又无法改变，难道把刁昂换回来，另以其他人出战又或不顾颜脸的来个群起攻之。

事实上援手正从各处赶来，李元吉是乐得拖时间，只是要眼睁睁瞧着自己方面之人出丑，太不是滋味而已！

寇仲此时来到刁昂面前丈许处傲然凝立，笑嘻嘻道：“这位兄台怎么称呼？”

刁昂心中叫苦，知道若捱不过对方三刀，以后都不用在李家混下去，强振精神，大喝道：“陇西派刁昂，领教少帅刀法！”倏地出刀，横扫寇仲。

名家出手，果是不同凡响，不但劲力十足，角度刁钻，最难得是把柳叶刀飘逸灵动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刚中带柔，柔能生变，去势难测。不过比之云帅的弯月月，高下却有天壤云泥之别。

寇仲微一晃错，似往左闪又似朝右移，甚至令人生出要疾退的错觉，忽然移到刁昂左侧，以毫厘之差避过敌手凌厉的一刀。

刁昂正要乘势追击，寇仲的井中月已不知如何地到了右手，还如激电打闪的照头朝他砍至。

符家兄弟同时色变，瞧出寇仲无论刀法身法均更胜从前，那能不心胆怯寒。

刁昂更是魂飞魄散，往横疾退，全力再扫一刀。

寇仲哈哈一笑，脚踏奇步，竟改攻为守，“铮”一声架着柳叶刀。

刁昂大惑不解时，两刀交击，一股人力把他的刀劲完全卸开，那感觉比挡不住对方刀劲更惨痛，只觉本身劲力潮水般泻泄，那留得住势子，筐前跌。

李元吉方面人人大叫不妙时，寇仲运刀一绞，刁昂的柳菜刀脱手甩飞，翻翻滚滚的转上半空，寇仲轻松写意的手以刀柄似若轻柔无力的在跌到身侧的刁昂肩头撞上一记，后者立如断线风筝般横抛寻丈，倒地不起，扬起大卷尘屑。

寇仲哈哈一笑，不看刁昂半眼，还刀入鞘，负手往脸色变得有多难看就那么难看的李元吉，摇头叹道：“陵少太高估他哩！”

李元吉身旁再扑出两人，分别以铁链夹棒和锥枪往寇仲攻来。

这两人均均为李元吉麾下高手，知道若不为李元吉讨回点面子，将无以交待。

从空中跌下的柳叶刀刚堕至寇仲身前五尺许处，寇仲大步跨前，左足挑出，正中柳叶刀刀把，柳叶刀化作芒虹，沿着一道深合自然至理的弧度，闪电般从下而上的激射而去，凌厉难测得像个奇迹。

寇仲同时使出“井中八法”中的击奇，人刀合一地化作一道黄芒，疾往两人迎上，其诡异处连对方高明者如李元吉、李南天亦看不穿他究竟要攻击那一个人。

除子陵心中涌起无以名之的感觉，知道寇仲自从“天刀”宋缺处得窥刀道之秘，再经这几天的研练，刀法终作出全面的突破，臻至大成之境。

按着的事快速得连眼睛都跟不上，“锵锵”双响连珠爆发，两名李家高手，一人大腿中刀，惨呼跌退，另一人更是不堪，被寇连续两刀，劈得连人带夹棒，离地倒抛，直跌入李元吉阵中，重伤不起。

霎眼工夫，敌方已有三人负伤落败，如此战绩，任谁都始料难及。

寇仲杀得兴起，直朝敌阵走去，庞大无匹的刀气遥慑敌人，仰天长笑道：“谁想杀我，放马过来吧！”

李元吉一声怒喝，挥手脱掉外袍，露出武士服包裹下的彪悍体型，横枪一摆道：“谁都不用帮忙！”说罢提枪跨步，往寇仲迎过去，迫到离寇仲丈半处，傲然道：“寇兄果是名不虚传，元吉此枪名“裂马”，以玄铁打制几经锻炼而成，重一百二十斤，枪身前方有血挡，就算刺入寇兄体内，寇兄的鲜血仍难顺枪淌流，致染污本人双手。”

寇仲双目神光如电，一瞬不瞬的盯着霸气冲天的李元吉，嘴角飘逸出笑意，由微仅可察的一丝变为艳阳般灿烂的笑容，摇头叹道：“齐王肯这么便宜我寇仲，本人非常感激，请！”

李元吉后方李南天、秦武通等无不露出紧张神色，虽说他们对李元吉信心十足，可是对手乃横行天下，没有人能奈之何的“少帅”寇仲，李元吉

舍群攻而以孤身犯险，不担心就是骗人的。

突利和徐子陵则心中叫好，此乃千载一时击伤或击杀李元吉的良机，寇仲绝不会错过。

不过李元吉非是蠢人，目睹寇仲的刀法仍敢单挑独斗，手底下当亦有两下子。

此战已如弦上之箭，势在必发。

李元吉却另有他的如意算盘。

当他接到寇仲三人的消息后，猜到寇仲是想反客为主，测试他们应变的能力，故虽未能集结最强大的力量，仍立即赶来，否则三人一旦开溜，想再截着他们便非是易事。但只要能把寇仲等拖在此地，待援军赶至，对方将翼鸡飞。

倏忽间李元吉收摄心神，把所有思维杂念排出脑海之外，心无旁的一枪刺出，主动进击。

寇仲正严阵以待，好试验昨晚与徐子陵推敲出来卸力借劲的奇妙功法，暗忖藉此奇功，必可取得先手，那时再凭井中八法，任李元吉有通天彻地之能，也要在措手不及下，给他杀个不死即伤。

他绝不敢小觑李元吉，皆因从李世民的厉害，推测出李元吉这被誉为尤在乃兄之上的高手非是易与之辈。

可是直至真正交锋，身在局中的目睹李元吉攻出这一枪，他方知道李元吉厉害至何等程度。

枪在转，由缓而快的转动，他握枪的双手以像两个保持枪势角度的承托，装有血挡的重铁枪在刺至一半时，已变成像一卷狂飚，形成一股涡旋的劲流，把寇仲遥遥罩盖。

最可怕处是李元吉的枪并不是直线击来，而是似直实弯，循着一道在虚空中合大地理数的弧形轨迹，弯向寇仲。正如寇仲自己的评论，那比直击要难挡百倍。

寇仲只一眼便知要从这种奇异和威猛无俦的枪法卸力借劲根本是痴人作梦，甚至该否正面挡格都大费踌躇。

正凝神观战的徐子陵和突利同时动容，用枪的突利更是心神剧震，事前那想得到李元吉有这种能惊天地泣鬼神的绝世枪法。

寇仲倏地后移，同时掣出背上井中月，从下而上向前斜挑。

李元吉狂喝一声，全身毛发全部直竖，形相变得威武至极点，裂马枪在没有可能中作出变化，一收一放，险险避过刀锋，改由另一角度旋转不休的攻向寇仲。

以寇仲的胆色亦不由心中一寒。

挑不中对方枪尖的感觉绝不好受，有种浑身气劲无处可发泄的无奈感觉，幸好他对体内真气控制自如，否则已吐血受伤。

裂马枪又从右侧攻来，劲气刺骨。

寇仲这时想到的，再非杀敌取胜，而是怎样先保住小命，待其锋锐稍过后，才设法寻隙反击。

换言之，在李元吉刚猛无匹，强击攻坚的枪法下，他本是如虹的气势，受到严重的挫折。

李元吉双目异芒大吐，显示他把真气运转至颠峰状态，力求在数枪内一举毙敌，冷喝道：“枪者！诡变之道，寇兄以为如何。”

“当”！

寇仲刀横砍，在枪尖及体的刹那，横闪避开，同时一分不差的终成功命中枪锋，制住全枪唯一既转又不转的锋点，那遁去的一螺旋劲以和裂马枪反方向转动的方式透枪而入。

除子陵此刻才为寇仲松一口气，只有他才看出寇仲差点一败涂地，关键在於寇仲能否砍中对方枪锋，那亦是两人争持较量的地方。若寇仲不能破去此一枪，李元吉的枪法将全面开展，直至寇仲饮恨枪下才会结束，谁都不能改变这情况。除非徐子陵和突利不顾江湖规矩的手其中，当然对方的人亦不会坐视。

李元吉浑体剧震，闪电后移，两手握紧枪身，可怕的旋劲终停下来。

寇仲亦被枪尖反击的气劲硬撞得往后撒移，难以乘势追击。

两人互相凝，回复对峙之势，神情就是像首次相遇认识的模样。

寇仲露齿笑道：“齐王枪法已达出神入化的境界，能遇上齐王这种对手，小弟实是三生有幸。”

齐王李元吉傲然道：“任你舌莲花，仍难逃败亡的厄运，不过你能破我这一枪，亦算有实学之辈，看枪！”

“看枪”两字甫出口，裂马枪爆作漫天枪影，天盖它的往寇仲掩杀过来。

寇仲哈哈一笑道：“齐王累啦！竟再使不出旋枪法。”

蓦然人刀合一，施出“井中八法”的击奇，化作一道黄芒，硬撞进枪影最深严之处。

太阳刚好落入西山之后，天地暗蒙，寒风刮起，倍添此战惨烈之意。

双方人马均屏息静气观战，偌大的驿站再无他人，一片冷清。

除子陵是场内唯一明白寇仲这句话的人，刚才他以反方向的螺旋劲入侵李元吉的裂马枪，李元吉在首次遇上螺旋劲的措手不及下，虽勉强化掉，但已非常吃力，甚至可能受了点内伤，故难再重施故技。

“蓬”！

气劲交击，漫天枪影像轻烟被狂风吹散般化为乌有，在秦武通等提心吊胆下，只见寇仲刀出如风，追着且战且退的李元吉连环出刀，一时枪声嗤嗤、刀风呼呼响个不绝。

表面看来李元吉足落在下风，给寇仲杀得绕场疾走，只有寇仲知道对方守得固若金汤，使他无法占到任何优势。一旦自己露出破绽，又或改攻为守，那对方展开的反击，将会足非常难於抵挡。

李元吉的厉害，确大大出他料外。

就在战况愈趋激烈之时，蹄音忽然响起，迅速移近。

第五章 同生共死

李元吉长笑道：“回马枪滋味如何？”枪疾扫寇仲。

寇仲此时差点要搂着李元吉亲上几口，表示深心处感激零涕之情。

李元吉神龙摆尾似的回马枪战术，可说是对他天性相克的绝技，且

战且走以化卸为主的枪法，更便他无从入手，一筹莫展，最要命的是这样交战更大幅消耗他的真元，迫得他为保持强大的攻势，不得不疲於奔命的连连追击，绕了十多个圈子后，他心知肚明不能再久持下去。眼前李元吉这么自以为是的来一招全力反扑，等若久旱中的甘露，怎不教他感谢隆恩。

他当然晓得李元吉是想把他缠死，好让正在策马奔来的援手赶上。

徐子陵和突利霍地起立，李元吉那方的人亦往战圈迫近，形势立时紧张得像扯紧的弓弦。只要他两人手，会即成混战的局面。

“当”！

寇仲与李元吉擦身而过，硬拚一招，火花迸溅，声震全场。

官道上尘土扬起，近二十骑全速驰来，声势慑人心魄。

寇仲的笑声震天而起，在李南天等人的瞠目结舌下，刀光暴涨，在一个旋身后，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照头劈向脸露惊骇神色的李元吉。

除徐子陵外，在场诸人没半个明白为何曾出现这种变化。

连李元吉自己都弄不清楚是甚么一回事。就在枪刀交击的一刻，他骇然惊觉寇仲本该重逾千斤的刀劲竟虚虚荡荡的，根本没用上力道，想收抢回守之际，寇仲的并中月已迎头劈来，凛冽的刀气压脸迫至。这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已成眼前铁般的事实。

李元吉际此生死关头，显示出真正的功力，经千锤百炼而成的枪法，就那么举枪硬挡，险险架着寇仲这必杀的一刀。

“笃”！

一下深沉若闷雷的气劲交击声响澈整个驿站，李元吉应刀跌坐地上，往外直滚开去，看似窝囊至极点，其实却是唯一化解寇仲无可抗御刀劲的唯一方法。

寇仲暗叫可惜，这么借刀发劲，仍不能令对方喷半口鲜血，幸而李元吉捱了这刀后，该有一段时间不能逞强动手，否则就会轮到他担心能否突围逃生。

李南天等人全体掣出兵器，一半人往他扑来，另一半人则往保护李元吉，怕他续施杀手。

寇仲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哈哈一笑，拔身而起，往徐子陵和突利投去。

此时来骑刚驰入驿站，尚未弄清楚形势时，寇仲早与徐子陵和突利会合，逃往食棚后的树林内消没不见。

三人在汉南城外西南一处密林内的小溪旁坐下歇息，掬水饮用。

对于该否入城，三人仍是犹豫难决。

徐子陵从树顶落回地上，道：“鹰儿尚未见影，我们该否立即加速赶路，北上洛阳？”

正把脸浸在溪水里的寇仲咕脓不清的道：“可汗对鹰儿比较熟悉，最好由他决定。”

突利挨坐树干，道：“一旦给鹰儿蹀上，我们的行止将再无隐秘可言，所以如此北上，实在颇为危险。只有在像汉南这种人烟稠密的大城中，我们才可轻而易举的撇甩天上的眼睛。”

寇仲回到两人身旁坐下。颓然道：“想不到李元吉这么厉害，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突利讶然道：“少帅不是杀得他在地上打转吗？何出此言？”

寇仲苦笑道：“可汗是有所不知，我刚才的成功，带有极大的侥幸成份。”

李元吉事后痛定思痛，下次再遇上我便未必再能像今趟般占上便宜，难怪有人说李元吉是李阀的第一高手，他绝非浪得虚名。”

徐子陵沉吟道：“可汗乃用枪的人家，你觉得李元吉的枪法如何？”

突利凝想片刻，叹道：“坦白说，我从未想像过有人可把枪使得李元吉般神其技，尤其他最后施出回马枪式的战法，更令人头痛，那是以守为攻的最高境界。”

徐子陵道：“枪本身的长度本就对刀生出克制的妙用，他的拖枪回战策略更把这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却非全无破绽，若不是仲少心切把他杀死，该不会陷进那种进退两难的局面。”

寇仲露出全神思索并深有所悟的神色，徐子陵又问道：“可汗知否后来赶至那批人是谁？”

突利道：“我也不敢肯定，不过领头的人颇像南海派的年青派主 金枪”悔洵，哈！中外南北用枪的高手忽然都碰在一起哩！”

寇仲大感头痛道：“再加上康鞘利，我们的敌人可说高手如云，硬碰硬是死路一条，逃走又怕了鹰儿的锐目，加上还有云帅和朱那夥人，我们现在名其实是四面楚歌，处处受敌。”

徐子陵问突利道：“假设云帅的猎鹰见到李元吉方面的人，懂否向主人报讯？”

突利答道：“除非李元吉的人正在园截我们，又或在我们附近出现，否则鹰儿只会把他们当作是一般路过的商旅。”

徐子陵道：“这就成啦！假设云帅方面的人茫然不知李元吉那批人马的存在，我们仍有机会加以利用。”

两人精神大振，问道：“计将安出？”徐子陵冷静地分析道：“李元吉刚才应是从汉南赶来，可知现在这一带保持中立的城市，均要给他李家几分面子，所以我们入城会是自投罗网。但只要我们闯到与李家作对的势力范围，李元吉再不能像日下般横行无忌，妄逞威风，甚至要化整为零的以避人耳目，我现在最想看到的，就是天空上两鹰相遇的情况。”

两人眼睛同时亮起来。

寇仲沉声道：“你是否提议该往西行到朱的老巢冠军城去呢？”

徐子陵点头道：“从冠军到洛阳和从襄阳上洛阳并没有多大分别，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这样才可避过直接或间接与李家有关系的眼线，且今敌人猜不到我们的目的地是洛阳。”

寇仲双日杀机一闪道：“说不定我们曾藉此把康鞘利和李元吉干掉，那就更为理想。”

突利道：“千万不要忽略赵德言，我深信他正从某处赶来与康鞘利会合。且由於康鞘利与安隆暗通消息，两头鹰儿亦未必能在空中相遇。”

徐子陵微笑道：“假若现下两头猎鹰均在寻找我们的影，而我们则笔直朝冠军城跑过去，会有甚么情况出现？”

寇仲跳起来道：“何不试试看。”

三人居高下，汉水从西北蜿蜒而来，在崖峡下滔滔不绝地流过。星月下一艘中型两桅风帆，正逆流北上。他们沿汉水赶近二十里路后，这还是第一艘趁黑兼程赶路的船。

船上只桅顶处挂有一盏风灯，透出一股隐秘的味儿。只要是走江湖的人，可从而推之驾船者必是会家子，故能凭夜眼在黑夜操舟。

突利道：“两位猜猜这艘船有多少成机会是载着我们的敌人？”

寇仲道：“至少有一半机会，不若我们故意在岸上现身，看看他们的反应，最好船上云帅方面的人，那我们就领他们去和元吉老兄亲热亲热。”

徐子陵仰观夜空，目光来回搜索数过后，通：“若云帅在船上，那他该尚未放出猎鹰，仲少的提议可以考虑。”

现在他们是惟恐到李元吉不追来，故不怕暴露行。

突利笑道：“仲少的办法总是妙想天开，来！我们去和他们打个招呼。”

三人坐言起行，奔下高崖，直血走至岸旁低洼处。

风帆缓缓逆流驶至。

“”！

寇仲拔出井中月。借天上明月的色光反照往来船去。

出三人意料之外，风帆竟往他们立处靠泊过来，气氛立时拉紧，难道船上竟有敌人的主力高手，否则怎敢这么向他们摆明正面硬撼的格局。

三人头皮发麻，不知该硬挺下去还是立即开溜，船上人影绰绰处传来娇呼道：“见到你真好！”三人为之愕然，定神往愈来愈接近的帆船瞧去，终认出是天魁派的应羽，吕瑕等一众师兄妹，暗忖又会这么巧的？应羽叫道：

“三位要到那里去，可否让我们送你们一程。”

三人心中一阵感动，对方明知他们惹上的敌人非同小可，仍这么古道热肠，实是非常难得。

寇仲应道：“贤师兄妹请继续上路，不必理会我们，我们以因江左相逢，大家又一场相识，才打个招呼吧！”

吕瑕兴奋的挥手嚷道：“先上船再说吧！我们在汉南等了你们半天，不知多么焦急失哩！见到你们真好。”

徐子陵坦然道：“诸位还是莫要沾惹我们为妙，否则恐有不测之祸。如若今趟我们能避过大祸，他日定有相逢之时。”

此时风帆离岸不足一丈，双方均可清楚瞧见对方，以应羽为首的天魁派弟子人人露出崇慕的神色，挥手告别。三人片刻离开江岸，沿汉水西滨急赶百馀里路，直至天色大白，三人再支持不下去，才觅地休息，分头采集野果充饥。

两个时辰后，三人调息完毕，继续赶路，平原已尽，他们此刻早远离汉水，前方横亘奇峰布列的山脉，连绵不绝。无可选择下，他们凭藉轻功攀山过岭，到抵达其中一处峰顶时，只见远山起伏，云海苍茫，像到了个奇异的世界里。

三人已忘掉穷追不舍的追兵，甚至忘掉为何要到这里来，驻足极目四，舍不得据然离去。

突利忽然满怀感触的迅：“人生最痛苦的事，究竟是甚么！急长风拂至，三人衣袂飘飞拂向，状若天神，似能在任何一刻乘风踏云的离开凡世。

寇仲淡淡道：“胜无常胜。败无常败，痛苦与否，在一念之闲。”

徐子陵道：“仲少这番话充满深刻的感触，可见与李元吉的交手，使你在思想上更趋成熟。”寇仲愕然道：“你是否我肚内的蛔虫，因为找说这番话前，真的突然想起与李元吉之战，当时我有十足把握可在数招之内取他小命，结果却是差点栽在他手里。世事无常，莫过於此。”突利大讶道：“想不到真正的寇仲会是这般谦虚坦白，因为你的而且确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抽身退走，没有人可作异议。”寇仲得意笑道：“我本就是虚怀若谷的人，但人

与人间总有误解，天下间只有陵少才摸得清我的底子。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把李元吉引进朱的势力范围内，好狠狠痛揍他一顿。”徐子陵微笑道：“可汗认为人生最痛苦的事是甚么呢？”

突利正思索寇仲的话，闻言道：“小弟只因想到将来不知与两位是敌是友，心中感到莫名的痛苦，故有感而发。”

寇仲大讶道：“可汗回突厥后大可袖手不过问中土之事，大家岂非可相安无事，河水不犯井水，免去这番烦恼？”

突利脸上阴霾密布，沉声道：“问题是以小弟目下的实力，仍与颉利有段距离，故必须借助外力以抗衡其势。而眼前的唯一选择，却是李世民而非少帅，故心中矛盾。唉！我从来不是这么坦白的人，但受两位豪情侠义所感，竟有不吐不快之慨。”

徐子陵点头道：“这表示可汗真的把我们当作肝胆相照的朋友。”

突利眼中射出浓烈的感情，语气却平静无波，轻叹道：“不是朋友，而是血肉相连、同生共死的好兄弟，否则以找一向只讲功利手段的作风，怎会感到痛苦矛盾得要命。”

寇仲哈哈一笑，来到两人中间，分别搭上两人肩头，仰蓝天豪气狂涌的朗声道：“有可汗此言，一切足矣。无论将来如何发展，总之眼前这一刻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好兄弟。天！我的娘！这头究竟是云帅还是康鞘利养的扁毛畜牲？”

两人抬头去，一个黑点正在高空盘旋飞舞，画出一圈又一圈曼妙的轨迹。

第六章 仗义出手

徐子陵油然道：“这是云帅的猎鹰。”

寇仲骇然道：“我只看到一个小黑点，而你竟能看清楚鹰身的长相吗？”

突利道：“陵少是从鹰儿飞行的方式习惯，辨识此鹰谁属。养鹰的人都有这种本领，不过像陵少般这么以看过数遍便分辨得来，包保全突厥没有人肯相信。”

寇仲颓然道：“陵少的判断当然不会错，我们是否太幸运哩！竟把李元吉一方的人甩掉。”

突利大讶道：“看来你是衷心亟盼的希李元吉赶上来再拚命，少帅有必胜的把握吗？”

寇仲一对虎目精芒大盛，微笑道：“我刚说过胜败无常，难以逆料，怎敢夸言必胜。我们少时有位白老夫子常教导我们孔孟之道，说甚么学而后感不足，教然后知困。李元吉令我晓得自己的不足处在甚么地，如此对手，难求难得，所以找才会渴与他再战一场。”

徐子陵微笑道：“少帅大可放心，有安隆这穿针引线的人在暗中弄鬼，必教你心想事成，不成亦不行。”

三人言笑晏晏，像对被云帅跟上来的事毫不放在心上。

突利迎着拂脸狂吹的山风深吸一口气，道：“云帅亦算是非常本事，竟可在隔别一日一夜后，这么快追上我们。”

寇仲笑道：“他是动了真火，务雪前耻。照我看，他该是孤身一人追来，其他人都远远给他抛在后方。若非他比我们谁都溜走得更快，真想掉头去杀他一个落花流水。眼下却须找个人烟稠密的地方去躲他娘的一躲，好进行我们的反击大计。”

徐子陵淡淡道：“你对山川地理的知识这么丰富，请告诉我前路该如何走法？”

寇仲遥指飘浮於脚下安海西北端尽处，满有信心的道：“我们朝这方向走，撞上一道由西流来的大河，就该是朝水。朝水北滨有个大城叫顺阳，顺阳北二百里就是朱的老巢，座落湍水之南的冠军。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索性直闯朱的大本营，闹他一个天翻地覆，两位老兄意下如何？”

突利大笑道：“我会为李元吉古的处境感到为难，他的实力虽远胜我们，但却一直给我们牵着鼻子走。”

他已习惯寇仲的说话方式，天翻地覆只是稍经夸大的言辞，并非真要凭三人之力，去冠军朱的虎须。

徐子陵道：“抵达顺阳后，我们最好改变外貌，扮作另一身份，若鹰儿纯凭外表认人，我们将大有机会骗过它。”

寇仲笑道：“那恐怕要扮成佝驼背的老人家，至紧要改变走路的方式，否则纵使变成个小黑点，也瞒不过它那对马眼。”

大笑声中，三人攀山朝西北方向赶去。

个许时辰后，三人离开山区，果如寇仲所说的，一道大河从西而来，却不见舟船来往，只有三艘渔舟在撒网捕鱼，对岸林木间隐见村落。

寇仲在天空搜索片刻后，道：“鹰儿不儿啦！”

突利道：“若论气息悠长，它怎及得上我们，怕是飞回云帅旁休息进食了。”

寇仲喜道：“不趁此时渡河，更待何时。”

三人奋起全力，高速掠至岸旁，选取河道较窄处，再借抛入河中的粗树枝之助，轻轻松松渡过阔达十多丈的河面。

避开岸旁丛林密处，突利有点不好意思的道：“小弟有另一个提议，少帅勿要介意。”

寇仲哑然失笑道：“可汗若有更好的提议，小弟欢迎还来不及，怎会介意。”

徐子陵莞尔道：“可汗是因你刚才自地理知识丰富，才对应否表现出你在这方面更在行而感到犹豫。唉！爱吹牛皮的小子。”

突利欣然笑道：“那我不客气啦！坦白说，若想潜入冠军，到南阳会比到顺阳有利些。”

寇仲欲言又止，徐子陵耍他道：“是否想问南阳在那里呢？”

寇仲苦笑道：“不要把我看得那么差劲行吗？我对朱的领地非是没有野心，所以曾下过苦功。南阳在冠军下游处，顺流而下一天可至，只因南阳乃朱势力范围内最兴旺富庶的大城市，尤过冠军，这种地方人多眼杂，所以我不选择它吧！”

突利讶道：“我还以为少帅忽略了南阳，原来另有想法。不过南阳内有

一个我突厥方面的族人，在该地大做羊皮生意，所以我们或可利用他，布局对付康鞘利和李元吉。”

寇仲乘机解鞍下台，大力一拍突利肩头笑道：“何不早说，我们立即动身，请可汗带路。”

最后一句，终露出狐狸尾巴。

徐子陵一把按着两人道：“看！”

长空上猎鹰画空飞来，绕了一个大圈，西飞去。

三人你眼我眼。

寇仲首先醒悟道：“老扁毛定因刚才被山上云海山峰所蔽，失去我们的行。这就更精，康鞘利若跟到这边来，必带李元吉去投靠在南阳做大生意的族人，我们将可由明转暗，教训一下欺压我们的恶人。”

三人均有满天阴霾尽去的开朗，小心翼翼的往北潜去。

冠军、南阳分别位于湍水西滨及南滨，一上一下，唇齿相依，控制着广大山区与湍水上下游的交通，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只要其中一城被攻下，另一城势难独善其身。

南阳的经济之所以比冠军更兴旺，皆因自古以来都是商贸的转运中心，众多官道的枢纽，乃附近数百里内最大的驿站，也是迦楼罗国冠军之外最重要的军事重镇。

南阳城墙四周环连，门关节楼，坚固雄伟，城墙以砖石严实包砌而成，沿内墙是供兵员迅速调动的驰道，道旁树木葱，紧靠城北的是汹涌的湍水，经引水道围绕外墙成为护城河。

城中里繁盛，房舍鳞次栉比，呈方城十字街形制，北而则因滨江而不规整。临街民居均用拱出挑檐廊，屋檐起翘，楼窗镂花，别具特色。沿江北街一带是商业集中地，商店摊布满街道两旁，人马往来不绝。

天刚破晓，扮作渔民的寇仲、徐子陵和突利从城北码头处登岸，缴税进城，离开大街，专往横冲窄巷。寇仲大讶道：“人说朱凶残暴虐，其辖地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事，但这城市却丝毫反映不到这情况，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突利道：“道理很简单，因为真正控制大城的，并非朱，而是由南阳三派四帮一会组成的联合政府管治，只是要每月向朱进贡，朱便不再管南阳的内务。”

徐子陵和寇仲均感愕然。

突利道：“这是朱自己一手做成的，由于镇压剥削过度，三年前南阳的帮会门派曾联同城民向他奋起反抗，把迦楼罗兵逐出城外，朱领兵来攻，却久攻不下，只好接受现实，与三派四帮一会订下这么一个协议。事实上这么做对朱有利无害，皆因朱国库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南阳。亦只有通过南阳，朱才能购入大批必需品，因为谁都不愿和朱这轻信寡诺的人做生意。”

寇仲大感兴趣道：“竟有此事，朱概是不守信诺的人，怎肯甘心接受这奇耻大辱？”突利道：“他当然不会甘心，所以千百计分化二派四帮一会的团结，不过由这些门派帮会推出来主持大局的杨镇不但德高重，更是手段圆滑，八面玲珑的人。至少直到现在，朱仍未能重新掌握南阳的控制权。”

寇仲佩服道：“可汗真厉害，对中土的事比我更清楚，可知你们布下的情报网效率之高。”

按着停下脚步，道：“这家客栈如何？”

两人点头称善，只看门面，便知这家客栈该是最廉宜的那一种，适合他们现在穷苦贱民的身份。

三人开了一个房间，不管他天塌下来的大睡一场，醒来时天已入黑。

，到澡房轮番梳洗更衣，寇仲和徐子陵分别变为丑陋粗汉和弓辰春，又为突利戴上寇仲拥有满脸络腮胡子深目鹰鼻那张面具。

突利赞叹：“这张面具确是巧夺天功，不过若我们这么走到街上，有心者仍可一眼把我们认出来。”，寇仲道：“我们要瞒的是无心者，况且谁想得到我们会到南阳来呢？管他娘的，我们先到附近医饱肚子，顺便商量下一步的反击大计。”

三人大摇大摆的来到贯通南北城门的北大街处，热闹挤迫的情况把三人吓了一跳，与晨早时的南阳像是两个不同的地，兴旺处比洛阳不遑多让。

部份更是武林人物，三教九流，各色俱备，但人人谨守礼让规矩，不会出现争道碰撞的情况，今徐子陵想起成都。

三人在找了间颇具规模的食肆坐下，点得酒菜时全肆告满，内外两进近五十张台子全坐满客人，嘈吵喧嘩，闹哄哄的充满活力。

他们坐的是内进靠边的一桌，寇仲甫坐下便出手打赏，教夥计把多馀的椅子拿走，让他们可独占一桌。

突利忽然有感而发道：“我一生人很少有这么享受人生的一刻，真切地体会到生命的珍贵，以前纵是击败强敌后，亦比不上现在满足踏实的肤深感觉。

寇仲点头道：“我明白可汗的感受，这几天的经历对可汗来说必然是新鲜刺激至极点。

言归正传，可汗那位在这里做羊皮生意的族人姓甚名谁，住在那里？”

突利哑然失笑道：“我还未厉害至可记得他的居处。此人原名科耳坡，另有个叫霍求的汉人名字，他该是南阳无人不识的人物，与当地武林权贵有良好的关系。”

徐子陵问道：“可汗提过的三派中，其中一派是否天魁派？”

突利道：“正是天魁派，不过若论势力，应以名列江湖八帮十会的南阳帮居首，‘偃月刀’杨镇便是南阳帮的大龙头意此时外进忽然传来杯碟破碎和叱骂的吵声，三人愕然去，蓦地一条人影直飞进来，仰天跌到其中一张桌上，登时人人四散逃避，杯盘碗碟掉地破碎，饭菜肴溅得桌子四周一片狼藉，椅翻桌塌，形势混乱不堪。

那人随桌子的坍塌滚倒在地面，看样貌绝不过二十岁，闭口呻吟，竟爬不起来。

徐子陵见他眉清日秀，不类壤人，虽明知不该多管闲事，仍心中不忍，首先抢出把他扶起，按背输入真气，道：“不要说话。”

那青年略睁眼，射出感激神色，依言闭上眼睛。

寇仲和突利仍坐原位，日光灼灼的盯紧内外进的通道，看看甚么人如此强横霸道，竟敢破坏这城市宁和的气氛，公然在食肆内行凶。

“给我滚开”！

一个贵介公子模样，双目神色狠毒，脸泛铁青色的人在五名武装大汉簇拥下，来到内进，向徐子陵毫不客气的出言叱骂。

其他食客显然认识此君，人人脸色微变，噤若寒蝉。

有些人想溜走，此君又环目一扫道：“谁都不准走，我要你们瞧着我罗荣太教训这天魁派不自量力的狗种，哼！明知小宛是我的人，竟想癞蛤蟆去

吃天鹅肉。连吕重都不放在我眼内，何况你区区一个小喽罗谢显庭。”

罗荣太左旁大汉怒喝道：“你听不见吗？还不爬开去，是否想管我们湍江派的闲事？”

三人一听，心想这还了得，就算不关天魁派的事，这么恃强凌弱已今人看不过眼，更何况关到赢得三人好感的天魁派。

突利正要发难，寇仲微笑扯着他道：“是否三派之一？”

突利点头后，寇仲低声道：“让陵少处理吧！”

此时徐子陵的真气在谢显庭体内运转一周天，打通他被击闭塞的经脉，谢显庭勉力站起来道：“大恩不言谢，一人做事一人当，恩公不用理我。”

徐子陵迳自扶他在旁边一张尚未倾跌的椅子坐下，像看不到罗荣太那批凶神恶煞的人般，微笑道：“我和贵派应羽兄是朋友，谢兄放心休息，我自有办法应付。”

罗荣太听得双日凶光迸射，打出手势，刚才喝骂的大汉立时抢出，来到徐子陵背后，撮指成刀，疾劈徐子陵后颈，功架十足。

徐子陵倏地退后，大汉明明见到徐子陵送上来给他练掌似的，岂知眼前一花，竟劈在空处，骇然收掌时，徐子陵又再出现眼前，尚未弄清楚是甚么一回事，徐子陵硬撞入他怀内，背脊像弹簧般弓张，大汉立时惨叫一声，被无可抗御的内劲震得离地倒飞，向罗荣太投去。

内进或站或坐近百名客人谁都想不到徐子陵高明至此，差点齐声叫好。

对湍江派的霸道作风，谁都看不顺眼。

罗荣太也是了得，踏前一步，伸于把倒跌回来的大汉接个正着，先卸去其附体真劲，连退两步，然后站稳，命其他手下把他扶着。

寇仲哈哈一笑，长身而起，吸引所有人注视的目光后，油然道：“看在你荣大少尚有几分功夫份上，便由老子来宰你，保证是整整齐齐的十八块，每块斤两丝毫不差。”

“笃”！

突利把短杆的伏鹰枪重重在地面顿了一下，生出仿若能摇撼整闲食肆震摄人心的响音，不满道：“老兄你太不够朋友，刚才阻止小弟出手，原来是抢自己来拔头筹，这场本该是我的。”

“呀”！那被徐子陵震抛的大汉差点跪倒地上，全赖夥伴搀扶，更添三人声势。

寇仲装出惊慌神色，向突利拱手道歉道：“大哥息怒，这家伙就让给大哥过过枪瘾，十八个洞和十八块分别不大。最不好是这小子令我想起另一个人，才忍不住要吃这头啖汤，大哥有怪勿怪。”

全场所有人只有徐子陵知道寇仲口中的另一个人是指香玉山，罗荣太和他确有几分酷肖，当然香玉山的外貌较易骗人。

旁观者都心中大乐，喜见恶人自有恶人磨。

罗荣太的脸色由青转白，张开两手阻止手下上前拚命，冷喝道：“既有敢管闲事的本领，敢否报上名来？”

就算初出江湖的人，都知他是色厉内荏，在我下台阶的办法。

岂知突利毫不合作，提枪趺立，倏地移到罗荣太前，一枪刺出。

罗荣太骇然拔剑挡格，其他人扶着那受伤大汉，被伏鹰枪带起的强大气流迫得筐跌退，威势全失。

“当！当！当！”

罗荣太确有横行的本领，施出浑身解数，连挡三枪。

突利哈哈大笑，枪势变化，如若长江大河，枪影漫堂的把罗荣太卷入其中。

众人尚未看清楚时，罗荣太惨叫一声，给突利一个手以枪尾扫中腿侧，登时长剑甩手掉地，罗荣太横抛开去，压塌另一张摆满酒菜的桌子，把谢显庭刚才的遭遇重演一趟。寇仲放下银两，嚷道：“兄弟们！我们走吧！”

第七章 风雨南阳

四人来到街上，徐子陵见天魁派弟子谢显庭的情况大有改善，放开搀扶他的手道：“小兄弟快回去吧！”

突利道：“青楼那种烟花之地，最易招惹争风吃醋的是非，谢小弟还是少去为妙。”

谢显庭嫩脸一红，垂头道：“多谢三位大侠出手相救，不过我和小宛并不是在青楼认识的，我们我们是真诚相爱，唉！”

寇仲轻拍他肩头，笑道：“人不风流枉少年。但首要保住性命，没命便不能风流，要不要我们送你回去。”

谢显庭俊脸阴晴不定，好一会才毅然道：“三位大侠请再帮小子一个大忙，万勿将此事告诉大师兄。”

徐子陵皱眉道：“纸怎包得住火，罗荣太被我们重创。此事定难善罢，你该立即把事情让你大师兄知道，使你和他都能作好准备。”

突利道：“吕重老师不在南阳吗？”

谢显庭立即两眼一红，眼眶内泪花打转，垂头凄然道：“师傅给人来踢馆打伤了。”

三人听得脸脸相觑，像吕重这种江湖名宿，讲的已非武功高低，而是身份地位。就算武功强胜过他，亦等闲不敢向他挑衅生事，现在给人来挑场，可从而推之表面平静的南阳，内中的斗争已到达白热化的阶段。难怪罗荣太敢公然欺压天魁派的弟子。

寇仲搭着谢显庭的肩头，转入横巷去说话，道：“甚么人这么大胆？”

谢显庭举袖拭泪，悲愤莫名的道：“就是季亦农那奸贼。”

三人愕然道：“季亦农是谁？”

谢显庭忍不住问道：“三位大侠是否刚来此地？季亦农是三派四帮一会里阳兴会的会主，近年来与湍江派、朝水帮、灰衣帮勾结，密谋取代杨镇他老人家的龙头之位。家师因极力反对，故被他们视为眼中钉。最可恨是他引进外人，今次来踢舢的人表面上像与此事毫无关系，但明眼人都知季亦农，在背后主使的。”

徐子陵道：“动手伤人的究竟是何方神能？”

谢显庭愤然道：“那人只说姓云，没有人知道他的家派来历。”

寇仲沉吟半晌，通：“你先回道场再说，照我看你不该把刚才的事隐瞒，否则罗荣太的人来寻仇，你师兄们将会措手不及。”

谢显庭垂头道：“大侠教训得好。”

又往三人瞧去，道：“三位大侠高姓大名，让小子回去也有个交待。”

徐子陵微笑道：“我们和应兄是朋友一事，确非顺口胡，你只要回去形容一下，应兄便知我们是谁。”

三人回到客栈，挤在窄小的房间内，均觉好笑。

坐在榻上的寇仲把面具脱下，随手抛在一旁，往后仰躺，叹道：“管他娘的是否已暴露行藏，不若我们立即赶往冠军，看李元吉是否敢跟来。”

徐子陵在他左旁塌沿坐下，思索道：“你这叫作贼心虚。此处并非李家地头，他们凭甚么得到消息，就算他们联络上霍求，而霍求又真的神通广大至能知晓在南阳发生的一切事情，仍要费一段时间才推测到是谁出手教训罗荣太，那我们还有充裕的时间部署。”

坐在房内唯一椅子中的突利点头道：“陵少说得对。今晚我们先摸摸霍求的底子，明早再分头行事，看看李元吉和云帅的人马会否入城，然后再从容定计。”

寇仲两手伸张，呻吟道：“三派四帮一会，我们知道的有天魁派、罗荣太所属的湍江派、季亦农的阳兴会、此外是朝水帮、灰衣帮，还有大龙头杨镇的南阳帮；剩下的一派一帮叫甚么？”

突利答道：“是荆山派和镇阳帮，少帅的记忆力很不错，别人说过一次便记牢了。”

寇仲抱头道：“我已记得头昏脑胀，真不明白他们在争甚么？若南阳的帮派陷於四分五裂之局，最高兴的人只会是朱。”

徐子陵忽道：“有人来哩！”

走音自远而近，足音轻而均匀，显示来人功底相当不错，故引起徐子陵的警觉。

足音及门而止，接着敲门声向，应羽的声音在门外低声道：“应羽求见！”

突利跳起来把门拉开，把应羽迎进房间，徐子陵友善地拍拍他和寇仲间的床沿空位子，着他坐下。

应羽有点受宠若惊的坐好，道：“显庭真不长进，竟学人去玩青楼女子，幸好得三位拔刀相助，否则后果不敢想像。”

寇仲拗腰坐起来，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恋爱是没有成规或阶级界限的。照我看显庭与小宛是真诚相爱，否则罗荣太就不用诉诸武力来拆散他们。”

应羽为之愕然。有点难以接受的只是摇头。若非说话者是名震天下的寇仲，恐怕他早出言反驳。

寇仲亲热地搂着他肩头，煞有介事的分析道：“青楼姐儿爱的只有三样东西，告诉我，显庭有金吗？”

应羽摇头。

寇仲不理睬徐子陵和突利的表情目光，续问道：“他武功高吗？有甚么特别的本事吗？”

应羽弄不清楚他问这连串问题的动机，继续茫然摇头。

寇仲笑道：“这就是啦：显庭既乏金又欠本事，那小宛爱的当然就是他这个人，如此有情有义，你这作大师兄的若把他们拆散，岂非残忍不仁。你平心静气的想想吧：假若有人来拆散应兄和贵帅妹，你会有甚么感受？”

应羽的脸登时胀红，囁嚅道：“可足我和瑕师妹根本没甚么，唉！我该怎么说呢？”

寇仲肃容道：“大家兄弟，应兄先坦白告诉我，你是否喜欢瑕师妹呢？”

突利和徐子陵为之啼笑皆非。际此各有头痛烦恼事情的时刻，寇仲竟对别人的儿女私情盘根究底的去“关注”，真不知他是何居心。

果然应羽道：“现任家师受辱被创，天魁派覆亡在即，我……唉！”

寇仲微笑道：“兵家有所谓谈笑用兵，我们则可助应兄来个谈情用兵，此着是一举三得；既治好令师的伤势，重振天魁派的威名，更可夺得美人归。而我们则倚贵派之助，掌握城内发生的大小事项。应兄对这提议意下如何？”

子陵和突利这才明白过来，目前他们最苦恼的事，就是如何得到敌人动静的情报，因为就算三人同时出动，也守不住四个城门。

应羽剧颤道：“少帅为何对我这么好？儿女私情只是小事，若能让家师早日康复，令敝派免去覆亡之祸，应羽……”寇仲又打断他道：“这叫人夹人缘。不过应兄有一样说错哩！”

儿女私情不是小事而是！嘿，终生的大事。只有出之以诚，你才能夺得令师妹的芳心。少说废话，让我们先看看吕老师的情况，说到疗治内伤，谁比我和陵少在行。”

应羽感激的眼神移到徐子陵身上，又瞧往突利，后者缓缓撕下面具，微笑道：“小弟突利，来自东突厥。”

寇仲收回按在吕重背后的手，在徐子陵、突利、应羽和吕瑕关注的目光下，露出凝重的神色，看得四人的心直往下沉。

吕重勉力睁开眼，艰难的道：“老天伤势如何？少帅直言无碍，老夫已作了最坏的打算。”

寇仲道：“吕老师伤势颇重，幸好老师功底深厚，在中掌时紧护心脉，否则早性命不保。”

吕瑕热泪泉涌，悲呼道：“少帅能治好爹的伤吗？”

寇仲微笑道：“吕小姐请放心，应兄乃我们心仪的好朋友，我们若不能在一夜之内使尊翁完全复元，怎对得住应兄。”

这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寇仲为应羽“造势”之法，实在太过露骨。应羽是既欢喜又尴尬，徐子陵和突利却为之汗毛倒竖。

但吕瑕听得乃父有救，当然照单全收，感激地瞥了应羽一眼，半信半疑的道：“一晚使成吗？”

吕重叹道：“少帅不用安慰老夫，老夫自知伤势严重，六脉被阴寒之气所闭，就算能勉强保命，没有一年半载也难以活动自如。”

寇仲尊敬的道：“我寇仲岂敢向吕老师胡言乱语。我们来自道家《长生诀》的先天真气，天性能克制这类邪功异法，且经验丰富。陵少你来出手，说到疗伤，当然以你比我为优，其他的就难说啦！”

徐子陵讶道：“甚么邪功异法？”

边说边踢掉鞋子，跨上卧榻，盘膝坐在吕重背后。

双掌齐出，按在吕重背心上。

徐子陵虎躯立震，向寇仲，后者道：“明白了吗？”

徐子陵脸上惊容一闪即逝，颌首表示明白。

其他三人都一头雾水，吕瑕芳心大乱的问道：“怎样呢？”

徐子陵真气源源不绝的送入吕重体内，仍能从容肯定的道：“不出三个

时辰，令尊就可完全康复过来，不会留下任何后。”

吕瑕和应羽显然对沉默寡言的徐子陵更信任。悬到半天的心终放下来。又见吕重脸色立即转佳，连盘坐的姿态都轻松过来，登时有阴霾尽散，雨过天青的感受。

寇仲道：“我们出去再说。”

来到与寝室相连的偏厅，寇仲问起踢场击伤吕重那人的模样，吕瑕仔细形容后，寇仲点头道：“假若我没猜错，此人定是阴癸派的元老高手云雨双修”辟守玄意吕瑕和应羽愕然道：“阴癸派是甚么家派，为何从未听过的呢？”

突利却是恍然大悟，阴癸派的魔手终伸入朱的地盘来，这更是合情合理。阴癸派在长江之北只有襄阳一个据点，若要从而扩张，选取声势较弱的迦楼罗国来开刀，最是顺理成章。

说不定阳兴会的季亦农本身便是阴癸派的人，只要他坐上杨镇的位置，南阳等若落入阴癸派手上。

寇仲解释道：“这是江湖上最隐秘和邪异的一个家派，吕老师定会晓得。只是没有告诉你们吧：看情况目下最聪明的做法，是待吕老师明天痊愈后，立即撤离南阳。听说你们天魁派在很多地方都开设道舫，对吗？”

应羽脸露难色，苦恼道：“少帅既有此提议，可知阴癸派是我们惹不起的。不过家师与杨镇帮主乃生死之交，绝不肯舍他而去。”

突利问道：“杨镇现在何处？”

吕瑕答道：“杨世伯前天到冠军去，尚未回来，否则就有他待我们作主。”

寇仲和突利交换个眼色，均推想到季亦农是要趁这机曾发动，削弱南阳所有支持杨镇的力量。

寇仲断然道：“成功失败，就在今夜：先发者制人，后发者被制于人，我们就和季亦农玩一手，看他能变出甚么花样来。”

话犹未已，有弟子慌张来报道：“湍江帮的人来哩！”

在进入道舫的大堂前，寇一把扯着应羽，凑到他耳旁低声道：“像你现在这神气，怎能赢得瑕师妹的倾慕。万事有我们为你撑腰，至紧要摆出是吕老师继承人的样子，横竖不能善了，还怕他娘的甚么？”

应羽微一点头，猛地挺起胸膛，领先大步入厅，戴回面具的突利和寇仲紧随其后，接着是吕瑕、谢显庭和另四名应羽手下最有辈份的大弟子。

湍江帮的掌门人罗长寿四平八稳的坐在大堂靠西的太师椅内，如电的目光越过应羽落在突利和寇仲两人身上。他身后高高矮矮的站有十多人，人人目露凶光，一大兴问罪之帅的恶形恶相。罗长寿两旁太师椅亦各坐一人，左边的大汉一身灰衣，是灰衣帮的帮主“恶郎君”夏治平；右边是朝水帮内五堂总堂主“铁尺”祈三，都是?涎粑淞室澜薄 娜宋铄?应羽挺起的胸膛立时凹陷下去，执正弟子下辈之礼，向三人躬身致敬。

罗长寿冷哼道：“吕重在那里？”

天魁派各人无不色变，罗长寿如此直呼吕重之名，太不给面子了。

应羽给寇仲提醒的轻推了一下，才懂得领众人在大堂另一边的椅子坐下，应羽居中，寇仲和突利分傍左右，吕瑕等都学对方弟子般站到应羽椅后，立成对峙的形势。

“砰”！

灰衣帮的帮主夏治平显出“恶郎君”的本色，一掌拍在椅旁的酸枝几上，震得几上的茶杯叮叮咚咚作响，怒道：“应羽你哑了吗？吕重究竟在那里？难道不屑见我们一脸？”

“铁尺”祈三阴恻恻的笑道！案夏帮主勿要动气，说不定吕场主没脸见人哩！”

寇仲和突利心知对方最忌惮吕重，故出言试探他的情况。而非吕重受伤，他们亦未必敢这么欺上门来。

应羽终于动气，沉声道：“家师有事外出，若三位想见敝师，劳驾明天再来。”

罗长寿仰天长笑，目光掠过寇仲和突利，回到应羽脸上，冷然道：“好！吕重不在，找你也是一样。令师弟夥同外人，打伤罗某人的儿子，这笔帐该怎么算？”

寇仲差点忍不住出口嘲弄，还幸强忍得住，向应羽投以鼓励的眼神。

应羽亦是心中有气，收摄心神，装出冷静沉着的模样，不亢不卑的答道：“罗帮主言重。令郎荣太公子恃强横行，在公众地方向敝师弟行凶，幸得应羽的结拜兄弟仗义出手。纵使显庭有不对之处，荣太公子也可以直接和我说话，这么做就太不尊重我们天魁派。”

结拜兄弟的身份是他们进来前商量好的。因为若依三派四帮一会表面的盟友关系，照江湖规矩，外人确没有置喙的余地。

罗长寿登时语塞，想不到一向战战兢兢、漫无主见的应羽可以变得这般辞锋锐利。

“恶郎君”夏治平厉叱道！案应羽你竟敢目无尊长，冲撞帮主，是否吃了熊的心豹子的胆。”

吕瑕终忍不住，娇叱道：“敬人者人亦敬之，帮主还讲不讲道理。”

夏治平双目凶光大盛时，祈三笑道：“虎父无犬女，不愧‘环首刀’吕重的女儿。就让祈叔叔来和你论道理，你大师兄忽然钻出来的拜把兄弟高姓大名，属何家何派。今趟到南阳来有何贵干？”

寇仲心叫来得好，敌方三大头头中，以这祈三最为沉着多智，先举茶杯轻呷一口，才好整以暇道：“我叫胡三，他叫胡四，与季亦农份属同门，不信可问问季老他真正的出身来历。今趟是路过贵境，皆因我们专职是杀恶人，杀光一地的恶人便要到别处找恶人。唉！恶人难求，我们的生意愈来愈难做。”

对方人人勃然大怒时，突利早得满肚子不耐烦，猛地站起，喝道：“少说闲话，给老子画下道来，究竟是一窝蜂上还是单打独斗？”

一摆手上伏鹰枪，登时涌起一股凛冽迫人的劲气，威武无俦。

罗长寿、夏治平和祈三，纵然武功远及不上突利。但终是打滚多年的老江湖，眼力高明，只看突利这“胡四”横枪傲立的迫人气势，便知对方已臻第一流高手的境界，心中大为凛然。

祈三最是狡猾，嘿嘿笑道：“应贤若想凭武力解决，破坏南阳的和气，我们一派二帮当然要和贵派周旋到底，只不知这是否吕兄的意思。”

今趟轮到应羽乏言以对，突利单手把枪收往背后，哑然失笑道：“祈总堂主说得好，原来我们是一桩误会，不过罗帮主错在不该与祈总堂主和夏帮主同来问罪，摆明是要将小事弄大，非是要保持和气。早前若非我胡四枪下留人，罗帮主可能香灯不继，现今是战是和，罗帮主请赐天魁派一句话。”

他乃东突厥第二把交椅的人物，权倾外域，这刻滔滔放言，自有一股震慑人心的气度。

祈三立时闭口，让罗长寿作出决定。

夏治平欲言又止，终没说话。

罗长寿脸色变得颇为难看，阴晴不定，好一会才拂袖而起。冷喝道：“明早我们再来，我要亲自跟吕重评理。”

第八章 大祸临头

罗长寿等人含怒离去，应羽愁眉不展道：“现在与罗长寿撕破脸皮，下一步该……唉！”

底下给寇仲暗踢一脚，应羽立即振起精神，勉力装出豪气的样子，续下去道：“该如何先发制人呢？”

突利油然道：“湍江派、潮水帮、灰衣帮、阳兴会的两帮一会一派既联结为一党，其他荆山派和镇阳帮，究竟站在那一方？”

吕瑕轻移娇躯，来到应羽身旁，愤然道：“他们慑於阳兴会日渐扩张的势力和季亦农的武功，对他是敢怒而不敢言。今趟爹出事后，我们想请他们出来支持公道，他们都避而不见。”

寇仲道：“大龙头杨镇人虽不在，但南阳帮总有其他主事的人，不会对季亦农的横行无忌坐视不理吧？”

应羽叹道：“南阳帮最著名的高手孟得功和范乃堂均随大龙头去了冠军，大龙头本倚仗家师为他主持大局，家帅却给人打伤，使我们阵脚大乱。

唉！噢！”

寇仲又暗踢他一脚后，问道：“你们这么多帮派一起管治南阳，防务与财政等事务如何分配？”

吕瑕道：“财政由大龙头掌管，其他工作则由各帮派轮流担当，例如这个月的防务轮到南阳帮负责，所以大龙头不放心到冠军去。”

突利向寇仲道：“我们应否直杀往阳兴会，把季亦农干掉，将事情彻底解决。”

应羽色变道：“万万不可，两帮一会一派加起来人数超过两万之众，况且这样自相残杀，必是两败俱伤之局，最后只会便宜朱粲那老贼。”

寇仲笑道：“应兄弟放心，可汗只是说笑。事情既不能力战，便要智取，还要不授人口柄。让我们分头行事，首先联结南阳帮，掌握全城的情况，尤其是敌对帮派调兵遣将的行动。若本人所料不差，『云雨双修』辟守玄那家伙快要登门造访哩！”

情报像雪片般不断飞到城南的天魁道场，罗长寿等人离开后，直奔阳兴会见季亦农，按著敌对派系开始调动手下，把主力集中往阳兴会在城北的总坛。

暂保中立的荆山派和镇阳帮，亦聚集人马，以求自保。南阳帮更是全神戒备，俾可应付以季亦农为首一方的突击。一时全城形势绷紧若引满之弓，

形势一发难收。

照寇仲猜估，季亦农事实上面对同一难题，就是要避免元气大伤，免被朱粲有机可乘。

否则恐怕他已率人来攻打天魁道场。

除派出作探子的人外，天魁派在南阳近二千弟子，全奉召回道场守护，忧戈待旦的誓保师门。

在吕重疗伤的寝室内，徐子陵的双掌离开吕重的背脊，步出房门，吕瑕迎上来焦急道：“爹的情况如何？”

徐子陵微笑道：“吕小姐放心。事情比我们猜想的更容易，令尊已能自行运气调息，再有个许时辰，该可完全复元过来。”

众人齐松一口气，吕瑕更流出喜悦的泪珠，想入室采看，给应羽软言阻止以免影向吕重行功。

寇仲、徐子陵和突利步至后园，到亭子坐下商量大计。

寇仲道：“李元吉一夥该尚未入城，至少未与霍求联络。至於云帅嘛！

这个波斯家伙来去如风，谁都盯不牢他，有否入城就只天才晓得。”

又同徐子陵述说刚才发生的事和目下南阳山雨欲来的紧张形势。

徐子陵沉吟道：“现在是甚么时辰？”

突利轻松的道：“早得很，只是初更时份。”他一生都在兵凶战危、斗争倾轧中长大，对这类情况司空见惯，根本不当作一回事。

徐子陵道：“只要对方猜不到我们的真正身份，今晚定会率众来攻。”

寇仲道：“我们却有另一个看法：敌人理该不愿演变为两败俱伤之局，他们的目只是吕重。据应羽说，三天后他们将举行第二届的龙头推选，重创吕重只是杀鸡警猴的手段，好迫荆山派和镇阳帮舍『偃月刀』杨镇而选季亦农。那即使吕重仍站在杨镇的一方，仍是二比六之数，季亦农将可名正言顺的坐上大龙头的位置，胜过以鲜血洗城的蠢方法。”

徐子陵恍然道：“原来如此，难怪吕重只伤不死。不过他老人家的功底非常深厚，亦因此成为季亦农的眼中钉。倘他明日能生龙活虎的走到街上，对季亦农的威信势将造成严重的打击。”

寇仲道：“只要现时中立的两派支持杨镇，加上天魁派，将是四对四平手之局。据以前的协议，杨镇可再延任一年，然后才举行第三次推选。在南阳，谁能掌握税收财政，谁的权力最大，除季亦农这别有居心的人外，其他人最终都要屈服。”

突利兴致盎然的道：“今晚我们是否该活动一下筋骨，若南阳变成我们的地头，李元吉等休想能活著离开。”

寇仲道：“此事说难不难，说易不易，陵少有甚么好提议？”

徐子陵道：“能为己为人，当然是一举两得的最理想做法。不过现时的南阳像一团烈火，一个不好，会把全城烧成颓垣败瓦，祸及无辜的平民。我们三个终是外人，不宜直接插手其中。照我看应待吕重老师康复后，由他这德高望重的人出面兵不血刃的把事情摆平，我们则负起保他平安的重任。”

突利一呆道：“我倒没想得这么深入。听来还是子陵说得有道理。”

足音轻响，应羽来报道：“有一艘船刚驶抵城北的码头，报称是与霍求作交易的。南阳帮的人曾登船查问，接触到的是可汗的族人。据说他们明天才进城。”

寇仲大喜道：“终於来哩！”

应羽为之愕然，不明白追兵杀至，寇仲竟这么喜形於色。

徐子陵笑道：“应兄请坐，季亦农方面有甚么新的动静？”

应羽在石`子坐好后愁眉不展道：“刚得到消息，季亦农联同其他两帮一派的龙头，往见荆山脉掌门人任志，显是想说服他加入他们的阵营。唉！若任志给季亦农打动，形势将大是不妙。”

寇仲叹道：“我非是说应兄的不是，像应兄这极神气态度，怎能赢得你瑕师妹的倾心。”

应羽一怔道：“我的态度有甚么不对？”

寇仲摆出军师的神态，胸有成竹的分析道：“愈是危急的情势，女儿家愈希望身边有个能倚仗的男儿汉。现在正是应兄表现英雄气概的时候，像现在般唉声叹气，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儿，怎能令她将芳心许给你。机会稍纵即逝，应兄定要好好把握。”

徐子陵没好气道：“人家师兄妹情深义重，那轮得到你来多事。”

应羽忙道：“少帅是旁观者清，观察入微，家师虽有意撮合我们，可是瑕师妹却多次暗示我并非她心仪的人，看来我只好认命。”

突利加入道：“应兄弟是否察觉自己愈迁就她，她愈爱向你使性子发脾气？”

应羽一震道：“可汗怎能有如目睹似的，情况确如可汗所形容的，我究竟犯了甚么差错。”

突利哈哈笑道：“你的差错是不明白女人只是匹野马，不多打两鞭绝不肯甘心驯服。”

徐子陵苦笑道：“应兄切勿听他的，那只是突厥人的方式，移植到中土可能会弄巧反拙。”

突利捧腹大笑时，寇仲悉心指导的道：“事实放在眼前，你师妹欢喜的不是应声虫，而是充满英雄气概，担得起大事、敢作敢为的好汉。万事有我们给你撑腰，你有甚么好害怕的？想想吧！无论你强充好汉或低声下气，敌人都会改变，对吗？”

徐子陵洒然道：“应兄还是做回自己的本份吧！姻缘这种事若是勉强得来的就没有意思。不过寇仲有一点是对的，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应兄绝不能畏首畏尾，该挺起胸膛为贵派的存亡奋斗，不计成败后果，更不须理会令师妹会否因此而对你生出倾慕之心。”

应羽给激励得双目生辉，点头道：“三位大哥说的都是金石良言，我应羽……”急骤的足音，中断他的说话，吕瑕挟著香风，倘脸含嗔的匆匆来到，极为生气的道：“显庭这小子真不长进，在这吃紧的时刻，竟私下溜出去，若遇上湍江派的人就不得了。”

应羽正想说“怎办才好”，见三人均眼睁睁的瞧著他，醒悟过来，沉声道：“瑕师妹勿要动气，显庭当是往月兰舍寻小宛。”

吕瑕没好气的道：“这个谁都晓得，问题是他是罗长寿欲得之而甘心的目标，外面又处处是他们的眼线，显庭为一个卖笑的女人这么卤莽行事，落在罗长寿手上就糟糕哩！”

应羽断然道：“显庭和青楼女子相好一事，暂不管他对是错，现在最重要是把他追回来，否则若落入季亦农手中，将大大不妙。”

吕瑕微一错愕，朝他用神打量，秀眸射出讶异的神色。

寇仲点头赞许，起立道：“告诉我月兰舍在甚么地方，由我去把他抓回

来。这里有可汗和陵少坐镇便成。”

当小亭只剩下突利和徐子陵两人，后者忽然环目四顾，虎目异采连闪。

突利吓了一跳，学他般留意四周，肯定绝无异样，不解道：“是否有敌人来了？”

徐子陵先摇头，按著又点头道：“不知如何，我刚才忽然心绪不宁，像有大祸临头的样子。这种情况罕有在我身上发生，恐怕不是甚么好兆头。”

突利感到寒意从脊椎直升到脑枕，与徐子陵相处这么久，当然晓得他灵性的敏锐大异常人，吁出一口凉气道：“照道理季亦农纵有辟守玄助他，亦奈何不了我们，子陵为何有此不祥预感？”

徐子陵的脸色变得更凝重，道：“危险的感觉愈趋强烈哩！可汗请去和应羽研究一下可有迅速撤走的方法，我到外院巡视，看有甚么不妥当地寇仲展开身法，逢屋越屋的往位於城北大街的月兰舍掠去。

夜风呼呼，天气清寒！

寇仲条地从瓦背翻入一道横巷中，左弯右曲的急跑一段路，到再翻上一座大宅人家的瓦顶时，卓立瓦脊，低喝道：“来吧！”

白衣赤足的活似一缕没有实质的轻烟，从屋脊另一端冉冉升起，落在屋檐处。

在夜风吹拂下，她不染一丝杂尘白雪般的长衣迎风往后飘舞，尽显她曼妙的体态和动人的线条，美目凄迷，神色幽怨，再不若往日教人心寒的意态笃定。

寇仲心中暗叹，千算万算，也没算过会出现在这里，所有如意算盘立即全打不响。举手扯下面具，缓缓纳入怀里，同时暗聚功力，准备出手应敌。

忽然掠近寻丈，在他身前六尺许处站定，檀口轻启，吐气如兰的幽幽道：“少帅好吗？”

寇仲苦笑道：“本来一切如意，心想事成，但现在美人儿你芳驾光临，极可能是我乐极生悲的先兆，还有甚么好与不好可说呢？”

没有答他的话，仰起螭首，美目深注往星月交辉的澄明夜空，叹道：“子陵是否在天魁道场内。告诉他！永远都忘不了他。”

寇仲心中升起一股寒意，差点掉头拔足往道场赶回去，但又晓得这是扰他心神的高明手段，中计的后果就是横尸街头。连忙收摄心神，把千般忧虑排出脑际之外。沉声道：“我们不是定下协议，我们去起出杨公宝藏，你则可在宝藏内取某一物吗？”

的目光回到他脸上，平静问道：“寇仲你有多少把握，可避过师妃暄和佛门四僧的追捕？”

寇仲愕然道：“你的消息倒灵通。”

玉容回复止水般的平静，淡淡道：“与其让你们落入师妃暄之手，永远到不了关中长安，不如由我们把你抓起来，看看你在尝尽天下酷刑后，是否仍口硬得能不吐宝藏的秘密。”

“锵”！

寇仲掣出井中月。冷笑道：“闲话少说，手底下见真章才是这世上唯一真理，其他都是像你刚才般说的是废话。”

一对美目又射出复杂深刻得令人难明的神色，凄然笑道：“你和子陵都是能使倾心的英雄人物，只恨我却终要毁掉你们，实在教人心痛。

但我们亦是迫不得已，南阳乃我们必欲得之的重要据点，绝不容你们

插手干涉。现在寇少帅的利用价值完全消失，该是时候送少帅上路哩！”

寇仲哈哈笑适：“空口白话说来有甚么意思，看刀！”

施出井中八法“击奇”，井中月化作长芒，闪电般往这阴癸派最出类拔萃的新一代传人击去。

“蓬”！

双袖扬起，重重拂在井中月刀锋处，寇仲只觉刀劲全被她那对大魔袖吸纳过去，立时招不成招，骇然后退。

却没有乘势追击，柔声道：“寇少帅你将比你的兄弟幸运得多，因为我们已决定对你狠下杀手，子陵却会求死不得，除非他能觑机自尽。”

寇仲再次提聚功力，冷晒道：“不要吹大气，要擒下我的好兄弟只是痴人说梦。”

叹道：“你们正是因自信而累事，今晚师尊将亲自出手对付子陵，少帅要不要坐下好好的想想那结果。”

寇仲心神剧震时，全力出手。

徐子陵绕著广阔近一里的天魁道场外围迅速飞掠，在星月映照下道场外的街道房舍一片宁洽，没有丝毫异样的情况。

最后他来到主堂高耸於其他所有建筑组群的屋脊顶处，迎风独立，极目四顾。

蓦地在道场围墙外西南方的房舍瓦顶上，现出十多道人影活像来自幽冥黑暗世界的众多幽魂恶鬼，笔直往道场飞掠而来。

领先一人高髻云鬓，脸盖重纱，体型高姚诱人。

徐子陵登时倒吸一口凉气，扯掉面具，扬声喝道：“想不到竟是祝宗主法驾亲临，在下至感荣辛。”

声音说话传遍整个道场。

弓弦声向，埋伏在那个方向的弟子怎知道“祝宗主”是何方神圣，齐齐弯弓搭箭，朝进入道场范围的敌人射去。

徐子陵心叫不好，已来不及阻止。又知纵使能阻止他们，结果亦不会有任何分别。

第九章 难填之恨

寇仲在刹那间把精气神提升至最颠峰的状态，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要把所有因关心徐子陵而来的焦虑全排出脑海之外，心志不分的先去应付眼前的危难，否则他将如宋缺所评的根本不配用刀。

在这种时刻，仍分心去想另外的事。不但於事无补，更是自取灭亡。

他虽曾与多次交手，却从未真正摸清她的深浅。他现下唯一有利的地方，就是不晓得他近日的突破和进度。只要他能好好利用此点，说不定可突围逃生，赶回去与徐子陵会合。

就算要死，他们也要死在一块儿。

攻至。

这美女乌黑的秀发飘扬上方，像无数有生命的毒蛇，催动毛发至乎此等惊世骇俗的地步，他尚是首次目睹。

四面八方尽是袖影狂台，像一面无所不被的网，把他笼罩其中。寇仲冷喝一声，随口叫一声得罪，脚下用力，踏处瓦片立时寸寸碎裂，寇仲像陷进深洞般。随著碎瓦木梁，堕进下面人家的房舍去，同时一刀上刺，迎上天魔袖拂出其中暗含的指劲杀著。

“叮”的一声，刀锋硬攫指劲，一股活像能纠缠永世的阴寒之气透刀入侵，寇仲经脉欲裂下，终于踏足实地。

脚尖才触地，寇仲已把真气运转一周天，化去对方能撕心裂肺的可怕气劲，同时往前弹出，“碎”的一声撞破大门，来到宅堂前的广场处，再斜飞而起，落往围墙去。

这几下应变发生在数息之内，寇仲已脱离险境，避过的锋锐。

凌空追至，天魔带毒蛇般从罗袖滑出，疾取寇仲后颈，刚好赶在寇仲踏实墙头的一刻击中他，时间拿捏之妙，即使对方乃索命之敌，寇仲仍要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才是的真功夫，以往她因种种原因，故出手均未尽全力，此刻一意杀他，声势自大不相同。

整个空闲像凹陷下去，既无法用力，纵勉强逞强亦是力不从心，只是那种难受至极点的感觉，足可令人心烦气躁，不战而败。

但寇仲自有应付之法，立时运动体内正反之气。像一座自给自足的城堡般，虽在敌人强大的军队包围下，仍能运作自如，猛换一口真气，在踏足墙头的刹那间横移半丈，并中月反手扫劈，正中的天魔飘带。

以的眼力和狡猾多智，仍猜不到寇仲有此应变能力，尤有甚者，就在被寇仲扫中带端的刹那，不但丝毫不觉对方反震劲道，飘带竟被带得卸向前方，真气泄荡。如此奇异的怪劲，她尚是首次在寇仲处碰上。

她本身乃吸取别人真气的专家，天魔气讲求以无形之力，盗取对方有实之质，敌人发力愈猛，愈是正中下怀，故深悉其中妙用。故此刻见对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惊反喜气随心转，加送一道真气，并鬼魅般凌空移位，使寇仲攻势落空。天魔飘带更化成十多朵圈影，再朝寇仲当头罩去，变招之快，教人难以想像。

寇仲刚暗庆计谋得售，正要借方挥刀反攻，岂知不运气犹可，忽然整条手臂疼痛阴寒，差点宝刀甩手堕地时，已像吊靴鬼般贴身飘至，他那颓丧失败的感觉似若由云端飞快掉进泥掉去，连叹窝囊的余闲也欠奉。

幸好他临危不乱，一个肋斗往前翻腾而去，离墙时右足后撑，点在目光不及墙头稍下的地力。

果然如影附形的追来，天魔飘带变戏法似的一化为二，循著两道弧线轨迹，从左右外档弯回卷拂，假设寇仲原式不变，在越过窄巷前，左右耳鼓穴会同时中招，那时任寇仲是大罗金仙，也要返魂无术。

幸而这都尽在寇仲意中，条地改变方向，冲天而起，弹石般投往远处，虽及时变招追击，刚好差了一线，只能以其中一带在他左腿处轻拂上一下，就那么给他以毫厘之差逸出她的魔手。

寇仲化去入侵的天魔劲，落在另一所宅舍屋脊高处，横刀而立，双目神光进射，一瞬不瞬的盯著像魔女下凡，御风飘来的阴癸派绝色美女。

他已为自己制造种种有利的形势，避开她锋锐最盛的几招强击，刻下

到了全力反扑的时刻，此刻他无论信心和斗志，均处于最佳的状态，若奈何不了对方，将显示他和仍有一段不能缩减的距离。

岂知临空而至的婚怕却由快转缓，还令人难以置信的在空中旋转起来，由罗袖延伸出来的一对飘带织成完美无瑕的圆球带网，把她紧裹其中，往寇仲投来。

寇仲瞧得头皮发麻，别无选择下斜掠往上，一刀劈出。

“阴后”祝玉妍腾身而起，姿态优雅的从容避过所有箭矢，轻轻松松的落在屋脊的另一端，与徐子陵只隔丈许，柔声道：“荆州一地，在南北分裂时向为南方政权必争之地，故有『南方之命，悬於荆州』之语，实乃南方盛衰之关键。南阳乃荆州北部要塞，交通便利，地势险固，户口繁盛。我们既得襄阳，若再取南阳，将成犄角之势，互为呼应。你两人不知好歹，竟敢来坏我们的大事，实咎由自取，勿怪我们不顾协定。”

祝玉妍当然不会这么有闲情逸致来和徐子陵这后进小辈聊天，她是要手下得以对天魁弟子痛施杀手，藉以扰乱徐子陵的心神，好让她能生擒徐子陵，追问杨公宝藏的下落。

徐子陵心内滴血，偏要对四周正被屠般的天魁派弟子的惨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要祈祷突利能带领吕重、应羽等知机逃遁，其中的痛苦，绝非任何笔墨可形容万一。

惨叫呻吟痛哼之声不住从四方八面传来，天魁道场忽然变成人闲地狱。

伏尸处处。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沉声道：“徐某人今日若幸能突围逃生，日后对祝宗主今晚的残酷手段，必有回报。”

祝玉妍冷笑道：“好胆！你们妄想可像以前般风光吗？”

藏在袖内的左手缓缓探出，玉指遥点眼前像慧星般崛起武林年轻有为的对手。

徐子陵的目光不由自主的给她从袖内伸出来的玉手小臂完全吸引，心中涌起难以言宣的感觉。

在星月交辉下，祝玉妍没有任何瑕疵的手闪亮著超非凡世的动人光采，无论形态动作，均齐集天下至美的妙态，含蕴天地间某一难言的隐秘，一时间徐子陵像忽然陷进另一世界去，与身旁充满血腥屠戮的凄惨现实再没有任何关系。

一缕低吟从祝玉妍隐在重纱之后的檀口吐出，进入徐子陵耳鼓后渐化为天籁妙韵。

这魔门最有地位的绝顶高手，全力展开天魔大法，无隙不入的向徐子陵全面进攻。

“蓬”！

寇仲的刀似乎和的飘带硬撼，事实上拚的只是蛤蜒点水的以刀锋轻轻在带影最密集处画上一记，却发出劲气交击的爆向。

两人同时大吃一惊。

令寇仲骇然的是的天魔飘带似有生命的灵蛇般卷缠而上，强大的天魔劲则似千重枷锁般把他紧吸不放，纵想抽刀退走，亦有所不能，唯一的方法，就是弃刀而逃。

就在这魂飞魄散，空有绝世刀艺却无用武之地的时刻，他想起李元吉的回马拖枪法。

吃惊的是看不穿他刀法的变化，明明是一刀迎脸劈来，到最后攻至时却是飘带被他刀锋画中，使她所有厉害杀著全施展不开。幸好天魔大法最厉害处正是千变万化，无有穷尽。立时施出天魔带最凌厉的杀著“纤手驭龙”，昔日飞马牧场商家两大元老高手，便是在她这种至死方休的手法下惨遭不幸。

就在她庆幸妙法得逞之际，井中月忽然生出一股往左摆动的强大拖扯之力。

心里暗惊，娇叱一声，逆劲往反向抗衡。

两人同时往瓦背落下去。

寇仲反笑道：“美人中计啦！”井中月一摆，顺著她的劲道拖刀，一下子逸出她飘带纠缠，双足踏在瓦背上。

娇哼道：“看你还有甚么伎俩。”

飘带消没罗袖之内，接著一个旋身，欺入他怀里，寇仲骇然疾退时，两袖往上掀起，露出赛雪欺霜的小臂，左右手各持精光灿闪的锋快短刀。

分取他咽喉和小腹，凌厉至极。

最诡异是她只以赤足的一对拇指触地，白衣飘舞，整个人像没有重量似的。以无比轻盈和优芙的姿态，往他攻来。

她的每个姿态均妙不可言，偏是手段却凶残狠辣，招招夺命，形成强烈的对比，教人意乱神消。

“叮叮”！在没法展开刀势下，寇仲勉强以刀锋挑开她上攻的一刀后，再以刀柄挫开她向腰腹画来的刃斩，险至毫厘。

寇仲再退一步，心叫不好。

果然占得先手，立即得势不饶人，天魔双斩水银泻地的贴身往他攻来，她攻击的方式不拘一法，全是针对寇仲当时的情况，寻瑕觅隙，杀得寇仲险象横生，随时有魂断当场的危机。

由秀发至秀足，全身上下无一不可作攻击的用途，诡奇变化处，任寇仲想像力如何丰富，非是目睹身受，绝想不到会是那么“多采多姿”在眨几下眼的高速中，“叮当铿锵”之声响个不停，寇仲把井中月由刀柄千刀锋每寸的地力用至极尽，又以宽肩手肘硬顶了她十多下劲道十足的肩撞肘击，双脚互踢十多记，终给她的秀发挥打在背肌处，登时衣衫碎裂，现出数十度深达两、三分的血痕，人也断线风筝的抛跌开去，滚落瓦背。

这还是他凭著新领悟同来的身法，才制造出此等战果，令本可夺他小命的杀著，变成只是皮肉之伤。

火辣的剧痛下，寇仲踏足长街，一辆马车正从寂静的长街另一端奔来，而的天魔双斩，则当头罩下，不予他丝毫喘息的机会。

寇仲脑际灵光一闪，伏倒地上，然后箭矢般贴地疾射，来到急奔而过的马车底下，看似是要通过车底从另一边逃生，事实他却是紧附车底，随车而去。

凌空一个翻飞，降往对街，才知中计，冷哼一声，朝奔出近十丈的马车电掠而去。

马车忽地加速，任御者如何拉勒叱止，四匹健马仍像疯了的牵曳狂奔，显是藏在车底的寇仲做了手脚。

怒叱一声，把身法提至极限，迅速把与马车的距离拉近至五丈。

四丈、三丈，眼看可赶上忽然最前方的一匹健马与马车分离，四蹄直

放，再转入横街。

如影附形，放过马车转追这离车之马，天魔飘带电射而出，卷向马儿的后腿。

寇仲哈哈一笑，从马肚翻上马背，反手一刀，往马股下方扫去，正中天魔飘带。

“霍”！

劲气交击下，娇躯一颤，登时速度减缓。在力战之后。适才又发力追赶，已损耗她真元甚巨，纵使以她精纯的魔功也大感吃不消。更知寇仲有马作脚力，以逸待劳，而自己则只能仗身形步法从后急赶追击，难以发挥天魔大法变幻莫测的威力。无奈下只好颓然放弃，停下来眼睁睁的目送寇仲消失在长冲弯角处。

面对祝玉妍集魔音魔相魔功大成的凌厉攻势，徐子陵暗捏不动根本印，登时视象和听觉的幻象尽消，心志变得坚刚如磐石，不为对方摇动分毫。

四周天魁派弟子被屠杀的死前惨呼，亦不能影响他澄明通澈的心境。

有生必有死。

整个人间的世界在他这刻来说只是一个短暂的幻象，除本心外再无他物。

徐子陵低喝一声“咄”，两手变化出大金刚轮印，迎击祝玉妍照脸拂来的天魔袖。

“蓬！蓬！蓬！”

徐子陵施尽浑身解数，脚踏奇步之下，更变化出外狮子和内狮子印，寸土不让的硬挡祝玉妍从不同角度拂来的三袖后，终被迫和祝玉妍从罗袖探出来的玉掌狠拚一招。

天魔功如狂涛怒潮、缺堤洪水般冲来，徐子陵喷出一口鲜血，才退后两步，便横飞开去，堪堪避过祝玉妍从裙底闪电踢向小腹的一脚。

徐子陵又左右各晃一下，连祝玉妍也不知他要逃往何处时，他早闪到祝玉妍身后，两手穿花蝴蝶的化作千万掌影，往这可怕的大敌攻去。

祝玉妍想不到他仍有反击之力，看似随意的旋身拂袖，驱散徐子陵的漫天掌影，然后樱唇轻吐，吹出一口香气。

徐子陵给她这玄奥无匹的一袖拂得蹈跟跌退，所有后著无以为继，祝玉妍覆盖脸上的重纱往上扬起，露出她动人的玉容。

她一对美眸射出似怜似怨的神色，配合她容颜某种不能言传的感人表情，确深贝勾魂摄魄的奇异力量。

这魔门最负盛名的高手，同时檀口吟唱，娇躯缓缓舞动，其婀娜多姿使人意乱情迷之态，能教铁石心肠的人，或修炼至凡心尽去的佛门高僧亦破戒动心。

最奇异处是空气中仿佛充满了能直钻心脾的清香，使人魂为之销。

徐子陵嗫叫侥幸，若非他扮岳山时曾见过祝玉妍青春焕发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庐山真貌，这刻定因骤见玉容下给震撼致心神摇荡，露出心灵的空隙。

被她能迷惑感官的天魔大法乘虚入侵，不战而溃。

这可是他唯一反败为胜的机会，装出目瞪口呆的神情，却暗捏小动根本印。

祝玉妍缓缓飘来，举指遥点。

徐子陵蓦地狂喝，口吐真言：“咄！”

一拳击出。

祝玉妍显是想不到徐子陵的心神竟能不受她魔功所惑，娇躯猛颤，双目蓝芒大盛，指化为掌，速度骤增，快似鬼魅的闪往徐子陵左侧，重劈在徐子陵拳侧处。

徐子陵虽清楚瞧到她应变的方式和招数，偏是正欲变招时，拳头已被劈中，丝毫没法改变这形势。

当对方玉掌切在拳侧时，似若轻柔乏刀，但他的脑袋却如受电殛，视听亦同时模糊起来，若非仍紧守心头的一点灵明，恐怕会惊恐得发疯狂呼。

如此魔功，确是惊天动地，防无可防。

祝玉妍亦给他正寻隙而发的全力一拳，震得横飘到左方瓦背上。

徐子陵勉力倒纵而起，凌空两个翻腾后，连续运转体内真气，视听之力才回复过来，居高临下，见到修罗地狱般的可怕景况。

天魁道场大部份的房舍全陷进火海中，伏尸处处，但屠杀仍在激烈进行中，敌方以百计的黑衣人对余生者展开无情的追杀攻伐。浓烟蔽天，星月无光下，眼光所及处尽是狼奔豕突的惨烈情景。

徐子陵自知再无力量挽回大局，若此时不走，待阴癸派各魔头尽歼道场内其他人后，他更走不了。

但如何可摆脱祝玉妍呢？他落在另一所房子的瓦脊处，祝玉妍飞临头顶上方，一对玉掌全力下击，劲气压得他呼吸顿止，全身乏力。

第十章 杀出南阳

祝玉妍近十多年来，从未试过像这一刻般满蓄杀机，她刚才可说施尽浑身解数，却只能令徐子陵受了点毫无足道的轻微内伤。而最令她心寒的就是对方根本不怕她的“天魔幻相”，使她天魔大法的威力大打折扣。此时她舍去生擒对方的念头，决意全力毙敌，免去将来徐子陵变成另一个宁道奇的后患。

徐子陵若晓得祝玉妍心内的想法，当可非常自豪，但此刻他脑筋转动的只是如何保命逃生，好在日后取回这令他悲愤痛心的血债。

面对祝玉妍这惊天动地、威力无俦的全力一击，他绝不可退缩，否则会兵败如山倒之局，直至被杀。

祝玉妍的天魔大法制造出来的*力场*，比之棺媳又多了数十年千锤百炼，达至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魔功和经验在其中。

在一般情况下，纵使以徐子陵目前的突破和功力，对祝玉妍的掌劲仍是借无可借，卸无可卸。

幸好他因曾有过受棺棺把天魔劲送入体内以对付尤鸟倦的体验，故比寇仲更深悉天魔功法的虚实微妙，在这生死悬於一线的危急存亡之际，只好拚命一试。他仰首上望，双目神光大盛，手捏施无畏印，被寒劲入侵得差些凝结的血液立时开始流通，血管同时收窄，使血液奔行加速，全身冥气周游干息，适才乏力的感觉顿即消去，体内气劲澎湃，再变化出正反两股力道，

往左微移三尺，一拳击出。

祝玉妍此刻杀机更盛。

本被她天魔劲压得斗志全消的年轻对手，忽然全身衣袂拂扬，变成另一个人似的站得稳如泰山，而连她都不明白的是对方击来的一拳竟没有丝毫劲道，偏又有种玄奥莫测的感觉。

蓦地对方往横移开，自己无坚不摧的天魔劲场像忽然失去重心和目标似的，晃晃荡荡，使催劲的她反而难过至极点，但这时变招已来不及，双掌惟有原式不变，改向下推。

以祝玉妍经验的丰富，眼力的高明，仍要自认对徐子陵看不通，摸不透。

“轰*！臂伸至尽，离祝玉妍从天击来的玉掌只有五尺的距离时，徐子陵体内正反两股真气变为绞旋而依相反方向旋动的一股气柱，像暴发的洪流般，脱拳而出，迎上祝玉妍全力的一击。

气劲交击。

祝玉妍闷哼一声，被震得斜飞开去。

徐子陵则再口喷鲜血，踉跄打转的掉下瓦坡，著地前，探足一点，箭矢般投往远方。

祝玉妍足尖一点屋脊，又迴飞追来。

徐子陵望著前方二十丈许火光熊熊、冒起大量浓烟的一组房舍投去。

能否在仍有的一段距离前逃过祝玉妍的追截，将是生和死的分别。

一记硬拚下，祝玉妍和他在绝无转寰余地中，同告受伤，分别只在轻重之异。能令这魔门大宗师受伤，他实可堪告慰。

适才他先以施无畏印凝起的护体夏气，藉正反移力把将他笼罩得动弹不得的天魔劲场卸开，再发拳攻击，利用他新近领悟回来宝瓶印式的发劲方法，令祝玉妍摸不清他的手法，不但硬挡她全力一击，还成功地借去她少许真气，更凭这注生力军的真气，在堕地前大幅舒缓了经脉的伤势，致能有馀力逃窜。

尚差五丈便可进入浓烟密布的火场，而祝玉妍仍在十丈以外，在这有利的形势中，忽令人影一闪，一位清秀俊雅、动作潇洒的中年文士，竟拦在前方，手横铜箫哈哈笑道：“徐兄弟可好？辟守玄恭候多时。*徐子陵只看对方动作的迅快轻松，氩度丰姿，立即断定此人魔功之高，尤在边不负之上，自知必无可避，猛咬牙龈，以最刚猛的大金刚轮印，运聚所馀无几的真气，丝毫不缓的宜击敌手。

辟守玄摇头叹道：*这叫灯蛾扑火，不自量力。*铜箫一摆，在空中画出反映背后火光的芒光，呼啸声随之大作，仿似鬼哭神号。

就在徐子陵对攻出的一拳已失信心，自叹小命不保的一刻，辟守玄背后的浓烟火光中异响突起，接著一团滚动的枪影，像龙卷风般往辟守玄卷去。

形势登时完全逆转过来，轮到‘云口雨双修’辟守玄腹背受敌。

以辟守玄之能，亦知难以抵挡两大年青高手的前后夹击，尤其后面攻来的伏鹰枪事起突然，他因只顾前方以致背部空门大露，在措手不及下只能先求自保，虽明知只要挡得徐子陵一招，祝玉妍可及时赶上，仍要心中嗟叹的往横闪开，还要有那么远避那么远。

刹那间徐子陵和突利会合一起，徐子陵乘势一把扯著突利臂膀，拉得他和自己斜掠而起，投入浓烟深处。

祝玉妍赶到时，已迟了一步。

寇仲策马急驰，望著火头浓烟腾奔天上，染红了城南天际的天魁道场发狂般奔去，心中充盈杀机。

所有通往道场的大街小巷均被该是与季亦农有关的武装大汉封锁，严禁其他人接近或赶去救火。

此时寇仲的井中月沾满鲜血，硬闯七、八个关口，才赶到这里来。

就在这时，浑身火星炭屑、狼狈不堪的徐子陵和突利从灾场钻出来，扑上墙头。

站在墙头的徐子陵往他瞧来时突然脚步踉跄，差点掉下墙头，幸得突利一把抓著，拔身而起，再往寇仲投去。

两道人影同时出现在三十丈许外墙头处，迅若幽灵的往他们追来，寇仲认出其中一个是*阴后*祝玉妍，心叫乖乖不得了，接过落在马背的徐子陵和突利，立即勒转马头，转入长街，各人提气轻身，大幅削减马儿的负担，三人一骑，仓皇逃命去也。

才奔出二十多丈，十多名大汉持矛挥枪从两旁扑出，箭矢更骤雨般从屋顶两边射下来。

突利大喝一声，洒出漫天枪影，形成一个保护网，挡得劲箭翎飞堕地。

徐子陵左右开弓，以拳劲掌风，震得扑来的敌人束倒西歪，抛倒跌退。

寇仲大喝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井中月闪电般在马头前掣动，挡路者无一幸免的溅血倒下。

健马没片刻停留的闯关而出。

他们已无暇去看祝玉妍和辟守玄是否仍追在背后，只知凡挡我者，格杀勿论，来到两条大街交叉处，三人都浑身浴血，但却闯过多关，杀掉对方近百人，战况之烈，非身在其中，实难以想像。

突利喝道：*转左！*寇仲记起李元吉、康鞘利等人正在北门外湍江的码头上，转左将可宜抵西门，忙策马左行。

突利叫道：*快一点！妖妇愈来愈近哩！*寇仲和徐子陵别头后望，只见祝玉妍和辟守玄一先一后，追近至十馀丈的距离，只要稍有延误，会立即给追上，心中唤娘，欲催马加速，岂知口吐白沫的马儿早达至脚连的极限，倏忽间祝玉妍又追近至八、九丈。

两旁的房舍像幻影般往两旁急速倒退，前方人影你追我逐，数百人正在拚命厮杀，呐喊连天，伏尸处处。

最令三人安慰的是西门处城门大开，显是负责守城的南阳帮众，遇袭下见势色不对，开城逃命，否则马儿难以飞越城墙，这么稍一耽搁，必被敌人追上无疑。

寇仲策马在交战双方的空隙中左穿右插，刹那间进入深达六丈的门阙，马儿忽然前蹄失足，把三人倾倒滚地。

三人滚出门外，来到吊桥边缘处，再弹起来，奔过吊桥，落荒逃去。

祝玉妍和辟守玄追至桥头，络於力竭，停下来眼睁睁瞧著他们没在城外黑暗深处。

三人在城外一个山头颓然坐下，遥望南阳，仍隐见冲天而起的烟火。

寇仲苦笑道：*今趟真是一败涂地，能执回小命是邀天之幸。*双膝跪地的徐子陵，木无表情的沉声道：“他们怎样了？”正急促喘气的突利艰苦答道：“该逃出来吧！我半强迫的劝得应羽、吕天瑕等十多人护著吕重从

秘道离开，才回头找你。*寇仲忽然起立，一对虎目狠狠盯著南阳城上方火光，道：*所有旧恨新仇，终有一日我们要与祝玉妍清算。*突利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还要到冠军去吗？*寇仲徵询徐子陵的意见道：*陵少怎么说？*徐子陵仰首望天，道：*我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否则见到鹰儿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的时间，将后悔莫及。而且像我们现在的情况，根本没有逃亡的本钱。*突利一觉醒来，太阳已君临大地，在中天处射下暖洋洋的光线。

徐子陵仍跌跣盘膝，闭目冥坐，却不见寇仲的踪影。

他们身处的隐阔峡谷在南阳西北五十里外的山区内，丛林密布，浓荫掩蔽，正是藏身的好地点。

峡谷底一道溪流蜿蜒而过，淙淙水声，份外令人感到山林的平和安逸，尤其在经历过昨夜的腥风血雨后。

突利悄悄起立，三人中论伤势，以徐子陵最重，所以需更长调息时间。

抵达谷口时，寇仲正躲在一丛浓密的树荫下向天观望，当突利来到他身后时，寇仲往天一指，道：*看！*突利循指示瞧去，一个黑点正在山区外十里许处的原野上飞翔，找寻目标。

寇仲问道：*谁的鹰？*突利仔细观察，低声道：*该是康鞘利的鹞鹰，终追到来哩！*黑点又往远处移去，消没在一座小山之后。

寇仲叹道：“还是陵少心水清，若我们昨夜只知逃走，现在又会给人追得喘不过气来。

*。

突利在他旁单膝跪下，道：*我们要重新决定逃走的路线，多了阴癸派这大敌，我们的处境更是不妙。*寇仲道：“你的地理常识竟比我这汉人还好，真是讽刺，不如由你来设计逃亡路线吧！”突利苦笑道：“你是否在讽刺我，因为小弟下工夫研究你们的山川地理，只有一个目的，不用说出来你也该知是甚么。”寇仲笑道：“缸怨兵岳矗 忝呛湍愕男控 嫦龋 悴欢先腩趾苻浚 烤*是因仰慕我们中土的文化，还是想要我们的财帛子女土地？”突利淡然道：*若用两句话来说，就是乘人之危或为人所乘，这才是入侵的动机，我不攻你，你便来侵我，有甚么道理可言。*寇仲沉吟道：*可是从历史看，总是你们寇边进侵的多，我们是为保卫国土而作反击吧！*突利分析道：*这只是一种误解，由於战术、地理和社会的分异，你们在大多数时间只能处於被动的形势。坦白说，纯以武力论，你们汉人实在不是我们对手。真正令我们佩服的只有你们战国时的*铁骑飞将*李牧，即使以汉武帝的强大，双方亦只是两败俱伤之局。*寇仲大感脸目无光，反驳道：“既是如此，为何你们的国界不能扩展越过阴山长城呢？”可见我们或不擅攻，却是善守。*突利心平气和的道：*希望这番讨论不会损及我们兄弟间过命的交情。*寇仲老脸微红道：*当然不会。只是气氛热烈了点，可汗请继续说下去。*突利叹道：“说下去可能会更难听，少帅仍要听吗？”寇仲苦笑道：*不要说得那么难听行吗？*突利探手搂上寇仲肩头，道：*我是诚心把你当作兄弟，才坦言直说。

若比较高下，我们是以勇力胜，你们却智计占优。一直以来，汉人对付我们最厉害的法宝，就是分化与和亲两大政策，武功只作后盾之用。只要能令我们出现分裂和内哄，你们可隔岸观火，安享其成。若以武力论，早在南北朝分立时，我们已横扫漠北，建立起强大的可汗国。但你看看现在的情

况，好好一个突厥汗国不但分裂为东西两国，颉利还要置我於死地。若大家能同心合力，你们凭甚么阻止我们北下。*寇仲听得默然无语。

突厥的分裂，确与隋室的离间政策有莫大关系，这是看准突厥权力分散的弱点。因为突厥的最高领袖大可汗下还有若干像突利这种小可汗，各有地盘，实际上无论治权和武力都是独立的，所谓‘虽移徙无常而各有地分’。

故‘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只要向其中某汗拉拢示好，可制造众汗间的矛盾。

隋室虽对这种勇武善战，来去如风，有广阔沙漠作藏身处的强大游牧民族用武无地，却是有计可施。

突利续道：*你们是以务农为主，人虽多我们千百倍，但调动军队却非足易事，往往只会引起民变。且防线又长，难以集中防守，远征吗？我们只要断你们粮道，你们便成缺粮劳师的孤军，那能抵挡我们这些出身大漠的精骑突袭，只是天气的变幻和沙漠的酷热，你们便注定是败亡之局。*寇仲苦笑道：*事实如山，教我如何分辩。唉！可否告诉我，像你们现在存心使中土四分五裂，支持汉人打汉人的高明妙策，是否赵德言给你们想出来的？*

突利摇头道：*定此策者乃‘武尊’毕玄的亲弟噉欲谷，此人不但武功高明，且谋略过人，在我国地位仅次于毕玄，甚得颉利尊敬信任。*寇仲叹道：*果然厉害，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离强而合弱。照这么看，说不定今趟可汗被设计陷害，也是出於这个甚么谷的献计，希望能收回所有小可汗的兵权，建立一个集权中央的国家，到连西突厥都被平复时，中土将有大灾难。*突利一震道：*我倒没想得这么深入，但毕玄……唉！利害关头，确很难说。*徐子陵此时来到两人身后，道：“看！”两人望往万里无云的晴空，鹰又朝他们的方向飞来。

寇仲道：*该到那里去呢？*徐子陵淡淡道：“入黑后我们重返南阳，到时见机行事如何？”两人为之愕然。

第十一章 海沙帮主

城内虽行人较少，天魁道场尽成瓦砾残片，但南阳情况跟事变前分别不大。更如徐子陵所料，没有关卡截查来往人流，城门码头均保持开放。

南阳的命脉在乎贸易，而贸易的基本条件必须保持南阳的开放和稳定，使本地和四方往来的商贾放心大做生意。

昨夜季亦农在阴癸派倾巢而出的支持下，一举把敌对的南阳帮和天魁派两大势力，以雷霆万钧的姿态连根拔起，正是要把混乱减至最低。

可想像季亦农现在正忙个不亦乐乎，频向其他帮派领袖和大商家保证他们的利益，以确立自己的治权，接收南阳帮和天魁派辖下的业务。

在这种时候回城，既可避过李元吉和云帅两方人马的追捕，又大出阴癸派意料外，由明转暗，可伺机反击或逃遁，至少争得喘一口气的时间。

三人渡过护城河，在城西翻墙入城，以真面目找了间旅馆作落脚的地

点，寇仲到饭堂向夥计打探消息时，突利和徐子陵留在房中等候。

突利怀疑的道：“我们会否太张扬？”

盘膝坐在椅内的徐子陵道：“假若可汗是季亦农，会否大张旗鼓的命人四处找我们呢？”

突利恍然道：“子陵的脑筋确比我灵活，季亦农当会极力掩抑，就像襄阳钱独关的情况。假若他告诉手下或其他帮派，说要对付的人是名震天下的寇仲和徐子陵，所有人却会怀疑他有甚凭藉？”

徐子陵微笑道：“阴癸派势将偃旗息鼓，惟恐别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我们暂时该是安全的，兼且谁料得到我们会留此险地。”突利叹道：“可惜昨夜一战将是秘而不宣。否则子陵能与祝玉妍在正面交锋下全身而退一事，足可令子陵声价大增百倍。”徐子陵淡然自若道：“虚名虚利，求来作甚么。现在阴癸派的势力愈趋壮大，我们若不能趁这要紧关头对阴癸派展开反击，到米已成炊时，一切都迟了。”突利大讶道：“现在不是米要成炊吗？凭我们三个人的力量，能干出什么事来？徐子陵双目闪过浓重的杀机，一字一字的缓缓道：“只要能杀死季亦农，整个局势将可扭转过来。”此时寇仲回来，坐在床沿处，道：“南阳城表面看大致平静，其实人心惶惶，有人说南阳帮的杨镇会在这两天反攻，又有人说朱祭会乘虚而来。对季亦农城民大多没甚么好感。”徐子陵道：“天魁道场被夷为平地，城民有甚么反应？”寇仲道：“他们均认为季亦农太过份，据说不但中立的荆山派和“阳帮大为震怒，连与季亦农同流合污的朝水帮、灰衣帮及湍江派都认为不该弄至如此地步。但碍於季亦农声威大振，故都敢怒不敢言。今趟季亦农此举，已激起公愤。唉！若非我们插手，祝玉妍该不会为利害所逼，蠢得采取如此激烈的手段。”突利道：“现在我们应如何行事？”徐子陵忽然打出“有人接近”的手势，寇仲则目射精光，盯著房门。

接著“咯！咯！”敲门声响，三人交换个眼色，均惊疑不定。

他们的敌人实在太多，敲门的可以是任何一方的人，而若行踪这么轻易被人掌握，当然大是不妙。

一把柔媚的声音在门外道：“人家可以进来吗？”寇仲虽觉耳熟，一时却记不起这么诱人的一把嗓音是属于那位女主人，沉声道：“请进！”“咿呀”一声，没上锁的房门被推开来，现出一位婀娜多姿，身段惹火迷人的美女，外披耀眼的黄色披帛，头戴帷帽，下系红色的石榴裙，花枝招展，艳光四射。

寇仲啊一声的立起来，施礼道：“原来是海沙帮新任帮主『美人鱼』游秋雁小姐芳驾光临，顿令蓬室生辉，小弟幸何如之。小陵还不让坐。”徐子陵忙起身移往一旁，游秋雁“噗吃”一笑，毫不客气坐入椅子上。

突利虽仍弄不清楚游秋雁跟他两人关系，但总听过海沙帮的名字，糊里糊涂下为她斟茶递水。

徐子陵掩上房门时，趁机往外窥看，肯定没被重重包围后，在游秋雁看不到的角度向两人打出“安全”的手号。

游秋雁像会滴出水来的美目横了寇仲一眼，微唔道：“为何这么目不转睛的盯著人家，怕我出手偷袭吗？秋雁那有这么大的胆子？”寇仲微笑道：“首先是小弟从未见过游帮主穿得这么漂亮；其次是想起以前和游帮主三度交手的情景，忍不住神驰意乱，茫不知无礼失态。”又向徐子陵道：“小陵！你来说，游帮主是否出落得更迷人呢？”事实上他完全猜不到理该是敌非友的游秋雁忽然出现在这里的原因。所以先来一番胡言乱语，好看清楚她的来势。

徐子陵这才朝这本是前海沙帮主“龙王”韩盖天姘妇兼手下，向以色相颠倒众生的女人用心多瞧两眼，发觉她果如寇仲所言，样相顺眼多了，不知是否眉眼间添加了几分庄重，令她在气质上生出变化。

韩盖天自余杭一战被他偷袭重伤，从此退出江湖，改由游秋雁坐上他的位置，人事的变迁，确敦人唏嘘难禁。

游秋雁不知是否想起以往两次交手，均被寇仲轻薄便宜，还是给寇仲的夸张称赞感到既得意又腼腆，竟出奇地现出不应在她身上发生的女儿家羞态，两边脸蛋各飞起一朵红晕，白寇仲一眼道：“人家是为你们好，才冒险来见你们。偏是尽说轻薄话儿，是否想把秋雁气走。”寇仲糊涂起来，抓头道：“为我们好？游大姐怎知我们在这里？”游秋雁举杯浅呷一口热茶，美目瞟了突利一眼，向寇仲露出询问的神色，不用说话，那对大眼睛足可把心意清楚传送。

寇仲和徐子陵同感愕然，皆因当年在巴陵城外，游秋雁联同大江帮的斐炎和“毒蛛”朱媚、白文原等来对付他们，被他们杀得狼狈逃生。游秋雁更为寇仲所擒，最后又把她放了。

所以均估计游秋雁多少是为朱桀来找他们，但如若她连突利是谁都不知道，当然是与朱桀没有关系。

寇仲微一沉吟，在感应不到游秋雁的恶意下，断然道：“这位是东突厥的突利可汗。

“游秋雁娇躯微颤，深深打量突利两眼，露出狐疑之色。

突利的目光在她娇躯上下巡视，毫不掩饰自己对此女的兴趣。

游秋雁傲然挺起酥胸，丝毫不介意突利把她当作是野马般看待的目光，再向寇仲抛个媚眼道：“我的手下当然认识你和小陵，你们这么毫无忌惮的投店落脚，难道不怕给朱梁和李元吉两方的人发觉和来寻晦气吗？”徐子陵问道：“贵帮和阴癸派是甚么关系？”游秋雁微一愕然，皱眉道：“我们怎会和阴癸派拉上关系？”寇仲若无其事的道：“我们最近见过你的兄弟把一批火器卖给阴癸派的人嘛。”游秋雁一怔道：“你们是否指卖给钱独关那批江南制造的火器？”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开始有点相信游秋雁对他们并无恶意，当然仍尚未弄清楚游秋雁登门造访的目的。

徐子陵解释道：“钱独关正是阴癸派的人。”游秋雁现出恍然神色，沉吟片晌道：“海沙帮再非以前的海沙帮啦！以前为了扩展势力，我们不得不先后依附宇文阔、沈法兴和朱梁，结果如何你两个该比任何人更清楚。现在我们已改弦易辙，只做生意，不过问江湖之事，声势反与日俱增，你们明白人家的意思吗？”寇仲欣然道：“当然明白，更恭贺游帮主有此明智之举。不过既是如此，游帮主为何来见我们这三个满身麻烦的人呢？”游秋雁俏脸再红起来，瞥寇仲千娇百媚的一眼后，垂首轻轻道：“你们是我的朋友嘛！眼见你们有难，人家怎能袖手旁观。”徐子陵和寇仲愕然以对，均想不到可从游秋雁口中听到这番说话。

徐子陵移到寇仲旁坐下，剑眉轻蹙道：“若游帮主因我们惹上麻烦，我们怎过意得去？”游秋雁微笑道：“大家都是老朋友，何用说客气话呢？”今趟差点轮到徐子陵抓头，一直以来，海沙帮均和他们势不两立，前帮主韩盖天还因他们落至黯然下台，老朋友的关系不知是从何说起。

突利问道：“游帮主可知南阳现在的情况？”游秋雁冶哼道：“表面看似是以季亦农为首的一方控制大局，其实他们根基未稳，迟早要把战果让人。

“三人络看出一点端倪。

寇仲讶道：“游帮主似乎和季亦农不大和睦？”游秋雁双目杀机一闪，冷静的道：“不用瞒你们，在南阳我们只卖‘偃月刀’杨镇一个人的账，今次季亦农不顾江湖道义，借外力之血腥手段镇压自己人，已激起公愤，人人都想得而诛之。”寇仲终明白过来，道：“朱桀对这事怎样反应？”游秋雁微耸香肩道：“当然是要乘虚而来，听说他正调动兵马，集结战船，随时会大举东来，收复失地。不过这样做对他并无好处，落到他手中时南阳只会变成一座死城。”突利道：“杨镇目下身在何处？”游秋雁略一犹豫，始道：“他已潜返南阳，正密谋反击。听说你们习助天魁派抗敌，季亦农引来的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凭三位的功夫仍招架不住？”寇仲答道：“是阴癸派的人，季亦农另一个身份正是阴癸派的门人。”

“游秋雁失声道：‘甚么？’”

寇仲微笑道：“情况愈来愈有趣哩，若有游帮主相助，说不定我们可反败为胜，把季亦农宰掉。”游秋雁一对秀目燃亮起来，道：“你要人家怎样助你？”寇仲道：“我要有关南阳的所有消息情报，尤其季亦农的一举一动，我便可针对之而设计出整个刺杀的大计。”游秋雁站起来满有信心的道：“你们在这里静候我的好消息吧！”这充满诱惑妖媚魅力的一帮之主去后，寇仲的脸容忽然变得无比的冷静，问道：“这女人可信吗？”徐子陵沉吟道：“很难说，她绝非会害羞的那种女人，却两次露出少女般羞涩的神色，大异她往日对男女关系视若等闲的作风，教人费解。且又刻意打扮的来见我们，是否她情不自禁地爱上你呢？”突利插入道：“她是来骗我们的。”两人为之愕然，他们虽是心中存疑，却不明白突利因何能如此肯定。

突利长身而起，透窗外望，缓缓道：“我有一项本领，是两位有所不及的，就是观女之术。”寇仲讶道：“可汗看出甚么特别的事情来？”突利沉声道：“此女在接到我们在此出现的消息时，该是与男人交欢正浓，所以眉梢眼角的春意仍未尽退，她不是因害羞而脸红，而是意犹未尽。”

若我所料不差，她的男人当是‘云雨双修’辟守玄，只有他才在这等时刻，仍会与女人欢好，因为有绰号你叫的哩！只有通过云雨采补之术，他才能令损耗的功力迅速回复。

寇仲道：“可汗的分析该不会错到那里去，问题是假若阴癸派既知我们在这里，何须转转折折的耍花招，索性倾巢而来对付我们便成。”

徐子陵道：“可能祝玉妍、棺棺和一众元老高手都去了城外追搜我们，甚或因要事赶往别处去，老辟自问没办法留住我们，才另施毒计。”

寇仲同意道：“应该是这样。唉！可汗何不早点说出来，只要我们跟在那妇人背后，说不定可把老辟都宰掉，那就可大大消一口气。”

突利转过身来，苦笑道：“少帅并非第一天出来行走江湖吧？试想以辟守玄那种比狐狸还好狡的老江湖，怎会不躲在一章 监视我们会否跟踪那妇人呢？”

寇仲两眼亮起来，道：“假若祝妖妇和棺妖女真的不在南阳，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突利苦思道：“游妖妇为何要谁我们留在这里等她？”徐子陵道：“有两个可能：一是结集本身的力量，包括通知祝妖妇或棺妖女赶回来；一是要通知我们的敌人，最有可能的当然是李元吉和康鞘利的一方。”

寇仲弹起来道：“那我们还留在这里干吗？等死吗？”

徐子陵从容道：“无论那一种可能性，都需要一段时间。可想像客店外必有阴癸派的高手在监视，假若我们此时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溜出去，事情等若成功了一半。”

突利道：“有心算无心，此事并不困难，但溜出去后，我们该立即离城，还是另有行动？”

寇仲一对虎目涌起深刻的仇恨和杀气，冷然道：“天魁道场的血债只是其中一笔账，我们和阴癸派再没有甚么话好说的，不杀他娘的一个痛快，我以后会睡不安寝。”

徐子陵断然道：“既是如此，我们就溜出去再见机行事，我心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可汗在这里的眼线霍求，说不定可从他身上分别把握到李元吉和季亦农的行踪。”两人同时称妙。

徐子陵长身而起，微笑道：“让小弟当可汗和少帅的探路小卒如何？”大笑声中，三人在高张的斗志下，并肩离去。

第十二章 重施故技

徐子陵於院培落回地上，摇头道：* 敌人布下的暗哨可监视旅馆的整个外围，除非掘一条地道，否则休想从地面离开。* 三人伏在后院角落的暗影里，都想不出偷偷潜离的好办法，以徐子陵感官的敏锐，若连他都认为敌人的监视网无隙可寻，那事实必是如此。可见阴癸派在南阳仍是高手云集，不易硬拚。

突利道：* 现在至少证明小弟所料不差，游秋雁乃阴癸派遣来的奸细。* 寇仲胸有成竹的道：* 愈困难的事愈有趣。我偏要在这种情况下取季亦农的狗命，好让祝妖妇知道要对付我们是必要付出代价的。* 徐子陵熟知他性情，笑道：* 你又在打甚么鬼主意。* 突利忽感全身血液沸腾，不但忘记了刻下四面楚歌，处处受敌的危险，还感到与两人并肩作战的无穷乐趣。纵使在最艰苦和失意的时刻，寇仲和徐子陵仍能保持乐观的心境和强大的斗志，誓与强敌周旋到底。

寇仲得意洋洋的道：* 记得当年在扬州被困杨广别院的情境吗？* 徐子陵点头道：* 原来你想重施故技，就让我去办吧！* 徐子陵潜回客房，突利一头雾水的问道：* 究竟有何妙计？”

寇仲凑到他耳旁道：* 我们要制造出遁离的假象，待敌人离去后，我们便可从容反击啦！* 突利一知半解时，徐子陵急掠而回，寇仲忙问道：* 做了甚么手脚？* 徐子陵低声道：“我在墙上写下‘秋雁姊：请代通知老辟，我们杀季亦农去也’，少帅认为此一著还过得去吗？”

寇仲眉飞色舞道：* 陵少果是文采风流，情词并茂，小生拜服。好啦！.该躲到那里去呢？* 突利这才明白过来。

徐子陵道：“这么多空房间，随便找一间躲起来便成，我们的信誉这么好，说出的话包保人人相信，白墙黑字，写出来的更能增人信心。* 三人躲藏的房间，向西的窗与原本的客房遥遥斜对，只隔了一个小花园，可直接监

视其动静。

在暗黑中，三人坐在地上，轮流探头察视。

寇仲低笑道：* 最妙是敌人怕惹我们生疑，不敢进入旅馆的范围来探视，否则我们的妙计就行不通，现在唯一希望是那贱人快点回来。* 突利缩首挨墙坐下，叹道：* 等待最是难耐，但世民兄的坚毅耐力，却是我所认识的汉人中罕见的。* 徐子陵道：* 这么说，你们突厥人都是长於坚忍的啦！* 寇仲正留意隔邻房间的动静，住在房内的人早酣然入梦，传来阵阵鼻鼾声，接口道：* 难怪你们的突厥精兵这么厉害，来如兽聚，去如鸟散，无踪无迹，又不用固守任何城市防线，这种战术定要好好学习。不过在中土采这种作战方式，却会被冠以流寇的恶名。* 突利反驳道：* 没有组织和理想的才叫流寇，我们人人马背上生活，全国皆是精兵，怎可相提并论。* 徐子陵道：* 你们兵虽精人却少，恐怕只勉强及得上我们一个大郡，最厉害处仍是来去如风的战略。一击不中，远扬千里。不过若入侵中土，这种优势会逐渐消失。那时人数太少的弱点将会暴露无遗。* 突利苦笑道：“子陵确是一针见血。不过颉利却不是这么想，他认为只要好好利用中土各方势力的矛盾和冲突，可逐步蚕食中土，完成这远古以来便存在的伟大梦想。* 徐子陵听得露出深思的神色，再没有说话。

寇仲岔开话题道：* 毕玄究竟高明至甚么地步？* 突利未及回答，足音响起。

三人移到窗下，探头外望，漩秋雁来到对面房间处，举手敲门，只两下便发觉有异，推门入内，又旋风般掠出房外，挥手发出烟花火箭，宜冲夜空，爆出一朵红芒。

寇仲狠得牙痒痒的，想起自己曾两次放过她，此女仍要来害他，恨不得扑出去把她捏死。

衣袂声响，数道人影先后落在房门外的走道处，三人认得的是‘云雨双修’辟守玄、‘魔隐’边不负、闻采亭、‘阴后’祝玉妍和一个身穿青衣的中年男子，却不见棺棺。他们像鬼魅般出现，并没有惊扰好梦正浓的房客。

只是祝玉妍一人，已足可令他们倒抽一口凉气，忙把头缩回窗下，怕惹起她的感应。

祝玉妍的声音在园子另一边响起道：* 辟师叔你今趟的失策，错在对这两个小子认识不深，致低估他们的才智。若换了是媚儿，必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正全神运功窃听的寇仲和徐子陵暗叫惭愧，若非突利有观女奇术，说不定会著了辟守玄的道儿。

辟守玄刚从房间看毕墙上留书步出走道，叹道：* 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他们竟猜到秋雁背后有我在指使，他们凭的是甚么呢？* 祝玉妍平静地道：* 懊悔只是於事无补，立即为我通知棺儿，无论要费多少人力物力，务必在四大贼秃截上他们前，把他们一杀一擒，留下个活口迫出杨公宝藏的藏处。* 陌生的男子口音道：* 他们在墙上留言要杀季农，季农该如何应付，请宗尊赐示。* 三人听得心中叫好，这叫踏破铁鞋无竟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至少知道季亦农是何模样。

祝玉妍淡淡道：* 这只是虚言恫吓，他们自顾不暇，又欠缺情报消息，凭甚么来杀你。

照我看他们会立即离开南阳，有那么远逃那么远。不过小心点也是好的，由现在起，辟师叔和不负会寸步不离伴在你旁，既防那两个小子，也防

杨镇或朱粟两方的刺客。*辟守玄道：*待会季亦农约了荆山派和镇阳派的人在月兰舍谈判，我和不负跟在一旁，似乎不太妥当。”

祝玉妍答道：*辟师叔可见机行事，只要能确保季农的安全便成。*她的音量不断降低，显是因说及机密，用上束音的功夫。此时突利只能听到像蜜蜂在远处飞过隐隐传来的嗡嗡之音，幸好徐子陵和寇仲仍可捕捉到她大部份的说话，再把其余猜想出来，达成完整的内容。

祝玉妍似是身有要事，说毕即要立即远离的样子，续下命令道：*采亭找三个人假扮那些小子，制造假象，引李元吉一方的人追去。杨公宝藏关系重大，本尊绝不容他们落入别人手里。*闲采亭道：*宗尊所言甚是，纵使没有杨公宝藏一事，我们也不宜留下祸根，致成将来之患。*祝玉妍转向游秋雁道：“秋雁留意朱粟那方面的情况，若有任何异样，立即通知我们。现在分头行事去吧！”*瞬间，祝玉妍等走得一个不剩。

没有灯火的暗黑房间里，突利正要说话，却给徐子陵和寇仲同时打出手势阻止，突利醒觉，连忙把到达唇边的说话吞回去。

好一会后，徐子陵缓缓探头外望，只见瓦顶上人影一闪，果然是祝玉妍去而复返，吓得缩身躲避。

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两刻钟后，到寇仲再探头外望，祝玉妍已踪影渺然。

寇仲低声道：*你估祝妖妇今趟是否真的走了。*突利咋舌道：*真狡猾！*徐子陵道：*事实上她打开始时已深信我们有本事避过所有耳目离开，只是后来生出怀疑，但并不坚定。现在该已走啦！*寇仲点头道：*她忽然把声音压低，正因心内开始怀疑我们仍未走。*突利不解道：*那她为何不索性著手下搜遍客店？*寇仲笑道：*这是自负才智的人的通病，就是自信自己的想法是最聪明的。不过她这一著确是阴毒有效，只是不幸遇上了比她更聪明的人吧！”

徐子陵接口道：*还有她们是见不得光的，习惯秘密行事。更重要的原因是若她下令搜索，事一张扬，我们可先一步突围离开。*寇仲提议道：*陵少出去看看如何？*徐子陵又耐心的多等半晌，这才穿窗而出，片刻后回来道：*真的走哩！*寇仲立即兴奋起来，大喜道：“今趟季亦农有难了。*三人伏在屋脊暗处，虎视眈眈的瞧著对面灯火通明的月兰舍。

附近的店铺均已关门，但月兰舍这些烟花之地，此时却是开始活动的好时光，大门入口处的广场停满马车，客人不绝如缕。

突利沉声道：*该如何下手？*徐子陵环目一扫，道：*要潜入这人多杂乱的地方是轻而易举，问题是如何在被敌人发现前，寻上季亦农。*寇仲道：*我们已耽搁了一段时间，不能再等。幸好季亦农的阳兴会手下并不认识我们，季亦农更不会蠢得叫手下留意像我们般的三个人。时机稍纵即逝，我们就行险博他娘的一铺。*突利欣然道：*和你们混在一起少点胆汁都不行，去吧！*不一会三人来到街上，大摇大摆的朝月兰舍的大门走去，把门的大汉招呼惯来自各地的武林人物和商旅，并没有因他们的陌生脸口而问长问短，欣然领他们进入大堂。

鸨婆迎上来时，寇仲立即充阔气的重重打赏，乐得鸨婆眉开眼笑，殷勤侍候道：*三位大爷有没有相熟的姑娘？*徐子陵环目四顾，大堂虽坐有十多个客人，都没有人特别留心他们，这才放下心来。

从黑暗藏处来到这灯明如白昼的大厅，感觉既强烈又古怪，似是再不

能保存任何秘密。

寇仲随口道：*听说有位小宛姑娘，对吗？*小宛正是与天魁派弟子谢显庭相好的青楼姑娘，罗荣太与他争风呷醋的“祸源”。

鸨婆脸露难色道：“真个不巧，小宛这两天染恙病倒，怕不能侍候大爷们哩！不过大爷放心……”寇仲与两人交换眼色，截断她道：*或者她现在病好了也说不定，即管给我们试试看，告诉她谢公子的朋友来了。*又再多塞一两银子进她手里。

鸨婆问道：*是那位谢公子？*寇仲道：*是汉南来的谢魁公子，先看她能否来陪我们，才再找别的姑娘，最紧要是给我们找间最好最大的上等厢房，明白吗？*鸨婆笑道：*难得三位大爷赏光，东二楼的厢房景致最好，现在只剩一间，请随奴家这边走。*三人随鸨婆从大厅另一道门进入内园的长廊，两旁花木扶疏，东西各有一座两层高的木构楼房，占地极广，被长廊接通，喝酒猜拳和歌声乐韵，在两楼间荡激扬，气氛热烈。

不过他们那有欣赏的心情，尤其寇仲和徐子陵想起他们的*青楼运*，只能硬起头皮，看看最后会是甚么结果。

突利却是心情大佳，故意问道：*西楼为何这么宁静的呢？*鸨婆答道：*西楼南翼二楼十间厢房全给人包起，因客人未到，所以才这么宁静。*三人听得精神大振，寇仲忙问道：*甚么豪客如此阔气。*鸨婆露出谨慎神色，道：*奴家这就不太清楚。*到进入厢房，点下酒菜，鸨婆小婢离开后，三人长笑举杯痛饮，以庆贺安然混进这里来。虽然对如何进行刺杀仍大感头痛，总胜过在外面遥遥望进来的情况。

寇仲瞥了向东的窗子一眼，笑道：*早知要间景致不那么好的厢房，便可透窗直接瞧见季亦农那间房。*突利轻松的道：*刚才我差点想著那老鸨为我们转去西楼，不过回心一想，还是远观能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徐子陵微笑道：*让我作第一轮的特探。*言罢穿窗而出，登上屋脊。

寇仲像季亦农已成囊中之物的神态道：*待会季亦农的臭屁股尚未坐热时，我们就兵分两路，由可汗和小陵突击老辟老边两人，我则负责把老季斩开两截。再用你老乡的战略一击中的，远扬千里，溜之大吉。*突利笑道：*想起杀人，肚子特别饿，希望酒菜比老季早点来就更理想哩！*谈谈笑笑时，敲门声忽然响起。

咯咯咯！两人同时色变，皆因事先全无警兆，若是端菜来的厮役，怎瞒得过他们的敏锐感觉。

第十三章 插翼难飞

来人推门而入，直抵两人以云石作格面的桌子对面的空椅子油然坐下，温柔发蓝但又锋利如刀刃的目光盯著寇仲，摇头叹道：*少帅这是聪明一世，愚蠢一时，假若你们离城后立即远扬，怎会陷入现今绝境？*寇仲和突利均头皮发麻，难以置信的瞧著安坐桌子另一边的云帅。

寇仲深吸一口气，勉强把乱成一片的心绪回复过来，道：*国师可否

说得清楚一点。*云帅半眼都不望突利，当他不存在般从容道：*两个时辰前，少帅重返南阳，意图行刺季亦农的消息不遂而走，本人初时并不相信，直至刚才亲眼目睹少帅进入青楼，才知少帅的行动全在别人算中。*徐子陵穿窗而入，若无其事的和云帅打个招呼，坐下道：*国师说得不错，李元吉和康鞘利的人已把此处重重围困，季亦农当然没有出现，我们中了祝玉妍借刀杀人之计。*寇仲拍桌叹道：“好妖妇！果然厉害。”

到此刻他才知道问题出在甚么地方。

祝玉妍打开始便猜到他们仍身在客馆里，所以装模作样的说话，透露季亦农会到月兰舍来的消息，引他们自己投进陷阱去，再借别人的力量来收拾他们。

最厉害处是祝玉妍还故意再逗留一阵子，令他们深信不疑祝玉妍的话。

假若祝玉妍当时把他们迫出来动手，虽是必胜的局面，却未必有能力把他们全留下来。

徐子陵和寇仲联手的威力可说天下皆知，缺少了婚棺的祝玉妍，无论如何自负，也知要生擒其中一人的困难。上上之策自是坐看他们先与季元吉或云帅两方面的人拚个三败俱伤，那说不定她更可将三方人马一网打尽。这妖妇确是智计过人，难怪阴癸派能如此兴盛。

照消息传出的时间计算，游秋雁来见他们时，已奉命施行此借刀杀人的毒计，除非他们立即离开，否则阴癸派方面伏在旅馆外的人绝不会出手。游秋雁诈作出外打听消息，是要拖延时间好让李元吉、云帅等人赶到来对付他们。

一子错满盘皆落索，现在他们纵能过得云帅和李元吉这两关，最后怕亦逃不出祝玉妍的魔掌。

不过懊悔从来不是寇仲的习惯，倏然间他冷静下来，思虑通透澄明，哈哈大笑道：*多谢国师指点，我们是中了祝妖妇的奸计，其中过程不提也罢。

月下只想知道国师对我们要采取的是甚么态度和立场。*云帅淡淡道：*若在两个时辰前，少帅向本人问同一句话，我会有完全不同的答案。*目光转向突利，续道：*康鞘利因何会与李元吉联手来对付可汗？*突利知道长话该短说，因为李元吉派到城外搜捕他们的高手，正不断奉命赶回来，每过一刻，他们的实力会增强一分。沉声道：*整件事包括国师刻下坐在这里，均是颀利和赵德言作的安排，要先借国师的手来杀我突利，再集中全力对付国师。穿针引线的是安隆，他和赵德言一直暗中勾结，国师想想便会明白。*云帅露出深思的神色。

三人静待他的反应，刻下他们可说陷身绝境，一个不好，他们只能是力战而亡的结局。

但如若云帅肯站在他们的一方，能逃生的机会自是大幅增加。

自碰上李元吉后，他们一直在动云帅这张不知是吉是凶的牌张的脑筋，际此生死关头，终于发挥作用。

在他们眼瞪瞪下，云帅微笑起立，轻轻道：*三位好自为之。*就那么推门而出，还轻轻为他们掩上房门。

三人愕然以对，云帅的反应，仍是有点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突利冷哼道：“杀将出去如何？”寇仲双眉上扬，大喝道：“手下败将李元吉，可敢和我寇仲再战一场。*声音远传开去，震撼著月兰舍每一个角落，所有吵声乐声潮水般退走消失，东西二楼变得鸦雀无声。

突利和徐子陵均被他吓了一跳，想不到他如此大胆，如此妄不顾生死，皆因一旦陷身重围，不要说尚有康鞘利一方的突厥高手，只是李元吉、梅洵、李甫天、秦武通、的天觉五大高手，已有足够的实力把他们的小命留下。

眼前唯一之计，就是全力突围，利用阴癸派跟李元吉、康鞘利两方是敌非友的微妙关系，制造利于逃生的混乱。

寇仲向李元吉挑战，与送死并没有分别，即使寇仲估得上风，其他人亦绝不会袖手旁观，否则怎向李渊和李建成交待。

李元吉的声音从斜对面靠西的厢房传过来，怒道：* 谁是你的手下败将，你三人已是穷途末路，若肯下跪求饶，本王保证给你们一个痛快。* 另一把男声道：* 在下南海派梅洵，寇少帅这么有兴致，不如先跟在下玩一场如何？* 寇仲得意地低声向徐子陵和突利笑道：* 看！一句话就试出敌人最强的一点，死地乃生门，我们出去！* 两人恍然大悟时，寇仲跳将起来道：* 陵少！台面！晃老头！* * 砰*！寇仲破门而出，突利一头雾水之际，徐子陵竟把整张云石桌举起，抖掉桌面的酒菜杯盘，又运功震断四条脚子。

* 砰*！另一门破木裂的声音传来，寇仲掣出井中月，往正匆忙从椅子起立迎战的李* 兀吉、梅洵和康鞘利三人杀去。

这时徐子陵全力把圆形的云石桌面掷出，摧枯拉朽的把破门裂壁撞开更大的缺口，风车般飞旋投往寇仲破门杀入的敌人厢房去。

突利这才明白，这可说是唯一* 破敌* 之法，否则只以李元吉和梅洵的实力，足可把三人缠得难以逃生。

由於月兰舍的形势，敌人自然会把力量集中在屋顶上和东面的围子里，反没想到他们会舍易取难，往两楼间的园子逃去。

突利掣出伏鹰枪，与徐子陵扑出房外，两边廊道各有十多名敌人杀至，两人那会迎战，齐往李元吉的厢房抢去。

寇仲井中月闪电劈出三刀，分别击中三名强敌的兵器，心中大凜。

李元吉固是枪劲凌厉，梅洵和康鞘利的反击对他的威胁亦差不了李元吉多少，可见两人武功之高，只稍逊於李元吉，其中又以梅洵比康鞘利更胜半筹。

李元吉大喝道：* 小子找死！* 枪芒暴张，从右侧往寇仲攻来，气劲嗤嗤，把寇仲笼罩其内，只是他这一关，已不易闯过。

梅洵跃上桌面，足尖一点，千万道金光，像暴雨般洒下，声势虽凶，姿态仍是优美好看，只这一点便知他能成为南方最大门派之首，是有其真材实学。

康鞘利则从桌子另一边攻来，挥舞两柄马刀像旋风般凌厉迫人。

寇仲哈哈一笑、在三人大惑不解下，忽然单膝跪地，井中月挑中桌脚，整张桌子立时往右方的李元吉砸去。

此时桌面破闷而入，梅洵本往寇仲当头洒下的金枪竟全刺在桌面土，硬被徐子陵贯注其内的劲力震得弹往屋梁。

莘兀吉收枪避桌时，康鞘利亦因旋飞桌面令他稍为失神之下，只见寇仲的滚滚刀光从桌面下贴地攻至，吓得他不顾一切，硬是撞破左壁，滚进邻房去，骇得房内的客人妓女奔走尖叫，形势混乱至极点。

* 轰*！圆桌面破壁而出，掉往两楼间的花园内。

突利和徐子陵同时杀入房内，突利的伏鹰枪趁宰至。狼狈躲避桌子的当儿龙卷风般往他卷去。

徐子陵两手盘抱，一股螺旋真劲，冲空而上，追著升上屋梁的梅洵攻去，凌厉惊人至乎极点。

刹那间，敌人布在这房间最强的主力李三人高明的战略和连环强攻下冰消瓦解，再挡不住他们的突击。

寇仲在徐子陵和突利中间穿出，井中月疾劈从破门攻进来的的天觉，以丘天觉的高明，亦惟有往后退开，登时把自后拥来的己方人马撞得左倾右跌，溃不成军。

* 锵锵锵 *！李元吉挡得突利的伏鹰枪，寇仲的井中月又来了，为保小命，那还管得拦人，当下怒叱一声，学康鞘利般破壁避进另一边的厢房去，那房间本伏满他的手下，因全拥到房外应变，变成空室。

* 蓬 *！梅洵反掌下劈，迎上徐子陵全力一击，他尚是首次碰上会旋转的劲气，只觉对方的气劲如柱如风，集中得如有实质，那能吃得消，闷哼一声，借力冲破梁瓦弹上屋顶的土空，瞧得伏在屋顶的己方高手人人瞠目以对，茫不知下面发生甚么事。

梅洵本要出声通知在屋顶指挥的李南天！敌人会往西楼的方向逃走。但因忙於化去徐子陵入侵的气劲，硬是不能张口说话，惟不断上升打滚，藉此消解袭体的气劲，差点把心高气傲的地气得吐血。

徐子陵解决了梅洵的威胁，左掌虚按，暗捏印诀，把重整阵脚后从破洞反攻的康鞘利再次迫退。

* 砰 *！寇仲破壁而出，来到东西两楼间花园的土空，只见以 * 长白双凶 * 符真、符彦为首的二十多名李阀与突厥好手组成的联军，从西楼方向杀奔出来，颇有威势。

寇仲却是心中大喜，知道自己估计正确，由於没有人猜到他们会往这方面强闯，所以把守这一关的力量最是薄弱，只要不让对方截住，李元吉等只能落在尾巴后空赶。

大喝一声 * 三角阵 *，寇仲往下急堕。

徐子陵和突利先后从破洞扑空降下，足踏实地时三人形成一个三角阵，由突利的伏鹰枪打头阵，狠狠刺入像一盘散沙的攻来敌人中。

李南天和手下率先从屋顶跃下，狂追而来。

忽然有人在东楼下层大叫“失火啦！失火啦！”浓烟火屑从其中一间厢房冒出。

原来躲在窗后看热闹的客人与姑娘，登时乱成一片，夺门穿窗的逃生，叫喊震天，那情景就像末日来临。

突利在徐子陵和寇仲的翼护下，既去除左右后三方之忧，枪法全力展开，首先杀得符真、符彦左右闪开，长枪宜贯一敌胸口，再扫得另两敌东抛西跌，条忽间冲破敌阵，破壁进入西楼的底层。

寇仲等都不知谁人放火帮忙，来到西楼厢房间的长廊时，人头涌涌，廊道满是想逃离灾场的男男女女，哭喊震天，混乱至极点。

突利带头闯进另一间厢房，再破壁而出时，来到月兰舍的西院墙处，外面就是通往城北的大街。

三人正要逾墙离开，忽都骇然止步。

只见墙头现出三道人影，祝玉妍居中，辟守玄和边不负分傍左右。

祝玉妍娇笑道：“能逃到这里来，算你们本事，小仲不是要和齐王单打独斗吗？”后面叱喝速声，左右两端同现敌踪。

除非他们能变成一飞冲天的鸟儿，否则只能以力战而死作收场。

